武侠世界



第33年
11
$15.00

編者話

蕭顯先生所撰著「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之「游龍驚夢」今期刊出。太子劉據和皇孫劉進被逼作反不成，逃入江湖，漢武帝平息禍亂，臨終，托大臣霍光扶幼子登基，並繼續追緝太子、皇孫，霍光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派宮廷三絕掌到江湖追捕太子餘黨，大肆殺戮，使江湖上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故事離奇曲折，結局更是出人意料，道出宮廷中爭權奪利，你虞我詐的各種醜陋面貌，請細看本文。

* * *

石磊先生佳作「袖中劍」在今期刊出，故事內容新穎，文筆流暢，不可不讀。

另一新篇為麥茄先生所著「草原風雲」，名家執筆，篇篇精彩。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民初技擊故事集」之「瞞天過海」，追捕手蕭原緝捕一個逃匪，路經富貴鄉時，遇上該鄉長被匪徒擄去，蕭原決定出面協助……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11期
（總號166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游龍驚夢

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蕭　顯・文
可　飛・圖



太子皇孫逃入江湖

漢武帝劉徹，晚年鬼迷心竅，迷信長生不老之術，尊方士妖人爲「國師」，致被奸人所乘，以「巫蠱之禍」，逼反了太子劉據。以太子宮爲據點，與趕返京城長安的劉徹對峙，一場血戰已勢所難免了。

* * *

劉據的兒子劉進，比父親有膽色，他深知到此關頭，不是皇祖父死，就是他父子亡，中間已沒任何週旋的餘地。

劉進也不管劉據是否同意，決然派「左手劍」方亮，「右手劍」方明，去刺殺漢武帝劉徹。

當晚，方明、方亮二人，率另外三名投靠太子的江湖綠林大盜，潛入了漢武帝劉徹據守對陣的建章宮。

劉進很有心思，他恐怕事情一旦敗露，或殺手被擒，供出是太子宮所爲，因此凡太子宮的侍衛一個也不派。

此時京城大亂，進出皇宮的腰牌雙方一模一樣，因此方明、方亮便身穿侍衛衣，很容易便混入建章宮，潛伏於「太液池」中的石台，靜待夜深時才向劉徹下手。

建章宮原來是漢武帝的行宮，在「太液池」南的「唐園」，還特別爲喜歡動物的漢武帝豢養了近二十頭大小老虎。

方明、方亮知道在此非常時期，絕不會有人遊湖耍樂，而且又是黑夜，因此躲在太液池中最爲安全。

兩人自知此次刺殺皇上，成功的機會極少，皇上身邊高手如雲，近他的身已是不易，更何況向他出手？

但他們亦知再無退路，他殺了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逮殺了江充，對皇上來說，已是抄家滅族的死罪，除非太子成事，否則他二人今生必難逃一死。

因此唯有孤注一擲，拚死一戰。

但到此時，卻該如何下手？

兩人在焦急等待之際，忽地聽得幾聲低沉的虎嘯。

方亮眼神一亮，低聲道：「大哥，你聽到了麼？」

方明、方亮原來是雙胞胎，但方明出生在前，因此便稱大哥。

「什麼？」方明另有心思，因此並未留意。

「虎叫啊！你沒聽見麼？」

「虎叫又怎樣了？」方明依然沒有回過神兒來。

方亮低笑道：「那二十多頭老虎必定是忘了餵食，老虎肚子饑餓，因此便叫了起來，若把這羣餓虎放了出去，你以爲宮內會怎樣？」

方明恍然而悟，他一拍方亮的肩膀，高興的道：「好！二弟，眞有你的，就依你的，幹吧！」

方亮道：「那函德殿尚有燈火，皇上必定還在那裏面議事，我去放虎，你等四人衝進去假裝報信。」

「好，我們分頭而行。」

五人於是登上一條小舟，輕輕地划到岸邊。方明帶着其餘三人，悄悄潛近函德殿，方亮則去虎園放虎。

方亮貓縱虎跳，來到虎園，見一個飼虎人在籠前訓斥那老虎道：「畜牲，叫什麼？肚子餓了？眼下獸肉不多，人肉卻不少，明天去街上隨便搬幾具活屍來，等你等大嚼便了。」

方亮的輕功甚佳，行動悄然無聲，但左手劍卻早已握在手上。

他摸到飼虎人身後，暗道很好，就先用你的肉餵餵老虎。

他心動手出，左手劍已倏地刺出，從那人後腰直穿到腹前，飼虎人未及喊出，人便已倒地。

方亮從他腰間摸出一串鎖匙，悄笑道：「嘿嘿，師父對付巫蠱妃子，擺了個百獸陣，如今就擺個活老虎陣，教皇上嚐嚐滋味。」

他走上前去，開了一個籠鎖，老虎尚未及走出來，他已躍到另一邊，又打開了另一個鐵籠了。

片刻，方亮便把鐵籠裏的老虎都放了出來，共有二十多頭大小老虎，而且饑不擇食，形如餓虎，四處覓食，齊向皇宮湧去。

皇帝自稱眞龍天子，今回卻碰上餓虎，當眞是龍爭虎鬥了。

方亮見老虎已走散，便從鐵籠頂上躍下來，一看地上飼虎人的屍身，已被餓虎撕吃得只剩一塊最大的盤骨了。

方亮吐了吐舌頭，不敢停留，便潛向函德殿，與方明等會合。

此時已夜近三更，建章宮內，不少侍衛、太監、宮娥仍未歇息，在亭台樓閣邊的道上來往。

巡邏警戒的侍衛也不少，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刁斗森嚴。

一會後，忽然響起一片驚叫聲來。

「啊！是老虎……」

「是誰把老虎放出來？」

「不好啦，老虎吃人！」

建章宮內，登時亂作一團，警戒的重心全轉到圍截四處奔走的餓虎身上去了。否則，把老虎放進函德殿，把皇帝吃了，這如何是好？

方亮此時已與方明會合，見時機已到，幾步便衝到函德殿門。

兩旁侍衛上前一攔，喝道：「是誰？」

方明、方亮道：「我等是宮中侍衛，老虎正在四虎傷人，快向皇上稟奏！」

說着用手一撥那侍衛，也不管他們是否答應，便衝了進去。

漢武帝劉徹此時正坐在龍榻之上，他的身邊，站了兩名宮娥、一名太監、四個侍衛，殿下仍站着二、三個文官。

看來諸事已了，尚有些瑣事未決，因此劉徹仍未歇息，他到底老了，這一番費心勞神，人又蒼老了許多。

方明、方亮闖進殿來，直撲階下。

兩人邊闖邊大喊道：「稟告皇上，虎園老虎走散，正衝入內宮來了……」

話音未落，兩手手臂疾揮，四支鋼鏢直向劉徹面門、胸口射來。

此時劉徹剛說了半句話：「鎮靜……」

他身邊的侍衛，卻是絕頂高手，見狀一人上前喝問：「你們是什麼人？」

另一人疾閃而出，擋在劉徹面前，揮臂便將鋼鏢盡數擊落了。

方明、方亮這時已衝近玉階之下，見飛鏢不中，更不答話，身子騰起，雙劍合璧，直向劉徹刺來。

那揮臂打擊飛鏢的，卻是一位大內侍衛高手，身任侍衛長之職，與方倚華同一官階，不過一人專門保護皇后，一人保護皇帝罷了，他複姓西門，名慶。

西門慶武功雖高，但此時事出突然，猝不及防，未及拔刀，用雙臂拍去飛鏢，已有些忙亂，這時雙劍齊至，便大感吃力。

他眼見雙劍向他的雙肩刺來，明知目標是他背後的漢武帝，但他豈敢閃避？於是腿彎一蹲，雙肩一矮，雙劍便從他肩上擦過。

雙劍抵肩，西門慶又悚然驚道：「這下自己雖可保住性命，但身後的皇帝必然兇多吉少，若有萬一，他必然九族當誅。」

這般轉念，便又雙腿一彈，雙肩迎上去，硬接刺到的雙劍，同時拍出兩掌，分襲方明、方亮。

方明、方亮從殿門口直奔到階下，長達十餘丈，又飛起刺劍，衝力極大，若非西門慶捨命攔住，漢武帝早就生命難保了。

此時雙劍在西門慶肩上拉過，猶如利鋸，一下便將西門慶兩肩拉得鮮血淋漓。

但西門慶雙掌也拍中方明、方亮的雙肩，他的掌力厲害，方明、方亮登時被他拍落階下。

與方明、方亮同來的三名綠林好漢，這時也亮出兵刃，接戰其餘三名侍衛，正好以一對一，在階上階下，激戰起來。

漢武帝雖然大驚，但他卻經歷風險，尚能沉得住氣，他這時已拔出劍來，退後數步，立在御床之後，察看激戰。

那宮娥、黃門、幾名文官，早就嚇得動彈不得。黃門太監卻正是蘇文，他報訊有功，此時已升作皇帝身邊的御監。

方明、方亮知機會稍縱即逝，便不顧傷痛，欺身再上。

西門慶雙肩受傷，功力大減，又來不及拔刀，一面揮拳抵敵，一面大叫：「皇上趕快迴避！」

漢武帝並不驚恐，更要表現自己臨危不懼，站在那裏硬不肯走。宮娥、蘇文則自己嚇得半死，誰來捨身保護他？

方明、方亮雙劍聯手，一左一右，威力倍增，西門慶本來可以應付，但他已受傷，又要顧及皇上的安危，因此進攻的力度便大打折扣了。

不到三招，西門慶腿上又中一劍，跪了下來，但仍在拚力支持，冒死不退。

另外三名侍衛，其中一人正是前去擒拿陽陵大俠的楊衛尉，他的功力雖然稍遜於西門慶，但與那名綠林好漢相鬥，卻穩佔上風，此刻他要過來援助西門慶，卻被綠林好漢死死纏住，動彈不得。

另外兩名禁衛，功力在楊衛尉之下，與劉進派來之人，正好打成平手，誰也無法兼顧漢武帝了。

幸而殿外兩名守衛，見方明、方亮衝入，初尚以爲是宮中侍衛，後見雙方打了起來，知是刺客，擔心失職之罪，便連忙奔了過來，搶到漢武帝身邊。

方明見西門慶手臂難抬，又分心顧及皇上之時，一劍把他刺死倒地。

方明、方亮搶前幾步，挺劍直刺漢武帝，被門衛接住，又斷殺起來。

這時，一名文官驚魂甫定，這才急急跑出殿外，鬼哭神嚎似的道：「快來人呀，抓刺客呀！皇上有險……」

豈料此時宮中被那二十多頭老虎一衝，早已鬧得鬼哭神嚎，亂作一團。

文官叫破了喉嚨，方喚得三位帶刀武士，衝進殿來。

就在此時，太監蘇文亦清醒過來，他指着方明、方亮道：「刺客……是太子宮的人！」

方亮一聽，心中驟然一驚，知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他大怒之下，恨透蘇文這條漏網之魚，壞了大事，便不惜露出空門，刷地刺出一劍，直透蘇文小腹，蘇文叫了一聲，便一命嗚呼。

方亮這一劍，雖把蘇文殺了，洩了心頭之憤，但他卻因此露出空門，被兩門衛把他與方明分隔開來。

這樣便變成兩門衛合鬥方明，方明大爲吃力。

另一面那楊衛尉亦把對手殺死，趕來合圍方明。

原來呆立着的兩名文官，此時已跑到漢武帝面前，連推帶拉，把他救離險境。

剛衝進來的三名武士，已把方亮截住，兩人威力奇大的左右手雙劍合璧，便再難成陣。

如此一來，方明、方亮已全然處於下風。

兩人一見刺殺漢武帝已無望，只求速逃，否則再來一些侍衛助陣，就萬無倖存。

另外隨來的三名綠林好漢，一名已戰死，另外兩名把對手殺死，但自己也一死一傷。

那傷者跌在地上，已奄奄一息，但刀還在他手上，當方亮這一團人捲到他身邊時，一名武士匆忙中踩痛了他的腳，他感疼痛，他便順手揮出一刀，這一刀是他垂死而發，力度奇猛，竟把那武士的一足斬了下來。

斷腿武士摔倒之際，又碰翻了另一名武士，方亮這才有機會騰空跳了出來。

方明奮力拚鬥三人，已成强弩之末，而且楊衛尉的雙鈎厲害，不離他上下左右，已硬生生鈎下他一塊肉來。

在他兄弟脫出包圍時，他刺中一位門衛，他自亦被另一門衛和楊衛尉擊中，眼看活不成了。

方亮見狀，正欲趕來救援，方明自知難免，大叫一聲：「兄弟快逃！」他自己拔出帶血的寶劍，抹頸自殺了。

方亮深知再拚下去，只有白白送命，便不顧一切，向殿門外逃去。

這面漢武帝的衛士，尚有四人，見方亮逃走，拚命追殺過來。

此時建章宮門外，老虎仍在逞威，有被喚來捉拿刺客的，有對付老虎的，亂作一團。那方亮身穿侍衛衣飾，逃入黑暗之中，遇見人便亂說一通，衆人不辨眞假，便被他逃出宮去。

方亮逃回太子宮，已是疲憊欲倒。正好劉據、劉進、石德等都在聽候消息，見了他，齊問他行刺經過，方亮連話也說不出來，先喝了半碗水，才把經過說了出來。

衆人一聽，均大吃一驚，知道漢武帝不但沒被刺殺，而且被蘇文臨死前揭破身份，知道是太子宮的人，事勢更爲不妙。

石德道：「殿下，目下已勢成騎虎，再容不得半點猶豫了，趁建章宮虎患未除，情形大亂，不如由老臣率囚犯敢死隊，再襲建章宮，希望僥倖成功。」

劉據尚未表態，劉進和張光、張賀兩幕僚均說唯有此法，石德也不管劉據同意與否，即與張光去調集兵馬。

豈料那支囚犯人馬，白天苦戰，已死傷過半，眼見不濟，倒有大半逃走了。好不容易才點了三百餘衆，由石德、張光帶領，去襲建章宮，走到建章宮時，已誤了時機，天色已漸明。

漢武帝這裏，早已平息了虎亂，調集近處衛隊，把建章宮團團圍住。

雙方迎着，已無退路，石德、張光只好指揮囚犯隊伍衝殺，直打了個把時辰，紅日已升天上，雙方各有死傷，卻連建章宮門也攻不進去。

石德、張光只好率師撤退，建章宮門前，堆了一片死屍。

* * *

那長安囚徒于加侯，帶着皇孫劉進交給他的符節，至長水、宣曲兩地去征調胡人騎兵，方才談妥，豈料卻碰上漢武帝劉徹派去的征調胡騎的使者馬通。

馬通的功力與西門慶不相上下，此時一見于加侯，便叫道：「此人符節是假，不可聽從！」

雙方打鬥起來，胡騎分不出眞假，便袖手旁觀，誰也不幫，任他們彼此惡鬥。

馬通武功高於于加侯，不到十招，便把于加侯刺死。胡騎但誰勝便聽誰的，因此便聽從馬通的調遣。

馬通率領兩地胡人騎隊，開發長安助戰，太子這一面，便連最後的一點勝算也失去了。

長安城內，太子軍與皇帝軍雙方正浴血死戰，歷時五天，死亡已達數萬人。

百姓全被征調，或一家數口加入一方，或一家父子各加一方交戰，結果一般難逃戰死。

長安城內，死屍遍地，血流成河。

由於漢武帝已毅然進迫建章宮，因此太子劉據所說的「皇上臥病甘泉宮」，由他代行皇令之說便不攻自破，觀望的文臣武將均投效劉徹，兵士們只見强就趨，自然紛紛離開太子軍，加入皇帝軍。

皇帝軍日威，太子軍日衰。

石德、張光所率的囚犯軍，在幾日拚殺中，除逃亡者外，全部戰死。石德亦已身負重傷，不能再指揮兵馬作戰了。

太子軍這一面顯然大勢已去，再困鬥下去，便全部死無葬身之地。

在太子宮內，劉據召開最後一次議事會議，說是最後，實際上是逃亡會議。

劉據到此時，已垂頭喪氣，毫無主意了。

他的兒子皇孫劉進周身血汚，面帶憂色，心內極不服氣，但也拿不出什麼主意來了。

在座者還有石德、門客張光、張賀、侍衛長方倚華以及「左手劍」方亮，人人面色陰暗，神情漠然，默默無言。

人人均知大勢已去，傾覆在即，而失敗就在於逼於無奈才會猝然起事，失了先機。

石德身負重傷，半倚半靠在床塌上，緩緩說道：「現在殿下只有逃走一途。由倚華和方亮保駕，化裝潛出城門。張光、張賀可躲入市井，相機逃出城外。」

劉據抬頭望着石德，一臉茫然道：「那……那嬪妃、子女怎麼辦？」

石德怒道：「現在你一人能否出城，尚且難說，還要顧什麼老少妻兒。」

此時劉據、劉進的妻小哭哭嚷嚷擁了出來，這個說：「殿下，要死一齊死，你不能丟下我們啊！」那個道：「爹爹，把我們也帶出城去吧！」

哭的求的跪着牽衣角的，嚷成一片，把劉據鬧得毫無辦法應對，只是搖頭歎氣。

石德見勢色不對，便「霍」地從床榻上站起，忍痛拔出利劍，喝道：「你等如此，便等如先逼死太子殿下。」

衆妃嬪見石德發怒，嚇得收住了哭聲。

石德道：「現下城內城外均是皇上的兵馬，殿下能否逃出，並無多大把握，若拖男帶女，豈非陷他於死地？他與劉皇孫被捉，必死無疑，你等則或有一線生機，誰再敢拖太子殿下後腿者，殺無赦！」

劉進的妻子王翕須，與劉進恩愛小夫妻，她此時懷中尚抱着剛滿數月的孩子劉詢，兩人四目相視，卻均默默無言。

一會，王翕須一擦滿臉淚珠，向劉進屈膝一跪，說了聲：「夫君保重！」便立起身來，抱子向內室奔去，頭也不回。

劉進咬住嘴唇，手捏戰袍，不敢回話，他怕自己忍不住會哭出聲來，惹人笑話。

史良娣既是劉據的妃，又是劉進之母，此時也悲聲道：「殿下，進兒，能出得城去，便遠走高飛，莫以娘親爲念！」說罷，也轉身走了進去。

其餘妃嬪見狀，無奈也哭着轉回去了。

石德忙道：「殿下，趕快換裝，潛出城去，莫再遲疑，倚華、方亮，老夫拜托兩位了。」

方倚華道：「少傅大人放心，有方倚華在，便有太子殿下。」

石德道：「如此，請受老夫一拜。」他向方倚華和方亮作了一揖。

「老師，你……」劉據見石德神色有異，忙道。

「太子不要以老夫爲念，太子宮中人，張光、張賀或可逃出，但老夫年邁又受重傷，不想逃了，反正是一死，以謝殿下知遇之恩。」

劉據驚道：「老師千萬莫存此念，或許尚有轉機……」

石德眼一瞪，道：「你還婆媽什麼？再不走，老夫先一劍斬了你，免你死於皇上之手。」

劉進和方倚華亦勸道：「事不宜遲，再躭誤便出不了城了。」

太子宮幕僚張光、張賀也站起身來，向太子劉據一揖道：「望太子洪福齊天，遇難呈祥，我等告辭了。」兩人一前一後，離開太子府。

太子劉據，皇孫劉進，以及方倚華、方亮，加上隨從無且，五人穿上皇城禁衛軍服，騎了五匹健馬，由太子宮後門奔出，向南門逃去，南門是長安南城的第一門。

長安街上，戰事已然結束，店門和民居俱皆緊閉，街上到處是死屍、刀槍、衣物，巡邏的兵馬，亦一隊緊隨一隊。

五人順序排開，方倚華作前衛，方亮殿後，太子劉據與皇孫劉進夾在中間，一路無言，打馬急走。

快近城門，這一行人終於被一名武將發覺，他見這一行人行色匆匆，不似巡邏兵丁，已生疑心，再定睛一看，認出劉據和劉進，便大叫道：「劉據在此，快截住，一個也不准跑了。」

武將名萬延年，手上帶有二十餘兵丁，一聽他吆喝，便立即散作一字形，堵住了去路。

方倚華也不打話，催馬上前，舉劍便向萬延年頭上劈去。萬延年手提一條朴刀，功夫也不差，舉刀招架，方倚華這一劍，竟未劈着。

這時，漢武帝已下詔，活捉劉據者，賞黃金十斤，封侯；活捉劉進，賞金五斤，進爵。因此人人爭先恐後，個個奮勇爭先，皆欲活捉劉據父子。

方倚華一劍未能制服萬延年，便立刻變招，「刷刷」兩劍快招，欲立取萬延年，豈料萬延年是步將，在地上縱跳自如，一條朴刀上下翻飛，方倚華奈何他不得。

衆兵丁亦圍攻上來，劉據、劉進亦拔出刀來，加入斷殺。

劉據雖不會武功，但漢武帝曾請教頭教他習以弓馬，因此施展起來，三五兵丁亦近他不得。

那隨從無且，武功亦有一定根

基，這時也出劍拚殺，方亮更如出水蛟龍，四處衝鋒，八方遊鬥，五人與二十餘官兵殺得難解難分。

方倚華武功高於那武將萬延年，剛才只是急於速戰，她的劍法傳自慧心道人，本重「無爲」，一急之下，「無爲劍法」的妙處便發揮不出，這才打成平手。

此時方倚華見已方五人已把對方二十餘兵丁接住，諒劉據父子一時無礙，心中大定，「無爲劍法」便施展起來。

相反萬延年卻心道，要犯是太子劉據，捉住他便有十斤黃金，何必與這女子苦苦糾纏？他這般思想，便欲尋機脫身撲向劉據。

豈料他甫一回頭，便立刻露出空門，他再一跳開，後背大露，方倚華登時從馬上躍起，追風一劍，刺中萬延年，劍沒半尺，萬延年撲地便倒。

方倚華重躍上馬，眼掠四方，見其他官兵已被斬殺不少，剩下三兩兵丁，料不敢阻擋，同時又聽得大街小巷，已有人聲馬蹄聲急馳而來，估計必是趕來增援的官兵。

同時在前面又有數十人攔住去路。

方倚華心中大急，她對劉據道：「殿下還不快走，便要死在此地了。」說着運劍尖一刺劉據的馬臀，那馬負痛，馬蹄一蹬，箭一般射了出去。

方倚華率其餘三騎，追趕上去。

五匹健馬風馳電掣般衝了過去，攔路的官兵均是步卒，不敢阻擋烈馬，紛紛走避，有的來不及便伏在地上，健馬從這些兵丁頭上飛了過去。

五匹快馬馳至南門，但城門已緊閉，城門下雲集不少守城門的軍馬。

劉據一見，心道今番萬難逃出城了。

就在此時，官兵中走出一騎，馬上之人是一員老將，見了劉據，低聲問道：「是殿下爺麼？」

劉據認得，這是大將軍田仁，小小城門，竟以大將軍把守，可見劉徹對他已是志在必得了。

劉據到此，知不能反抗，在馬上一揖，向田仁低聲道：「原來是田將軍，將軍能放劉據一條生路否？據有生之日，定當厚報。」

田仁回了一禮，低聲道：「田某不圖後報，但見殿下平日寬厚仁義，不忍見你就此人頭落地而已。」

田仁說罷，又低聲吩咐了一句：「你與劉皇孫混於五人之中，快隨我來。」

田仁策馬上前，高聲喝道：「把城門打開！」那守門官兵見大將軍有令，誰敢不從？於是把城門打了開來。

那田仁悄聲道：「殿下還不快走？」

五騎更不答話，從田仁身邊馳過，風馳電掣的捲出城去。

此時丞相劉屈氂與御史暴勝之，已率兵前來追捕，原來剛才已有人向他飛報，說南門發現太子劉據的行踪。

劉屈氂趕到，守城的官兵這時才醒悟剛才逃出的便是太子劉據父子，平白失了封賞的機會，便向劉屈氂密告了。

劉屈氂一聽大怒，喝道：「來人，把田仁綁了，送交皇上處決，所有人等，隨本相追殺叛賊劉據。」

劉屈氂率四五十騎兵，加上守門官兵，近百騎衆，衝出南門，向前直追。

劉據等人奔出了小長安，已進入大長安，心中稍定，心想只要拚命衝出大長安，便可以逃出生天了。

逃了一段，方倚華忽然驚道：「殿下，不好了，後面已有進兵，不下百十騎，你等快走，由我斷後。」

隨從無且也道：「我也同方長御斷後。」

劉據道：「一齊逃吧，否則你兩人太危險了。」

「到此時還婆媽什麼，殿下！」方倚華怒聲道。

劉進也道：「爹爹，不必多說了，一切聽師父安排便了。」他說着向方倚華一揖道：「師父保重，我父子救命之恩，當圖後報。」

劉據、劉進、方亮三騎，策騎向前逃去。

丞相劉屈氂、御史暴勝之率領百騎，直捲過來。

突見前面立着兩騎，其中一人厲聲喝道：「都給我站住。」

聲音雖是女聲，但淩厲之極，劉屈氂生生把馬勒住，抬頭一看，道：「是妳，方長御！」

「不錯，你等欲追殺太子，須得從我身上踏過。」

劉屈氂厲聲道：「方長御，妳助太子造反，已罪該萬死，現在再敢阻攔本相，不要命了麼？」

方倚華淡然一笑，道：「方某既然已罪該萬死，死多一次死少一次也並無區別。」

劉屈氂知方倚華有心拖延，便向手下人一揮手：「殺！」

方倚華悄聲向無且道：「擒賊先賊王，你對付那御史。」

方倚華一策馬，與劉屈氂相距二三丈時，忽從馬上騰躍而起，提劍向劉屈氂疾射而至。

劉屈氂大吃一驚，舉刀招架，

但那能擋得住方倚華盡全力一擊？眼看非要利劍穿心而過。

此時卻有兩將舉長矛和方天戟，架出一個叉形，阻住方倚華下擊之勢。

方倚華用空出的左手揑住矛柄，運起連環腿，當胸向劉屈牦踢去，把他踢下馬來。

那面無且亦挺劍衝向御史暴勝之，被他身邊的護衛接住，斷殺起來。

劉屈牦乍然被踢下馬，官兵百餘恐怕踏倒丞相，一時大亂起來。

方倚華立刻揮劍殺了過去，劍光過處，已把數名兵將斬下馬來。

劉屈牦忍着傷痛，從地上爬起，被一名將官拉到馬上。

劉屈牦所率軍馬，均是皇城禁衛，人人身手不凡，剛才只是猝不及防，才被方倚華鬧了個手忙脚亂。

此時劉屈牦、暴勝之已退到後面，衆衛士便立即展開隊形，把方倚華、無且困在核心，舉戈運戟，四下攻擊。

方倚華、無且被百餘騎圍住，深知此番已萬無生理，反正劉據已逃去了，拚了一死也便是了，因此心下倒也坦然。

方倚華展開「無爲劍法」，放手拚殺。

「無爲劍法」乃慧心道人創自老子的「無爲篇」，意即無聲無息，無影無形，運用到劍法上，便有如行雲流水，變化萬端，毫無形跡可尋，因此稱爲「無爲劍法」。

方倚華展開無爲劍法，官兵一時奈她不得，但太子隨從無且功力不足，不出一會，便被驍勇的禁衛騎士刺於馬下。

方倚華再苦苦支撐了一會，但任她劍法精妙，亦斷難抵擋四面八方的刀槍劍戟，一會她刺翻了一騎，但自己亦被一矛刺中左肋，深達二寸，疼痛不止。

方倚華深知此時再不逃，便必死無疑。

她急速向四下一望，便忽然長身騰起，看似撲向對手，半途轉向，掠上街旁的屋頂，豈料卻被一把鐮鈎勾住她的左膀，猛力拉拽，奮起揮劍，把鈎斬斷，鈎子掛在肉上，也不理了，掠上屋頂，疾飛而遁。

＊　＊　＊

漢武帝劉徹，此時重又坐上他的皇帝寶座上了。

一場慘變已然過去，劉徹的龍椅也還非常穩固，但對於朝中的大臣，災難還僅僅開始。人人均噤若寒蟬，怕說錯一句，便招殺身之禍。殿前大臣在一旁拖長了聲音叫道：「羣臣聽着，有事盡早奏來。」

此時，有專管皇孫的內臣出班奏道：「啓奏皇上，臣前往皇后宮收繳皇后印信，皇后衛子夫已畏罪上吊自殺了。」

「唔！」劉徹唔了一聲，木無表情。

「還有，已將太子宮全部姬妾、劉據子女、宮娥、黃門全部下逮，囚於大理天牢。」

「唔！」劉徹臉上依然毫無表情。

劉徹心中一片茫然，他成功粉碎了太子的叛變，皇位更穩固，但他卻感到莫名其妙的悲哀，因爲他雖然保住生命、保住皇位，但在劉家中卻成了眞正的孤家寡人，他最信賴的太子劉據也居然反叛他。

劉徹忽然厲聲道：「那石德老兒怎樣了？」劉徹得知太子造反，石德出了不少主意，特別恨他。

有大臣奏道：「臣捕獲他時，他自知罪孽深重，已自殺身亡。」

劉徹沉聲道：「凡出入太子宮的門客、幕僚、一律誅殺；凡隨從太子作戰，或被迫參戰的，罪重者誅，罪輕者全家放逐到敦煌，永不准回京。」

劉徹下旨畢，丞相劉屈牦、御史暴勝之押着全身被綁的大將軍田仁，走上殿來，三人一齊跪倒參奏。

劉徹瞪眼道：「劉丞相，暴御史，叛首劉據抓到沒有？」

劉屈牦忙道：「臣本可以抓住劉據，但被大將軍田仁私放走了。」

「豈有此理！」劉徹大怒，「你放了劉據，要是他他日成了氣候，返回來殺朕嗎？」

田仁道：「末將不敢，只是不想皇上父子骨肉相殘而已！」

劉徹大怒道：「他要殺朕，登上皇位，父子之情早已斷絕了，你私放叛首，罪無可恕，來人，把田仁腰斬了。」

幾名侍衛，上前架住田仁。

劉徹餘怒未息，又轉向羣臣，厲聲道：「北軍將領任安何在？」

任安不得不出班道：「臣在！」

劉徹道：「你首鼠兩端，坐觀成敗，看到誰勝，就歸附誰，是爲異心，朕豈容得不忠之人？來啊，將任安也拉出去，與田仁一同腰斬了。」

侍衛衝上前，把任安、田仁架了出去。

劉徹連斬數人，直覺血衝腦門，一陣昏眩，身子搖晃起來。

黃門太監連忙上前扶住道：「皇上怎麼了？身子不適麼？」

劉徹歎了口氣，把眼閉上，有氣無力的道：「退朝……朕要歇息了。」

殿前大臣立刻宣道：「退朝！」大臣們斂手躡腳，走出殿去。

劉徹也在兩名黃門攙扶之下，回內宮歇息去了。

這便是發生在漢武帝征和二年的巫蠱毒案，太子劉據作亂的事件。

短短數日內，長安城死者達數萬，劉徹事後誅殺的也有數萬人。

大太子劉據、皇孫劉進，與「左手劍」方亮，此時已遠在湖縣了。

劉據、劉進得隱居在一戶樵夫家中，那樵夫知是太子劉據落難，又素聞太子寬厚仁義，因此對他倒忠心耿耿。

但「左手劍」方亮卻沉不住氣了，他知道漢武帝目下出黃金五十斤收買劉據的人頭，便跑去縣城向官府告密。

官府派了大隊衙差下來捉人，劉據父子眼看難逃厄運，卻碰上一位奇人，這位奇人能知世事吉兇，施計教人詐作太子和皇孫，被官丁殺死，又毀了面容，令漢武帝誤信劉據父子已死，去了心頭之患。

這位奇人又教授劉據占卜星相之學，勸他潛入民間，以此爲生，並改姓游名天，劉進則改姓游名龍。

從此劉據、劉進這太子、皇孫，便變成游天、游龍了。

再說劉徹見了劉據父子的假人頭，因面容已毀，他又老眼昏花，竟信以爲眞，因此便落下幾滴眼淚。

但他生性好强，從不肯認錯，咬牙忍了過去，只吩咐人將太子與皇孫的頭顱送回湖縣，與屍身合葬。

劉徹殺了太子劉據，自然便得選立新太子了。

按照長幼之序，劉據之後，應立劉旦爲太子。

劉旦生性聰明，口才又好，學問也很淵博，他弟弟廣陵王劉胥，性勇而體格强壯，按理均可立爲太子。

但漢武帝卻一個不立，反而屬意他最小的兒子，只有數歲的劉弗陵。劉弗陵便是他與楚婕好所生的「十四月子」。

劉徹精於謀略，他深知兒子年幼，若無得力輔臣，兒子的皇位勢必難以坐穩，於是便教丹青手繪一幅「姬旦抱君受拜圖」，賜予霍去病的弟弟霍光。

霍光知劉徹深意，連忙進宮謝恩。

安排妥當後，劉徹才派黃門召來他最心愛的妃子楚婕好。

劉徹不動聲息的對楚婕好道：「朕已決定立劉弗陵爲太子，朕仙遊之後，便由他繼登大位。」

楚婕好既驚又喜，連忙叩頭謝恩。

劉徹卻把臉一沉，道：「那時妳便是皇太后了，妳年紀輕輕，能當得好太后麼？」

楚婕好連連叩頭道：「臣妾盡量學着去做便是。」

劉徹道：「妳知道做皇太后要遵從那幾條了？」

楚婕好吃驚道：「臣妾不知。」

劉徹道：「既然不知，還當什麼皇太后？」

楚婕好嚇得連忙道：「是，臣妾不夠資格做太后。」

劉徹冷哼一聲，「妳知道就好，來人，把楚婕好打入天牢！」

劉徹此言一出，不但楚婕好嚇傻了，連身邊的太監亦不明所以，因此誰也不敢妄動，弄不清劉徹的眞正心意。

楚婕好大哭道：「皇上，臣妾如有錯處，望皇上明示，千萬別押臣妾入天牢。」她摘掉頭飾，使長髮墜地，叩頭如搗蒜。

劉徹卻怒道：「你等聽清沒有？不把她拉走，那你等便代她入天牢。」

衆太監大驚，連忙去拽楚婕好。

楚婕好呼叫道：「臣妾到底犯了何罪？」

劉徹冷哼道：「妳兒子當皇帝，妳就不能活下去，不然，妳兒子就不能當皇帝。」

楚婕好被拖出去了，劉徹在後面狠狠的補充一句：「告知廷尉，就說是朕旨意，將楚婕好在天牢立刻處死便了。」

那楚婕好聽到這一句，嚇得昏過去，連哭聲也停了。

好一會，幾名押送楚婕好的太監轉了回來，向劉徹奏道：「啓稟皇上，大理廷尉已處決楚婕好。」

「知道了！」劉徹哼了一句，便不再作聲。

衆太監見漢武帝瘋子似的亂殺人，嚇得連腳也站不穩了。

又停了片刻，劉徹才睜開半閉的眼睛，道：「你們是否奇怪，朕既封她兒子爲太子，爲什麼又要把她殺了？」

衆太監連話也回不出。

劉徹也不管，自言自語的說下去：「朕所做的，你等如何明白？自古以來，國家所以混亂，均因君王年幼，其母卻青春年少，一旦代皇行政，對外大亂國事，對內淫亂後宮，無人可以尅制於她，前朝呂后不是一個榜樣麼？朕不得不殺她，乃是爲了將來國泰民安，朝廷穩固！」

衆太監連忙道：「聖上英明，聖上英明！」

劉徹又喃喃道：「後世之人，必定說朕兇殘無情，但爲了高祖皇帝建立的基業，萬世興隆，朕甘負

惡名，後人妄加評說，知道什麼！」

衆太監又連忙高歌頌德一番，這才令劉徹滿意的閉上眼睛，歇息去了。

＊　＊　＊

此時，長安城五十里外的言家莊，自緝拿陽陵大俠朱安世一役，只逃出了一位朱蝶兒。

朱蝶兒年方十七，一日之間，父亡叔喪，悲痛欲絕，她記得言無量臨死之時，着她上華山尋訪高人，以便報仇，便咬緊牙關，向東行去。

這一日來到華山腳下，她隨那三兩遊人，向山上走去。

華山高達六千多尺，北瞰黃河、南連秦嶺，壯麗雄偉無比。

華山之巔有五峯，猶如五個大花瓣，因此名華山，「華」即「花」之意。

南有落雁峯，東有朝陽峯，西有蓮花峯，中有玉女峯，北有五台峯。

言無量臨終之時，只說上華山尋訪高人，但不料華山如此之大，無人引路，無人指點，又上那兒去尋曠世高人？

朱蝶兒無法，只好沿石徑小路到處亂走，她上山時帶的乾糧不足，只好摘些野果，或打隻兔子燒來吃。

朱蝶兒先從北面五台峯走起，再經中峯，東峯到南峯，那南峯即落雁峯，爲華山之巔。四周皆松林，透迤數里，濃蔭密蔽，峯頂有一個老君洞，洞北有太上泉，泉水青綠，冬夏不歇，她獨行至此，連人跡也不見了。

朱蝶兒心道，若找不到高人學藝，便在此隱居倒也不錯，但父仇又怎可不報？

報，又向誰去報？她已知丞相公孫賀全家被殺，不久江充亦被太子殺死，仇人似乎都死光了，要報的話，除非是把那老皇帝殺了，但皇城戒備森嚴，憑她之力，又如何闖得進去？都怪自己平日不好好學武，到此時連父仇也報不了。

她自歎自悲了一會，腳步卻也並沒停下，她由南峯東下，走了一段，見有一大崖，崖上還有石洞，石洞被一道石門緊閉，推拉不開。

門外有一石坪，寬廣丈許，坪臨絕谷，坪旁有小路通絕谷，路上舖了青石作台階，那台階高低相差近丈，誰人可如此攀上？

朱蝶兒心中奇怪，便大着膽子，先跳上第一個台階，抓住藤蔓，借力再攀上第二個台階，慢慢向下而行。

不久，又遇一洞，那洞直上直下，兩頭相通，她穿井而下，又見懸崖上有一條鐵索，其餘再無抓扶之物。

朱蝶兒抓住鐵索，繼續向下，鐵索盡頭，現出一石室，那石室門前依然有一方石坪，石門又是關上的，石洞上方卻有四個大字：紀老石室。

朱蝶兒此時已從峯頂上下行了近千尺，加上崖險壁陡，她已出了一身熱汗，那汗被撞壁風一吹，渾身一冷，她便清醒了點，向下望去，山谷中雲霧繚繞，竟不知還有多深，她心道若在此處掉下山谷，那便連骨頭也摔碎了。

心中又轉念道，此地如此險峻，那「紀老」既敢居於此，莫非便是那位曠世高人？

想到此，她不由疲勞盡消，站起身來，向石門走去，欲把石門打開。

朱蝶兒摸弄了半天，石門卻紋絲不動。

忽然一陣烏雲飄來，眨眼便下起雷雨來了。朱蝶兒連忙把身子貼着石門，後背便可擋雨。但雨越下越大，雷聲也越打越驚人，朱蝶兒一會便渾身濕透。

山風吹來，她冷得直打顫，她想起自已已成孤兒，無依無靠，又遇如此悽苦，不由悲從中來，放聲痛哭起來。

但無論她如何哭泣，那雷聲卻把她的哭聲壓了下去。

朱蝶兒不哭了，心道死雷公，你也來欺負我弱女子，哼，我偏不哭，看你又如何？

就在此時，恰巧一道閃電，直射石門，接而一聲轟鳴，在她頭上炸响。

朱蝶兒大吃一驚，回頭一看，石門竟被雷電震開了。

她心中一喜，不顧一切衝了進去，心道不管是否有高人，先避一避雨也好。

她衝進數丈深處，便見前面石台之上，有一老者，盤腿坐於其上，她心中一動，連忙跪下叩頭道：「落難女朱蝶兒，拜見老前輩。」

好一會，那老者仍無動靜，朱蝶兒又連叫三聲，老者依然毫無反應。

朱蝶兒心感奇怪，便大着膽子走上前去，試看一拉他的袍袖，一拉之下，已成灰末，原來這老者已仙逝多年，衣服蓋住的只是一副白骨而已。

朱蝶兒此時身陷絕境，生不如死，因此倒也不太驚恐，她仔細一看，見老者的白骨露空，心中不忍，便向白骨一拜，道：「紀老前輩，落難女今日替你收骨入葬，總算在死前做了一件好事。」

朱蝶兒說完，便用劍在洞內挖了一個土坑，然後過來搬白骨落坑埋葬。

搬白骨時她並沒有留意什麼，待安葬完畢，她再轉回頭時，才發覺白骨的下面石台，原來放了一卷黃紙册，側邊更有一隻精巧的玻璃瓶子。

朱蝶兒心中一動，便拿起黃紙册讀了起來，只見起首便有一行文字道：「進此門者，必與吾大有淵源，可爲吾承繼香燈，並可獲不世奇功……」

朱蝶兒女孩兒家，雖不大明瞭男女之事，但「承繼香燈」之意，卻是一看便明，不由臉上一紅，暗道你已變成白骨，又何來與人結婚生子，承接你的香燈？

她心中大奇，不由便又看了下去，原來黃紙册上尚有敎她如何「承接香燈」之法，這位老者原來是百年前的高人，一生修練童子功，從未接近女色，直到臨終，才把畢生修練的一點「元精」存於玻璃瓶內，以使遇上有緣之人，替他承接香燈。

朱蝶兒俏臉不禁羞得通紅，她再讀下去，只見「紀老前輩」又寫道：「汝但能承接吾之元精，吾便傳你不世奇功，且可留在洞內，勝似蓬萊仙境，一念之仁，必有善報，愼之，愼之！」

朱蝶兒心中又羞又驚又奇，她怔怔的呆立了一會，心道此生已成朝廷欽犯，出去嫁人結婚生子那是決計不可能的了，而且爲報父仇，那便非要獲此奇功不可。

這般轉念，她不由便心動起來，目注那玻璃瓶子，竟如面對一位赤裸男子般令她羞紅雙頰。

好一會，朱蝶兒幽幽的歎了口氣，喃喃道：「落難女朱蝶兒此生已成遊魂野鬼，但能學成奇功，爲紀老前輩也爲朱家留一點後，那也不算寃枉了……」

朱蝶兒咬了咬牙，便去捧起那玻璃瓶子，只見裏面有一撮白色液珠，竟聚而不散，她含羞解衣，學那男女交歡之事，把那玻璃瓶子開封，閉上眼睛，緩緩的移近自己的兩腿間，其勢便有如情郎與她合體。

朱蝶兒渾身一顫，一陣熱流直衝而入，從她的兩腿間，直入小腹而去。

朱蝶兒羞得低叫一聲，那眼睛便死也不肯睜開了。

一會，她才醒悟只有她自己獨自呆在洞中，那「情郎」不過是一隻圓柱狀的玻璃瓶子，她抽出瓶子一看，那裏面的白色液體竟然消失了，朱蝶兒已知在片刻間，她已與紀老前輩有了夫妻之實。

朱蝶兒心中又羞又驚又急，暗道如此我便懷了紀老前輩之後，但他承諾的奇功卻如何傳授於我？莫非我不幸上了他的惡當麼？

她這般思想，不由恨恨的捏着玻璃瓶子，就如抓着一個奪了她的貞操的負心漢，忽然，她心中一顫，原來她不捏猶不知，一捏之下，那瓶子的邊沿，竟刻有極細的文字，若非這瓶子與她有如此親密之觸，瓶子上的文字是決計不會發覺的，紀老前輩的心思之好，簡直匪夷所思。

瓶子邊緣的文字道：「持此瓶讀此文字者即吾妻也，吾妻如見：吾姓紀名無希，楚霸王之表，慕神仙之術，入石居後結爐練丹，終生不娶，雖未得長生不老之術，但也玄關竅開，元神華升，氣貫大周天，三陽亦已現頂。又有一柄古劍，乃楚霸王所贈，招乃一百零八，取名曰『霸王狂劍』，取劍可依下述路線，劍招藏於劍柄之內，學成之日，自忖天下已難有敵手矣……」

朱蝶兒心中一喜，連忙讀下去，只見紀老前輩末了道：「吾妻既已懷吾之骨肉，他日姓氏屬紀，名號則由吾妻自命，人鬼殊途，仙凡冥異，百年姻緣，今日重圓，吾亦喜亦悲，餘無可語……紀無希字。」

朱蝶兒自覺與這位「紀無希」雖無夫妻之名，卻有夫妻之實，心中不由感慨萬端。她在新築的那座墳前跪下，行了妻拜夫之禮，這才依他所述路線，仔細尋覓，果然在山洞的另一面，發現了一活門，她依法打開活門，眼前不由一亮，原來裏面竟別有天地，床舖枕席，鴛鴦綉被，一應俱全，就如一個新房似的。

朱蝶兒這才知道紀無希生前便已預知有今日之緣了。

她依言躺上床上，忽覺床板有異，掀起一看，果然內藏一柄古劍，劍身尚有藍光閃灼，劍柄上刻三字——「霸王劍」。

朱蝶兒旋開劍柄，內藏一卷圖樣，一百零八招「霸王狂劍」赫然便在圖樣上面了。

從此，朱蝶兒便在這山洞中苦練武功，而奇特的是，她的肚皮居然一天天大起來了。

僅八個月後，山洞中忽然傳出嬰兒哭叫，原來朱蝶兒已產下一位男娃兒。

朱蝶兒依言把此子的姓定爲「紀」，而名則取一個「靖」字，意即正求此子承繼紀家香火，終生平靜及安定。

但畢竟這是一段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百年姻緣」，如果說他的生父，是百年前的不世高人「霸王神劍」紀無希，只怕連遊魂野鬼也斷不會相信。

但信也好，不信也好，朱蝶兒手抱的這位娃兒卻是千眞萬確的。

　　而且娃兒長相英俊極了，雖是男娃，但竟比朱蝶兒還俊俏十分，朱蝶兒這才知道，紀無希生前必定是一位天下少見的美男子。

　　朱蝶兒心道這位天下少見的美男子，卻把一點眞元，留存百年之後，由我這落難人承接了，她心中又羞又驚，但又有點自傲。

　　但朱蝶兒知道，她是決不可以帶着這娃兒行走江湖的，而且她武功未成，大仇未報，把這娃兒帶在身邊，莫道世俗難容，就連他的小生命也必定陪她夭逝。

　　朱蝶兒深知紀靖日後必定是一個練武的料子，她四出尋訪，終於相中了數百里外的青城山。

　　青城山的青城派，當時是名震武林的大派，朱蝶兒心道威名之下有其實學，靖兒若能留在青城派，對於他日後必有好處。

　　於是在一個天昏地暗的日子，朱蝶兒不惜遠涉數百里，把紀靖帶去青城山，在紀靖身上留下字條，說這娃兒姓紀名靖，拜求青城派人收養。

　　朱蝶兒把紀靖偷偷放進青城派的一間上房，料想這上房的主人在青城派中必甚有地位，當可作主收養紀靖。

　　然後朱蝶兒便含淚硬着心腸離開青城山。

　　從此，朱蝶兒便在「紀老洞」中，苦練那套一百零八招的「霸王神劍」。

　　不知不覺十幾年過去了。

　　在這十幾年中，天下事連番疊變。

　　先是流落江湖的太子劉據、皇孫劉進，改名爲游天、游龍，在民間歷盡苦楚，後來幸遇那位奉命下山的仙兒，才保住了這對落難皇室的生命。

　　不久仙兒便與劉進草草成婚，但誕下一女後，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被官兵追殺，把此女不幸丟失了，從此下落不明，也不知她是生是死，小夫妻心中只留存了她的名字——「游幽蘭」。

　　又幾年後，易名游天的太子劉據，在他父皇漢武帝劉徹駕崩不久，傳位於他的幼子劉弗陵後，心灰意冷，不久便撒手塵寰。

　　剩下易名游龍的劉進，與仙兒結成伴侶，隨六通神女、慧心道人苦修精練武功，久久避世不出。

　　不過，奉旨擁立劉弗陵的大臣霍光，挾天子以令諸侯，大爲受用，他不欲流落江湖的劉據父子，他日回朝，壞了他的地位，便假傳聖旨，派出爪牙，四出追殺劉據父子。

　　江湖中也因此掀起了連番腥風血雨。

＊　＊　＊

　　一團飄火，一束流水，纏擰反旋，動如風輕，勢如山重。

　　蝶兒翩翩，恰似一對翻飛彩鳳。

　　一陣山風吹來，又給這對男女的英姿，搽抹了一層輕盈的韻味。

　　他兩人鬥意正旺，神功妙展，劍起處，蕭蕭青氣凌傲乾坤，光華灼灼懾驚蛟龍。

　　在這對少年男女劍客的身後小路，走來幾人，他們的腳步很輕，似乎不欲驚擾練劍的少男少女。

　　他們走上一塊大石上站定，靜靜的注視着這對男女。

　　衆人臉上表情各異，驚異、欣慰、傷心，不一而足。

　　這是青城山的東面，位於一片小樹林邊的練武場，西面，就是巍峨壯觀，神秘莫測的青城山。

　　山風捲起松濤，一陣「嘩嘩」迴鳴。奇石怪峯，環接相連，煙雲繚繞。

　　在練武場的北角，卻是一條小溪，溪旁綠草如茵，猶如蓬萊仙境。

　　在小溪側邊，是數幢青石高墻的院落，一派威嚴氣象。

　　這便是當今武林九大派中青城派的所在地，聲名顯赫。

　　在旁觀看的人中，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位高大的中年男子，身穿白衣，上綉蘭草，臉上不怒而威，雙目精光澄澈，神彩飛揚，他便是青城一老唐功的得意弟子，青城派當今掌門人林仁正。

　　林仁正左面是一個體格魁梧的漢子，鬍鬚似戟，豹頭環眼，慓悍無比，他是林仁正的二師弟王元水。

　　右面則是一位瘦長的男子，面黃而目清，令人有陰冷的感覺，他是三師弟丁冷。

　　林仁正後面，則是一位年約三十，嬌艷如花，一身粉紅衣袍的女人，她立在石上，如火如雲，令人想入非非。

　　她叫蘇小嬌，是林仁正的小師妹。

　　師兄妹四人只顧看少男少女練劍，神色興奮不已。

　　四人的後面，尚有一雙目光在掃視着練劍的男女，他的容貌憔悴，除了一對眼珠烱烱有光外，其餘無一可取。

　　但他卻偶爾向蘇小嬌斜瞟一眼，這一眼竟是如此的熾烈。

　　他便是林仁正的大弟子——紀靖，林仁正偶發善心收養的江湖棄嬰。

　　那正在練劍的，女的是林仁正的女兒林月花；男的是林仁正的二徒弟蘇英傑，林仁正最得意的弟子。

　　站在紀靖身邊尚有一位少年人

，他叫林俊明，藍衫碧透，超凡拔俗，知一反三，據說是武林百年難得一見的練武奇才。

　　林俊明站在紀靖身傍，一個便如天上朗月，一個卻如地上螢火，簡直天壤之別。

　　蘇英傑與他的小師妹林月花，心心相印，意領神通，練起劍來更相得益彰。

　　他兩人見師父和同門一齊來到，便收劍而立。

　　林仁正朗笑一聲，讚道：「你二人終於可與明兒相較，難得了！」明兒是他的兒子，他並不忌諱拿他來作榜樣，顯然林俊明當眞是一位難得的練武奇才。

　　蘇小嬌俏笑道：「傑兒和花兒的劍術已臻上乘境界，連我也比下去了。」

　　林月花向前一衝，摟住蘇小嬌的脖子，她撒嬌的道：「我不依啦，師叔又來笑人了。」

　　林俊明微笑着看了他們一眼，他與蘇英傑的劍術均已達上乘，兩人親如兄弟，在他心中，早把蘇英傑視作他的妹夫了。

　　但對於紀靖，卻大生反感，在他眼中，紀靖一切都令人討厭，笨手笨腳、笨頭笨腦，總之一切都只得一個「笨」字。

　　也由於此，紀靖雖然按入門次序是大師哥，但在林俊明和蘇英傑心中，他不過是青城派一個供人差遣的小斷。

　　林仁正此時笑意一斂，忽然端出一派掌門的氣勢，沉聲道：「紀靖！你跟我學劍也有十年了，你也演演看吧。」

　　紀靖似乎是被師父嚇怕了，他一見師父這副模樣，便心驚肉跳。

　　他無奈走到場子中央，略一定神，也不敢看衆人一眼，一招「抱元守一」作起勢式，順着「仙人指路」、「靈猴獻果」、「犀牛望月」、「風捲殘雲」、「劍蕩六合」演練下去。

　　他也想盡力把劍演好，但偏偏老出差錯，不是步形不正，便是劍招不純，甚至身形也不穩，就連一陣風吹來，亦把他吹得搖晃不定。

　　林仁正越看臉色越難看，他幾乎恨不得一掌把他斃了，免被他丟人現眼。

　　林仁正的師弟王元水一看便氣得大罵道：「你這小子心叫狗吃去了，十幾年的功夫，就學成這副樣子？青城派的臉也被你丟盡了！」

　　紀靖滿頭大汗，水淋淋的，從太陽穴流到下巴，他也不敢去擦，他心中羞怕極了，覺得自己簡直笨得該死一千次。

　　三師叔丁冷冷冷的道：「算了，我早說過，他決非練武的材料，由得他吧！」

　　林仁正長歎一聲，趁機道：「唉！我錯把你收養，教你練劍，這是林某人有眼無珠，紀靖，從此你也別再練了，也不要提起跟我學過劍，你過些日子，便自尋出路去吧。」

　　紀靖點點頭，也不敢作聲，他覺得自己當眞是一塊廢物，那還有甚麼好說。

　　其他人也覺沒趣，過了一會，其他人都走了，剩下紀靖，誰也沒去理會。

　　紀靖彷彿被人遺忘了，他也把自己忘了。

　　他的五臟六腑均成了一片空白，一陣冷風，飄蕩而去，沒了靈魂，也沒了意識。

　　他不知自己從何而來，又該向何處而去。他也不知自己的爹爹是誰？娘親是誰？父母的生死、去向、下落，他一概茫然。

　　他的腦袋就的而且確如同一位棄嬰，只有寂寂的空山野嶺與他共存。

　　天黑了，他才好像忽然發覺自己還是一個活人，他想回去，但又決計不想再見師父、師叔及師弟妹。

　　終歸要走的，不如這就走了好。

　　他迷迷糊糊的向山上攀去，他忽然有一個永遠不去思想人世悲酸的念頭，就從這山上躍下去算了。

　　他忽然又笑了，他血液中一股極倔强的念頭支持着他：我紀靖說什麼也是人，既然是有血有肉的人，爲什麼別人做得到的，我紀靖就做不到？

　　他感到好笑，爲自己的小氣而欲輕生的念頭好笑。

　　自己是什麼料子？小師妹當然不會喜歡他，換了他自己是姑娘家，也只會喜歡林俊明，而決不會對自己一顧。

　　而且天下人都不理我，不喜歡我，但有一個人卻是例外。

　　這個人便是他的師叔蘇小嬌，在他最痛苦時，蘇小嬌往往會安慰他幾句，他生病時，唯一過來照料一下他的，亦只有蘇小嬌她。

　　紀靖自然不知這只是蘇小嬌一種深潛的母性的作用，但這種「母愛」對於紀靖來說，卻比江山美人更珍貴百倍。

　　紀靖胡思亂想一番，慢慢地翻過一道山脊，向北而去，漸漸沒入黑夜中去了。

　　他翻山越嶺，奔行了一夜，也不知到了何處。

　　到黎明時分，他才發現自己已走進一個大山谷中。

　　山谷裏荊棘叢生，花色鮮艷，樹木蔭蔽，更有不少可食的野果。

　　他順着一條小道到了谷底，用

自己的劍開道。

他這柄劍，是在一個山澗水中偶爾發現拾得它，劍身比一般的窄，青黑中透出光澤，還可縮成半尺，容易收藏，紀靖見它好玩，便把它帶在身上了。

紀靖漫無目的，在谷中遊逛了半天，吃了不少野菓，便找了個地方躺了下來。

過了一會，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這一睡便直到太陽西沉，玉兎東升。

紀靖擦擦眼醒來，猛見一隻豹子正在不遠處，虎視眈眈的盯着他。

紀靖幾乎失聲叫起來，連忙把手伸向劍，他知道，這時刻只有它才能救自己了。

兇猛的豹子見紀靖一動，便前爪一伸，飛撲了過來。

豹子的動作極快，紀靖連忙一個翻滾，反手一劍劈去。

紀靖但求自保，並不想傷豹，豈料那豹子來勢兇猛，不及躲閃，紀靖的劍又奇快無比，一下竟把豹子劈成了兩半，血雨飛濺。

紀靖驚魂甫定，立刻又開朗起來，心道自己還總算有點本事，連豹子也殺了，大概可以生存下去。

他的求生意慾大强，因此便不敢大意，巧妙的在山谷中與野獸週旋。

就這樣，以野菓爲食，在谷中一連過了十多天。

在山谷的西北角，他找到一個山洞，就住在裏面，他打算好好平靜一段時間，再去尋找生路。

這裏一切都似乎爲他而設，他心道天地畢竟沒有遺忘他，還給他留下一處容身之地，他因此又開朗起來，連在青城派中的種種羞辱亦淡忘了。

這天中午，他正在谷中逛遊，忽地聽到一聲嘿嘿的淫笑道：「蘇小嬌，你終歸是我的人了，反抗什麼？還是乖乖的玩個痛快吧。」

紀靖一聽，心中大驚，誰敢向蘇師叔說這種話了？在他心中，蘇小嬌就如他的半個娘親，他認爲她一切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他連想也沒想，提劍便奔向說話的地方。到了近處，只見一個黑衣中年男子，正騎在蘇小嬌身上，從懷中摸出一粒藥丸，彈進蘇小嬌嘴裏，隨手又解了她的穴道。

紀靖大怒，心道誰敢這樣欺負師叔，他也不管自己有多少斤兩，提劍便悄悄的走了上去。

那黑衣人正在興奮中，做夢也想不到這絕谷中還有一位傻小子，因此毫不知覺。

紀靖摸近，想也沒想，一劍便刺了出去，在那黑衣人背後透心而過，那黑衣人連哼也沒有，便倒翻一旁。

紀靖連忙去扶蘇師叔，連聲叫道：「蘇師叔，你沒事麼？」

蘇小嬌沒有回音，她的雙頰緋紅，妙目灼灼，盯着紀靖，忽然伸手把他抱住了。

紀靖不知這是爲何，心中一慌，連忙推開蘇師叔，忙向後退。

蘇小嬌又一次撲來，紀靖拔腿就跑，蘇小嬌在後面狂追。

蘇小嬌的輕功比紀靖不知高了多少，按道理極易追上，但卻不然，蘇小嬌只覺自己頭漲欲裂，身上有火在燒，若不撲熄，立刻就要把她燒死了。

蘇小嬌喘吁吁的叫道：「紀靖，你不要跑……我……」

這極像娘親的呼喚，紀靖一聽，心中便不由一軟，不由停下腳步。

蘇小嬌一撲而上，摟住紀靖，就狂吻起來，狀似瘋狂。

紀靖年已二十出頭，這下子腦兒轟的炸開，他畢竟是男子，蘇師叔畢竟是女子，而且是很美麗的女子。

一位熱血沸騰的美麗女子，抱住一位血氣方剛的男子，這會發生什麼？

柳下惠抱美女而不動心，那是萬中無一的奇男子，而且當年柳下惠還很可能是性無能，不然他便是不折不扣的傻子。

紀靖並非柳下惠，也不是性無能，更不是傻子，他是不折不扣的血氣方剛的笨小子。

這就足令孤身男女可能發生的事，在此時不可抑止的發生了。

紀靖笨手笨腳的摟着蘇小嬌，他的手也不自覺的在她身上活動起來。

好一會，兩人才喘息着分開了。

蘇小嬌精神萎頓，人也一下子老了許多，她長嘆一聲，卻無話可說，她還可能說什麼？她替自己悲哀，也替紀靖難過，她知道，發生了這一幕後，不但自己再難在這世上生存，而了無盡頭的災難，也終將降臨在紀靖身上。

宮廷三掌　追緝餘孽

「師叔別難過，我們找個地方躲起來，今生今世再也不出去，這比練武好過多了。」紀靖見蘇小嬌艮久不語，忙以自己的想法安慰她。

蘇小嬌歎了口氣，幽幽的道：「你……你稱呼我什麼？」

紀靖道：「師叔呀！」

蘇小嬌苦笑道：「你稱我爲師叔，你即是我的師侄，師叔侄豈可一同生活？這是亂倫的彌天大罪啊！」

紀靖茫然道：「師兄妹可以做夫妻，師叔侄便不可以麼？我偏不信。」

蘇小嬌哭笑不得，有苦自己知，她刻骨銘心的愛師兄林仁正，爲了他三十年不肯嫁人，獨守空閨，但林仁正卻與別人結婚生兒女去了……她仍不死心，仍在苦苦等待，但今早在忘憂崖上練功，卻被「黃河三鬼」中的大鬼暗算，被擄到此，眼看貞節不保，豈料卻被紀靖所救，誤打誤撞，幹了那罪不可恕的一幕……

蘇小嬌自然知道這種事的後果，青城派在武林中聲名顯赫，自己和紀靖犯下這種亂倫大罪，除了一死以謝師門，她已想不出更好的辦法解決了。

紀靖剛才所做的一切，都在迷迷糊糊中渡過的，他並不知道這事的後果，此時見蘇小嬌難過得猶如活死人，這才知道這事的嚴重後果。他知道了，心中反而一陣興奮，心道我紀靖原來並不笨，畢竟幹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了，他原對蘇小嬌有一種娘親似的感覺，此時與她有了肉體之親，不覺又與她親近了許多。

紀靖心道蘇師叔對我恩重如山，待我比娘親還更好，我紀靖無論如何不可令她被人欺負了。

紀靖不由抱住蘇小嬌，眞誠的道：「師叔，我紀靖是自小沒人要的棄嬰，妳待我好，我今生將把妳當我的娘親，我的妻子便了，一輩子決不讓妳受苦，紀靖若有食言，天誅地滅。」

蘇小嬌幽幽的歎了口氣，苦笑道：「靖兒，你的心腸太好了，但你的話，我只好記在心內了！」

紀靖見蘇小嬌委曲爲難，便忽然很堅決的道：「師叔，雖說師叔侄不能婚配，但規矩是人訂出來的，也可以由人去改變，我們這就回去，光明正大的稟明師父，然後頂多逐出青城派，那就再無師叔、師侄之分了。」

紀靖這傻小子，說做就做，竟不由分說，拖住蘇小嬌的手就大步走出山洞。

蘇小嬌想不到紀靖平日笨頭笨腦，於此緊急時刻卻處事堅決果斷，大有男子氣概，心中亦不由產生一點僥倖之想，只希望大師哥眞能原諒她二人無心之過，以逐出門墻了結，那她日後就不必負上亂倫的大罪了。

兩人心思各異，但均有拚死一試的念頭，眼見青城派的那幾座青色院落便在前面不遠了，蘇小嬌這才發覺自己的內衣竟因緊張而濕了一小半了。

紀靖坦然不懼，拖着蘇小嬌的手兒走進青城派的大院。

剛好青城派的人也大多正在這座大院裏。

青城派的開山祖師青城一老唐功也竟然雲遊回山來了，此時他坐在大院正中的太師椅上，身穿一身黑衣。

紀靖只見過唐功幾次，但這第一次正面與他相觸，心中不由感到一陣陰森恐怖。

林仁正等人，卻站在一旁，恭身而立。

衆人見紀靖走進，而且左手拖住蘇小嬌的右手，均不禁一陣驚疑。雖然在師叔輩中，蘇小嬌是唯一待紀靖較親切的一個，但紀靖畢竟已年長了，怎可以如情侶般的手拖手兒。

在衆人驚疑間，蘇小嬌也慢慢的在紀靖身邊跪下了。

唐功眉頭不由一皺，他兩人是怎的了？

紀靖此時開口道：「弟子犯了大罪，請師祖原諒。」

唐功目中精光一閃，不快的道：「你犯了什麼罪？」

紀靖咬咬牙，道：「弟子沒有向師祖、掌門師父稟明，便與蘇師叔結爲夫婦了。」

紀靖此言一出，猶如晴天一聲炸雷，轟的一聲，把衆人驚得目瞪口呆。

唐功不敢置信，他盯着蘇小嬌，厲聲道：「小嬌，此事當眞？」

蘇小嬌不敢抬頭看衆人，只把頭點了一點，委屈羞辱的淚水已汨汨而下。

唐功是何等人物，他一見他這位小女徒弟點頭，便立刻知道紀靖所說句句眞實，他只覺一陣寒氣透進體內，太陽穴青筋暴跳，他想不到他唐功自負一生，竟在他的眼下出了這等爲武林不恥的勾當。

唐功也不說話，也不想問什麼，微一運力，反手一掌，便把紀靖迎面打倒在地。

紀靖幾次欲爬起來，但完全辦不到，他的眼角、嘴角、鼻孔、耳朵均流出血來了。

唐功的功力何等厲害，他這一掌僅運了二成功力，否則，紀靖只怕便有十條命也非死不可，但這一掌竟未能立斃紀靖，唐功自己也感到驚奇，因爲當今武林中，能挨得起他二成內力的，只怕也不太多。

林仁正一聽紀靖之言，再一看蘇小嬌的神色，心中如遭刀切，恨不得一口吞了紀靖。蘇小嬌只配愛自己，她怎可以委身給紀靖這笨小子，至於這亂倫與否，這尚僅是其次。

這想法，在王元水、丁冷二人心中，也均莫不如此。

唐功對蘇小嬌卻懶得出手，只

是冷冷的「哼」了一聲，把臉轉向一邊。

誰也沒有出口替紀靖求情。

蘇小嬌見事已至此，知此生已再無望，便一改凄苦之態，冷靜得出奇，聲音冰冷的道：「弟子一步走錯，壞了本門名聲，弟子自會還本門清白便了。」

蘇小嬌知道她就算說出自己被逼服「淫藥」，師父與同門也絕不會輕恕她，只會更遭人鄙視，望她速死。

蘇小嬌咬一咬牙，忽然站起身來，反手一劍，便向自己的前胸刺去。

誰也沒有出手相救，就連一聲驚呼也沒有，人人均認定這是罪有應得。

紀靖本與蘇小嬌相距近丈，此時一見蘇小嬌拔劍，他身上潛伏的一種本能忽然湧出，身如利箭，疾掠而至，反手一伸，便把蘇小嬌的劍搶到手上。

林仁正也暗吃一驚，心道這小子當眞邪門，不但師父一掌不能把他立斃，而且在受傷極重之際，竟有如此意志，激發出比平日勝過十倍的功力？若容此人活在世上，青城派日後便非他姓林的一家獨尊了。

蘇小嬌見奪劍的人是紀靖，而並非自己最愛的大師哥林仁正，心中一酸，不由大哭出聲，轉身飛奔而去。

唐功見她死意甚決，倒也沒加攔阻，因若蘇小嬌自盡，那就更能洗刷青城派的受辱聲名。

紀靖一口眞氣耗盡，此時又跌翻倒地。

唐功對紀靖卻不客氣，他剛才一掌便欲立斃紀靖，只是他居然未死，唐功自重身份，便不再出第二掌。此時他哼了一聲，對林仁正道：「林仁正，這樣的畜牲還留他在此做甚麼？快帶去外面料理，也免汚了我此處清靜之地。」

林仁正應了一聲，向紀靖走過去。他恨透紀靖，竟比他先嚐了蘇小嬌這塊肥肉，因此他伸手抓起紀靖時，微一運力，已趁勢捏斷了他的兩根肋骨。

紀靖一口鮮血狂噴而出，但誰也沒對他有半點憐惜。

肋骨的疼痛，令紀靖清醒了，這時他才明白，比起青城派的名聲，他不過是一隻會說話的狗而已。

這發現卻把紀靖激怒了，心道我是人，絕非會說話的狗，總有一日要讓你青城派的人明白這點。

他因此拚命警告自己，絕不能昏過去，一定要挺住活下去，否則他就永遠無法證明這一點！

此時林仁正已把他提到山崖邊，紀靖深知他立刻就會把自己拋下去，化作一堆肉泥了。他絕不甘心，便忽然道：「師父，我有辱師門，對不住你老人家，我也無可補救，就把剛得的一件寶貝獻給你，也算弟子對師父的報答。」

林仁正正要下手，聽他這麼一說，不由心動，便冷冷的道：「什麼寶貝？」

紀靖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包，緩緩打開，忽地露出兩棵櫻桃大小紅光閃爍的小球。

林仁正一見，心中便大動，暗道這果然是鮮有的寶貝。

他連忙一手搶了過去，一股幽香撲鼻而上，他禁不住湊近鼻子一聞，頓感不妙，一個「毒」字尚未出口，人便翻倒地上。

紀靖把兩小球收好，喃喃的道：「師父！對不起了，出於無奈，我不能不出此一着。」

原來這小紅丸是紀靖在尋找食物時發現的，與小紅丸在一處，尚有一種小黑丸，恰恰是小紅丸的解藥，紀靖另有小黑丸藏在身上，他自然沒事。

紀靖深潛的意志替他的殘軀帶來生機，他把鑽心的苦痛，化作一陣風，拚命的讓它吹到一邊去。

他知道必須盡快離開此地，否則，他決無再生存的可能了。

他開始爬動，順斜坡慢慢滾下去，一會後，他就慢慢爬了起來，居然可以走動了，他的體能非常奇特，越是苦難，他的意志似乎就越能發揮最大的潛力。

紀靖要找一個藏身之所，躲過師門的追殺，他要活下去，因爲他要尋找師叔蘇小嬌，因爲她已是他心中最親的人了。

就在此時，他聽到後面有人說話的聲音：「大師兄被那畜牲害了。」

紀靖聽出這是二師叔王元水的聲音，若被他發覺，他便十條生命也沒有了。

紀靖咬一咬牙，便向前拚命跑了幾步，但力不從心，上身和下身似向兩面擴張，五臟六腑全被扯斷了，腦中天旋地轉，身子倒了下去，旋即又滾下山澗，毫無聲息了。

此時，在對面的澗邊，有三條人影一掠而過，紀靖下墜山澗的速度太快，這三人只能見到遠處灰影一晃。

「鷹沉澗底，想必有獵物收穫了。」右面的一條紫衣大漢提聲道。

「文兄眼花了吧？鷹若搜獵，必先盤旋，那有一沉即降道理。」左面一名白衣上綉茶花的中年秀士微嘲道：「蘇公公法眼超人，可作鑒證。」

「蘇公公」陰陽怪氣的笑道：「若蘇某所看不差，沉入澗底乃人而非鷹，但不久也必成鷹之獵物。」

「文兄」道：「蘇公公打算下澗救人麼？」

「蘇公公」怪笑道：「蘇某只有興趣殺人，這救人一事，或許赤兄有興趣。」

「赤兄」大笑道：「江湖中人，誰不知白衣秀士赤陽陰狠惡毒？若赤某亦有救人之心，那太陽亦會從西面出來了。」

「文兄」大笑道：「是極！是極！天下人多如牛毛，若人人皆救，那霍大人的密令，就不必交代我等三人了，不管他，不管他，幹大事要緊。」

這三人便是當今攝政大臣霍光的心腹死士，「蘇公公」名蘇陰陽，太監出身，但未完全淨身，名副其實的陰陽人，精於「摧心掌」。

「赤兄」內侍出身，原是江湖人，爲霍光收攏，一雙「赤焰掌」所向無敵，內家功力更登峯造極，全名叫赤陽。

「文兄」姓文名不舉，以外家功力著稱，「鐵砂掌」不知斃了多少武林人士。

三人合稱「宮廷三絕掌」，此刻三人聯袂而出，顯然事非尋常。

三人邊說邊向前飛掠，眨眼便越過紀靖失足摔下的山澗，紀靖的生死，根本就不在三人的心上。

三人的目的地是五里外的君陽城。

三人均是宮中頂尖高手，輕功絕佳，不消片刻工夫，君陽城便已在三人眼前。

* * *

富麗豪華、氣派非凡的君陽城君陽府，此刻正騰起一片歡聲笑語。

拔地而起的飛龍閣裏，坐了許多本地有名的官員和豪富。閣的四檐掛着不少青銅鈴，風起處，叮噹有聲。

飛龍閣的東北角是一個大池塘，流水淙淙，塘裏荷花如嬌兒幼女，爭麗鬥妍，美麗之極，磚地小路曲徑通幽，花深房靜，小院毗連成環，曲廊逶迤，猶如玉帶扣接。

「飛龍閣」的西北角，是君陽府的主人吳剛，官居君陽都指揮使，執掌君陽的軍政大權，地位顯赫。

這時吳剛正慶賀他自己四十壽辰，他剛送走兩名同級的同僚，便突接傳報，「宮廷三絕掌」聯袂駕臨。

對於朝廷派下來的「三絕掌」，吳剛心中有點不安，因爲他深知三人在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武功又極高，等閒之事，決不用三人一齊出馬。

吳剛沉吟之際，從外面走進一位中年男子，一身黑衣，臂長掌大，骨節分明，氣色沉而不露，是一位江湖少見的太極高手，他姓陳名文仲，是吳剛的長子吳正的武師。

陳文仲走過來，對吳剛道：「上面來人快到了，不如讓外面的人速速離去，免被抓住任何不利的口實。」

吳剛沉吟道：「蘇陰陽親自駕臨，看來來頭不小啊，陳師傅以爲彼等有何來意？」

陳文仲微笑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以靜制動，此乃太極拳的要旨。」

吳剛恍然悟道：「不錯，以太極拳法應對可也，陳師父請去佈置一切。」

陳文仲走了出去，一會外面的喧嚷便停止了。

片刻，一名侍衛進來稟報，說皇上的欽差駕到。

吳剛整裝出迎，剛走出大堂，外面便走進三人，正是蘇陰陽、赤陽、文不舉三人。

吳剛上前施禮，陪笑道：「宮廷三絕掌駕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蘇陰陽等三人抱拳，以江湖禮數回敬。

吳剛作了一個讓坐的手勢。

三人進大堂坐下，馬上有人獻上茶來。

吳剛道：「蘇公公，有甚麼大事要勞動你老親自下來？」

蘇陰陽陰笑一聲，道：「皇上聽聞江湖中有人欲勾結叛逆太子劉據餘孽作反，龍顏大怒，定要吾等三人下來，務必把太子黨餘孽一網打盡。」

吳剛坦然一笑，道：「皇上年幼，恐怕蘇公公乃奉霍大人之命而行吧？況且太子劉據父子已死，餘孽成得什麼氣候？竟要勞動蘇公公親自出手？」

蘇陰陽怪笑道：「吳大人所言差矣，霍大人身爲攝政大臣，乃受先帝所托，他所做一切，不外爲皇上着想，吳大人切勿等閒視之，自招麻煩。」

吳剛心中一凜，忙拱手道：「蘇公公有何見教，下官洗耳恭聽。」

蘇陰陽嘿嘿一笑，降低聲調，陰沉的道：「吳大人，皇上有密旨在此，要你與吾等同心合力，剿滅太子黨餘孽。」

吳剛一聽，不敢不答應，忙欠身道：「蘇公公有何差遣，下官莫敢不從。」

蘇陰陽這才點頭微笑道：「好，很好，此事關係重大，霍大人特別交代，務必要嚴守秘密，悄悄行事，否則把叛逆驚動，便很難斬草除根，吳大人想必深明此理。」

吳剛忙點頭稱是，稍停又問道

：「蘇公公此行有眉目了麼？」

蘇陰陽陰森一笑，道：「蘇某素聞距君陽城不遠有座青城山，山上有個青城派，當年青城派曾收留了一位名叫紀靖的孤兒，此事便當從青城派入手了。」

吳剛一聽，心中不由一凜，因為青城山屬君陽府治轄，若青城派與太子黨有牽連，那他這君陽都指揮使便難脫管治不力的罪名了。

吳剛忙道：「這名紀靖的孤兒，大概並非太子劉據的人吧？」

蘇陰陽微微冷笑道：「吳大人有所不知，這名紀靖的孤兒，其實大有來頭，據密探所報，紀靖乃朝廷欽犯朱安世女兒朱蝶兒的私生子，至於這名私生子為甚麼姓紀，那就更匪夷所思，駭人聽聞。」

吳剛一聽，不由吃驚道：「朱安世乃十多年前被先皇追殺的欽犯，與太子一黨大有淵源，若紀靖是他的外孫，便有太子黨餘孽之嫌了，果然不可等閒視之。」

蘇陰陽怪笑一聲，道：「若是大人知道，這紀靖有可能是楚霸王項羽的表侄孫，那就更認定不可等閒視之了。」

吳剛駭然道：「楚霸王項羽與先太祖劉邦爭霸，已是百年前事，項羽的表親輩亦已近百歲年紀，為何竟與朱安世的女兒朱蝶兒產下孽子，這豈非跡近神話故事麼？」

蘇陰陽微笑道：「是否神話，暫時無法查證，但朱蝶兒曾產下一私生子，而且與項羽表弟紀無希同姓，卻是千眞萬確之事，因此朝廷對此異常重視，務必斬草除根，不留後患。」

吳剛張口結舌，不能言語，百年前的人物，竟有遺腹子降世，單是這點，便足令人駭然了。

此時「赤焰掌」赤陽插口道：「項羽的表弟紀無希，當年號稱『霸王神劍』，天下無敵，若他出面助項羽，天下只怕便歸楚霸王了，因此絕不可等閒視之。」

「鐵砂掌」文不舉粗聲道：「雖然如此，亦不能證實紀靖便是紀無希的遺腹子，當今世上，姓紀的不知凡幾，卻如何分辨？」

吳剛一聽，不由點頭道：「文兄所言有理，蘇公公有何高見？」

蘇陰陽陰森一笑，沉聲道：「朝廷之意，便是要把江湖中所有姓紀的武林人物殺光、滅絕，就算分辨不清，可不問年齡長幼，凡姓紀的殺毋赦，為了朝廷的千秋大業，多殺幾人，有何要緊，不過殺人之時，不可暴露官家身份，只以江湖人物的身份行事，或暗殺，或挑起武林仇殺，手段大可從權施展。」

吳剛一聽，便知是攝政大臣霍光，為鞏固自己的權力使出的絕招，用心也未免兇殘狠毒了點，但霍光此時權傾天下，他身為攝政大臣，他的話比聖旨更厲害十倍，因此也不敢表示任何的疑慮。

蘇公公卻不放過吳剛，盯着他道：「如何下手，我想聽聽吳大人的高見。」

吳剛無奈道：「據下官所知，君陽城地域，武林人士中姓紀的並不多，只有在茅山腳下，有一個叫紀大力的，未知可否先從他下手？」

蘇陰陽點點頭道：「很好，但不可限於一面，宜從多處入手。」

吳剛沉吟道：「紀大力雖是武林人物，但與那個姓紀的餘孽關係似乎不大，只要打發了便了，赤大俠、文大俠二人完全可以勝任，下官與犬子連同蘇公公，可四出打探，再由下官武師陳文仲隻身入江湖，或許能摸到有用的線索。」

蘇陰陽一聽，眼神一亮，道：「是否那位太極高手陳文仲？」

吳剛道：「正是陳文仲。」

蘇陰陽笑道：「吳大人，想不到你手下竟有這等高手，快請出來相見。」

吳剛傳話出去，一會陳文仲來到跟前，雙手一抱拳，道：「陳文仲參見蘇公公。」

蘇陰陽哈哈大笑道：「陳大俠，不必客氣，聽說你的太極之術，已達神化境地，今日相見，乃蘇某之幸。」

陳文仲笑道：「公公言重了，文仲不過粗野之人，怎敢在公公面前班門弄斧？」他轉過身，又向文不舉、赤陽客氣一番，這才在文不舉身邊的椅上坐下。

陳文仲剛坐下，文不舉的鐵砂掌便一掌拍下，他這是有心相試陳文仲的功力，因此只用了二成內力。

陳文仲料不到他有此一着，因此不及閃避，坦然受了這一掌。

只見陳文仲的肩頭一顫，自動向外一抖，文不舉的手掌便被彈到一邊去了。

文不舉但覺猶如拍在一團柔和旋動的內勁上，剛一沾身，便被彈了出來，他自己的內力也被化解，變了方向，根本達不到陳文仲的身上。

文不舉在三絕掌中是最坦率的一個，他一試之下，便心生佩服，連聲讚道：「好！好！文仲兄果然是『一羽不能加，蚊蠅不能落』的太極絕境，文某佩服，佩服！」

蘇陰陽也暗吃一驚，心道此人已達以靜制動的上乘境界，不可小覷，他呵呵一笑，道：「當眞天生奇才，人傑地靈，萬歲的臣民中，有陳大俠這等人才，還愁江山不穩麼？」

吳剛微笑道：「文仲兄的神技，下官也所見不多。」

衆人言談間，忽然傳來一陣琴音，其聲如和風細雨、柔揚婉轉，忽爾又似高山流水，奔湧而下，再一個急轉，卻如情侶耳語，蕩人心曲。

衆人一怔，皆認此乃天外之音。

蘇陰陽身屬陰陽，卻喜歡賣弄自己的風雅，他一聽便眼珠一轉，向吳剛笑問道：「吳大人，這彈琴之人，到底是誰家子弟？」

吳剛心中一驚，他自己也是第一次聽聞女兒所彈琴音，竟如此迷人，不料卻落入蘇陰陽這個不男不女的陰陽人耳中，這便禍福難料，心中不由大感為難。

蘇陰陽見吳剛沉吟不語，又道：「此人彈琴所傳之音，正預兆此行大功將成，倒要向此人面謝一聲，吳大人何必吝嗇？」

赤陽亦加口道：「此音實乃得自天外，正是神佑的佐證，吳大人，你可不能推辭。」

吳剛無奈，只好傳話進去，着彈琴的女兒吳小欣和兒子吳正，一同出來拜見各位大人。

一會後，吳剛的一雙兒女便從外面進來，蘇陰陽等三人一見，不由一陣目瞪口呆。

只見吳小欣亭亭玉立，一身天藍綢衫略為帶紫，猶如雪中息影，臉如皓月之清純，目似秋水之泓深，眉似春山綿綿，似情非情，似怨非怨，婀娜絕色，人間少見。

吳剛的兒子吳正，雖亦一表人才，但與吳小欣相較，在衆人眼中，竟失了任何光采。

蘇陰陽等三人目不轉睛，盯着吳小欣，猶如盯着一塊極欲入口的肥美之肉。

吳小欣卻神態從容，向蘇陰陽等施了一禮，便站到一旁，正眼也不瞧蘇陰陽。

蘇陰陽身屬陰陽人，因此最恨女人輕視他，吳小欣清高冷傲，他如何容忍得下？他心中一陣惱怒，暗道這丫頭不知天高地厚，恃才傲物，敢視蘇某如無物，總有一天，要你跪在我的腳下向我哀求。

赤陽卻被吳小欣的美色迷至神魂顛倒，色迷迷的盯着吳小欣，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肚子裏去。

蘇陰陽深知赤陽見了女人不要命的德性，怕他鬧起來壞了此行的大事，便抑住心中的不快，揮手示意吳小欣離去。

吳剛忙向女兒微一點頭，吳小欣趁機輕快的走了。

吳剛不敢令蘇陰陽過份難堪，便吩咐備酒，着實招呼了蘇陰陽等三人一番。

蘇陰陽等直喝得酩酊大醉，這才各自返房歇息。

吳剛僅有二分酒意，他不敢喝醉，因為他深知女兒今日露面，已種下禍根，蘇陰陽等均是好色奇淫之徒，女兒這等美色落入彼等眼中，他們還有好心的念頭麼？

吳剛把女兒叫到他的書房，着她今晚與娘親同睡，又吩咐陳文仲嚴密監視蘇陰陽、赤陽等人的行動。

蘇陰陽卻極工心計，他惱恨吳小欣，但決不會立刻報復，隱忍而不發，相反更擔心赤陽好色亂性，壞了大事，因此暗中下令文不舉，要他留意赤陽的舉動，不許有任何越軌行為。

但赤陽卻也不傻，深知在君陽府內輕舉妄動，無疑是嫌命長了，他雖然已發誓一定要把吳小欣弄到手，但不想在君陽府內動手，他不想因為女人而掉了腦袋。

因此這一晚平靜過去，第二天一早，各人就分頭行事去了。

文不舉、赤陽二人，奉蘇公公之命，騎馬直奔三十里外的茅山腳下。

一路無話，不久便趕到一條大河邊，河面甚寬，水流湍急，兩人眼見決難涉水而過，便只好下馬，沿河岸走了一陣。

這時，從上游的葦叢中，划出了一條小船，船上一位身穿粗布衣的老艄公，頭戴草笠，臉色黝黑，一副在水上飽歷風霜的模樣。

老艄公用篙撐了幾下，船像魚兒一樣，劃破水面，疾駛而來。

赤陽大叫道：「老頭兒，快划過來，我等要渡河。」

老艄公把船靠岸，瞥了赤陽一眼，便道：「這船只裝一人一馬，多一個也不行。」

赤陽眼見船小，委實裝不下兩人兩馬，便只好自己先行牽馬下船。

老艄公道：「渡一船一兩銀，先付錢後渡船。」

赤陽怒道：「老傢伙，欲敲竹槓麼？」

老艄公呵呵一笑道：「水急浪高，今日渡船，銀兩特高，渡與不渡，任由尊便。」

赤陽惱怒，欲發作又怕沒了渡船渡不過岸，文不舉卻不耐煩的掏出二兩碎銀，扔給老頭，道：「囉嗦什麼，快開船吧。」

老艄公不再說話，長篙一點，小船離了岸，箭兒一般，駛向對岸。

先渡了文不舉，再來渡赤陽。

到了河中央，老艄公長篙忽然疾速一點，快如閃電，赤陽猝不及防，長篙的來勢又太快，根本不似老艄公所發，肩頭被長篙一點，赤陽立身不穩，竟一頭栽到河裡。

老艄公用長篙一挑馬肚，馬也翻身落水。

老艄公精光閃閃，哈哈大笑道：「小子出言無禮，先教你嚐嚐河水的味道。」

赤陽水性不差，他欲攀上船，但老艄公的長篙迎面點來，他急忙閃頭。老艄公的長篙一沉，劈、挑、點、刺、掃，如長槍在手，厲害無比。

赤陽自知不敵，不由破口大罵道：「老匹夫，爲何暗算人？」

老艄公哈哈一笑，道：「單看你一雙赤焰掌，便知你必是赤陽這小子無疑，你遇老不尊，出口傷人，喝幾口河水也算便宜你了。」

赤陽自知在水中不敵，他一面游向岸邊，一面大罵道：「老匹夫，你敢報上名來麼？赤某定不饒你。」

老艄公呵呵大笑，一捋長鬚，道：「無知小輩，坐井觀天，不知天高地大，老夫坐不改姓，河神紀聖是也，你連老夫也不識，足證狂妄自大，可笑之極。」

赤陽氣得半死，但他亦知河神紀聖的名頭，在水上根本不是他的敵手，便怒道：「紀聖老兒，你敢上岸與赤某過招麼？」

紀聖不屑的一笑道：「無知小輩，憑你還不配與老夫動手，你好好在水裏玩吧，老夫失陪了。」

紀聖說着，長篙一點，小船疾速掠入葦叢，片刻不見影踪。

赤陽有氣無處發，有力無法使，氣得連聲咒罵，又見岸上文不學臉上含笑，知他必在暗笑自己，氣得便連他也咒罵起來。

文不學卻詐作不聞，任赤陽自狂自罵。

赤陽爬上岸來，渾身盡濕，落湯雞似的，狼狽之極。

此時從上游方向走來一位高瘦的紫袍老者，頭戴青帽，像個鄉間的員外，目光柔和清澈，帶幾分笑意，兩手倒背，極爲悠閒。

赤陽見他這副模樣，心中便大怒，破口大罵道：「老雜種，敢笑大爺，不想活了麼？」赤陽自恃是攝政大臣霍光的心腹，心道隨手殺個人算什麼，正好趁機消口惡氣。

老者一聽，笑意立凝，目中精光一閃，射向赤陽。

赤陽此時急怒攻心，也不加細辨老者來歷，飛撲過去，向老者的腦門一掌拍去。赤陽號稱宮廷三絕掌，他的「赤焰掌」若拍中了，便連石頭也會粉碎，何況是人的腦袋。

紫袍老者冷哼一聲，身子閃電般向右一閃，恰恰避開赤陽的一掌，同時左手隨勢向赤陽的左頰抽去。

電光疾閃間，只聽「啪」的一聲，赤陽竟被一掌抽出丈遠，摔在地上，左頰青紫，腫了起來，牙齒也被打掉兩顆。

赤陽吐了一口血，翻身躍起。

文不學在一旁亦大吃一驚，心道紫袍老者是何方高人，竟一招打倒赤陽，當今世上誰有如此功力？

文不學吃驚了一會，腦中一閃，想起一個人來，不由神色一凜，陪笑道：「前輩可是紫袍客？」

紫袍老者瞥了文不學一眼，「嗯」了一聲，隨又目注赤陽斥道：「赤陽！你自恃朝廷中人，敢狂妄如此，若非念在你尚無大錯，老夫這一掌就把你廢了。」

赤陽這才想起，江湖中曾有「寧見鬼怪，亦不見紫袍客」的傳聞，而眼前此人竟是紫袍客，他今日當眞是吃虧吃到家了，他自知決非紫袍客的對手，便擦擦嘴角的血跡，勉強擠出一絲乾笑，道：「原來是紫袍老前輩，赤陽失敬得罪了。」

紫袍客冷哼一聲，再不發話，向下游走了下去，對赤陽的惱恨，竟似不屑一顧。

赤陽幾乎氣炸了，他抬頭又見文不學似笑非笑的盯着他，十足是看他鬧笑話的模樣，心中不由恨得咬牙道：「哼！走着瞧，老子非要你亦出一次醜不可。」

兩人無話，各自策馬向前飛奔。

不一會奔上一個山崗，赤陽停了下來，尋機會出口惡氣。

突地，從北山腳下，兩條人影飛奔而來，到了山坡上，才看清楚，原來是一瘦一胖的兩條漢子，身手不凡，顯然武功不弱。

赤陽心中一動，便把馬腹一夾，躍前一步，趁勢以一指彈石，擊向文不學的座騎。

那馬吃驚，向前一縱，剛好堵住掠來的兩大漢的去路。

那瘦漢登時破口大罵道：「王八蛋，瞎了眼啦，敢擋大爺的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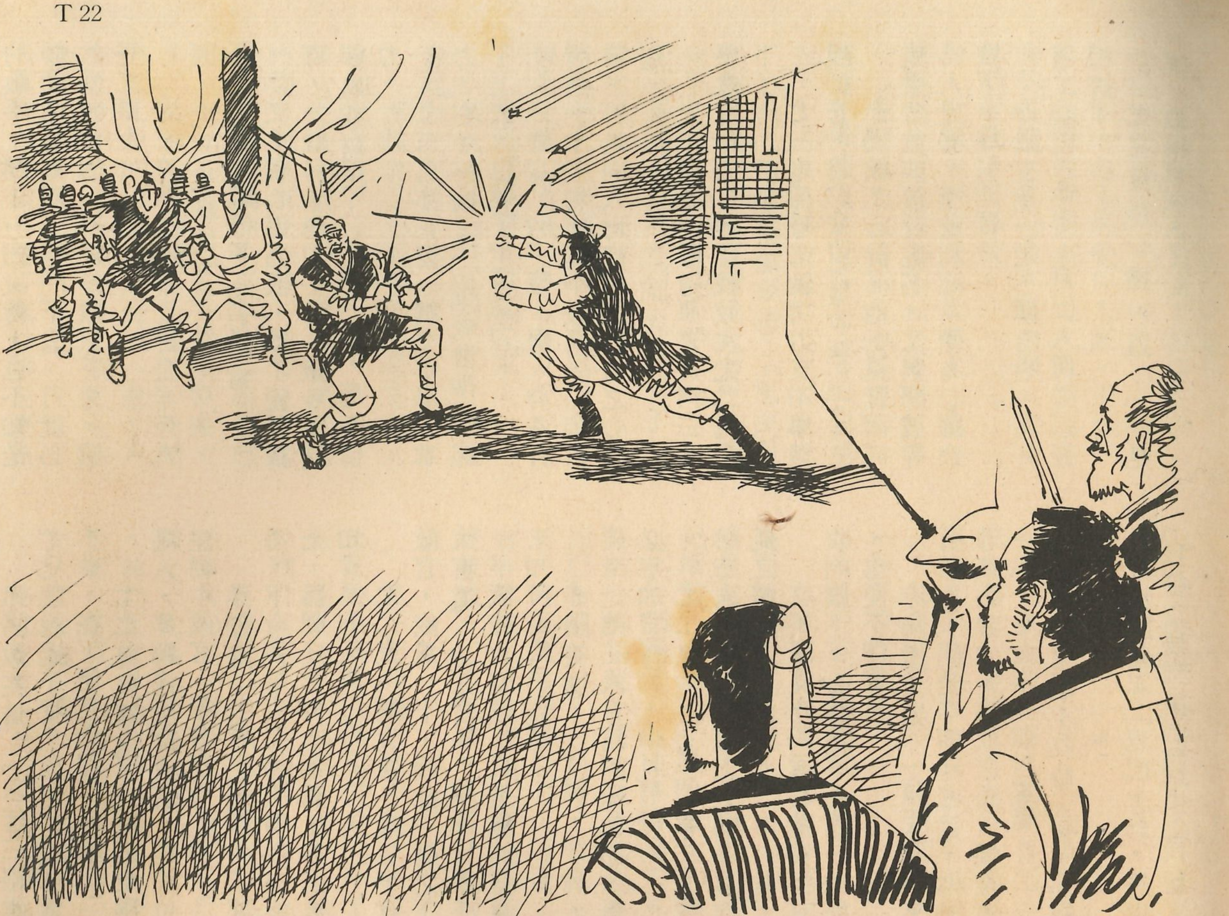
文不學無意被罵，他也是火爆脾性，被人大罵，那能忍受，當即從馬上躍起，一個「餓虎撲羊」，便向那瘦漢打去，嘴裏罵道：「你敢罵我，去死吧！」

那人身手也不弱，並不躲開，一個「撩陰腿」，便向文不學踢去，這一腳攻人不得不守之處，快、狠、毒之極。

文不學不敢大意，一個「瓜田切瓜」，以掌成刀，劈向那人的足踝。

那瘦漢併指如戟，一招「二龍戲珠」，戳向文不學的雙目，正是攻其不得不救之處。

文不學心中不由暗暗稱奇，心道幾年不入江湖，豈料又出了不少高手了。



林仁正一劍逼得對方招架不住。

他一時性起，大喝一聲，一招「老君搖扇」，左手向左一撥，右手一記成名絕學鐵砂掌便向瘦漢拍去。

那瘦漢知道厲害，但欲躲已然不及，無奈亦反手一掌，向文不學拍去，竟是一種同歸於盡的打法。

文不學心中暗笑道臭小子，老子豈會與你同一想法，他身形微閃，右掌依然擊下，只是力度已減了幾成。

那瘦漢突感督脈的靈台穴注入一股熱流，瞬間變成一股強大的內勁，他劈出的掌，也不由自主的加快了一倍。因此後發先至，一掌拍中文不學的右臉。

文不學的鐵砂掌未得手，身子便被擊飛一丈以外，直打得他眼冒金星，幾乎爬不起來，扎掙幾下，才總算站穩腳根。

那瘦漢不料自己一掌得手，卻怔住了，赤陽此時一式「猛虎下山」，飛撲過去，從背後向他偷襲，另一名矮胖漢子大叫一聲，欲救不及，瘦漢子被赤陽擊中一掌，一個觔斗，摔出丈遠。

赤陽身子一旋，飄落在一旁，含笑不語，心中的惡氣頓時洩去。

原來那瘦漢的功夫比文不學稍遜幾分，在剛才決勝的相接時，赤陽知他遲早必然敗下陣來，赤陽把自己的內力隔空注入瘦漢身上，令他突出奇兵，擊敗文不學。赤陽又趁機一掌拍倒瘦漢，顯得他比文不學強多了。

文不學這一掌雖然拍中那瘦漢，但他已耗內力，因此這一掌力度不足，瘦漢並未受傷，摔了一下，便一躍而起，大罵赤陽道：「龜孫子背後偷襲，算什麼英雄好漢。」

赤陽嘿嘿一笑，道：「你小子狐假虎威，還敢逞英雄？」

瘦漢一時語塞，因爲他自然知道剛才若非有人暗中以內力助他，他早就敗在文不學的手上了。

文不學受辱，心中怒極，他暗暗調息了一陣，便氣恨得大叫道：「小子，有種的，再與大爺戰三百招。」

瘦漢剛欲上前，那矮胖漢子已一躍上前，道：「二哥，你先歇歇，由我老三來收拾他，替你出口惡氣，黃河三鬼怕了誰了？」

他這一說，便無疑自亮名號。

文不學心中更惱怒，心道黃河三鬼雖也算成名人物，但怎會一掌把老子擊倒。」

矮胖漢子正是黃河三鬼中的老三尤三鬼，他雖然是老三，但卻是三鬼中武功最厲害的一個，他看見尤二鬼亦把文不學擊倒，一時技癢，便挺身上前，替下尤二鬼，自己出出風頭。

尤二鬼心中自知決不是文不學

的敵手，剛才一招險勝，也不知是神助還是鬼助，再鬥下去，可就必然當衆出醜，樂得趁機退下來，讓老三頂上。

尤三鬼與文不舉正好是半斤八兩，尤三鬼練的亦是外家功夫，「金剛掌」與鐵砂掌」功力相當。

文不舉心懷惱恨，出手便是狠毒，一個弓步向前一靠，鐵砂掌隨即向前劈出，又狠又猛，毫不留力。

尤三鬼亦正要一試文不舉的掌力，右手一掄，一招「老僧推門」迎了上去，也運了十成功力。

只聽「砰」的一聲，兩人均各自震退一步，均感掌中發麻，心肺抖顫，於是兩人均把輕視對方之心收起。

文不舉心中暗道原來黃河三鬼果然有斤兩，難怪我敗在尤二鬼手下了。

尤三鬼卻暗道論功力文不舉與我相若，怎的會敗在老二手上？

赤陽較工心計，他一見黃河三鬼果然並非浪得虛名，又素聞彼等爲人兇邪，極重利祿，便有心羅致旗下，爲朝廷賣命。

赤陽主意一定，便哈哈一笑，道：「兩位住手，自己人何必以死相拚！」

尤三鬼頭一揚，道：「你是誰？敢稱自家人？」

赤陽微笑道：「宮廷三絕掌，尤兄聽說過了吧？他便是鐵砂掌文不舉，在下便是赤焰掌赤陽。」

尤二鬼驚喜道：「原來是兩位高人，早聽過兩位大名，但兩位既在朝中做官，怎會涉足江湖？」

赤陽道：「皇上聖明，求才若渴，下令我等入江湖去尋找奇能異士，爲朝廷效力，尊駕兄弟三人未知肯爲朝廷賣力否？」

尤二鬼一聽大喜，他老早就欲做官，威風一下，因此一聽之下，大喜道：「赤陽兄，我等兄弟三人，早欲報效朝廷，只是無路晉見，未知可否代爲引進？」

赤陽笑道：「好說，好說，只要令兄弟三人肯爲朝廷效力，皇上必定加官晉爵，指日可待。」

尤二鬼道：「這個當然，我兄弟三人必定先替皇上立功，以作晉見之禮。」

文不舉見赤陽有心把黃河三鬼收納旗下，心想這不失爲一着好棋，也便不作聲。

赤陽微笑道：「目下我與文兄所做的，便是奉朝廷密旨，你與我等齊心合力，事成之後，便是大功一件，皇上必然加封賞賜。」

尤二鬼逼不及待，道：「請赤陽兄吩咐！」

赤陽見尤二鬼已上釣，笑道：「我等正要到茅山腳下，找紀大力追尋線索，這便一齊上路吧！」

尤三鬼卻猶豫道：「赤陽兄，爲朝廷效力，加官晉爵，自然好極，但目下我等有點急事要辦，可否稍後再與兄台二人會合？」

赤陽道：「尤兄有何急事？」

尤三鬼道：「我等兄弟三人，從來一齊行事，不會分開，但日前老大上了青城山，至今一直未歸，令人擔心，因此急欲前去查看。」

赤陽一聽尤大鬼上了青城山，想起蘇陰陽透露的那青城派的線索，心中一動，便詐作不懂，故意道：「老大上青城山作甚麼？青城山有甚麼大門派？」

尤三鬼道：「青城山自然是青城派的老巢啦。」

赤陽眼珠一轉，道：「青城派誰是掌門？」

尤三鬼道：「青城派的掌門人已由開山祖師青城一老，傳給他的大弟子林仁正，因此目下的青城派掌門，人人只知林仁正，而不提青城老人了。」

赤陽見尤三鬼對青城派的事如數家珍，知他與青城派必大有淵源，便忙追問一句道：「未知林仁正有幾位門人？」

尤三鬼道：「林仁正有四位弟子，一個是他兒子，一個是他女兒，另外兩位弟子，一叫蘇英傑，另一個麼，據說原來是一名棄嬰……」

赤陽心中一凜，忙道：「這名棄嬰姓甚名誰？」

尤三鬼微吃一驚，心道這姓赤的如此緊張幹麼？但也不便隱瞞，便道：「這名棄嬰後來便是林仁正的大弟子，不過聽說是最不濟的弟子，他姓紀名靖，在江湖中寂寂無名！」尤三鬼怕赤陽過於重視青城派的人，因此便特別加了一句，以示輕視之意。

誰知尤三鬼和文不舉一聽「紀靖」二字，均似被雷擊似的一抖，似乎因此尋到一條極有用的重大線索。

赤陽沉住氣，若無其事的道：「原來如此，那不如一齊先上茅山，然後我二人陪你等上一趟青城山如何？」

尤三鬼見赤陽肯援手，他正擔心老大會在青城山出事，便正合意，道：「如此也好，那就先上茅山便了，反正茅山距青城山不外十里路程。」

四人再無異議，便捨馬不用，以免招搖惹人注目，四人展開輕功，向茅山掠去。

＊　＊　＊

四人的輕功均甚佳，不一會便已掠到茅山腳下。

茅山的南面，猶如神劈，石壁峭拔插雲，直上直下，險峻非常。

在山腳西面，住了數戶人家，多以狩獵爲生。

四人走入那幾戶人家，正好一位老頭從家中出來，尤三鬼便向他含笑探問道：「老人家，紀大力在那戶居住？」

老頭老眼昏花，瞧了尤三鬼一眼，道：「你是紀大力何人？」

尤三鬼未及答話，赤陽已接口道：「是朋友，多年不見的好朋友。」

老人這才搖搖頭道：「原來是有朋自遠方來，可惜紀大力已出門去了。」

赤陽忙道：「紀大力去了何處？」

老人想了一陣，這才道：「好像是什麼山……」

赤陽皺眉道：「什麼山？」

老人道：「啊，對了，好像是青城山。」

赤陽道：「他走了，還有家人在此麼？」

老人搖頭道：「他根本連親也沒娶，何來家人？他一把年紀，卻終日跳跳蹦蹦的，也不知幹些什麼了。」

赤陽知再難問出什麼了，便問明紀大力的居所，走過去一看，人去屋空，一片荒涼冷清，顯然是許久沒住人了。

四人沒法，只好先行闖上青城山，到底「紀靖」這條線索，比「紀大力」重要得多。

＊　＊　＊

青城派的丁冷、王元水等人，見師兄去清理紀靖，卻不見回來，怕生變故，便跑出來查看，但那裏還有人影？

二人頓感不妙，回去集齊諸人，四下尋找起來。

終於在山崖邊找到林仁正。

林月花尚未走到爹爹身邊就失聲哭了起來，王元水心中大驚，暗道是誰如此快便把師兄殺害了？而紀靖又到那兒去了？

他們到了近前用手一探，林仁正的心仍在跳，原來只是昏迷不醒而已。

衆人這才稍微放心，呼喚了一會，林仁正依然毫無反應，無奈只好先放下紀靖之事，把林仁正抱回去。

這下子驚動了門中諸人，連林仁正的夫人朱月香也慌亂的跑了出來，這是一位年約三十的中年美婦，雙目如電，蕩人心魄。

青城派的開山祖師青城一老唐功命人捧了一碗清水，潑到林仁正臉上，又用指力在他的印堂穴一點，林仁正這才猛地睜開眼皮，翻身坐起，叫道：「紀靖那畜牲呢？」

衆人皆搖頭。

林仁正大罵道：「我一時不察，上了這畜牲的當，被他逃脫，他身負重傷，必逃不遠，快追他回來，把他碎屍萬段。」

林俊明等弟子聽了林仁正的話，皆憤怒之極，紀靖這小子竟敢欺師滅祖，當眞罪無可恕，於是立刻一擁而出，追捕紀靖。

林仁正正欲追出去，忽地只覺長强穴一跳，猶如溶化似地，一股熱流順督脈而上，連破玉枕、百會、膻中等玄關，再歸回丹田，片刻間竟九重三廈，到達內功十二層玉樓之境。

原來這是那「小紅丸」之功，他之所以昏迷，那是藥力太烈，他的內力一時按捺不住之故，這一下子林仁正的功力，便足以與青城一老相若了。

朱月香見林仁正神色有異，便料到他必定碰上什麼奇緣，忙道：「正哥，因何這般得意了？」

林仁正不想暴露自己因紀靖帶來的奇遇，便忙一笑掩飾道：「沒什麼，我只是覺得，這紀靖當眞愚蠢之極，爲甚麼不趁我昏迷之際，一劍把我殺了？也好少了一個日後殺他的人！」

朱月香深知林仁正的心性，自然知他言不由衷，便反感的道：「有話不說，還算十多年夫妻麼？」

林仁正決定不肯承認，哈哈一笑，詐作聽不到朱月香的不滿。

青城一老唐功卻沒有留意，他正在閉目養神，青城派出了紀靖這個逆徒，令他心中極不好受，傳將出去，青城派顏面何存？

就在此時，紀大力卻走了進來。

林仁正故作大方，對紀靖之事絕口不提。原來當日是紀大力先發現紀靖，把他送上青城派，求林仁正收留他爲徒的。

紀大力已風聞紀靖在青城派出了事，因此便連忙火速趕來了。

紀大力與林仁正寒暄幾句，便道：「林兄，紀靖這孩子如此不長進，不如由紀某帶他走吧？」

林仁正長歎一聲道：「紀老弟，我與你多年摯交，這才收留了他，不料他竟姦污師叔，又欲殺我，幸而我中毒不深，蒙師父相救，這才活下命來！」

紀大力一聽，登時呆了，姦師叔、殺師父，這是何等的大罪？他就算是紀靖的親父，也絕不能再袒護他了。

紀大力咬牙道：「這畜牲在那裏？」

林仁正道：「他對我下了毒，就逃了，師弟們已派人去追，也不知追到沒有。」

紀大力恨恨道：「當日我見他身上有字條，寫明姓氏，念他與我同宗，才把他送上青城山，不料他

喪心病狂如此，我碰上他，必把他碎屍萬段，替林兄你清理門戶。」

林仁正不理紀大力內疚，又歎氣道：「他一死事小，但青城派的聲名，卻被他蒙污了。」

紀大力無言以對，他心中一直把紀靖視作義子，原希望他長進做人，自己也有面子，這時卻被當犯人似的受青城派審判，他心中簡直比殺了他更難過。

這時尋找紀靖的人紛紛而回，均說找遍了青城山地域，也沒發現紀靖的影踪。

林月花恨恨的盯了紀大力一眼，沒好氣的道：「我早就知道紀靖不是好東西，他的賊眼，直盯着人家的胸口不放……」

林仁正此時「哼」了一聲。

林月花這才發覺自己說得太露骨了，不由臉上一紅，不再說話。

紀大力此時猶如坐上針氈，忙道：「林兄，我對不起青城派，這就去抓他回來，還你們一個公道，告辭了。」

林仁正也不挽留，任由紀大力惱怒而去。

青城一老唐功道：「紀靖身受重傷，很難逃遠，除非在你昏迷之際，有人把他救走，是誰救走他，不會是紀大力嗎？」

林仁正搖頭道：「這倒不會，紀大力的脾性我最清楚，此人最講義氣面子，斷不會縱容這等逆徒。」

林俊明插口道：「那有可能是我等的仇人救走，藉此破壞青城派的聲譽。」

王元水點頭道：「師侄之言有理，不然，爲何竟會被他逃脫了？」

林仁正沉吟不語，衆人見他不說話，便不敢再說下去。

唐功道：「此時情況未明，只好以靜制動，你等先行練功去吧！」

衆人見祖師爺發話，只好散去，各自練功去了。

一連幾日，林仁正心中總覺不安，似乎正有什麼不祥之兆向他逼近而來，但是什麼，卻又苦思不出。

這天一早，林仁正正在練劍，突見從東面奔來四人，正是赤陽等四人。

林仁正認識黃河三鬼，但卻不知赤陽、文不舉是何方神聖，有何來意，心中不由一凜。

尤三鬼一閃便已掠到林仁正面前，嘿嘿笑道：「林大掌門，別來無恙？」

林仁正無奈抱拳回道：「黃河三鬼形影不離，怎地只來了兩位？」

尤三鬼道：「我尤三鬼正想請教林大掌門呢！」

林仁正聽出尤三鬼來意不善，道：「你黃河三鬼的事，林某人如何知道。」

尤三鬼道：「老大日前出門，說是上青城山向林大掌門拜望，不信你就沒有見過他。」

林仁正並不知道黃河三鬼老大欲姦蘇小嬌被紀靖一劍刺死的事，心中更不悅道：「青城派與黃河三鬼道不同不相來往，他的行踪，林某如何知道。」

就在此時，一個飄忽的尖音忽地傳來：「哼哼……你不知道？尤大不但上了青城山，而且做了青城鬼了。」

尤二鬼、尤三鬼一聽，臉上神色一變，四目如電，直射林仁正。

林仁正自恃掌門身份，淡然一笑道：「他變成什麼，那是他自己的事，與青城派有何干連？」

那「縹緲腹音」道：「你把尤大弄成鬼，老子親眼目睹，還想賴麼？」

林仁正大怒道：「閣下是誰？不敢現身，又血口噴人，是何居心？」

那「縹緲腹音」笑道：「你是頭號的僞君子，老子見了就欲嘔吐不止，你不配見我，我也不想見你。」

尤二鬼、尤三鬼一聽，已信了大半，恨恨的盯着林仁正，咬牙道：「林大掌門眞把尤大殺了麼？」

林仁正怒極冷笑道：「林某與你黃河三鬼並無過節，爲何要殺尤大？兩位若信這等誣陷之言，林某也沒法子。」

尤三鬼怒道：「一句沒法子，便把殺人事推過一邊了麼？青城派雖然厲害，但殺人塡命，林大掌門無論如何要交代清楚。」

林仁正微哼一聲，冷然不語。

那「縹緲腹音」又道：「林掌門既然敢做，爲何不敢認了？我親眼見到，你用鐵棒及劍殺死尤大，屍身尚在北面的山洞裏，你殺死了尤大，又強佔小師妹蘇小嬌，卻誣賴紀靖，可憐紀靖無知，竟替你把惡行認了，這是老子親眼所見，豈容你抵賴得去。」

林仁正一聽，氣得幾乎昏了，他知道這聲音尖而銳，此時不但他和在場的四人聽到，就連整個青城派衆人，也必然聽到無疑，這如何分辯清楚？

果然青城一老唐功在內院聽到了，他不由吃驚的眉頭一揚，心道這到底是眞是假？

林仁正還沒來得及張口大駡，那「縹緲腹音」又道：「你林大掌門幹的好事，瞞得了別人，瞞不過老子，你與蘇小嬌老早就有一手，蘇小嬌爲了維護你的名聲，鬼迷心竅，竟然自認是紀靖這呆小子幹的，這當眞是天大的寃枉，老子若再不道出眞相，紀靖這呆小子就含寃入地獄了。」

此時這人語帶哭音，令人心弦震蕩，不由不信，連唐功亦心神不定，暗道這事倒不能完全抹煞了。

林仁正再沉不住氣了，他咬牙大駡道：「說話的王八蛋，藏頭露尾，爲何不敢現身出來？胡說八道，縮頭烏龜算什麼英雄好漢？」

那「縹緲腹音」卻不惱怒，反而大哭起來，哭得天愁地慘，令人心酸。

林仁正咬牙恨道：「王八蛋又哭什麼了？」

那「縹緲腹音」歎氣道：「老子一哭青城一老唐功英明一世，卻被你這僞君子騙到掌門之位，二哭青城派頂天立地，卻被你這龜孫子一朝敗喪，三哭蘇小嬌與紀靖這對呆子呆女，被你蒙騙，甘以生命替你背黑鍋……嗚嗚！老子傷心欲絕，說不下去，不如告辭了。」

這人說去就去，片刻便聲息全無。

林仁正連分辯的機會也沒有了。

此時青城一老唐功率青城派衆弟子亦已掠到近前，衆人尚不說話，但目光均盯着林仁正的舉動。

林仁正幾乎氣瘋了。

赤陽和文不舉見林仁正目中精光閃閃，深知不好對付，又見青城派此時精英盡出，便更不敢妄動，反正已知青城派的弟子，果然有一個叫「紀靖」的，這就足夠了。

但尤二鬼、尤三鬼卻已深信不疑，他兩人又不管你什麼紀靖、蘇小嬌、林仁正，殺了尤大，這血海深仇豈會輕易放過？

尤三鬼對尤二鬼道：「二哥不如去北面的山洞看看，若有老大的屍身，看他還有甚麼話可說。」

尤二鬼點點頭，展開輕功，便向北面掠了過去。

尤三鬼恨恨道：「林仁正，老子不管你有否姦佔了蘇小嬌，若老大死了，你林仁正便須以命塡命！」

林仁正急怒攻心，他料不着這不齒的惡名，輕易便戴到自己的頭上，他氣得瘋了，怒喝一聲，便電閃般撲向尤三鬼，形如瘋虎。

尤三鬼口中大叫道：「咦！林大掌門欲殺人滅口麼？」但見林仁正兩眼血紅，如此神勇，不敢大意硬接，一個側閃躲到一邊。

林仁正身快如風，見縫即插，身形不變，右臂一翻變掌爲爪，抓向尤三鬼的腦門。

尤三鬼不及閃避，無奈只好運掌劈向林仁正的手掌，但聽「砰」的一聲，兩人交了一掌，林仁正退了

一步，尤三鬼卻退了兩步，雙臂發麻，顯然，論內力尤三思遜了一籌。

尤三鬼心中大駭，他料不到林仁正居然有如此精深的內力。

林仁正臉上卻不見喜悅，他一招沒能制住尤三鬼，憑他一派掌門的身份，臉上便有點掛不住了，他身形一動，長劍電閃抖出，一招「分心三影」刺出，二三朵劍花，分刺尤三鬼三處大穴。

尤三鬼大駭，他連兵器也來不及抽出，只好騰身閃避，飛竄而上，林仁正立心殺他立威，身劍合一，飛掠而至，眼看尤三鬼難逃一劍穿心之危了。

電光火閃之際，赤陽、文不舉飛掠而起，分兩路擊向林仁正。

林仁正見強敵攻至，只好放棄尤三鬼，翻腕一招「王母銀河」削向二人。

赤陽、文不舉意在救人，並不硬接，收掌斜閃，落到一旁。

林仁正一劍走空，只好落地。

尤三鬼在劍下撿回一命，不由大大感激赤陽與文不舉，但同時更恨林仁正，伺機報仇。

赤陽極工心計，眼見青城派了得，而且此時精英盡出，憑他四人之力，決難討得便宜，眼珠一轉，便向青城一老唐功抱拳道：「唐老前輩，在下失敬了。」

唐功「嗯」了一聲，並不答話。

赤陽卻不在乎，微笑道：「唐老前輩，青城派乃江湖大派，我等決不敢前來惹事生非，但江湖傳言，說林掌門殺了尤大，此事對於貴派名聲不利，唐老前輩難道不顧麼？」

唐功悶聲不語，不知心中如何判斷。

林仁正心頭一震，他深知若唐功生疑的結果，將是他被逐出師門，那他的一切就勢必完了。他不敢大意了，他盯着赤陽，咬牙切齒的道：「閣下是何人？什麼名聲不利，你最好說清楚，否則只怕難以全身而退。」

赤陽故作驚惶，忙道：「林大掌門，請勿惱怒，這不關我等之事，人家這麼說，我等只是查證而已。」

林仁正恨道：「是誰說的？」

赤陽詐作爲難，沉吟半晌才道：「本來不便直說，但此事關乎青城一派聲譽，不敢隱瞞，其實這是恒山派的弟子說的，而且還說見了你，要向你討還公道呢。」

林仁正破口大罵道：「王八蛋恒山派，他們憑什麼誣陷於我？」

文不舉接口道：「所謂無風難起浪，林掌門若心安理得，又何必如此緊張？」

林仁正已氣瘋了，一步一步踩進赤陽佈下的圈套中去，他咬牙切齒道：「王八蛋知道什麼？此乃亂倫亂派的大罪，林某不緊張，難道任由你等胡說八道麼？」

此時青城派中各人各有心思，但除林仁正的夫人朱月香和二弟子蘇英傑外，其餘連他的兒子女兒亦有所懷疑，他的二師弟王元水、三師弟丁冷就更不用說了，因爲兩人均暗戀蘇小嬌，但蘇小嬌爲等待林仁正，竟年近三十而不肯婚嫁，林仁正若想姦佔蘇小嬌，簡直易如反掌。

其中最關鍵的是青城派祖師爺唐功的判斷，唐功心中左右難決，他雖然很難斷定此事是林仁正所爲，但看他對紀靖深惡痛絕的處置，便足證他與此事有所牽連。

唐功不作聲，便誰也不敢表態。

赤陽等三人也不敢輕舉妄動，站在一旁，等待尤二鬼回來再作打算。

唐功忽然歎了口氣，道：「青城派的聲譽，絕不許任何人玷汚，是非黑白總會水落石出，但此乃本派內政，本派自會料理，三位可以走了。」

赤陽神色不動，道：「唐老前輩，此事雖屬貴派的事，但目下尤大是否死在青城山，尚未有明證，我等似乎未可輕易離開，唐前輩以爲然否？」

唐功冷笑道：「就算尤大真的死在青城山，你能斷定是林仁正所爲麼？」

赤陽不冷不熱的道：「若尤大眞的死在青城山，至少也不能否定不是林掌門所爲吧？何況恒山派亦是江湖大派，總不會胡說八道，而且剛才那位高人言之鑿鑿，唐老前輩大概也不便斷然抹煞吧？」

唐功無法回話，冷哼一聲道：「既然無法斷定，難道你欲賴不成？你也未免太小覷青城派了！」

赤陽忙道：「唐老前輩稍安毋躁，在下並非此意，只是欲聽聽尤大確實訊息，以便澄清江湖不利於貴派傳言罷了！」

唐功一聽，一時無言以對。

赤陽見佔了上風，忽然暗道尤大之事不宜過於執着，何不趁此機會打探紀靖的消息，若能探出一二，看蘇陰陽這陰陽老怪有何話說。

他打定主意，忽地便把口風一轉，道：「唐老前輩，怎的此事又把貴派一位姓紀名靖的人扯進去了？」

唐功道：「這是本派之事，不容外人插手多事。」

赤陽哈哈一笑，道：「這就無私顯有私了，否則，爲何貴派不敢讓紀靖出來見人？」

林俊明站在一旁，早就恨得咬牙，氣不過赤陽的神氣，忍不住便怒道：「你是誰？膽敢過問我青城派的事，紀靖的事用得着你插口麼？知機的快滾，免被少爺割了你的臭舌頭！」

赤陽見問不出什麼，按捺不住，便有心挑起爭端，以便亂中取勝，他盯着林俊明，故意道：「誰家小雜種，敢如此狂妄，敢與大爺鬥麼？」

林俊明正欲出出風頭，身子一側，便向赤陽掠近，「少爺怕了你不成！」

林仁正、唐功亦有心看看青城派後一輩的功力如何，因此也沒有阻攔。

林俊明擅劍，他若用劍相鬥，本來不易落敗，但他捨劍用掌，這便正中赤陽的下懷。

林俊明一掌劈向赤陽的面門，赤陽身形一矮，一招「青龍探爪」，兩掌先後切出。

赤陽出招太快，林俊明不及細思，急忙收掌下切，他以爲赤陽定會變招換式。

豈料赤陽自恃內力高深，任左臂挨了林俊明一掌，他的右掌拍中林俊明的前胸，「砰」的一聲，林俊明被擊飛兩丈遠，一口血箭噴出，倒地不起。

赤陽的左臂被擊中，雖亦疼痛，但他內力深厚，並沒有受傷。

這下子林仁正怒得雙眼噴火，看來他非要吃了赤陽不可了！

林仁正也不打話，一掠而至，一掌便向赤陽拍出，文不舉不想赤陽倒下，少了一個助力，無奈上前接下，對了一掌。

林仁正紋絲不動，文不舉卻連退了三步，心中不由大駭，暗道林仁正何來如此威猛的掌力，他不知林仁正因禍得福，紀靖那「小紅丸」，助他陡增了近倍功力。

林仁正一招立威，更不停頓，運起青城派絕學青元神功，一招「三元歸府」，運足內氣，再一招「陰陽分掌」，手一晃，化作兩團掌影，分拍文不舉的右肋和面門。

文不舉大驚，他知道青城派絕學「青元神功」的厲害，但此際已無法閃避，無奈只好運足內力，雙掌迎了上去，以「鐵砂掌」迎擊林仁正的「青元掌」。

但聽「啪啪」兩聲脆響，文不舉但感如山壓到，他欲抗衡，豈料力不從心，悶哼一聲，身子倒撞而出，退出十步，一跤坐在地上，眼冒金星，扎掙不起。

林仁正正欲一縱上前，結果文不舉的生命，尤二鬼卻在此時一掠而至，大叫道：「林仁正，快還我尤大大哥命來。」

林仁正一怔，轉過身去，只見尤二鬼手提一根鐵棒，臉含悲悽，到了尤三鬼面前，哭道：「三弟，大哥已橫屍數天，屍身就在北面山洞，正是被這鐵棒打死的。」

尤三鬼接過鐵棒，見上面有血跡，雙眼登時射出兇光，道：「林仁正，你還有甚麼話可說了？」

林仁正冷笑道：「你二人並非林某對手，林某欲殺尤大，還用得着鐵棒麼？」

二鬼被問得一怔，答不出話來。

赤陽在一旁卻冷笑道：「若是掩飾殺人，那就很難說了！」

林仁正嘿嘿一笑，也不發話，長劍突出，傾其全力，長劍竟被他的內力逼得通體透明，仿佛又長了半尺，這是青城派的最厲害殺着——絕命一劍。

赤陽功力再高，此時已斷難避開了。

就在此時，卻有點金星疾射而至，來勢極爲猛烈，嘯嘯有聲，分射林仁正三處必死要穴，林仁正不得不先求自保，迴劍一收，劃了一個半圓弧，把暗器擊落，定睛一看，竟是三朵金色的含笑花。

含笑花尖而銳，作暗器厲害無比，含笑而殺人，金光閃閃，露面便教人心膽俱裂！

林仁正不由倒抽一口寒氣，他目睹三朵金色的含笑花，陡然便想起一個老魔頭來——含笑金花娘娘。

據說金花娘娘內力之高，已當世無匹，但已逝去多年，怎地此時又復生了，若金花娘娘與青城派爲難，青城派只怕便永無寧日了。

青城一老唐功一見這三朵含笑金花，竟如見蛇蝎，臉色陡變，手足發涼，幸而片刻即逝，暗道即便是金花娘娘這老魔頭，唐某也未必便怕了她。

但發暗器的高手遙遙而發，竟不見身形，這等身手，簡直不可思議。

赤陽險死還生，不由嚇出一身冷汗，他這才知道不入江湖數年，高手輩出，已非他昔日任意縱橫的日子了，這般思想，雄心先就弱了一半，不敢逞勇恃強了。

尤二鬼、尤三鬼此時也傻了眼，他們作夢也想不到，士別三日，林仁正的功力竟如斯精進，不用說單打獨鬥決非其對手，就算他兄弟二人聯手，再加上一個赤陽，也難在他的「青元劍」下走得出三十招。

四人心意相同，準備離去，尤三鬼走了幾步，扭頭道：「血債血償，大哥這筆血債，黃河三鬼決不會就此了了！」

林仁正冷笑道：「林某人隨時奉陪！」

赤陽等四人垂頭喪氣的離開青

城山，向東奔往鎮子。

四人心中均一肚子悶氣，但又無處發洩，只好悶聲不語。

走出二三十里，大路的南面，有一個大荷塘，只見一位十六七歲的青衣少女正在採蓮。

青衣少女邊採蓮邊唱道：「小荷花水裏泡，出汚泥而不染，水珠葉上飄，猶似女兒心事，哎喲喲，臉上紅雲似火燒……」

岸上四人，但見少女肌膚如凝脂，鮮嫩如出水荷花，不由倒吞了一口唾沫。

赤陽乃色中餓鬼，一見之下，一腔悶氣登時有了地方發洩，他搶先掠了過去，青衣少女的小船剛好靠了岸邊，走上岸來。

赤陽但見少女一雙水汪汪的杏眼，不由呆了，他笑嘻嘻的偎了上去，道：「小姑娘，你的歌兒眞好聽，再唱一曲成不成？」

青衣少女天眞的一笑，這下子赤陽連骨頭也發痳了，他急不及待，伸手便抓住少女的玉手，揑摸着，一面淫笑着湊過臉去。

文不舉、黃河二鬼見了，不由大笑。

青衣少女驚道：「你要幹甚麼呵？」

赤陽笑道：「幹甚麼？大爺與你做一對快活神仙呵！」

赤陽說着，也不管衆目睽睽，一手把少女拉入懷中，一陣狂吻，順勢又把她壓在身下了，一面淫笑不止。

四周沒有行人，只有似驚呆了的荷花。

欽犯踪影　毫無綫索

蘇陰陽、吳剛、吳正三人，三匹快馬，此時正在奔跑途中。

吳正忽然對吳剛道：「爹爹，孩兒結識了雙龍溝的兩位主人，他的答應送孩兒三粒大還金丹，據說可增三十年功力，我先去雙龍溝走一趟，爹爹請與蘇公先行一步，孩兒隨後跟上。」

吳剛一聽有「大還金丹」，心中大動，他亦知道大還金丹乃武林至寶，據說服一粒可增三十年功力，便忙向蘇陰陽道：「公公你看如何？」

蘇陰陽聽說有大還金丹，心中也極欲得到，於是便連忙答應了。

吳正見父親答應了，心中大喜，打馬如飛，向雙龍溝馳去。

吳正狂奔一陣，便進入雙龍溝。

雙龍溝也眞如一條龍，一條東西向的大溝，房子均建在溝中，總共不過二、三十戶人家居住。

在雙龍溝的東頭，有一戶竹子建成墻的人家，竹子上平齊，可供人練樁功，吳正心道大概這是「雙龍」的家了。

他翻身下馬，推開竹門，大聲道：「龍老前輩在麼？」

堂屋的門開了，走出一位藍衣少女，十七八歲的年紀，長得甜極美極了。

吳正一見這少女，心中便不由一蕩，一種極欲與之親近的念頭油然而生，不由目不轉睛的盯着少女看。

藍衣少女倒也落落大方，回望吳正一眼，但見吳正英俊非常，正是姑娘家心中的白馬王子，少女的雙頰也忽然紅了，她嬌羞無限，輕聲細語的問道：「你可是吳少俠？」

吳正忙定定神，道：「在下吳正，姑娘怎知小可名字？」

少女笑道：「我姓龍名小青，爹爹說，你今天要來取三粒大還金丹，因此知是少俠你，平日我家也甚少人上門。」

吳正道：「兩位老前輩在麼？」

少女——龍小青道：「爹爹和叔叔快回來了，你先到屋中喝口茶，好麼？」

吳正不想推辭，因爲藍衣少女對他似乎比大還金丹更有吸引力，他與龍小青走進屋內。

裏面沒甚擺設，寒傖得很，吳正坐在桌旁，龍小青替他倒上茶來。

吳正含笑問道：「龍姑娘也服過大還金丹了吧？」

龍小青道：「大還金丹豈可隨便服用？若功力未到，吃了反受其害。」

吳正道：「你沒吃過？」

龍小青笑道：「那也不然，我是一點一點服用的。再說金丹極難配製，叔叔費了多年心血，才煉了十二粒，現在只剩下三粒，聽說是特別留給你的。」

吳正道：「你總共服了幾粒？」

龍小青道：「三粒，我等四人，每人服三粒，一人也至多只能服三粒，多了就無益反害了。」

吳正點點頭道：「不錯，凡事物極必反，大概服藥也是這個道理。」

吳正很喜歡龍小青的樸素天然美，他正想吐露心中的情意，門外已走進兩名漢子。

只見前面的人有四十多了，一身粗布粗衣，頭戴草笠，似漁夫，又似獵人，這正是龍小青的爹爹——龍天啓。

後面的人三十來歲，卻文質彬彬，目如朗星，正是二龍——龍天元，是使藥的聖手。

吳正一見兩人，連忙躬身道：「兩位前輩，晚輩吳正打擾了。」

龍天啓哈哈一笑，道：「吳少俠，老夫估計你也該來了，我與天

元到外面走了一趟，青兒，你沒有怠慢吳少俠吧？」

龍小青瞥了吳正一眼，嬌聲一笑道：「孩兒不敢。」

吳正忙道：「青妹慧質蘭心，怎會不知待客之道？」

龍天元微笑不語，兩人坐下了。

龍天元目注吳正，道：「我兄弟二人，見吳少俠乃可造之材，才不惜送上三粒金丹，吳少俠日後可莫負了武林正道。」

吳正肅然道：「吳正不敢有負前輩厚望。」

龍天元點點頭，吩咐龍小青取出大還金丹，只見原來是三粒如小杏般的金色丹丸，芳香撲鼻。

龍天元道：「事不宜遲，你便把三粒金丹一齊服下，我助你化金丹爲內力。」

吳正依言服下丹丸。

不到一會，吳正便覺丹田之中，突然一股熊熊烈火，燒得他汗如雨下。

龍天元一見，知時候已到，不敢怠慢，左手疾伸，按在他百會穴上，右手勞宮穴正對他的氣海穴。

吳正頓覺一股清冽之氣湧入丹田，瞬間熱氣化作一股暖流，直下會陰穴，進入長强穴，又順督脈而上。

這是一個呼吸氣的歷程。

吳正突覺任督兩脈已豁然而通，立感眞氣佈於周身，周身百穴無不舒暢無比，眞氣又漸通十二經脈，一時間，四肢百骸，千穴百竅，貫達十二層樓，內氣環行於大周天，眨眼如歷三十年苦練之境界。

龍天元見吳正根基甚佳，心中欣慰，收掌笑問道：「吳少俠感覺如何了？」

吳正喜道：「周身舒暢，如再世爲人！」

龍天元道：「你目下已如常人苦練半甲子的功力了！」

吳正忙道：「多謝前輩栽培之德。」

龍天元淡淡一笑，道：「也不必言謝，但望日後以武功造福世人，龍某便心滿意足了！」

吳正忙道：「晚輩不敢有忘龍大俠教訓。」

龍小青見吳正神采飛揚，更勝先前，妙目早注在吳正臉上，心中如吃了蜜糖。

龍天啓道：「吳少俠神功可期，日後好自爲之了！」

吳正肅然道：「龍前輩放心，晚輩必銘記於心。」

龍天啓心中快慰，便要與吳正對飲一番。吳正不便推卻，便與他兩人對飲起來。

吳正平日不好酒，兩杯下肚，便不勝酒力，但今日十幾杯下肚，竟渾然不覺，這才知大還金丹果然是內家功力的珍品。

不一會，三人已喝了幾斤白酒。

龍天啓笑道：「再喝！喝它個天昏地暗！」

龍天元卻道：「過量酒如刀，削人血肉，吳少俠不可再喝了，喝醉便有礙你的內力封固，愼之，愼之。」

吳正吃了一驚，連忙放下杯來。

龍天元道：「大哥心中有煩事，因此才欲一醉。」

吳正又一驚道：「憑龍前輩的身手功力，當世中有誰可令他生煩惱了？」

龍天元淡淡一笑道：「也沒甚麼，不過是含笑金花娘娘要來尋仇罷了。」

吳正一聽，這才知道此事的不尋常，因爲他聽師傅陳文仲提及，江湖中有一位女魔頭，叫含笑金花娘娘，功力之高，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近年已在江湖中絕跡，不知如何又重出江湖，若是此人尋仇，那雙龍就斷非其對手了。

吳正面露憂色，但又想不出甚麼來安慰龍天啓兄弟二人。

龍天元目力奇佳，一望便知吳正的心事，他淡然一笑道：「吳少俠不必擔心，我兄弟二人縱非金花娘娘之敵，但逃跑還是大有餘力，只是青兒沒法安頓，大哥爲此事爲難而已。」

吳正一聽，便慨然道：「前輩有恩於我，若信得過晚輩，我定必視她如親妹妹，好好照顧，如有食言，天誅地滅！」

龍天元沉吟不決，龍天啓卻點頭道：「如此甚好，你與青兒一道，她改扮男裝，以兄弟相稱便了。」

吳正道：「是，前輩。」

不一會，龍小青已改裝畢，但見她已變成一個清秀脫俗的美少年。

龍天啓道：「青兒，你可隨吳少俠一道，一來避禍，二來趁機在江湖歷練，爹爹到時自會尋你，不必掛心。你二人須謹防江湖險詐，莫炫耀武功，知道麼？」

吳正和龍小青點頭答應了。

龍天元道：「含笑金花娘娘快到了，你二人走吧！走得越遠越好！」

兩人向雙龍拜辭，出門而去。

龍天啓目送二人離去，不由長歎一聲。

龍天元道：「大哥與吳正交往不深，僅有數面之緣，便放心讓青兒隨他上路麼？」

龍天啓歎了口氣，苦笑道：「金花娘娘豈非易與之輩？憑我兄

弟二人連一分取勝的把握也沒有，事急馬行田，也只好行險一試，逃得一個算一個了！青兒是否所托非人，便須看她的造化了！」

吳正和龍小青出了門，上了馬，吳正在前，龍小青在後，奔馳了數十里，才停下來，到河邊飲水。

龍小青蹲下洗手，又用水潑那些魚兒。

吳正一見，心中一陣茫然，心道人生如流水，也不知奔向何方？

龍小青嬌笑道：「正哥哥，你看魚兒多自由？人如它們可就好了！」

吳正歎了口氣，並不答話。

這時從北面跑來幾匹快馬。他們到了近前，其中一人問吳正道：「朋友，到君陽府如何走？」

吳正回頭望了一眼，道：「你等到君陽府爲何事？」

那人笑道：「去尋吳正公子。」

吳正心中一動，便道：「你認識吳公子？」

那人搖搖頭道：「不認識，但受人所托，去請他罷了！」

吳正道：「不知受誰人所托？」

那人眼珠一翻，陰陽怪氣的道：「你管得着麼？」

吳正笑道：「我管不着，但只有我才知道吳公子在何處，你們不說清楚，你以爲我會告知你麼？」

那人無奈道：「是受金花娘娘所托！」

吳正心中一凜，心道含笑金花娘娘怎要請我？難道她已知道我與小青在一起麼？

吳正心中疑惑，沒有回話，馬上那人不耐煩的道：「快說，他在何處？」

吳正本欲不說，又怕他們上君陽府搗亂，只好道：「在下便是吳公子。」

那人打量了吳正幾眼，嘿嘿一笑，道：「一早就知你是姓吳的了，不過看你是否坦白罷了！那就請吧，金花娘娘在北面山坡上等着你呢！」

吳正斷定必是金花娘娘知道他帶龍小青出逃了。他覺得逃跑也不是辦法，不如迎上去，與她理論清楚，或許可免一場大禍。

一行向北跑了十里，來到一個山坡前，但並非金花娘娘，而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長相英俊中帶點邪氣。

中年男子瞥了吳正一眼，哈哈一笑道：「吳公子，你不認識我了？人稱百花大王便是我丁成也！」

吳正一聽，嚇了一跳，江湖傳聞百花大王丁成奇淫無比，見了美貌女子絕不會放過，龍小青不幸落在他眼內，這如何是好？便冷冷的道：「閣下找在下何事？」

丁成笑道：「也沒甚麼，你與雙龍兄弟二人的話，我聽得很清楚，我身爲百花大王，沒有天后又不太對眼，你把龍小青交給我，你便可以放心上路了！」

丁成話音未落，突從商陽穴中彈出一道內勁，「嗤」的一聲，把龍小青的帽子彈了去，露出一副女兒相。

丁成大笑道：「好一個千嬌百美的女娃兒，百花大王今日走好運了！」

龍小青怒道：「甚麼百花大王，有如一頭百獸之王，說的並非人話！」

丁成卻笑道：「是極！是極！百獸之王比百花大王有勁多了，待會讓你舒服快活過後，你就摟住我這百獸之王不放了！」

吳正大怒，大吼一聲：「淫賊看劍！」人隨聲到，劍光四射，直撲丁成而來！

丁成見吳正的內力陡增數倍，只是尚不識運用而已，也不敢太狂，他往上一仰，側身飄閃，左脚踏向吳正的氣海穴。

吳正劍勢不收，長劍外劃，要把丁成劈成兩半。

丁成畢竟久闖江湖，功力非凡，臨戰經驗不知比吳正强了多少，在吳正長劍將要觸及他的身前，即五指連彈，以「百花指」功，勁氣四射，縱橫交錯，罩向吳正。

吳正猝不及防，一下子便被射中期門穴，立感腰部一痲，摔在地上。

丁成並不想殺他，閃到一旁，哈哈大笑。

龍小青見了，嬌呼一聲，忘了自身兇險，撲到吳正身邊察看。

丁成右手又一指彈出，從「中沖」穴中發出一道氣勁，擊中龍小青的靈台穴，龍小青頓時動彈不得，倒在地上，心中懊悔不已，不該忘了眼前的大敵。

吳正和龍小青均是初出道的娃娃，豈是採花高手丁成的對手？

丁成用的是隔空點穴的上乘手法，得手後他一陣淫笑，掠到龍小青身邊，在她左頰上吻了一下，笑道：「你太嫩了，怎能出來闖江湖？不如隨本大王去享福便了！」

丁成隨手掏出一粒藥丸，一捏龍小青的口，彈進她的嘴裏。

吳正一見，知那必是害人不淺的淫藥，心中惱恨自己無用，但卻苦於不能言語，更動彈不得。

丁成轉眼一瞥吳正，便哈哈笑道：「吳正你別急，待會到了快活谷，還怕少了你一份玩意麼？」

此時龍小青的頰上已現紅雲，眼裏慾火閃動，嬌喘吁吁，若不勝情，喃喃的連聲叫道：「我……我……我好辛苦！」

丁成哈哈一笑，「待會你就不會辛苦，只會快活了！」

他一揮手，對那幾名青年男子道：「快把姓吳的小子帶上，回快活谷。」

丁成抱起龍小青，飛身上馬，哈哈大笑道：「幾日後，姓吳的小子就會好色如命，江湖中又多了一位小花王，到時再讓他去勾引他姐姐，再供衆人享受，吳剛呵吳剛，這便叫報應不爽了！」

丁成及衆青年男子，挾持吳正和龍小青，飛馬而去。

* * *

吳剛與蘇陰陽一道，此時正在赴武公山三清觀的途中。

二人躍馬揚鞭，指點江山，好不得意。

二人翻山越嶺，這天，到了武公山地界。但見朗日當空，淡雲輕飄，百花吐芳，一片生機盎然。

蘇陰陽故作風雅道：「若在此修身養性，大有仙家氣派，難怪廟宇、禪寺盡在名山大川中了，其中的好處，只怕說之不盡。」

吳剛笑道：「公公之言甚是，山明水秀，正易於煉丹結爐，眞種盡在空明中，方可不受塵世之擾，靜心修養煉性。」

蘇陰陽不明此道，沒法回話，只略一點頭，掩飾過去。

二人下馬上山，不一會到了三清觀前，在道觀的西面蓮池中，正有一六旬老者，在水上轉圈，似乎在練九宮妙步。

只見老者清瘦長鬚，青鞋青襪，白帶裹腿，頭戴青色道冠，乾淨俐落，雙目神光閃鑠，飄然有仙家之風，在上下翩翩旋轉，身輕如羽，令人吃驚。

吳剛、蘇陰陽到了近前，才看清池中原來插有木樁，每個木樁旁邊，放一荷葉，木樁沒入水面有四指深，但老者青鞋不濕，顯然「蜻蜓點水」的輕功已達絕頂。

老者見有人窺視，縱身一躍，飄落在地，神色不悅。

吳剛一見，沒等老道發作，連忙上前，躬身施禮，道：「在下吳剛，這位是蘇陰陽公公大人，奉皇上御旨，拜見三清眞人。」

老道臉上頓時現出笑容，道：「原來是二位欽差大人，貧道正是三清眞人。」

吳剛道：「失敬，失敬，道長神姿，令人欽羨。」

三清眞人微微一笑，道：「請兩位觀中稍叙。」

吳剛、蘇陰陽跟着進了大殿，蘇陰陽道：「道長，皇上正要敕建武公山三清道觀！」

三清眞人忙道：「謝萬歲龍恩，未知可有爲皇上效力之處？」

三清眞人素有靠攏朝廷以求榮耀之意，因此一聽便知二人另有來意，不然絕不會如此慷慨賜封敕建。

果然蘇陰陽點點頭道：「我等上武公山，一是拜見道長，一睹丰姿，二是爲皇上辦事，尚望道長有所助力。」

三清眞人微微一笑，道：「願聞其詳。」

蘇陰陽肅然道：「太子劉據父子作反之事，道長已有聞吧？」

三清眞人吃了一驚，道：「劉據父子不是已伏法了麼？」

蘇陰陽道：「劉據父子雖據報已伏法，但並無明證，特別是皇孫劉進，起事時年方二十，雖經十餘年人事滄桑，但若仍健在，不過是三、四十年歲，對朝廷終是一大禍根，而且當年跟隨太子作反的人仍大有人在，餘孽不除，皇上及攝政大臣霍大人寢食難安，我等潛入江湖，正是因此而來，其中關節，道長想必領悟得到。」

三清眞人極工心計，他雖有心靠攏朝廷，但並不想惹禍上身，因此立刻回道：「貧道蟄居深山，不問世事，朝廷大事，所知甚少，因此助力之說，只怕心有餘而力不足矣！」

蘇陰陽窺破三清眞人的心事，笑笑道：「那先不談這些，道長雲遊天下，不知那個門派中，有一位姓紀名靖的年輕弟子？」

三清眞人皺眉沉吟了好一會，才道：「貧道上青城山時，曾見林仁正掌門有一位弟子叫紀靖，但此人武功低微，不成氣候，未知可是二位所尋之人？」

吳剛一聽，接口問道：「道長，在別的門派中，未知可見過紀靖這名字？」

三清眞人搖頭道：「姓紀名靖的人只在青城山見過。」

蘇陰陽忽然道：「紀大力與林仁正是否有交情？」

三清眞人道：「聽說有交情，那紀靖正是紀大力收留，後來送上青城山學藝，若傳言不虛，紀大力與林仁正的交情，必定不淺。」

蘇陰陽與吳剛一聽，不由心中大動，暗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蘇陰陽想了想，便問三清眞人道：「道長是否願意隨我等下山走一遭？」

三清眞人一聽，連忙道：「近日貧道尚有觀中之事未了，因此不克抽身，但若二位需要人用，貧道可派弟子助力。」

蘇陰陽道：「道長打算派哪位弟子下山？」

三清眞人沉吟半晌，才道：「既然是爲朝廷效力，貧道不敢藏私，就派門下首座三弟子青風、青

土、青木下山助你等便了。

蘇陰陽一聽，心中大喜，因爲他素聞三淸眞人功力通玄，他門下的首座三大弟子亦非同小可，三大弟子出面相助，便是抵上一個三淸眞人之力了。

吳剛接口道：「若有所需，必來相請，先行謝過道長。」

三淸眞人見兩人有告辭之意，忙道：「那麼朝廷敕建三淸觀之事？」

蘇陰陽微微一笑，道：「若三淸觀有功於朝廷，皇上自然知道，這敕建之事麼……」

三淸眞人急道：「如何？」

蘇陰陽呵呵一笑道：「這敕建三淸觀自然水到渠成嘛。」

說罷蘇陰陽、吳剛二人即向三淸眞人告辭。三淸眞人明知「敕建三淸觀」只是一種誘餌，誘使他爲朝廷賣力，但這誘餌非常吸引，簡直教他無法拒絕，試問若敕建三淸觀，除了朝廷，當世中誰有如此龐大的財力？

三淸眞人送二人下山，直抵蓮池，才轉回三淸觀去。

下武公山途中，吳剛道：「公公，這便即上青城山麼？」

蘇陰陽道：「蘇某正有此意，事不宜遲，盡早查明紀靖此人的身份！吳大人以爲如何？」

吳剛沉吟道：「青城派乃九大派之一，豈是易與之輩？憑我二人之力，只怕查探不成，反而打草驚蛇，大爲不妙，而且就算集齊赤大俠、文大俠二人，亦未必可以穩操勝算，除非……」

蘇陰陽見吳剛小覷「宮廷三絕掌」，心中不悅，冷冷道：「除非甚麼？」

吳剛微微一笑道：「皇上御前兩聖捕名震江湖，聽說已奉旨南下，若得兩聖捕鼎力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蘇陰陽一聽，便知吳剛這是用「兩聖捕」來壓低他這欽差大臣，顯然對他心中不服，但他並不動聲息，反而點頭道：「兩聖捕若能與我等同心協力，自然甚好，但也不能掉以輕心，壞了朝廷大事！」

吳剛一聽，亦知蘇陰陽這是用「朝廷」來壓他了，不過他暫時尚不敢公然與蘇陰陽翻臉，心道待兩聖捕會合了再作打算，哼哼，在兩聖捕面前，還怕了你「宮廷三絕掌」不成？

原來吳剛與「兩大聖捕」是結拜兄弟，吳剛居長，做了封疆大臣，兩位兄弟卻成了名震天下的御前聖捕。

吳剛心道只要與兩位兄弟會合，便無懼你蘇陰陽了。

兩人各懷鬼胎，打馬飛奔。

「啪」的一聲響，從後面奔來一匹快馬。

蘇陰陽感到奇怪，後面又沒有人追，這人爲何跑得如此狼狽？

待那人策馬剛要過去時，蘇陰陽發聲道：「朋友何事，如此匆忙？」

那人瞪了他一眼，沒好氣道：「你少管閑事！」

蘇陰陽微哼一聲道：「天下事我均可管，何來閑事？你若說出來，我或可幫你。」

那人一怔，隨即傲然一笑，道：「我的事你幫得了麼？」

蘇陰陽陰陽怪氣的道：「當今世上，蘇某何事管不得？你且說說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那人怪笑一聲，突然道：「老子欲殺皇帝，你幫得了麼？」

蘇陰陽一聽，臉上笑得更歡了，連聲道：「好！好！你很好！果然好極了……」

那人被蘇陰陽此着弄得一怔，不由奇道：「老子有甚麼好？」

蘇陰陽微微一笑，道：「你自暴其謀，省了本座查探力氣，豈非好極了麼！」

蘇陰陽話音未落，身子突如升天飛龍，一掠而至，照那人的天靈蓋便一掌拍下。

那人不料蘇陰陽在甜笑中突然發難，使的又是要命的絕招，心中大駭，但他畢竟非尋常之輩，臨危不亂，一招「鳳凰倒縱」便向左方倒飛而出。

蘇陰陽見那人離馬而去，身在空中，不好借力，運左掌向那人的馬上一點，藉力騰起，再向那人撲到。

那人見蘇陰陽來勢如此迅捷，已避無可避，被逼隨手一甩，無名指上的金色圓圈射向蘇陰陽，破空之聲異常尖厲。

蘇陰陽知對手內力極爲驚人，不敢大意，只好收掌先劈金環。

那人趁勢就地一滾，足達丈遠，一躍而起，凝神戒備。

蘇陰陽的右掌劈中了金環，雖未穿掌而過，但亦傷了手掌，鮮血淋漓。

蘇陰陽在江湖上所向無敵，豈料今回甫入江湖，便如此失利，這口氣實在難咽，而且吳剛尚站在一旁，若他傳將出去，他在朝廷豈非名聲掃地。

蘇陰陽已存心非要把此人殺了不可了！

但蘇陰陽並不知此人的來歷，原來此人正是江湖新興的秘密幫會長樂幫聚合堂堂主周義，練就一手「天陽指」絕招，功力非凡，與蘇陰陽相若，剛才金環若非忙亂中未及運足功力甩出，蘇陰陽早已一命嗚呼了。

蘇陰陽急怒攻心，並沒察覺對方的眞正功力，他自負於自己的「摧心掌」所向無敵，並不把周義放在眼內。

蘇陰陽略一頓，運足內力，雙掌一錯，摧心掌猛地連環拍出，招招是致命的殺着。

周義這次早有準備，一個側身繞臂，天陽指驀地疾點而出，正中蘇陰陽的掌心勞宮穴。

蘇陰陽故意挨這一指，他自負憑自己的內力，足以震散這一指的勁力。

豈料天陽指恰恰是摧心掌的尅星，因爲蘇陰陽是太監，陽氣不足，所練摧心掌走的是至陰至寒一類，但天陽指卻是至陽至剛的指力，陽氣猶如尖針，直透摧心掌而入，蘇陰陽突感一束火箭，直射心頭，不由渾身一顫，幾乎摔倒。

就在此時，周義的一掌已拍在蘇陰陽的前胸，啪的一聲，把蘇陰陽打出二丈遠，一口鮮血狂噴而出。

原來周義的內力並不弱於蘇陰陽，他恨他忽施偷襲！亦來個虛實以應，掌力中途突增，擊倒蘇陰陽。

周義解恨似的大笑道：「不自量力，可笑呵可笑。」

這話猶如尖針，直透蘇陰陽的心肺，他的氣量本就極狹，如何受得此刺激？當下又是一口鮮血狂噴而出。

吳剛一見，怕蘇陰陽就此斃命，他難逃責任，忙一掠上前，急道：「公公，別氣！」

周義一怔，立刻明白其中究竟，不由嘿嘿冷笑道：「原來是朝廷鷹犬！不陰不陽、不男不女的活怪物！可笑！可笑！」

蘇陰陽平生最恨人當面說他不陰不陽、不男不女，因此一聽之下，氣得昏了。

吳剛後悔自己失言，蘇陰陽日後必定不會放過他，一時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

周義見吳剛氣度不凡，沉穩如山，此人不好對付，再加上他剛才已功力大耗，不敢再戰，趁機上馬走了。

周義奔馬跑出十幾丈，又忍不住回頭大笑道：「能跑能打眞英豪，一指擊倒陰陽怪，今日暫掛免戰牌，老子一陣風去也！哈哈！」

吳剛不敢扔下蘇陰陽，因此只好任由周義跑了。

* * *

蘇陰陽醒轉過來，不過是片刻間的事，他的內力畢竟深厚，周義那一指雖能把他擊倒，但要奪命還不可以。

但精神上對蘇陰陽的打擊卻比外傷更慘痛，他的心幾乎要跳出口腔，這觔斗栽得太慘了，終生難以洗刷的恥辱，除非把目睹的人都殺掉！

吳剛見蘇陰陽終於醒來，這才鬆了口氣，忙道：「公公！你沒事了吧？」

蘇陰陽冷哼一聲，咬牙道：「爲何不把逆賊殺了？此人明顯對皇上不利，吳大人把他放了，是何居心？」

吳剛心中一凜，忙解釋道：「剛才公公遇險，下官不敢丟下公公不理呵！」

蘇陰陽陰狠的瞥了吳剛一眼，陰陽怪氣的哼了一聲，道：「吳大人如此關心本座麼？我看你恨不得本座快點死了，不然，爲何當着逆賊面前揭破我的身份？分明是借刀殺人。」

吳剛心中大駭，暗道蘇陰陽因自己一時失言，必然恨死他了，而且他又目睹他敗於逆賊之手，他必然會殺他滅口！

吳剛這般轉念，他可不想束手待斃，他畢竟是堂堂的封疆大臣，豈可輕易栽在一個太監手上！

吳剛不再分辯，過來扶起蘇陰陽。

蘇陰陽卻拒絕吳剛的扶持，自己一扎而起，冷冷的道：「可惜逆賊那一指還殺不了蘇陰陽！」

兩人一前一後向前走去。

吳剛在後面猛一咬牙，內力聚於掌上，忽地一掠上前，一掌向蘇陰陽背上拍去。

蘇陰陽自恃自己是攝政大臣霍光的紅人，吳剛天大的膽子亦不敢向他下毒手，因此並不加防備。

豈料吳剛亦非弱者，他深知蘇陰陽已存心置他於死地，因此把心一橫，先下手爲强，來個死無對證！

吳剛這一掌運足八成功力，蘇陰陽內傷不輕，又未加防備，吳剛這一掌，登時把他的脊骨拍碎，五臟六腑也移了位置！

蘇陰陽成了一個血人，奄奄一息，但仍有一口氣，他瞪起吃驚的眼睛。

吳剛冷笑道：「蘇公公，你已奄奄一息，遲早必死無疑，何必把本官扯去陪葬？因此只好麻煩你先行一步了！」

蘇陰陽一口氣未斷，道：「吳大人，你我同爲朝廷出力，何必自相殘殺？你若不殺我，我在皇上面前保你官升三級如何？」

吳剛笑道：「天下人的話皆可信，但除了你蘇陰陽一個！你放心去吧，朝廷的事，我自會辦好，你就死也瞑目了！」

蘇陰陽一聽，便知劫數難逃，雙目射出最後一絲狠毒絕望之光。

吳剛更不打話，手起一掌，拍向蘇陰陽的天靈蓋，登時腦漿四溢

，一命嗚呼。

吳剛扯起他一條腿，牽馬爬上山坡，把蘇陰陽的屍身扔進山谷。

吳剛翻身上馬，飛奔而去。他心中既輕鬆又緊張，因爲除去一個心腹大患。但如何向朝廷交代，卻又大費思量。

蘇陰陽是攝政大臣霍光的心腹，假若霍光知道他殺了蘇陰陽，他吳剛便有十個腦袋也保不住。

吳剛心中越來越不安，總怕此事會不愼洩漏出去，如此一連過了半月，他見一切風平浪靜，才敢出去走動。

這天，吳剛進了一座鎭子，走入一家酒館，要了幾碟小菜，獨斟獨飲起來。

這時，忽聽一個漢子說道：「你知道麼？蘇陰陽這等宮廷高手，竟被人殺了，聽說是遭人偷襲，打在後背才致命的。」

有人答嘴道：「能向蘇陰陽下毒手的，除非是他的同道中人，否則，憑姓蘇的武功，誰會偷襲成功？」

吳剛一聽，嚇得幾乎跳了起來，心道莫非蘇陰陽的鬼魂顯靈，否則怎麼竟傳了出去？此事若傳入京城，霍光追究起來，他吳剛就第一個難脫關係。

吳剛再也聽不進了，匆匆的離開酒樓。

忽地有人在他身邊一晃，便把他的去路堵住，嘿嘿一笑道：「跑得和尚跑不了廟，堂堂君陽指揮使，能逃得去哪兒？」

吳剛抬頭一瞧，只見這人一身白衣，極之乾淨光亮，胸前更綉了雲雨，下面有嶙峋怪石，石上長一撮青草，但臉肉橫生，左眼瞎了，是一位獨眼龍，年歲也不知多大，剩下的一眼卻亮得出奇，猶如電光，觸之令人生寒，顯然內力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

吳剛不由渾身一抖，他認得此人的名頭，他雖然尚未碰到，但此人的名頭卻連鬼也皺眉頭。

吳剛咬咬牙，詐作不懂，冷冷的道：「朋友何出此言？」

那人嘿嘿笑道：「這並非我說的，是爲蘇陰陽說的。」

吳剛故作不懂道：「誰是蘇陰陽？」

那人笑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人在他背後拍了一掌，把他的小命拿走了。」

吳剛一聽，不由渾身一抖，猶如掉進冰窟，連心肺也被凍得發痲。

這人的名頭並無甚麼特別，叫做巫山神，他姓巫，名山神，如此而已。

但「巫山神」三字，卻比閻王爺更可怕，因爲據說此人武功之高，當世中已絕無僅有，江湖中有傳言道：「天暗地昏，猶勝碰上巫山神。」碰上巫山神，比天昏地暗更可怕。

吳剛垂頭喪氣的道：「你……你待如何？」

巫山神笑道：「也沒甚麼，只是欲與你談一筆買賣。」

吳剛道：「甚麼買賣？」

巫山神道：「江湖上人人均知蘇陰陽被人暗算死了，但尚不知是誰殺了他，只有我知道，只要有合適的出價，我或許就背了這黑鍋，自認蘇陰陽是我殺的，相信也無人敢向我出手尋仇！只是這出價不太便宜罷了！」

吳剛深知「價錢」絕不會低了，他暗暗咬一咬牙，凝運內力，驀地撲了過去，他的成名絕學「虛靈神掌」忽地拍出，去勢驚人，武林中能在這一招下全身而退的，只怕也絕無僅有了。

但巫山神偏偏是這僅有中的一位，只見他右脚一滑，猶如幻影般便在吳剛的「虛靈神掌」中穿了出去，這威力驚人的一掌，竟連他的衣角也沒碰上。

巫山神倒負雙手，含笑而立，猶如閑庭信步，沉然道：「吳大人，你大概知道我是值得出高價的人了吧？」

吳剛猶如碰上鬼魅，他絕望的歎了口氣，道：「甚麼價錢？你說吧！」

巫山神大笑道：「一千金！」

吳剛暗鬆口氣，道：「是一千兩黃金？」

巫山神笑道：「是否值一千兩黃金，我不知道，但一千金換幾十條生命，這豈非合算極了？」

吳剛奇道：「一千金如何換幾十條生命？」

巫山神大笑道：「吳大人暗殺蘇公公，此事若被朝廷知道了，是否立刻抄家誅滅九族？九族之大是否幾十條人命？但千兩黃金只是一個女兒，吳大人把女兒給我，就可以保存幾十條生命，這是否一千金換幾十條生命？是否合算極了？」

吳剛一聽，如遭電殛，眼前一陣發黑，雙腿抖顫，心道此人連我見了也感惡心，怎能把女兒給他折騰？他咬牙切齒道：「辦不到！你死了這條心吧！」

巫山神並不生氣，反而微微一笑道：「自古郎才女貌，天生一對，當世中誰有巫某人如此身手？當世中也只有吳小姐最美麗，這是否郎才女貌，天生地設的一對？」

吳剛嘴角突突亂顫，心如火燒。

巫山神又笑道：「女兒終究要嫁人，嫁了人便不值一千金，也就不能換回幾十條生命，這其中合算

與否，便瞎子也會計算！再說吳大人在君陽府任內，不是也把一位姓丁的女娃兒摟在懷裏享受了一個月麼？吳大人當時又付出甚麼代價了？」

吳剛的心又如遭冰封，血也凍凝了，哎，他連這事也知道了，顯然早就對女兒有所算計了。

巫山神呵呵一笑道：「其實我這是眞心喜歡你的女兒，這才公開現身做這宗買賣，否則憑巫某人的身手，當世中有誰可以阻止我與你女兒快活享受！」

吳剛一聽，不得不承認巫山神說的，均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在這殘酷的現實面前，他不得不低頭！哎，爲了吳家幾十條生命，小欣呵小欣，也只好委屈你一下了！

吳剛咬牙道：「等我辦完事再說如何？」

巫山神決然道：「這不行，先與你女兒成親！然後一切好辦！我可以助你把那些下三流人物打發了，等你加官晉爵，你若嫌赤陽、文不舉礙手礙脚，我也可以立刻把他二人送上閻王處。」

吳剛深知憑巫山神的能耐，假如他肯全力助他，那肅清江湖太子黨餘孽，幾乎是指日可待，而因此必定大受朝廷賞識，甚至封王拜將，亦非夢想！

這樣，女兒一身，便牽兩端，一是下地獄，二是上天堂，巫山神的要求竟然變得非常吸引了！

吳剛這般轉念，終於咬一咬牙，點頭道：「那先多謝巫大俠的美意，但赤、文二人尚有留存價值，何時下手請由吳某下決斷。」

巫山神大喜道：「好極！你是巫某的大泰山，一切聽你吩咐便了。」

吳剛心中苦樂難分，忽爾看見自己封王拜將，無比榮耀，忽爾又看見花朵兒般的女兒，被醜陋赤裸的巫山神肆意凌辱……但這兩者卻又不幸的緊密相連，苦中有樂，樂中帶苦，沒有苦便沒有樂！

＊　＊　＊

此時另一處地方的「赤焰掌」赤陽卻是渾身是樂，因爲他身下壓着那位採荷的青衣少女，這是一朵惹火的鮮花，燒得赤陽渾身發熱。

赤陽也顧不得身份，也顧不得文不舉、黃河二鬼六隻眼珠盯着，竟伸手便撕少女的衣裙，「嘶」的一聲輕響，少女的胸衣被扯斷了，露出白玉般的雪胸，赤陽瘋狂了，怪叫一聲，便把嘴湊了上去……

就在此時，一朵金色的含笑花疾射而至，劃過一道耀眼的金光，正擊中赤陽的手臂，赤陽一聲慘叫，便被撞出一丈多遠。

小小的一朵金色含笑花，遙遙而發，竟有如此力度，射花之人，其內力簡直比魔鬼更可怕十倍。

赤陽看清暗襲而來的是一朵金造的含笑花，綳緊欲大罵的臉皮立刻抽搐了，因爲他已知道射花的人是誰，這人自然便是在青城山上，救了他和文不舉一命的絕頂怪手。

赤陽深知就算集文不舉、黃河二鬼四人之力，亦決非「怪手」之敵，因此不單是他，就連文不舉、黃河二鬼三人，也目瞪口呆的呆立着，既不敢叫，也不敢逃。

那破了胸衣的少女，連忙從地上爬起來，流淚急急的向東面逃去。

誰也不敢去追少女，反而不約而同，如見鬼魅似的向南面急竄，匆忙如喪家之犬。

天幸那「怪手」再沒發含笑金花，也沒現身追趕，四人直逃出幾十里，才敢放慢了脚步，這一番折騰，四人的肚子也餓了。

四人走上一家酒館，酒館分上下兩層，裏面的人正在狂飲大嚼。

四人走上上層，在靠南向陽的地方坐下，要了一桌酒菜，便吃喝起來。

赤陽一面吃，卻也沒忘了爲朝廷緝拿叛逆的重責，他不時拿眼和耳留意四周的動靜。

在西北角的桌子上，有兩位少年正半醉的高談。青衫男子身邊的紅衣少年道：「雄記兄，有好看的了，到時還不天翻地覆麼？」

紅衣少年道：「到時也少不了你的好處！」

兩人說着，下樓去了。

赤陽心中一動，他沒聽眞「雄」字，卻聽到一個「記」字，心道此人既姓「紀」，便可殺毋赦了。

因此四人也立刻跟了出去。

那兩人出了酒樓，翻身上馬，奔東門而去，赤陽等人也緊隨而出。

不一會，出了荒郊野外，赤陽等一加勁，追上紅衣少年，攔住了去路。

紅衣少年似有恃無恐，破口罵道：「瞎了狗眼麼？敢阻本少爺的去路！」

赤陽怪笑一聲道：「小子，你姓甚名誰？說眞了或許尚有一線生機。」

紅衣少年氣盛，話也不答，長劍一抽，拍馬向赤陽刺去。

赤陽本不以爲意，見少年劍勢如此凌厲，連忙跳下馬來。

少年得勢不饒人，飛撲而下，赤陽向左一閃，躲開三尺，不料少年劍勢奇速，趁勢斜掃，赤陽的衣服被長劍劃破，差點傷及皮肉。

赤陽火了，惡念陡生，暗道管你是誰，反正你是姓紀便可殺毋赦了！他掌一錯，運起「赤焰掌」，右閃矮身，左掌劈出。

少年一招「雄鷄啄米」，劍向下點，赤陽用掌力震開他的長劍，跨上一步，右掌拍向他的左肘，少年迴避不及，回劍來削。

電光石火間，赤陽擊中少年的左肘，少年的劍傷了赤陽的胸肌。

少年立刻吐血不止，臉變了形，五臟六腑均被震碎了。赤陽卻只被劍尖劃破了一點皮肉。

與少年一起的青衫少年，打馬就跑，尤三鬼要追已然不及。

少年臉露絕望，乞求道：「大爺饒命！」

赤陽道：「你叫甚麼？看可否饒你！」

少年道：「小子姓雄名記。」

赤陽不由一怔，心道：「原來聽錯了，但錯了也要將錯就錯，反正多殺一個有甚麼要緊。」

赤陽眼一瞪，又問道：「你等在樓上談甚麼好好幹？幹甚麼事？」

雄記道：「是打算成立幫會的事。」

赤陽道：「結甚麼幫？」

雄記知赤陽已聽到他剛才的話，無奈道：「打算成立長樂幫。」

赤陽道：「幫主是誰？」

紅衣少年道：「是我的爹爹。」

赤陽沉聲道：「幫址選在何處？」

紅衣少年不敢回答，悶聲不語。

赤陽陰森的道：「說，否則你休想生離半步。」

雄記似乎堅持不下去了，他見四人均有殺人的神色，知道今日必然難逃一死，便忽然猛一咬牙，按响身上的「火雷珠」。

但聽「轟」的一聲大响，一團火球從雄記身上騰起，向四面炸開。

赤陽雖然奸滑，但也決沒料着雄記有此一着，欲閃已遲，接而便聽連聲慘嚎。

尤三鬼被炸斷一隻手，尤二鬼的前胸肉燒焦了，赤陽的白臉燒成紅豬肉，連左眼也被燒瞎了，文不舉卻最輕微，僅小肚上落了一團火，衣服燃燒起來。

雄記自然炸成火炭，他的長劍，亦被炸飛兩三丈遠。

四人亂跳亂叫，紛向水源處撲去，跳進河裏，浸了半天，仍不濟事。

四人又連忙奔進城裏，竄進一家草藥店，幾乎把老郎中一掌劈了，才總算敷上藥膏。又躲進一家客店，一連靜養了半月，才總算渡過險境，免了生命之危。

＊　＊　＊

這天，四人正商議離開客店，到外面去，四人剛下樓，迎面便見幾人進來，數人均神情冷漠，臉帶殺氣。

來人共是六位，後面四人分穿青、黑、紅、白四色衣，前面二人，赤陽一見便心中發痳，原來是直屬攝政大臣霍光的貼身死士，官位雖然不高，但因霍光的關係，連皇上也不放在彼等眼內。

他們一個叫鐵三，一個叫劉四；鐵三原出內宮太監，因此仍是太監身份；而劉四則是西藏密宗的得意弟子，功力非凡，比蘇陰陽有過之而無不及。

鐵三與劉四往椅上一坐，其餘四人，也端然坐下，鐵三這才冷冷的道：「赤陽、文不舉！你們知罪麼？」

赤陽、文不舉一聽，心中一凉，不知自己已犯了甚麼過失？但兩人不敢分辯，因爲一分辯，馬上就得橫屍當場，鐵三、劉四分明是帶了聖旨而來，又是霍光的紅人，殺他們簡直有如殺一條狗。

赤陽道：「鐵公公，我等辦事不力，罪該萬死，但沒見到蘇公公，我等也不知如何行事才好。」

鐵三冷冷的道：「你等三人，出京一月有餘，爲何不呈奏朝廷辦事如何？反而養起清福來了？」

赤陽大着膽子掩飾道：「我等奉蘇公公之命，先查清叛逆再呈報霍大人和皇上，以免打草驚蛇，望鐵公公鑑諒。」

鐵三原來想治赤陽等人的罪，但見他二人如此狠狽，知他們已盡了力，而且對霍大人甚爲忠心，便把口氣一緩，道：「那你們查清了麼？」

赤陽見鐵三已轉了話題，知難關已過，忙討好的道：「稟公公，我等雖然受傷，但大有收穫，打探出江湖中有個新幫派，名叫長樂幫，幫主姓雄，四處活動，圖謀不軌，而且很可能與傳聞中的那個姓紀的人有牽連！」

鐵三道：「長樂幫幫主雄甚麼？」

赤陽心跳道：「那小子死性不改，我等尚未問完，他就引爆火雷珠，自絕身亡。」

鐵三道：「姓紀的尚有甚麼線索？」

赤陽忙道：「有！姓紀原來叫紀靖，是青城派的弟子，只是姓紀的不在青城山，我等無法見到，才下山來尋找蘇公公，以作定奪。」

鐵三和劉四一聽，臉色又緩和了點，「紀靖」是他們此行的最重要獵物，只要有線索，就好辦了。

文不舉站在一旁，一直默默無言。

鐵三道：「文不舉，你有何話說？」

文不舉躬身道：「稟公公，江湖中有個叫紀大力的，聽說與紀靖有養父之情。」

鐵三點點頭，沉吟不語，過了一會，他站起來道：「我等上君陽府！吳剛也該回去了，他就算未回，我也有法子要他回去。」

衆人不敢異議，隨鐵三出了城，直向東面的君陽府馳去。

烈日當空，馬也跑得慢了。

鐵三向四周看了看，見左前方有一片樹林，就策馬奔了過去。

進了樹林，衆人下了馬，解衣露肚，往地上一坐，一陣凉快，幾乎不想再上路了。

忽地一陣笛聲傳了過來，清脆悠揚。

鐵三向笛音處一看，見西面有一匹紅馬正向這邊馳來，馬上一位白衣少年，丰朗俊秀，腰下掛劍，雙手吹笛，正起勁兒。

鐵三微微一笑，心道這娃兒好一副逍遙神態！

白衣少年吹笛入了樹林，見幾個人東倒西歪躺在地上，便皺了皺眉頭，但見他們並不讓路，笛音便一轉而顯憤怒。

鐵三略通音律，感到少年在借笛音罵人，便冷冷的道：「娃兒，何必太傲！」

白衣少年笑道：「巍巍乎泰山，浩浩兮江河！你懂其中意境麼？」

鐵三道：「娃兒來自何地？」

白衣少年笑道：「雲深不知處。」

鐵三心中不悅，斥道：「小子無禮，敢這般對大人說話麼？」

白衣少年亦勃然變色道：「大人無知，小子當然不懂禮數了。」

鐵三縱橫半生，從來沒一位小輩敢在他面前如此撒野，他冷哼一聲，便存心拿這白衣少年立威了。

鐵三身子不動，突然飛騰而出，疾如輕鴻，向少年抓去。

白衣少年在馬上斜射而出，落在兩丈遠，身法也美妙之極。

鐵三一擊不中，便感面子有損，他右掌一揚，掌上立現一層黃氣，正是他的成名絕學「黃極元功」，身子一飄，一掌劈出。

白衣少年急忙轉身，隨手也拍出一掌，身子卻趁勢奔向鐵三的左肋。

鐵三一見心中微吃一驚，他認得這正是聞名天下的「南宮世家迷踪步」！

鐵三尚不敢斷定，心念一轉，突騰空近丈，凌空下擊，逼白衣少年施出家傳絕學。

白衣少年果然不敢大意，雙掌一晃，現出紫氣，向鐵三下擊的雙掌迎去。

鐵三一見白衣少年掌現紫氣，心中又一凜，暗道這正是南宮世家的「紫府天罡神功」。他知道「紫府天罡神功」的厲害，不敢以「黃極元功」硬碰，只好凌空倒縱，避了開去。

鐵三沉聲道：「你是南宮世家的甚麼人？」

白衣少年傲然一笑道：「南宮世家的第三代傳人南宮英是也。」

鐵三自知勝不了南宮英，但又不能認輸，便冷冷的道：「小子你走啦，鐵某改日再去拜訪南宮世家。」

白衣少年大笑道：「南宮世家還怕人前去領教麼？」

站在一旁不言不語的青衣劍客忽地冷然道：「未必！你雖然有點斤兩，但要想全身而退，可得問問玄風使者手中的快劍。」

這時，赤陽等人才知道，緊隨鐵三身邊的四位帶劍人，原來是「北極老祖」的四大弟子玄風、玄雨、玄雷、玄電使者。

白衣少年南宮英似乎亦聽過「北極老祖」的名頭，他不敢太狂了。

玄風使者道：「你若能走過我三劍，便可離去，否則便須永留此地。」

南宮英想了想，忽然道：「那請問可否同時讓我刺你三劍？」

玄風使者道：「可以！但我不會只守不攻，你可要小心了。」

南宮英一聽心中暗喜，心道憑南宮世家得自「紫府秘笈」的劍法，你要躲開三劍已自不易，何來餘力反擊三劍？這賭注必贏無疑！

南宮英心念電轉，長劍一抖，忽地劍身光華大熾，劍成圈圈迴環，連綿不斷，一劍竟可化作千劍萬劍。

玄風使者雖然劍法通玄，但乍然碰上這等天下少見的劍招，亦感駭然，他全力把劍法發揮，劃出無數光圈，這才化解了這奪命一劍，但人已退出十幾步遠。

玄風使者神思未定，南宮英又故技重施，玄風使者依然不能破解，只好又連退十幾步，避開第二劍。第三劍也只能閃避化解。

不過第三劍玄風使者僅退了一步，便把南宮英這一劍化解了。

玄風使者卻也守諾，他把手一擺，道：「南宮英，你走吧！你逼我只守不攻，否則你必敗無疑！下次碰上，不會如此便宜了。」

南宮英此時持劍的手也微微發抖，他深知玄風使者的劍法遠勝於他，而內力更與他相差甚遠，剛才不外是藉「紫府秘笈」的一招神招救命罷了！

南宮英不敢回話，打馬離去，與先前的狂傲，有如兩人似的。

鐵三心中暗道武林世家，果然名不虛傳，就連一位第三代的娃兒，居然連玄風使者也難奈他們，倒不可過於輕覷了！

鐵三揮手令衆人上路而去。

到晚上，鐵三等人來到一個小鎮，找了家客店住下，再上酒館晚膳。

剛坐在酒桌，便見從外面走進兩名江湖人物，要了些酒菜，管自吃了起來。

三杯下肚，一人道：「老兄，蘇陰陽下江湖做甚麼？」

另一道：「誰知道？說不定是出來散散悶吧！」

那人道：「不對呵，若是那樣，怎會被人殺了？他必然是出來追殺甚麼人，卻反而被人殺了。」

另一人道：「胡說八道，沒聽說蘇陰陽是被巫山神殺的麼？當世中有誰敢追殺巫山神？」

那人道：「那巫山神又殺蘇陰陽幹甚麼？」

另一人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但如此一來，江湖就會大亂一番了。」

那人道：「爲甚麼？」

另一人道：「你試想，蘇陰陽被殺，朝廷兩聖捕會不會下來追緝兇手？但兩聖捕又豈是巫山神的對手？若兩聖捕也被殺了，朝廷會放過一干江湖人物嗎？」

兩人一陣談論，聽得鐵三膽戰心驚，蘇陰陽死了，而且是巫山神所殺，這可能嗎？巫山神這大魔頭又不好惹，就連北極老祖也未必勝得了他。

鐵三走過去，坐到兩人身邊，笑道：「朋友，你們剛才所說是眞的麼？」

那人看了他一眼，點頭道：「江湖上是這般傳言，眞實與否鬼才知道！」

鐵三沉住氣，道：「在何處聽來的？」

那人道：「到處都有人說，我等也是在鎮外茶檔聽來的，還聽說青城派掌門林仁正姦佔了師妹，他的弟子紀靖替他擔了罪名，林仁正把紀靖打個半死，後來被一位魔頭救走了。」

鐵三的心不由突突一跳，忙道：「救走紀靖的魔頭是誰？」

那人看了左右一眼，才悄聲道：「是神出鬼沒的含笑金花娘娘。」

鐵三一聽，幾乎叫出聲來，怎地又多了一個含笑金花娘娘了，如此一來，要對付紀靖，就極不容易了，何止不容易，簡直是兇險極了。

這天晚上，各人均心事重重，蘇陰陽的死，令各人有兔死狐悲之感。

夜深了，赤陽正在睡中，忽聞一陣香味，他內力深厚，香味乍聞，便立刻驚醒，躍身而起，把門拉開，一步搶出。

施迷香的人一怔，連忙逃跑，赤陽隨後追去。

兩人一前一後，出了鎮子，前面那人忽然停下來，面對赤陽，咬牙切齒道：「赤陽惡賊，你的死期到了，納命來。」

此時從左面又掠出兩條人影，堵住了赤陽的去路，赤陽一看，原來是長樂幫的周義和傳功長老開碑手傳海蛟。

赤陽一見兩人，心頭大顫，暗道這條命只怕要丟在此地了。

周義道：「赤陽，你殺了本幫的少幫主，今晚就用你的人頭去祭亡靈。」

赤陽咬牙道：「就你等三兩逆賊亂黨，也敢向朝廷欽差下手？」

傅海蛟道：「周堂主，不必說了，動手吧！」說着便一掌向赤陽拍去。

赤陽以「赤焰掌」相接，「砰」的一聲，兩人均退了幾步，顯然功力相當。

但在赤陽未及換氣之際，周義的「天陽指」疾然一點，射中赤陽的掌心，一股奇熱透入，赤陽自感內火立刻騰燒。

開碑手傳海蛟見有機可乘，一掌劈出，欲取赤陽的生命。

但聽「啪」的一聲，赤陽沒有倒下，傅海蛟卻連退幾步，原來接下這一掌的，是隨後趕來的鐵三。文不舉、黃河二鬼、玄風、玄雨、玄雷、玄電四使者等人，亦一齊趕到了。

傳海蛟見對方又多出數人，而且功力非凡，便大喝一聲，運掌向鐵三拍去。

鐵三不避，舉掌迎去，欲把傳海蛟震跌倒地。

豈料傳海蛟的手掌內捏火雷珠，隨手而出，人也飛縱而退，眨眼不見。

鐵三正欲追趕，突見身前有火星冒起，欲避已自不及，一聲轟响，一團火球正射在他的臉上，把他燒得呼天搶地。

幸而玄風使者與玄雨使者二人齊上，一助鐵三以雨滅火，一助赤陽以風化熱，這才把二人救回。

但鐵三頗爲自負的英武面孔，卻已被燒成醜八怪了。

鐵三出身太監，唯一令他安慰的，便是他的面孔尚有一點男人的氣度，此刻被毀了容，這便比殺了他更痛苦萬分，在這片刻間，鐵三的性情大變，變得更仇視江湖人士，發誓非要殺盡江湖武林人士不可。

鐵三不怒反笑，他向玄雨使者點頭道：「多謝使者救援。」

玄雨使者一笑而已。

鐵三道：「長樂幫逆賊製成這等厲害暗器，各位有何破解之法？」

玄雨使者道：「鐵公公，這東西厲害無比，唯有逃跑而已，決無破解之法。」

鐵三一聽，便感他替自己挽回一點面子，呵呵大笑道：「既玄雨兄亦無法破解，鐵某人這一觔斗亦算不寃了，日後爲行事方便，請勿再稱我爲公公，稱兄道弟豈非更好？」

玄雷使者笑道：「鐵兄突然變得好氣派。」

鐵三哈哈一笑，聲帶悲愴。

此時忽然不遠處有人聲掠過。

鐵三低聲道：「追！且看看是何來路。」

在場均是一等高手，身法了得，快如奔電，眨眼便見兩條人影在前面現了出來。

又追了一會，天色已漸放亮。上了一道山脊，是一個小村子。

村西面有個小茶檔，那兩條人影到了茶檔，便停了下來。

這時，鐵三等人已掠了上來。

那二人一見文不舉、赤陽等人，不由一怔，神色略見驚惶。

文不舉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青城派的兩位高手。」

這二人正是王元水和丁冷。

林仁正受不住那些誣陷之言，定要出來找到紀靖與蘇小嬌，當面對質清楚，以雪寃枉。

王、丁二人與林仁正約好，今日早晨在此會面。

王元水見赤陽等人一齊出現，便知今日青城派劫數難逃，正思如何向林仁正報警。

豈料正在此時，林仁正一衆和蘇英傑五人，已由遠處奔來，見了赤陽等人，亦不由怔住了。

鐵三已知來人便是青城派的掌門林仁正，他正急於找武林人士洩恨，一見之下，便存下一個惡毒的念頭。

他馬上向林仁正一拱手道：「林大掌門果然好艷福，嬌妻美妾陪伴左右，羨煞旁人。」

林仁正一聽大怒，他心中本就氣瘋了，這人又把他的女兒林月花說成是他的美妾，心中便更惱恨，不由罵道：「甚麼東西，不男不女，不乾不淨的胡說八道，這是林某人的女兒，豈是美妾。」

鐵三被人罵「不男不女」，這是太監的大忌。鐵三不怒反笑，故意道：「林掌門，你說這美人兒不是你的美妾，文兄弟卻明明見你早晨在這小美人閨房中鑽出來，這是怎麼回事？」

此言一出，旁人尚不覺甚麼，但林仁正聽來，卻如火上加油，他連番被人誣爲不耻的淫賊，心中一口惡氣如何再容得下去？他猛一咬牙，連劍也不及拔出，便向鐵三撲去，要活生生把他撕了。

林仁正心中的恨氣此時全向鐵三發洩出來了，他不顧守，只顧攻，招招均是拚命的打法，他的青元神功又功力大增，厲害無比。

鐵三雖然把黃極元功提到極點，依然有力不從心之感。

兩人以快打快，轉眼已鬥了二十多招，鐵三感不支，心中不禁大駭，暗道與這瘋虎般的林仁正鬥下去，倒下的必然是自己。

鐵三危急中向玄風使者遞了個眼色。

玄風使者會意，鐵三疾退之際，玄風使者身法如風，一旋便靠了上去，一指點中林仁正的章門穴。

林仁正登時動彈不得。以他的身手，玄風使者雖強，但也決非一招可以得手，但林仁正急怒攻心，人近瘋狂，才被玄風鑽了空檔。

鐵三一見，怕林仁正自殺，回身又連點了林仁正數大穴，林仁正成了一具木偶，既不能動，也不能言，心中充滿絕望。

這一突變，令青城派的人大驚失色，不一會，便全被赤陽、文不舉、鐵三等人擒下了，甚至連玄風等四使者也不必出手。

青城派除青城一老唐功外，所有精英全部落網。

鐵三哈哈一笑，他走到林仁正的夫人朱月香面前笑道：「林夫人，你肯回答鐵某人一個問題麼？」

朱月香無奈冷冷的道：「是甚麼問題？」

鐵三道：「紀靖在哪裏？他如何成了青城派的弟子？」

提起紀靖，朱月香便恨在心頭，她冷冷的道：「不知道，我等亦正尋他。」

鐵三故意露了一句口風：「實不相瞞，你等今日之禍，全因紀靖而起，若非有人要追緝紀靖，青城派這場大禍便可免了。」

朱月香一聽，果然恨得發抖，咬牙道：「本派亦正追殺紀靖，非要他碎屍萬段不可……他是紀大力帶上山來的，其餘根本不知道甚麼。」

鐵三笑道：「很好！我再問一句，然後就任由你等逍遙快活。」

鐵三回身一拍，解了林仁正的啞穴，「林掌門知道紀靖的來歷麼？」

林仁正恨道：「林某瞎了眼珠，收留了這逆子，他是紀大力收養後，求我收他爲徒。」

鐵三大喜道：「與紀大力同來的，是否還有一位朱蝶兒的女子？」

林仁正茫然道：「甚麼朱蝶兒？林某連聽也沒聽過。」

鐵三道：「眞的不知道？」

林仁正怒道：「沒聽過就沒聽

過，你再問也是多餘。」

鐵三知道，林仁正已恨透紀靖，他若知道如何會不說出來？他既然不知道，那就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

鐵三馬上趁機翻臉道：「林仁正，你別跟自己過不去，你若是不說，可別怪鐵某手段陰毒了。」

林仁正絕望的吼道：「你要待怎樣？青城派與你無怨無仇，爲何要趕盡殺絕？」

鐵三的隱痛被勾起來了，他冷笑一聲道：「是你等武林人士先與我過不去，鐵某已發誓，非要把你等武林各派趕盡殺絕不可。」

鐵三隨手又封了林仁正的啞穴，他走近朱月香、林月花的身旁，隨手再點了數穴，以防她們自絕心脈，然後狠毒的道：「林大掌門不是絕口否認這小美人並非你的美妾麼？那很好，鐵某就讓你二人赤身相對，且看林大掌門的定力如何了。」

鐵三說罷，獰笑一聲，下令道：「先把他們架去林中，再好好導演一幕妙戲給老子瞧瞧！」

赤陽等人皆是色中餓鬼，一聽哈哈大笑，飛快的架起林仁正等人就走，反正有兩個女的，妙戲演完，還不輪到自己上場麼？

這是一場親爹納親女爲妾的悲劇，眼看誰也不可能制止它上演了！

蛛絲馬跡　溯本求源

一聲沉响，渾濁的山澗水花四濺，紀靖從上面摔下來，雖然落在山澗的亂草叢，但依然暈死過去。

紀靖被埋在深深的草叢中，天地間誰也不可能發覺他的存在。

紀靖一昏迷就是兩天過去，換了普通人，十有八九就會永遠睡去了。

但紀靖的血液似乎是特殊的，根本不可能的事，在紀靖身上卻有可能，兩天後他就醒來了。

雖然他的眼睛是極艱難的睜開，但畢竟是醒來了。

紀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每到絕境之時，身上的血脈便會沸騰，衝出一股熱氣，這團熱氣是如此的霸道，簡直令殭屍也會復活，何況是欲死而未死之人？因此紀靖就算想死也辦不到。

既然死不了，就必復活下去。

紀靖身潛的那股熱氣，刺激着他的腦海，逼他驀的躍出一個念頭。

紀靖笑了，但沒有聲音，他太衰弱了，連笑聲也發不出來。

但笑是不復發出聲音的，普天下最厲害的武器就是內心無聲的笑。

內心的笑令人恢復生機，對未來充滿希望，有希望就不會絕望，希望是戰勝死亡的最好武器。

雖然笑不出聲，但紀靖內心卻在微笑，他睜着眼，望着天，雲來了，雨下了，天陰了，天晴了。

漸漸紀靖也忘了自己看見的是甚麼，他猶如身邊的小草，只呼吸空氣，卻沒有思想。

二十多天過去了，紀靖居然仍能呼吸，他的心仍在微笑。

忽然他有了一種新的感覺，他聽到水流的聲音。

漸漸地，流水的聲音變得有節奏，猶如琴音般的悅耳，四周也傳出了合奏，組成一首渾厚博大，深奧神奇的天地交响樂曲。

紀靖整個人，猶如浸泡進天地交响曲中，又如溶進湧動奔騰的音流。

如此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忽然萬音皆寂，如同游雲飄散，再難尋覓。

接而又騰起一陣喧囂，這時卻是鳥聲、風聲、花草、水流的塵世聲了。

紀靖忽然就一躍而起，他爲自己奇跡般的康復而震驚，怔怔的好一會，猶如九天降下的一位呆子。

紀靖亦不知道，他在飄幻的無思無慾無想的空靈中，已渡過了三十多個日夜，無意中溶入「金剛經」的「應無所往，而生其心」的境界，甚至已超然於外，達到佛學「正覺」的頂峯，不但空明，且覺輝煌，他才能不醫而癒，頓復清明。

紀靖向上仰望，山壁陡峭，根本無路擺脫困境。他向下望，山澗直下，心道水流出處，必有去路。

他用青藤連接起來，向下滑去。

他花了大半日的工夫，才下到澗底，尋到一點野菓塡飽肚子，才向外走去。

他順着水流走，竟走出了大山，心道距青城山已有數十里了。

他不敢再回青城山了，但師叔蘇小嬌卻不能不尋找，她到哪兒去了？

紀靖身上只有那柄拾到的軟劍，也不能當錢用，路上只好偷雞摸狗，在地上偷摘些菓子生瓜等物充饑。

吃完了，紀靖自嘲的笑道：「小子並非有心做賊，但也不想做鬼，因此只好先行借取，待日後雙倍奉還便了！」

紀靖頭一遭獨闖江湖，甚麼閱歷也沒有，只是東走西竄，只揀人多的城鎮，打探消息。

這天近晚，紀靖到了一個湖邊。他也不知這湖叫甚麼，只知湖水很美、很深。

他見四下無人，便脫光衣服，

下去洗了個痛快，然後拿起衣服，向對岸游去。

他游錯了方向，因此直到滿天星斗，才爬上彼岸。

他的衣服全濕了，他乾脆把它洗乾淨了，晾到一旁，今晚他打算就在湖邊過夜了。

他剛要入睡，突聽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响，他連忙一翻身，趴在地上不敢喘氣，三更半夜，誰會上此湖邊？

原來是一個女子的身影，從東南方走來，女子好像是三十歲的年紀，她略一停，便慢慢地把衣服脫光，長髮披肩。

紀靖心道原來她要洗澡，便不敢動，他只看到女子的裸身，高高低低如山谷幽泉，美得很，但其餘卻一片模糊。

只見這女子頭一擺，長髮如烏雲飄動，兩臂上擧，如喚星月入懷，從頭部開始，接而是脖子、肩膀、胸、腰、小腹、大腿、脚有節奏的左右擺動，隨即兩臂交盤，腰身揉動，雙腿輕擺，如艷蛇繞轉，向上飄升，翩翩轉動，左搖右抖，顫若花枝。

一會又如仙女臨凡，一會如玉女思春，飄逸蕩動四海波，幽幽綿綿又纏纏。

紀靖看得幾乎呆了！他一生人從未見過如此美妙的事物，他不知這是舞蹈，還是神功。

紀靖胡思亂想，也忘了危險，不覺抬起頭來，向前探望。

就這一聲微動，那女子便有所驚覺，如一縷鬼影似的向紀靖飄來，快如電閃。

紀靖心道完了，偷看人家裸體練功，而且她還是一位女子，武功又不可思議，被她發現，還不立刻被她挖眼割舌麼？

紀靖連逃也不敢，因爲他深知就算他先逃十里路，也絕不能逃脫那女子的絕頂輕功！他只好把眼一閉，趴在地上，嘴巴也湊着泥土，來個龜縮以避禍。

幸而那女子似乎並沒有發現甚麼，在他身前丈遠處一迴旋，便又掠了回去。

這女子足足練了兩個時辰，紀靖也有點困倦了，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直到東方日出，他才醒來，放眼望去，那女子已不見了影踪。

紀靖一躍而起，他才醒悟自己也是赤身露體的，連忙穿上衣服。

他光着脚向北跑了幾十步，一不小心，便陷進泥沼裏，直沒大腿，他一動，身子又向下陷，馬上沒到腰部。

紀靖大駭，立即去抓身邊的水草，但不起作用，只好趴下身子，慢慢爬，好一會，他才爬了上來。

紀靖心道，爲甚麼那女子在此練功卻沒有事？而且隨意走動，輕擺妙舞。

他試着動起腦子來了，他仔細察看，好一會，他終於發現，女子練功的地方，栽着十分鮮綠的水草，草成「陰陽魚」形狀，至少有幾百株，沼澤地裏，只有一對小脚印，再沒有其他痕跡。

紀靖明白，這脚印是她脫衣時留下，她練功時，卻是踩着水草練的，只要踏着水草出去，就可保安全而出。

這發現令紀靖大樂，也因此使他醒悟，世上千難萬險，除了決心、毅力、勇氣，還須好好的動一動腦子。

這發現令紀靖的人生有了個飛躍，紀靖的決心、勇氣、毅力那是天生已具的，勇敢無畏的人，再加上智慧，那他就必然自信的突飛猛進了。

紀靖自信突地增强，心道自己原來也不笨，只要肯動動腦筋，也一樣可以獲得大智慧。

紀靖踏着那些「陰陽草」，果然輕輕鬆鬆的便闖出了死亡沼澤。

他下湖洗了個乾淨，也不敢等衣服乾了，披着濕衣就飛快的離開。

他走了幾步，突見地上有一塊石碑，上書一行字：「鬼仙沼澤，擅入者死！」

紀靖打了個冷顫，他聽師傅林仁正說過，江湖中有幾位女魔頭，武功均深不可測，而「鬼仙桃嬌嬌」便是其中的一個，若被她發現他偷看她裸身練功，他便十條小命也沒了。

紀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盡快逃出鬼仙沼澤地，他跑了幾十里，沒人追來，才暗地鬆了口氣。

紀靖放慢了脚步，心中突然又好笑道：「那『鬼仙沼澤，擅入者死』八個字，倒也並非虛言，若非發現那些陰陽草，擅入沼澤，也根本不必桃嬌嬌動手，任你武功再高，身陷沼澤，也必然被沼澤淹沒頭頂！」

紀靖有點傻氣，這想法令他一陣高興，因爲他忽然發覺，自己的腦子與運氣原來也不比別人差，否則，他「擅入沼澤」，如何可保不死了？

紀靖晃晃搖搖的走上大道，向東南而行。他走了十里地，已是日正當中，正巧前面路旁有一賣瓜的老頭。

紀靖走過去，想與賣瓜老頭扯上話，博他好感，討個瓜兒吃。

他剛走到近前，從西面跑來兩匹快馬，一馬上騎着一位華服少年，另一馬上卻是一位年近四十的青衫客。

那少年翻身下馬，捧起西瓜敲打着，眼卻瞥一下紀靖。

這時走來一位粗布土衣少女，有幾分姿色。少年一見，便盯着她不眨眼了。

少女走到老頭身邊，道：「爺爺，飯來了，你快吃吧！」

少年哈哈一笑，道：「女娃兒挺俏，賣嗎？」少女尚未說話，那少年已伸手抓住少女的手，另一隻手去摸她的下巴。少女左閃右避，卻無法避開，嚇得失聲尖叫。

同來的青衫客卻悶聲不語，不反對也沒制止。

紀靖心中大怒，心道這小子也太色膽包天，光天化日，竟去調戲鄉下女子！

他一伸手，翻腕便拿住少女的肘，一擰，把少年推向一邊。

那少年大怒，反手一掌拍在紀靖臉上，直打得紀靖眼冒金星，幾乎站立不穩。

少年又飛起一脚，正踢在紀靖的小腹上，痛得他大叫一聲，跌出一丈開外。

紀靖怒火上升，他要拚命了，使出青城派的「青元掌」，一招「掌分陰陽」拍向少年的面門。

紀靖根本不知道少年原來是以暗器著稱的「唐門世家」的公子唐滔平，他的模樣年輕，其實比紀靖大了幾年，年已近三十了，武功及暗器功夫均十分到家。

紀靖不幸惹到他頭上，簡直猶如自尋短見！

＊　＊　＊

果然唐滔平眼中毒光一閃，掌一抬便迎了上去，正是四川唐門世家的獨門「金丹元功」，一層金色勁力立盈掌面，「彭」地一聲，兩掌接實，紀靖的身子立刻被撞倒出去，約近丈外，前胸疼痛萬分，幾乎吐出血來，幸而他已達「金剛經」中的上乘內功「無爲功」境界，這才不致命喪當場。

唐滔平輕蔑的一撇嘴道：「青城派怎會有這等蠢材！少爺送你上路吧！」說着從衣袋搜出一枝小黑釘，揚手便要射出。

那青衫客忙道：「唐公子，唐門與青城派素有淵源，不可傷他。」

唐滔平嘿嘿一笑，這才收回暗器。他若發出，紀靖便十條生命也完了。

那青衫客卻是唐家的總管許畢業。

唐滔平又想向那村女走去，許畢業道：「算了，唐公子，川城美女多的是，何必在這等貨色上躭擱工夫？」

唐滔平這才哈哈一笑，拿起一個瓜，居然扔下兩兩銀子，上馬走了。

老頭一天也賣不了兩兩銀，這時連忙跑過去，塞了兩個瓜給紀靖，慌忙的帶孫女走了。

紀靖吃了西瓜，慢慢爬了起來，片刻功力，他的內傷便痊癒了。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金剛經無爲神功」的威力。

紀靖茫然的向前面走去，他知道自己的功夫，與時下的高手相比，簡直有如一位小娃兒，憑這點微末本領，如何去闖蕩江湖？如何尋找師叔蘇小嬌？就算尋到蘇小嬌，自己又如何去保護她？

不知不覺，紀靖走進一座城裏。

城裏很熱鬧，人聲嘈雜，車水馬龍。

紀靖立感自己的微不足道，他身上既無錢，不敢進酒館，更不敢進客店，只能乞丐般的隨街亂鑽。

轉了一會，他竟闖入一家花園，他小心翼翼，看看有沒有吃的，忽聽一聲幽歎，他循聲望去，見兩少女坐在花園中，不知在說着甚麼話。

紀靖連忙伏在一旁，他這時見了女人就頭痛，因爲他每次見到，總會給他帶來災難。

他想退出去也不能，因爲他一動，就會被人發覺，不幸那大門又被人在裏面關上了。

「小姐，你別多心，夢豈可當眞？大頭鬼纏着你必是假的，你是都指揮使的千金小姐，誰敢難爲你了？」

那小姐幽怨的歎了口氣，卻沒作聲，她略一揚頭，她的臉容便被紀靖瞧見了。

紀靖一下子呆了，因爲這是一副人間少見的仙容，他發覺人間絕不可能有這等清麗的女子！

那小姐卻正是吳剛的大女兒吳小欣。她靜了一會，才淡淡的道：「也許這是我的命數了！春梅，你把琴搬來，我彈一曲解解悶兒。」

春梅答應一聲，走了出去。

紀靖卻不認識吳小欣，但自見了她的仙容，不知爲何，她每歎一口氣，紀靖對她的憐惜就添多一分，他怔怔的，竟忘了趁機溜走了。

不一會，春梅捧琴走了回來，琴身精巧，通體紫紅。

吳小欣幽幽道：「這是我剛想出的曲子，一時沒有好名稱，就叫它『九霄幻音落瑤台』吧！」

春梅笑道：「好曲名！」

吳小欣伸出纖纖玉手，輕輕一撥，嗡嗡愴然，紀靖不由渾身一麻，他不料小小琴音，竟有如斯感應。

瞬間吳小欣便彈了起來。

在紀靖耳中，這琴音有如流水行雲，淙淙有聲；有如龍吟，輕飄似鳳鳴，高可伸萬丈，長可臥八荒，令人心胸曠闊，渾忘困境。

忽爾琴音一轉，猶如春雨綿綿，夜半無人，雨打芭蕉；轉而又轉秋燈夜雨，催人淚下漣漣……

紀靖聽着，彷彿看見一位孤苦無依的少女，正被無情的洪水猛獸吞沒，他不由落下淚來，但見那小姐卻已淚下如雨，變成一位淚人兒了。

紀靖忘情間，不小心壓斷了一枝花，啪的一聲。

春梅聞聲連忙走過來，紀靖躲不及，只好站了起來，神色大爲尷尬。

春梅斥道：「你爲甚麼在花園偷聽？」

這時，那小姐也移步過來了。

紀靖忙分辯道：「小姐，我並非偷聽，我不知這是你家花園，被琴聲所引，才不知不覺聽了下去。」

春梅怒道：「胡說！小姐彈琴之時，大門已關，你如何走得進來？」

紀靖慌了，道：「是，我胡說八道，但不是有意的。」

吳小欣見紀靖臉有淚痕，雖不俊俏，但極有英氣，心中先就有好感，便道：「算了，他也算是知音，別責怪他了！」

春梅撇一撇嘴，道：「憑他也聽得懂麼？」

吳小欣卻細聲的問道：「我彈得如何？」

紀靖忙道：「小姐如仙，琴音自然不凡，有如九天仙音下凡塵，令人如入夢境！」

春梅「哼」了一聲，道：「油嘴滑舌，故意討小姐歡心麼？憑你也配？」

紀靖心中對小姐卻只有崇拜，半點沒有非份之念。

吳小欣微微一笑道：「這位大哥過獎了，奴家不過閑來無事，隨便一撥消遣罷了！」

紀靖向吳小欣躬身道：「小子無知冒犯，告辭了！」

他見吳小欣點點頭，表示並不怪他，這才大步走出花園。

不知爲甚麼，自見了吳小欣後，紀靖心中便塞滿了一種抑郁不平的怒氣，他但覺得，這上天待人太不公平，許多善良人偏偏苦難不盡，受盡折磨；但惡人卻大可逍遙快活，縱橫無忌！這到底爲甚麼？

紀靖一面發足狂奔，消洩心中的悶氣，一面狠狠的自問自道。

這答案竟然無人回答。

紀靖出了城，又在四野狂奔，似乎不如此發洩，他就會悶死了。

突然，他見前面的山林，正有一羣人在奸笑着，指揮上演一幕無耻的活人戲！

原來那是鐵三、赤陽他們，鐵三下令把林仁正的衣服剝光了，再把他的女兒林月花脫得一絲不掛，再分別向他二人嘴內彈進一粒藥丸，然後由尤二鬼架起林月花，往林仁正身上放下去！

此時青城派的王元水、丁冷、朱月香、林俊明、蘇英傑等人物均被點了穴道，不能言不能動，但眼睛卻沒閉上，被逼瞧着這一幕人倫大慘劇！

紀靖一見，心中如遭電殛，他也忘了自己的兇險，疾衝上前，便向鐵三大聲喝道：「住手！你等還是人麼？」

赤陽並不認識紀靖，一個箭步衝上去，劈面一掌把紀靖打了個觔斗，喝道：「小子找死！你是何人？」

紀靖從地上爬起，傲然道：「紀靖是也！」

文不舉也不信這是紀靖，不禁大笑道：「這小子死到臨頭也不知，千認萬認，眞的自認是紀靖！」

鐵三察言觀色，卻瞇眼笑了，他微笑道：「你是林仁正的弟子？」

紀靖道：「先把我師傅等放了，不然我不會回答任何問題。」

鐵三哈哈一笑，道：「你是紀靖？」

紀靖不答。

鐵三並不生氣，反而笑道：「看出你很忠心你的師門，但青城派的人卻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你不問爲甚麼嗎？」

紀靖道：「那只是誤會，日後自會明白！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紀靖就算死了，也不能任由你等幹此等禽獸之事！」

鐵三道：「小子，你不怕死？這兒隨便一個人也可立刻把你活撕了！」

紀靖深潛的那股熱氣忽地湧了出來，他傲然道：「當年楚霸王雖死猶榮，霸氣永存，能得如此，死又何懼！」

鐵三一聽，心中一凜，暗道憑這一句便是抄家滅族的死罪了！而且此人英氣內潛，不可輕覷，日後必然是朝廷大敵！

他這般轉念，便把注意力放到紀靖身上，向林仁正發洩的念頭反而變得淡了。

鐵三微微一笑，道：「很好！你果然是紀靖無疑了！你只要好好與我合作，放你師傅那是閑事！」

紀靖道：「如何合作？」

鐵三道：「也沒甚麼，只要你回答我三個問題，我便放了青城派的人。」

紀靖道：「要我回答可以，但先要放人！」

鐵三道：「我若先殺了你呢？」

紀靖昂然無懼道：「那也算盡了我一點心意，死而無憾了！而且

你等也無法逼我開口回答！」

鐵三咬了咬牙，便忽然把手一擺，道：「放了！要他們立刻滾得遠遠的！」

赤陽猶有不捨，但玄風、玄雨、玄雷、玄電四使者卻如風、雨、雷、電，一掠上前，拍開林仁正等人的穴道，又順手把衣服分別披還林仁正、林月花身上。

林仁正等人怨毒的盯了鐵三一眼，無奈轉身走了。

紀靖一見師傅等人已走遠，心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趁赤陽盯着林月花的背影，有點失魂落魄之時，突然出掌，這一掌他爲了逃命，心無雜念，「金剛無爲神功」不自覺施展，赤陽如何招架，被他閃電一掌擊翻倒地，紀靖連忙沒命的跑了。

鐵三一見，冷哼一聲，疾如電閃，眨眼便追上紀靖，在他背後拍了一掌，紀靖立刻撲倒地上。

趕來的四使者、赤陽等人哈哈大笑。

鐵三沒笑，目示玄風使者。

玄風使者會意，縱身一步，彈出一縷指氣，射入紀靖的靈台穴。

紀靖立感一股冰寒射入體內，連陽子也被凍結了。

紀靖連目光也似乎結成了冰，可見玄風使者的「北極玄陽指」的厲害。

玄風使者的「北極玄陽指」力可以收控自如，他每隔一會，便把指力一緩，不致立刻把紀靖凍斃。

一會後，紀靖倒在地上，便如一條冰僵的魚，眼珠也冒出白氣。

鐵三示意玄風使者收去指力，快意的笑道：「小子，滋味如何了？」

紀靖不言不語，他的人已進入「金剛無爲」境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遭受一次折磨，他的「金剛無爲神功」便深厚一分，因此不到一會，他便居然睜開眼，甚至緩緩的爬了起來，臉上竟然露出笑容。

紀靖道：「不錯！就是美中不足，若再施展時，加點熱氣便美好得多了！」

玄風使者眼見紀靖片刻前已如活殭屍，但眨眼便如常人無異，心中也感駭然，暗道這小子邪門，他到底是甚麼材料？

鐵三笑道：「很好，下次再加火好了！但你也應該懂得回答問題了吧？」

紀靖雖然憑「金剛無爲神功」之力，恢復了神智，但身上的痛苦其實並未消失，他深知憑他此時的功力，要想在這等高手面前逃走，那簡直是白日作夢！

紀靖知道，他若要保住性命，便必須自己想想法子了。他無奈笑道：「你要我回話，又知道我的名姓，我卻連你們的名姓也不知道，這豈非太不公平麼？」

鐵三冷哼一聲道：「我姓鐵，你就叫我鐵大爺便可以了！」

紀靖又笑道：「鐵大爺，可以告知小子，你們是甚麼人麼？」

鐵三冷笑道：「是甚麼人你不必知道，你但知道鐵大爺的主人有權處置天下所有人便足夠了！小子，你也該回話了吧？」

紀靖心道不回話眼看是決不行了，而且他已隱隱猜到對方的身份來歷，試問當今世上，除了皇帝老子，誰敢自誇對天下所有人有生殺大權？

紀靖原來並不笨，何止不笨，只要他肯用腦筋，他簡直是聰明絕頂，這顯淺的疑難，如何瞞得過他？他已確認，對方必是朝廷派來的人無疑。

但如此一來，卻更令紀靖疑惑，他這麼一個藉藉無名的棄嬰，朝廷中人爲何要苦苦追尋他？到底「紀靖」這名字，與當今皇帝老子有甚麼干連？

紀靖心中存疑，而且他感到了用腦筋的樂趣，因此就算鐵三不開口，他也想他發問了。

紀靖笑笑道：「鐵大爺不必客氣，小子生命你手上揑着，不回話只怕也不行了！」

鐵三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你若早肯合作，也不用受了這般苦楚了，大爺問你，你與紀大力是甚麼關係？」

紀靖笑道：「這算不算一個問題？」

鐵三道：「算又如何？不算又如何？」

紀靖笑道：「若算的，我就回答，剩下的便只有兩個問題了！若不算，我又何必回話？」

鐵三已恨得牙癢癢的，但又無可奈何，因爲這小子連玄風老兄的「北極玄陽指」也挺得住，其餘的逼供辦法也不必費勁了！除非把他殺了，但他如此重要，便連他也不敢輕易下手，無奈只好點點頭道：「這便算第一個問題吧！」

紀靖一聽，便不待鐵三催迫，坦然的回道：「紀大力是小子的養父，他是在青城山腰把我收養的，他並無老婆，因此你也不必懷疑我是他的親生子。」

鐵三心中一動，他知道紀靖說的是眞話，因爲這與他偵查掌握的線索十分吻合，他把臉色放緩了一點，點頭微笑道：「很好！你果然沒說假話！那大爺再問你，你是否聽說過『霸王神劍』紀無希此人的名頭？」

紀靖一聽，奇道：「『霸王神劍』紀無希是誰？」

鐵三見有點眉目，便不假思索

，道：「他便是楚霸王項羽的姑表弟！怎樣？你記起了？」

紀靖斷然的道：「不知道！」

事實上紀靖也絕不可能知道，楚霸王項羽是百幾年前的人物，他一個大娃娃如何知道？

鐵三一聽，大爲失望，眼中兇光一閃，卻又瞬即逝去，他立刻沉聲道：「那好，大爺再問你，朱蝶兒和劉進在何處？」

鐵三此言一出，連玄風四使者亦聳然動容了，因爲他們奉北極老祖之命，入朝廷替攝政大臣霍光賣力，自然知道這是朝廷一宗頭等的大事！

但紀靖依然毫不動情，他茫然的反問道：「劉進是誰？朱蝶兒又是誰？」

鐵三不耐煩了，他冷哼一聲道：「劉進是朝廷的欽犯！太子黨作反的餘孽！至於那朱蝶兒麼……」

紀靖再次聽到「朱蝶兒」三字，心中便忽然突然一跳，情不自禁的追問道：「她到底是誰？」

鐵三嘿嘿一笑，道：「你眞的不知道？」

紀靖喃喃道：「朱蝶兒到底是誰……」

鐵三火了，厲聲道：「朱蝶兒便是你的生母，你知道了麼？」

紀靖茫然道：「我無父母！只知道有一個養父，又何來生母？」

赤陽忍不住怪笑道：「你這小子鬼迷心竅，若無生母，又何來你這活寶貝！」

紀靖喃喃道：「是呵！世上人人都有娘親，爲何我紀靖偏偏沒有？我又並非如孫猴子在石頭爆出來的……」

赤陽大樂道：「是呵！那你一定知道娘親現在藏身何處了！快說出來啊！」

紀靖忽然很堅決的道：「我不知道！就算知道，我也決不會說出來。」

鐵三冷笑道：「你爲何不說？」

紀靖道：「她既然是我的娘親，你等抓到她，必然會殺她，我如何會說！」

鐵三道：「但你不說，大爺就先殺你，你就連娘親也見不到了！」

紀靖一聽，心中一動，心道：是呵，我原來還有娘親！我絕不能死去，無論如何先把娘親尋到再說！

紀靖這般轉念，便忽然很害怕似的道：「但若我帶你等到娘親那兒，你們會不會殺她？」

鐵三一聽，忙道：「只要她肯合作，供出太子黨餘孽劉進的行踪，大爺自然不會殺她，不但不殺，還會給你母子大筆銀兩，任你小子娶老婆快活！」

紀靖不再言語，似在苦苦思索。

鐵三不耐了，他厲聲道：「小子快說！不然大爺就先殺你！」

紀靖終於萬般無奈的道：「去就去啦！不過大爺千萬不可殺她！」

鐵三道：「小子放心，大爺說不殺就不殺，你立刻引路便了！」

紀靖終於點點頭道：「我娘親功力極高，而且住在一處極隱蔽的地方，鐵大爺不怕的，小子就領你去好了！」

鐵三與玄風四使者交換了一下眼色，玄風使者冷然一笑，似乎是說，憑他們四大使者之力，當今世上還怕了誰？

鐵三膽氣一壯，便斷然道：「好！小子你就帶路便了！」

紀靖無奈，只好乖乖的引路。

一行人一直向西走去，一直走了十幾里路，便見一個靜靜的湖面陡然出現在眼前，原來竟是紀靖曾在此洗澡的那個湖面，陰森森的，雖是白天，亦如鬼地。

鐵三心中生疑，突向前一伸手，抓住紀靖，點了他的曲池穴，兩臂不能動彈，只能抬脚走路。

鐵三沉聲道：「小子！此地是你娘親朱蝶兒藏身處麼？」

紀靖手不能動，但雙脚依然大步領先向前走去，一面呵呵笑道：「當然，這還會假麼？娘親眞的便在此地藏身練功！」

鐵三半信半疑，玄風使者卻冷然道：「怕甚麼？不管她多厲害，也難在本使者聯手之下討得好去！」

鐵三無奈，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跟着走去。

紀靖領先再向前走了幾十丈遠，他知道左面不遠便豎着那塊石碑，便故意把鐵三等人引向右面去，眨眼便已進入那「擅入者死」的禁地了。

此地已明明是禁地，卻一點障礙也沒有，坦坦蕩蕩的進入了腹地。

但當快接近紀靖曾陷下的黑沼澤時，平空便忽地响起一聲猶如厲鬼的叫聲。

「一千大鬼小鬼，快過來應應市了！」

衆人均一驚，怎地只聞聲，不見人？

那鬼叫又道：「是誰說是老娘的兒子？」

紀靖公然不懼，上前一步，道：「是我說的！我帶他們來見老人家了！」

那鬼叫桀桀笑道：「你這龜小子，千不認，萬不認，怎地認是老娘的兒子？老娘的兒子是好做的麼？」

紀靖笑道：「有甚麼不好做？但凡人都有娘親的！」

那鬼叫厲聲道：「做老娘的兒子便即做鬼，因此第一頭小鬼便是你！」

這下鐵三才突然醒悟，他們是上了紀靖的惡當了，顯然這鬼女人武功深不可測，紀靖故意引他進來，借女人的手來把他們殺掉！

鐵三正欲有所表示，突然一道烏光電射而至，直向紀靖的眉心飛來，完全是一招致命的殺人手法。

以紀靖的微末技倆，哪能躲開，而且他的曲池穴被封，雙手動彈不得了，更連一分的生望也沒有了，心道早死遲死也一樣，早就尚可少了被這伙惡人的折磨，便乾脆不躲不避，閉目等死。

但鐵三卻不想他死，斷了升官發財的本錢，他不知厲害，伸手便欲去接那烏光。

「鐵兄小心！烏光有毒！」

猛地玄風使者一聲低叫，隨即寒光一閃，半空中劃了一個圓弧，劍身擋住了烏光。

「噹」的一聲響，玄風使者一個跟蹌，竟然被撞出了幾步！

鐵三心中大駭，暗道當世中誰有如此功力，遙控發暗器，竟可把玄風使者擊退五尺！

玄風使者卻被擊出了火氣，他轉身對鐵三道：「鐵兄，快把紀靖帶走，我等應付她！」

鐵三一聽，正合心意，他本來就有點發毛，見玄風使者肯擋住這鬼女人，當然求之不得，但他只來得及點一點頭，那鬼叫又響起了。

「憑你等也想走，別作夢了！」

話落響聲又起，數十點銀星呼嘯而來，鋪天蓋地的疾射而至。

紀靖沒法跳動騰挪，但他已懂得用腦，連忙立刻摔倒，嘴巴也碰着泥土，他這一招妙極，不雅之極，但卻是避開暗器最有效的招數，數十點銀星因此在地上面呼嘯而過。

鐵三等人慌忙閃避騰挪，誰也顧不得紀靖了。

在衆人手忙脚亂之際，不知何時，面前已突然多了一個黑衣人，簡直有如地獄鑽出來的鬼怪，單是這一手輕功，就足以令人駭然了。

鐵三定睛一看，這人雖然一身黑衣，更用黑布蒙面，但露出的眼珠卻極迷人，完全是美女的俏眼。

黑衣女人尖嘯道：「原來尚有兩下子，怪不得敢闖入『鬼仙禁地』！但也同樣得變成鬼……」

衆人尚未回過神來，「鬼仙」已出手了，她用的是一招「青龍探爪」，平平無奇，伸向鐵三，但鐵三竟然不敢接戰，急忙退後。

就在此時，四道寒光閃起，一圈一繞，已把「鬼仙」堵住。

玄風使者四人，已把「鬼仙」接住了。

「鬼仙」見四人的劍法精奇，也不敢托大，急展自己獨鬥身法，猶如龍行蛇走，輕柔飄動，仿如鬼魅穿行於森森劍陣。

四使者使出渾身功夫，把「北極劍法」發揮到極點，勁氣重重，青濛一片，每一塊空間均瀰漫森森劍氣。

「鬼仙」依然游刃有餘，穿行無阻，休想傷她分毫。

北極四使者越鬥越驚心，往日的傲氣蕩然無存。

「鬼仙」的俏眼也越來越凝重，她深知這四人的任何一個，均足以與當世高手一鬥，自己稍一大意，便必定血濺黑沼，變鬼的不是來人，而是她「鬼仙」了！

鐵三此時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他若走不難，但要帶走紀靖，那就千難萬險，因爲紀靖離他有幾丈遠，他一動，「鬼仙」說不定便先向他下殺手了！

鐵三不想自己冒險，但又不能放棄紀靖，便向赤陽示意，要他去搶回紀靖。

赤陽心中又驚又怒，心道鐵三這王八蛋，自己怕死，卻又逼我去當炮灰！但又不敢違抗，無奈只好拚命向前一縱，企圖以閃電手法架起紀靖就走。

但他剛到半途，「鬼仙」便突然在四使者的劍陣中逸出，一掌向赤陽劈來。

赤陽明明見她出手，招式也很平常，但她出手太快，快到赤陽連反應的機會也沒有，胸前便被拍中一掌，大叫一聲，倒飛出去。

「鬼仙」後來發現了她練功的地方有男子的脚印，又見紀靖帶人闖進來，便知偷窺她裸身練功秘密的，必是紀靖無疑，她已發誓非殺紀靖不可，豈容他把他帶走？

北極四使者見「鬼仙」擊傷赤陽，劍陣一展，又把她圍住。

赤陽被擊得七孔流血，猙獰無比，但他功力畢竟深厚，這一掌並沒要他的命，不過右肋骨幾乎被拍斷，五臟六腑也移了位。

這時玄風使者急急向鐵三以目示意，催他速離。

鐵三左右爲難，這鬼女人果然可以在四使者的劍陣中來去自如，這份功力已足夠驚人的了，自己再不走，只怕一干人等當眞會變了黑沼之鬼了。但不帶走紀靖卻又萬不甘心！

「鬼仙」此時心中也大急，她已知道要戰勝四使者的劍陣已不大可能，若外面的人趁機救走那小子，她就眞的被活活氣死了！

「鬼仙」突然提起眞氣，厲聲大叫道：「使劍的四小鬼！看在北極

老祖的份上，一直不下殺手，若再不知進退，那就休怪鬼仙無情！」

北極四使者一聽，心中亦已發毛，他們四人已盡了全力，再鬥下去必然兇多吉少，而且這鬼仙已識破四人的身份師承，目力之利，見識之廣，足證她必是江湖隱世的名宿，她所說的未出殺着，必定並非虛言恫嚇！

玄風使者向其餘三使者微一示意，四人心意相通，齊向後退。

「鬼仙」冷哼一聲道：「你們尚有自知之明，看在北極老祖份上，我也不留難你等，但這小子太可惡，決不能容他活在世上！」

「鬼仙」說着，隨手一甩，一束黑氣直射紀靖的後背命門穴。

紀靖「哼」了一聲，臉上立刻淌出汗來，神色極爲痛苦。

玄風使者向鐵三道：「鐵兄，抱歉，對手太强，不宜久留，退吧！」

北極四使者也不理鐵三是否答應，轉身就飛掠而去。

鐵三心中又驚又怒又可惜，但也決不敢再逗留，否則自家腦袋必定不保，他和赤陽等亦立刻飛身逃走。

天幸鬼仙並沒追趕，任由他們離去。

出了黑沼澤，鐵三定過神來，不捨的回頭望去。

玄風使者歎道：「兄弟不力，未能助鐵兄你如願，這鬼仙的身手實在太厲害，只怕不在敝主人北極老祖之下，我等實在無能爲力了！」

鐵三不甘心道：「但鬼仙剛才在劍陣中雖可存身，但亦未見反擊，她是否故弄玄虛，嚇唬你等？」

玄風使者搖頭道：「不然，她既然能在兄弟四人的劍陣中從容來去，便必有破陣之法，她只須出手殺掉一個，劍陣便不攻自破，屆時只怕在場中人，無一可以全身而退！」

赤陽幸而被黃河二鬼扶持着，才逃了出來，這時心中不由暗恨道：「媽的！你們平安無恙，卻要老子當了炮灰！這口惡氣如何可報？」

鐵三心中雖然可惜，但聽北極四使者之言不虛，心道若全軍覆沒，便留着紀靖這小子也沒用了！他這般開解自己，心情才好受了點！

一行人再不敢停留，沒命的匆匆逃去了。

* * *

紀靖被「鬼仙」的陰風鬼指擊中要穴，所受的痛苦比玄風使者的「北極玄陰指」更厲害十倍。

他但覺周身有十萬隻兇蟻在撕心咬肺，這種緩慢的痛苦比殺了他更難受百倍，他寧願挨千刀萬刀，剁成肉碎，也不願受這求萬蟻噬心之痛。

漸漸紀靖但覺自己已跌進地獄，被拋上刀山、火海，冰谷、蛇坑、油鍋，總之是一切最慘酷的刑具。

更不幸的是他不能立刻死去，他的曲池穴尚被封住，雙手動彈不得，就連自盡也辦不到。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欲死不能、欲生不得，這種緩慢而强烈的痛苦，才是最慘酷的折磨。

普天下任何人身受紀靖如此的折磨，一百個必定死了九十九個，不幸紀靖恰恰是剩下的唯一的一個。

他身上那股神秘的「熱氣」，必隨災難而突然湧出，對他的折磨越厲害，災難越深重，這股「熱氣」便越厲害。

水漲船高，無息無歇、無休無止。

漸漸地，紀靖已被那股熱氣周身籠罩，他已忘掉了痛苦，竟然在這個最痛苦的時刻，突然進入忘我的境界，與「金剛無爲神功」的更深一層功夫融化，無師自通……

* * *

天邊飄過一片烏雲，就如「鬼仙」俏目中的毒光，此刻正射在紀靖身上，似乎欲把他穿透。

此時紀靖正經歷一場如熔爐冶煉的大分解之苦，他的肉體所受的苦楚不可言狀，無以復加，但精神上卻已步入一個空靈的境界，何止空靈，簡直猶如旭日初昇，萬紫千紅，輝煌萬分！

紀靖霍地睜開眼睛，他清醒過來了，他大叫道：「桃嬌嬌！你也算是當世高人，何以用偷襲的無耻技倆？若彼此公平決鬥，紀靖死而無憾！」

「鬼仙」桃嬌嬌並不知道紀靖已進入「金剛無爲神功」的第五層功夫，「無爲神功」共分九層，據說能達第五層者已無敵於天下，不過能達此境界的，普天下萬中無一。

能達「金剛無爲神功」的第九層，即達至「金剛經」的無尚聖境，亦即佛門中的「金剛不壞身」，那已成仙佛，凡人根本無可能達此絕境。

「鬼仙」桃嬌嬌功力雖然深不可測，尤以輕功獨步天下，但對這等至高無尚的佛門絕學，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因此根本不知紀靖的「金剛無爲神功」，因連番苦難折磨，已達大成境界。

「嘿嘿……」鬼仙子桃嬌嬌一陣大笑，不屑的道：「小子，憑你的三脚貓功夫，亦敢與鬼仙子談甚麼公平決鬥？」

紀靖笑道：「你又未試過，你怎知我不可以勝你？」

鬼仙子不怒反笑，道：「如何

試法？」

紀靖道：「你先解了我的穴道，我就有辦法與你一鬥！」

鬼仙子道：「放你不難，但你若輸了，你會生死兩難，你怕不怕？」

紀靖大笑道：「我不怕！你剛才鬼陰指的厲害，已足夠令人生死兩難了，我不是也挨過了？怕甚麼？你盡管處置便了！」

鬼仙子桃嬌嬌不由一怔，心道是呵，常人挨一記鬼陰指，早已一命嗚呼了，這小子居然死不了，不但不死了，面色反而更見精神煥發，這小子當眞有點古怪！也罷，我就看看你到底有甚麼邪法！

鬼仙子心動手動，隨手一彈，便解開了紀靖的穴道，再一彈，紀靖便可以站起來，雙手也可以自由活動了。

紀靖笑道：「鬼仙子果然有君子之風，多謝了！」

紀靖一面活動一下手腳，伸伸腰，一面思忖如何拖延時間。

紀靖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見見娘親「朱蝶兒」，就只有靠他自己了。

但說也奇怪，在未遭玄風使者與鬼仙子的兩大折磨苦難前，紀靖見了鬼仙子就害怕，但挨過鬼仙子的鬼陰指後，自然也沒有喜悅，更沒有奢求。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無論如何要活下去，見一見娘親的模樣。

要活下去就必須自己想辦法救自己，要救自己也就只有戰勝鬼仙子桃嬌嬌！

紀靖的意志自然而然的聚到一個焦點上：一定要戰勝桃嬌嬌！不管她是仙子還是鬼怪！

意志力高度凝聚的結果，往往就可以產生超乎尋常百倍的力量，這道理就如一根尖針，比笨重的鐵棒有更强的力量。

這也是「金剛無爲神功」的精義——敵不動，我不動；敵若動，我先動；敵若强，我更强。

潛進這種境界中的紀靖，很自然就憶起剛才北極四使者與鬼仙子拚鬥的招數，他立刻就發覺雙方的不少破綻，例如玄風使者那一劍假如不是太求勝心切，喜怒形於色，便必定不會被鬼仙子事先窺破，搶了先機，閃避出去。而鬼仙子桃嬌嬌的最厲害之處，不外是她的出手比尋常人快十倍而已！

高手拚鬥，能夠窺破其中破綻的，他的功力必然比拚鬥的高手高出近倍。憑紀靖的三脚貓功夫，他如何可以輕易辦到？

紀靖不知道，這便是「金剛無爲神功」的至高無尙威力，普天下任何絕頂的武功，在「無爲神功」面前，均只能引發其更猛烈的反擊。

紀靖自己不知道，鬼仙子桃嬌嬌對這種空前絕後、至高無尙的神功自然更一竅不通。

紀靖片刻間已窺破了鬼仙子武功的破綻，鬼仙子的武功，在他眼內就根本不算甚麼了。

紀靖依着自己的思路，他的靈感有如狂潮怒湧，他行一下眞氣，身體也變輕柔了，如弱柳和風，片羽柔水，他的腦海一片明淨透澈，光華閃爍，人如思，心如行，隨風飄，隨雲動，在他面前，任何武功均已失去其致命的威脅，因此他大有迴旋的餘地，直到尋出對方的破綻，一舉而達至克敵制勝的無上境界。

鬼仙子桃嬌嬌出道而來，未逢敵手，從來無人敢在她面前如此，一副不屑一顧輕鬆的神氣，但紀靖這小子卻偏偏是唯一的一個！

鬼仙子氣壞了，她厲聲道：「臭小子！出手！」

紀靖忽地從懷中取出那柄軟劍，一節一節拉成長劍，隨手劃出一個古怪的弧形，漫聲道：「隨便。」

鬼仙子又怒叫道：「出手攻我！」

紀靖淡然道：「你還不配。」

鬼仙子一聽，幾乎氣瘋了，她一聲厲嘯，身形一轉，利爪一伸，點向紀靖。

這一招集快、狠、準之大成，非常驚人，比出手對付北極四使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鬼仙子出手便施絕招，對付她眼中的一個無名小卒，可見她當眞已氣瘋了。

紀靖神色淡然，脚走三角形，手中軟劍突地反手一刺，一道青濛濛的劍氣陡升三尺，刺向桃嬌嬌的俠白、乳中、膻中、期門四大要穴。

這一下出手之快，快如電閃雷鳴，比桃嬌嬌更快了近倍。

桃嬌嬌出手已氣瘋了，此時更無論如何閃避不了，但覺身上四點一涼，衣服上已現出四個杏形圓孔，露出四點白肉，下面恰恰是俠白、乳中、膻中、期門等四大要穴，這一劍若當眞刺深一點，不論那一個圓孔，也足以取桃嬌嬌的生命！

鬼仙子桃嬌嬌倒縱三丈，目瞪口呆的怔住了！

她簡直如在作夢，當今世上，有誰可以在一招之間，便分擊而中她身上四大要穴？但這卻是千眞萬確的事，而且是片刻前被她折磨得半死不活的臭小子！

紀靖淡然一笑，道：「鬼仙子，你還想動手麼？你不動手，我可要走了！」

鬼仙子喃喃道：「走？你偷看我裸身練功，又帶了野漢子前來搗亂，更胡說八道你是我的兒子！汚我鬼仙子三十年淸白！你……以爲

我還會容你生離鬼仙沼麼？」

紀靖抱歉的一笑道：「這全是一時無奈，才開了一次玩笑，但我已挨了你一記鬼陰指，已算死了一次，我便有甚麼不是之處，亦足以抵消了。你我無怨無仇，我也不想勝你，更不想殺你，不如就此罷手如何？」

「哼！」桃嬌嬌想起被他瞧見自己的裸體，臉上不由一陣潮紅，蒙面黑布露出的俏目又羞又氣又怒，「你想就此離去，想也休想！」

紀靖淡然一笑道：「然則如何可以？」

鬼仙子道：「一是你自殘雙目，以還我淸白；一是你把我殺了，免傳出去，壞了我鬼仙子三十年守身如玉的名聲！」

紀靖心中一陣抱歉，心道鬼仙子行事雖然邪極，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她絕非一個淫蕩無恥之人，自己不愼偷窺了她裸身練功，雖非有意，但畢竟有辱她的名聲。

紀靖這般轉念，便把挨她鬼陰指的痛苦仇恨忘記了。

紀靖決然道：「那好，你再攻我，你若能把我殺了，彼此恩怨一筆勾消便了。」

鬼仙子亦有此念頭，她心道今日若不能把這惡小子殺了，自己也不想活了！

桃嬌嬌突然兩臂一張，如蒼鷹展翅，飛縱過來，兩臂又一開，似欲摟抱甚麼。

若以爲這是她的空門，反手還擊，這可就大錯特錯了，因爲這正是她誘敵下殺手的一着，亦是她賴以成名的追命絕學「追星十三點」的起首式。

但紀靖似無動於衷，仍是那副淡靜無爲的神氣。

鬼仙子以爲紀靖已嚇呆了，心中一喜，再無顧忌，雙臂向內一錯，又重叠一撕，幻化出十三點爪影，猶如北斗七星與天馬六星會合，罩向紀靖，快如奔電，陰氣透骨，可透頑石！

紀靖突地腰部一擰，雙腿走弧形，身形一變，劍氣大盛，抖出二十六點劍花，分迎鬼仙子十三點爪影，恰恰又比鬼仙子的絕招强了一倍之遙。

鬼仙子正欲穿出「二十六點劍花」困鎖之際，紀靖的二十六點劍花又一聚而成一招「一點飛星」，點向桃嬌嬌背後的命門穴，命門穴被劍穿透，鬼仙子便十條生命也完蛋了！

鬼仙子已避無可避，她已被紀靖這種假似眞、眞似假的劍招弄得昏了腦袋了。

但在將要擊着的刹間，紀靖這一招「眞劍」又變「假劍」了，因爲他已點地倒射三丈，去如山風，含笑而立。

鬼仙子自忖必死無疑，她的俏目亦已閉上了，她但覺生不如速死，因爲她實在承受不起被紀靖戰敗的耻辱。

但紀靖倒射出去後，鬼仙子自覺安然無恙，她恨怨的瞪了紀靖一眼，咬牙道：「鬼！你才是眞正的眞假難分，虛幻莫測的鬼仙！你爲甚麼不殺我？你不殺我，我也不會放過你！」

紀靖淡然一笑道：「我絕不會殺你，而且還多謝你！」

鬼仙子咬牙道：「你還要油腔滑舌……你多謝我甚麼？」

紀靖眞誠的道：「我不愼冒犯鬼仙子你，挨了你一記鬼陰指是應該的，而且若非你那一記鬼陰指，我也不會忽然領會這種胡說八道的『眞假神功』，因此我絕不會殺你，也還多謝你。」

鬼仙子黯然無言，她弄不淸紀靖到底是人還是鬼！但有一點是確實無疑的了，就是她無法戰勝他，也根本無法殺他，若被他把今日之事傳出江湖，鬼仙子在這世上也就不值得再存在了！

鬼仙子怔怔的一言不發，茫然的呆立原地不動，俏目定如止水，望着遠方。

紀靖正欲轉身而去，但他忽然明白了一位守身如玉三十年美麗女子的心事，他忽然掠到鬼仙子的面前，朗聲道：「若紀靖日後把鬼仙沼的事說出去，有如此髮！請自重，告辭了！」

紀靖說罷，飛身一掠，疾如電閃，眨眼而逝。

鬼仙子桃嬌嬌怔怔的望着紀靖遠去的背影，許久不語。

她忽然彎腰拾起地上紀靖的斷髮，緊緊揑在掌心上，幽幽的喃喃道：「你雖然不會說出去，但我的女兒之軀已被你的眼睛玷汚了，你以爲我還會快樂活下去麼？除非……除非你肯回來鬼仙沼永遠伴我……但這豈非白日作夢麼？」

鬼仙子桃嬌嬌的幽怨自歎，不知正在遠去的紀靖是否聽到？

* * *

紀靖此時卻浸淫在他忽然領悟的「眞假神功」的奧妙中。

他忽然覺得，鬼仙子桃嬌嬌不但與他無仇，反而有恩，因爲正是她，才令他領悟這種世人必認爲是胡說八道的「眞假神功」！

鬼仙子說得好極了，這當眞是「假作眞來眞作假」的功夫，但若以此來對敵，作攻防招式，卻是玄妙極了！

紀靖自己尚不自知，他所領悟的甚麼「眞假神功」，其實僅是深潛他體內的「金剛無爲神功」引發的其中一種功夫而已！

「金剛無爲神功」就如浩瀚大海，「眞假神功」不過是百川歸大海的其中一條小河。

但領悟其中一條小河已達如此境界，若融會大海，那是一種怎樣的武功？

此時的紀靖並不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一切有待他去慢慢領悟，獨自創造，「無爲神功」浩瀚如海，無休無歇，永無止境。

紀靖左思右想，不知不覺便走進一座城鎭，他走在城中亂逛一番，便決然的走進一家酒店，因爲他身上已有一頓酒菜的銀兩，那是他與鐵三等人糾纏時，順手在黃河二鬼的袋中摸來的。

紀靖找了一張空桌坐下，要了幾個小菜，便獨斟獨飲起來。

連番的災難，紀靖已變得無可無不可，可爲可無爲，不太執着了。

這時，忽聽側面有人悄聲說話，聲音雖然不大，但紀靖此時的內力已不可思議，因此耳力目力奇佳，飛花落葉也瞞不過他。

只聽那人悄聲道：「原來青城派的紀靖，並不像先前所傳的可惡，他還替他的師傅擔了一個天大的罪名呢！」

另一人道：「林掌門怎會幹出這等亂倫之事？强佔師妹蘇小嬌，還要徒弟替他頂罪？」

那人道：「你知道甚麼？有人曾見過蘇小妹，她已在三妙庵出家爲尼，年輕貌美，便要伴着青燈古佛，好不凄涼！」

另一人笑道：「你說得她如此可憐，不是有心打她的主意吧？」

那人悄聲道：「你胡說八道甚麼？這話也可以隨便說的麼？目下江湖中風風雨雨，謠言緋語四起，眼看行將大亂，人人自身難保，你還敢亂說？不要腦袋了麼？」

另一人半信半疑道：「甚麼謠言亂子？你就說得恐怖！」

那人悄聲道：「你知道甚麼？目下朝廷懷疑十幾年前作反的皇孫劉進尚在人間，劉進又有一個兒子流落民間，當今皇上只得十歲，大權均落在攝政大臣霍光手上，這霍光手法狠辣，獨攬大權，比他的兄長霍去病將軍差得多了！霍光因此唯恐劉進父子回朝，動搖他的權勢，派了不少高手入江湖，四處追殺！這是火頭之一……」

另一人吃了一驚道：「這已夠可怕了，難道還有第二、第三堆火頭麼？」

那人道：「怎麼沒有？你知道朝廷派下來的太監蘇陰陽被大魔頭巫山神殺了麼？但不知爲甚麼，君陽府都指揮使吳剛卻把美如天仙的女兒嫁給巫山神……」

另一人一聽，不禁失笑道：「巫山神在江湖的名頭少說也有五十年，他的年紀當在七十以上，吳剛身爲封疆大吏，會把嬌滴滴的女兒嫁給他？他做他女兒的爺爺也嫌太老了！」

那人道：「信不信由你，反正巫山神的確與吳剛的女兒拜過堂成親！」

紀靖一聽，不知爲甚麼，聽到此處心中不由一陣亂跳，但願這人胡說八道！

那人卻接下去道：「巫山神還當着吳剛夫婦面前喊過老丈人！這還會是假嗎？」

另一人古怪的一笑道：「就算這是眞的，但一個七十多的老人，如何與一位妙齡女娃兒洞房得快活？這豈非顛倒了陰陽了麼？」

那人亦笑道：「你這話就錯了！巫山神功力通玄，他雖然年已七十多了，但外表看上去卻只有三、四十歲，娶一個十八嬌娃那也是尋常事！再說巫山神憑他的內力，要令一個女娃兒快活，那是等閑之極的事兒了！」

紀靖聽到此，恨不得撲過去，打這人幾下嘴巴，他太崇拜吳小欣了，豈容得有人對她汚言穢語？

那人卻緊接着一句，把紀靖的衝動抑制住了。

那人道：「……可惜就在巫山神返回新娘房，要快活一番時，新娘吳小欣卻不知被甚麼人救走了，遍尋君陽府也不知所踪！本來這也不算甚麼火頭，可惜這次的主角是巫山神這大魔頭，他的名頭，連皇帝老子亦懼他三分，他哪會把一位區區的君陽都指揮使放在眼內？他當晚就把吳剛這老丈人大駡了一頓，說是若不把新娘子還給他，他就把君陽府鬧個天翻地覆！巫山神說罷，就氣冲冲的走了，他在江湖中發瘋般的搜索，見人就殺，說是逼江湖人士助他尋到新娘爲止，他的武功當世無匹，誰也不是他的敵手，武林中人被他殺的已足一百幾十，這江湖還會太平麼？」

紀靖一聽，心中大怒，暗道這巫山神太可惡了！但他未及有所表示，那人又說出一句令他痛苦不安的話來。

那人悄聲道：「這還不止呢！聽說朝廷除了追殺皇孫父子劉進外，尚要緝捕一位叫紀靖的青年人！這紀靖竟然是青城派那位替師傅頂罪的徒弟！」

另一人不解道：「紀靖乃無名小輩，朝廷追緝他作甚麼？」

那人吐了吐舌頭，悄聲道：「誰說紀靖是無名小卒？你知道麼？現下有人傳言，紀靖原來是十幾年前，朝廷欽犯朱安世大俠的女兒朱蝶兒的兒子！本來這也不算甚麼，但有人更言之鑿鑿，紀靖是朱蝶兒與百多年前，楚霸王項羽表弟霸王神劍紀無希的鬼魂私通所生的！」

此言一出，另一人目瞪口呆道：「這是否白天？」

那人道：「自然是白天，你爲何有此一問？」

另一人道：「是白天你怎會作夢說夢話？試問鬼魂又怎會與人私通？而且是楚霸王項羽的表弟紀無希的鬼魂！更道鬼魂竟可以生下孩子！你便殺了我也難令我相信！」

那人連忙悄聲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千萬莫太聲張，以免惹禍上身！目下江湖已處處兇險，稍一不愼，吃飯傢伙掉了也不知是甚麼原因！」

說完這一句，那兩人果然便不再作聲，默默的吃飯飲酒去了。看他的模樣，猶如亂世中驚弓之鳥，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模樣。

紀靖此時也無心再去理會這兩人了。

他心中已夠煩了。

朝廷大事，他根本無心去理會，此事大可撇在一邊。

師叔蘇小嬌與青燈古佛長伴，紀靖雖感難過，但畢竟蘇小嬌尚在人間，大可以慢慢再想辦法。

巫山神與吳小欣成親，壞了吳小欣在紀靖心中的形像，他有點惋惜，但這是人家兩廂情願的事，他紀靖無話可說。

巫山神因吳小欣失踪，四出殺人，這人太兇狠，若遇上了，紀靖決心與他鬥一鬥，但也不太焦急。

令紀靖痛苦不安的，是他自己的身世之謎！他紀靖到底是甚麼一個人？還是鬼？或半鬼半人？

「朱蝶兒」是他的娘親，對此點紀靖也深信不疑了，因此他知道自己是人。

「霸王神劍紀無希」據說已逝去近百年，竟然傳說是他的生身父親！他不得不懷疑自己是鬼！

他紀靖是「朱蝶兒」與「霸王神劍紀無希」的鬼魂私通所生的！這豈非非人非鬼，成了半人半鬼！

普天下，知道自己的身世原來是這般驚心動魄而無動於衷的，除非他是白痴。

紀靖自然並非白痴，因此他自然不會無動於衷。

何止不會無動於衷，更因爲他是武林中不久將現的不世奇材，因此他的心思更靈，也因此比常人更痛苦十倍！

這個奇特的身世之謎，簡直令紀靖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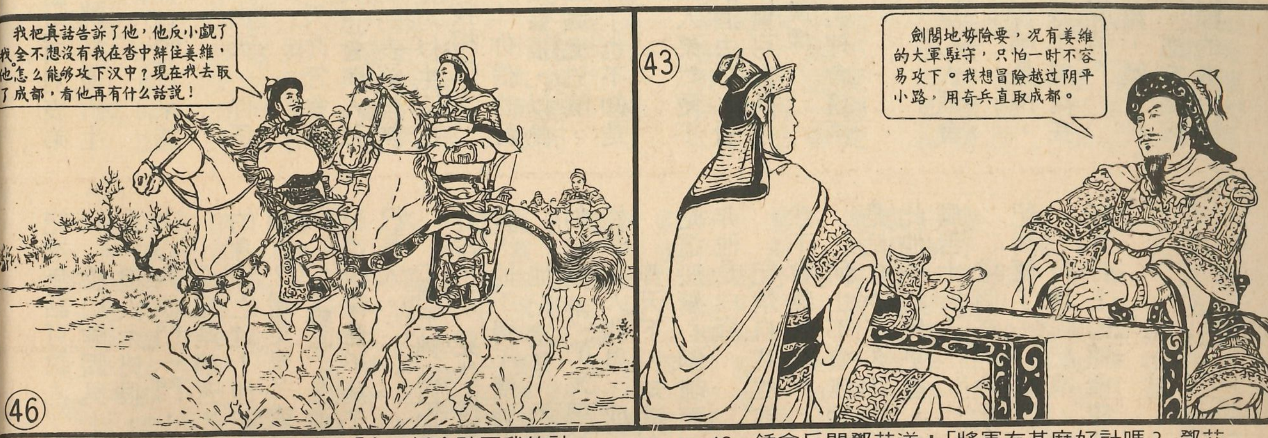
紀靖呵紀靖，你將如何面對纏在你身上的種種痛苦和災難？

（本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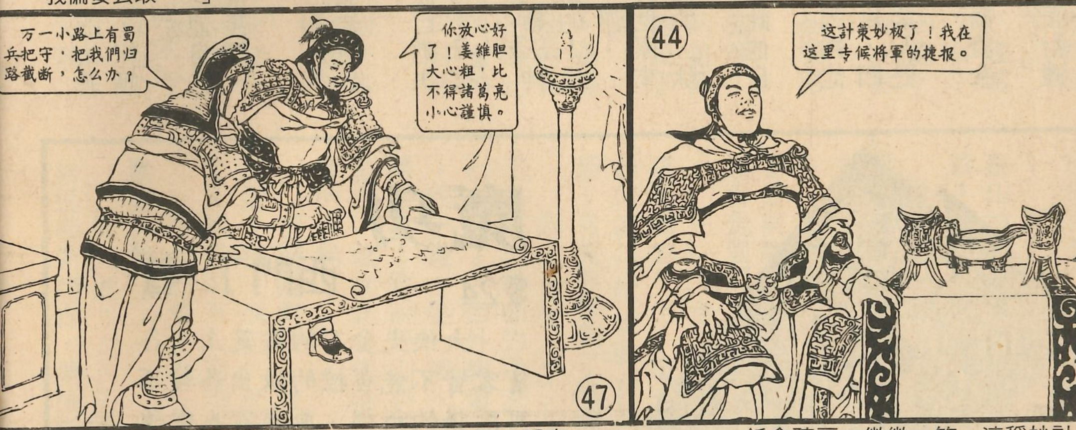
二士爭功（二）

徐正・編繪



43 鍾會反問鄧艾道：「將軍有甚麼好計嗎？」鄧艾只是謙遜，後來經不起鍾會一再詢問，才說出了自己的計策。

46 鄧艾回營時，問隨從道：「今天鍾會聽了我的計策，他怎麼樣？」隨從答道：「看來並不怎麼贊成，不過隨口敷衍罷了。」鄧艾笑道：「他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要去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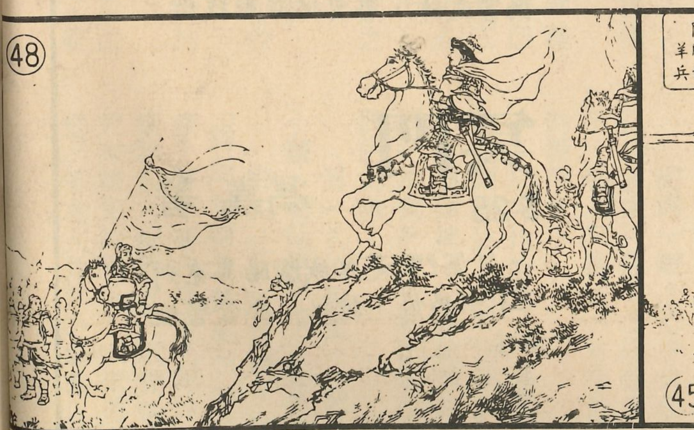


44 鍾會聽了，微微一笑，連稱妙計，勸鄧艾馬上出兵。

47 鄧艾回營後，和兒子鄧忠仔細查看地圖。鄧忠勸他另打主意，不要冒險偷渡陰平，鄧艾只是搖頭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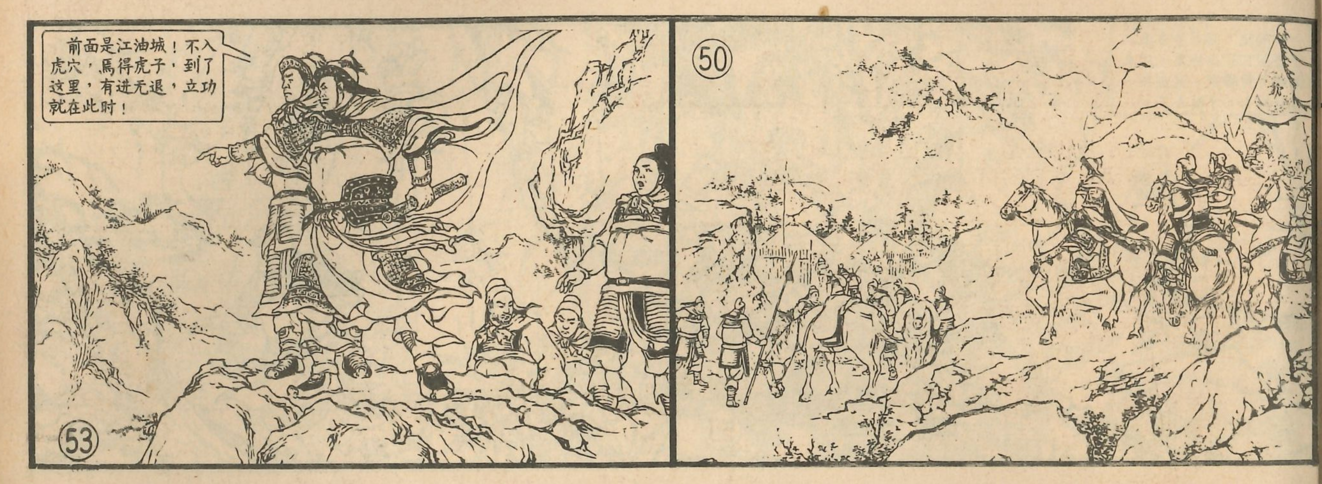
45 鄧艾走後，鍾會才向衆將笑着道：「人們都道鄧艾善能用兵，是個大將之才，今天一見，才知是個沒用的傢伙。」說罷大笑。從此，鍾會便在劍閣和姜維相持。



48 第二天，鄧艾寫了一封密信，先派人去報知司馬昭。然後派鄧忠爲先鋒，帶領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帶斧鑿在前開路；自己挑選三萬兵士，各帶乾糧繩索隨後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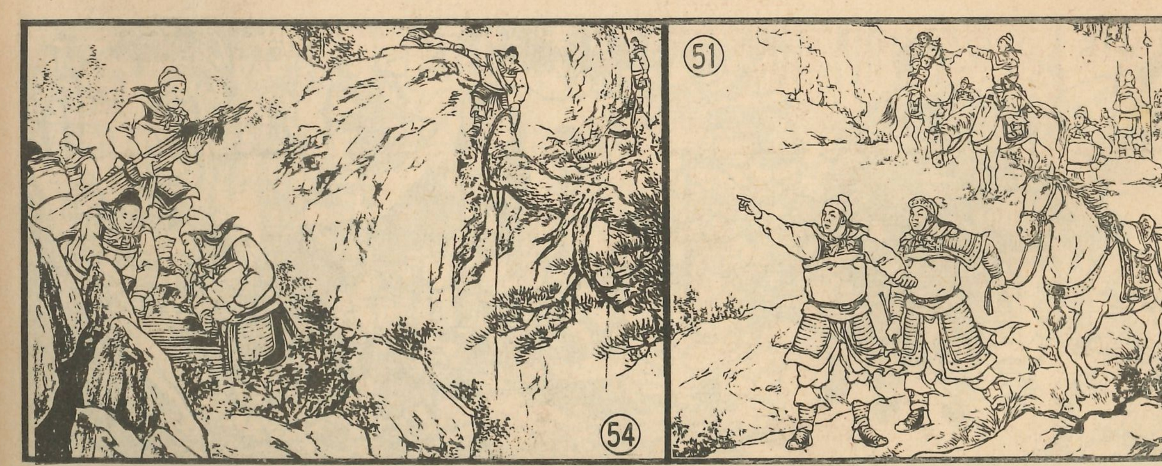
49 這小路果然難走，鄧忠在前開路架橋，行軍萬分艱苦。

52 那摩天嶺又高又陡，鄧艾只得和兵士下馬行。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方才爬到嶺上。



50 走了一百多里，鄧艾便留下三千兵士立寨駐守，以便前後接應。

53 不料到了嶺上，前面都是懸崖陡壁，無法下去。鄧艾走到崖前，指着遠處的江油城鼓勵衆人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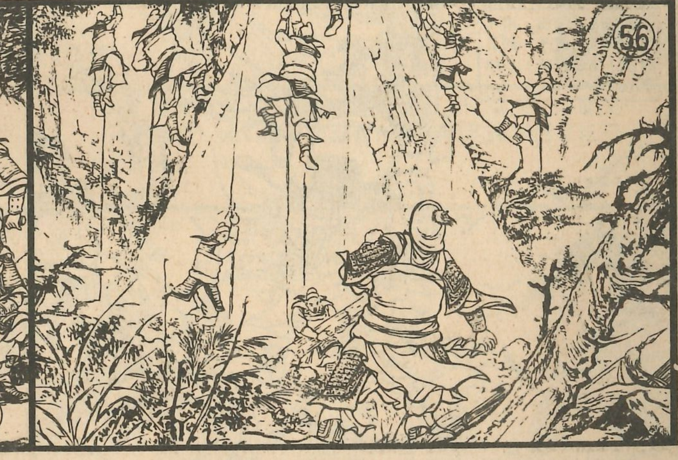


51 這樣一連走了二十多天，前後駐紮了十多座營寨。那天走到摩天嶺時，鄧艾身邊，只剩得二千多名兵士了。

54 他叫兵士們把兵器用繩索捆好，一捆捆的拋下山去；又叫兵士把繩索接成了好多條長繩，每條繩都長幾百丈，把繩索的一頭繫在懸崖前的樹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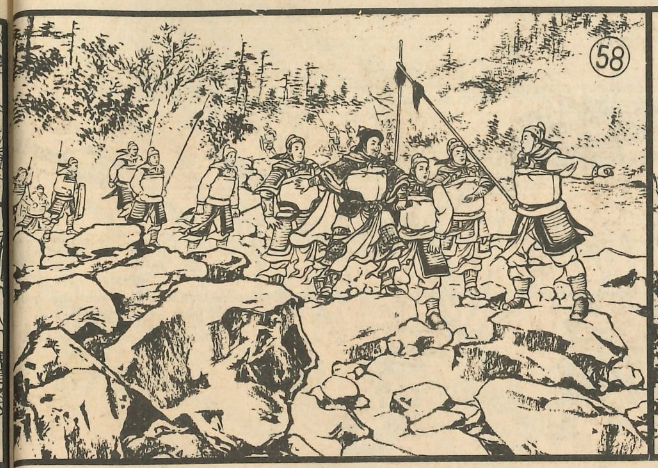
55　準備停當，鄧艾用毡衫裹住身子，沿着長繩，第一個先蕩下山去。



56　山上將士們看到鄧艾奮不顧身，大家都照着他的樣子，鼓足勇氣，一個個往山下蕩去。



57　就這樣全軍渡過了摩天嶺。人人感到精疲力盡，鄧艾和衆兵士休息了一會，然後整頓衣甲器械，繼續前進。



58　走不到幾多路，望見前面有一座營寨，不知裏邊有多少蜀兵駐紮。鄧艾大吃一驚，忙派探子前去探明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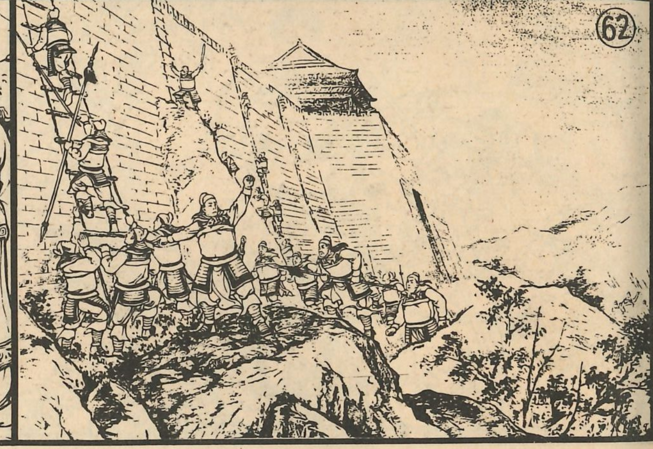
59　探子去了不久，興冲冲地趕回報道：「寨裏空洞洞的，並無一人一馬。」鄧艾這才放心。



60　進了空寨，鄧艾見寨內壕深墻厚，井灶整齊，不覺嗟嘆道：「蜀地險要，諸葛亮又布防得這樣嚴密，如果不是劉禪昏庸，姜維疏忽大意，我軍怎能平安到達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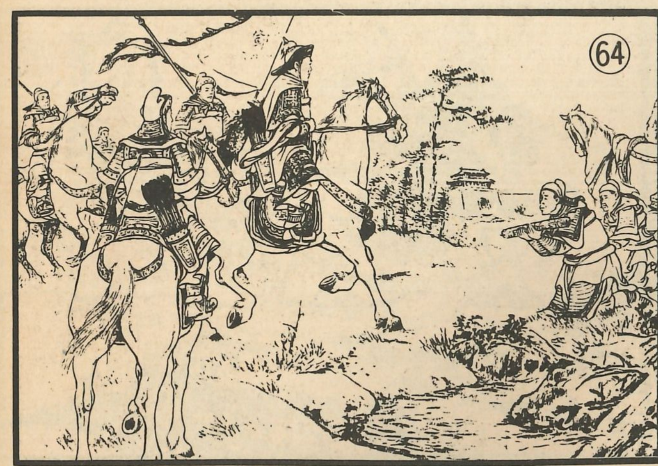
61　不一會，天色黑下來了，兵士們帶着的乾糧早吃光了。鄧艾向衆人道：「前面江油城中，糧草豐足，你們前進可活，後退就死，大家必須拚力把江油攻下來！」衆人齊聲亦道：「我們願意拼死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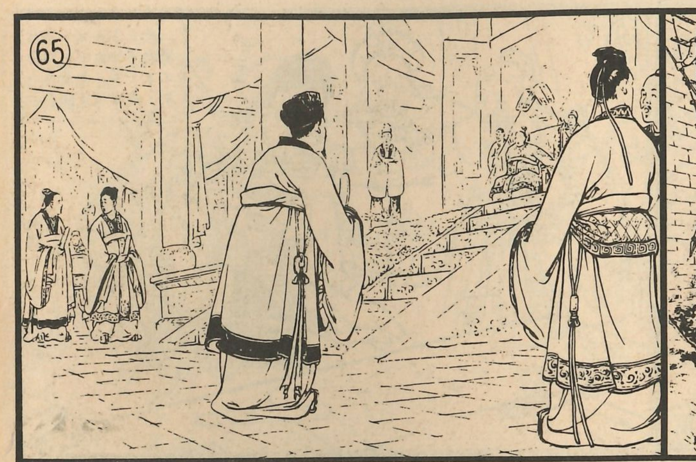
62　當然，鄧艾領兵逕奔江油城下，見城上防備不嚴，就下令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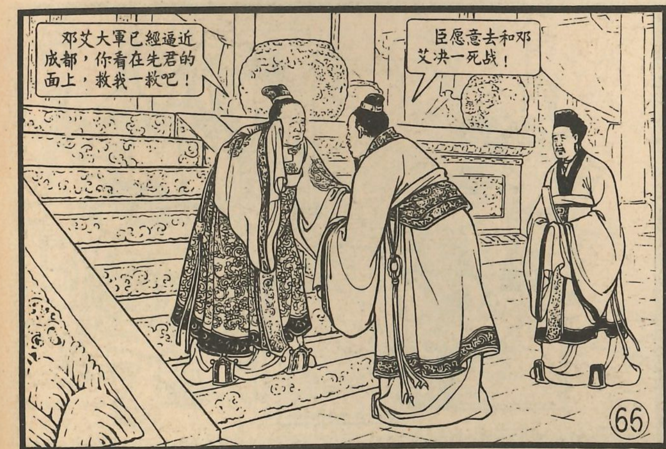
63　江油守將馬邈，正在擁爐飲酒，聽說鄧艾兵到，慌做一團，鄧艾早帶着魏兵擁到衙門前。馬邈拜伏投降，鄧艾收他做嚮導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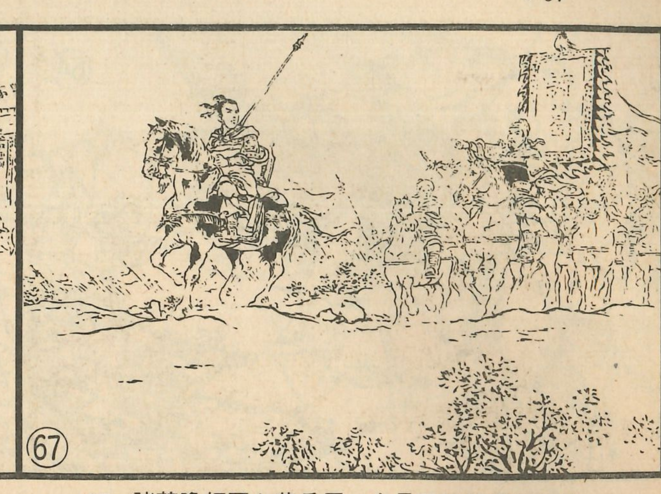
64　鄧艾攻下江油，又把從陰平小路來的人馬都調到江油會齊，就向涪城進攻。涪城守將見城外突然出現了魏兵，不敢抵抗，也開城投降了。



65　涪城失守的消息傳到成都後，劉禪早聽得沒了主張，忙召集百官商議。百官面面相覷，不作一聲。郤正推薦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去守綿竹，劉禪趕忙派人去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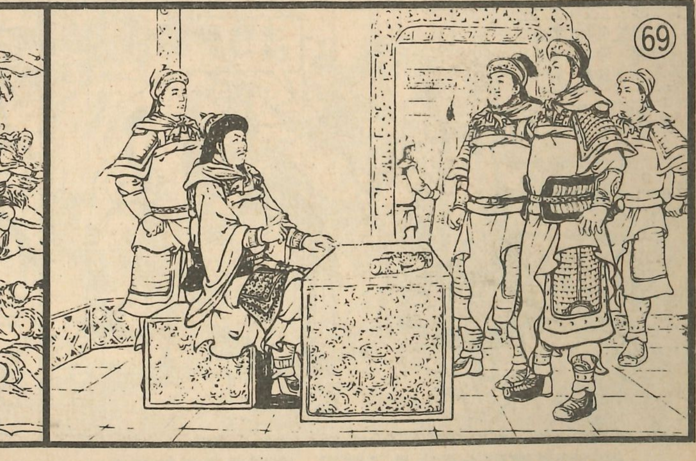
66　諸葛瞻到大殿上見了劉禪。劉禪牽着他的衣袖，邊哭邊說。諸葛瞻激昂地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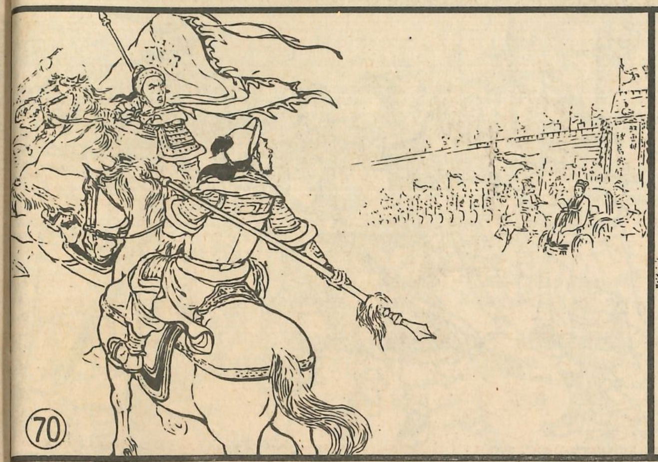
67　諸葛瞻領了七萬兵馬，命長子諸葛尚爲先鋒，離了成都，來迎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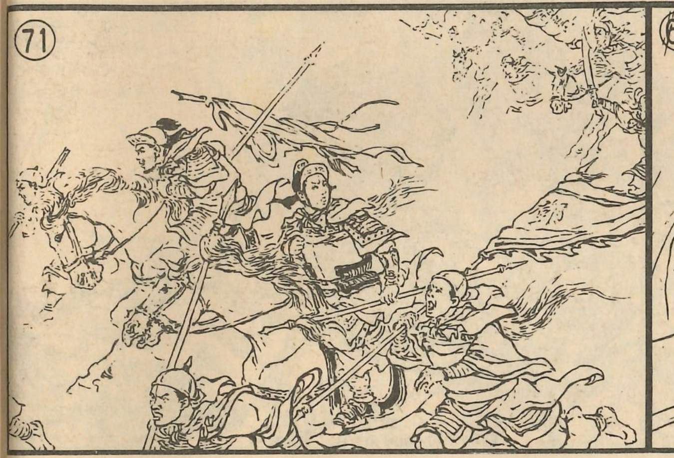
68　却說鄧艾得了涪城，離成都只有一百六十里了。正在商議進攻，馬邈獻上一本地圖，圖中寫明進兵的山川道路、關隘險阻。鄧艾看了，大吃一驚。



69　他慌忙喚鄧忠、師纂兩人吩咐道：「你們帶領一隊人馬，連夜去攻成都前面的要塞綿竹，不得有誤。我隨後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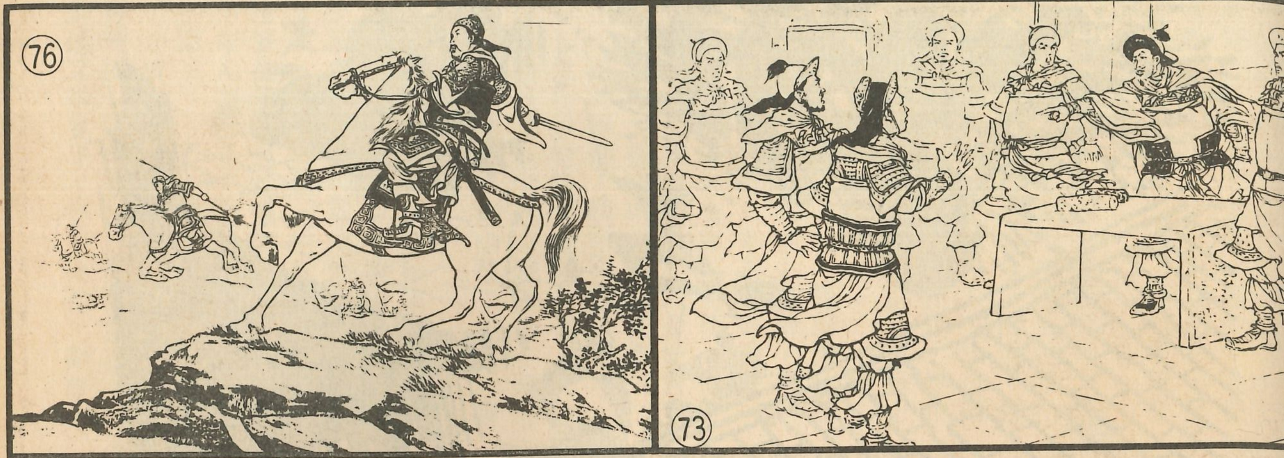
70　師、鄧二人趕到綿竹，正遇蜀軍。蜀陣中三通鼓罷，數十大將簇擁出一輛四輪車，車旁招展着一面黃旗，旗上寫着「漢丞相諸葛武侯」，旗下端坐着諸葛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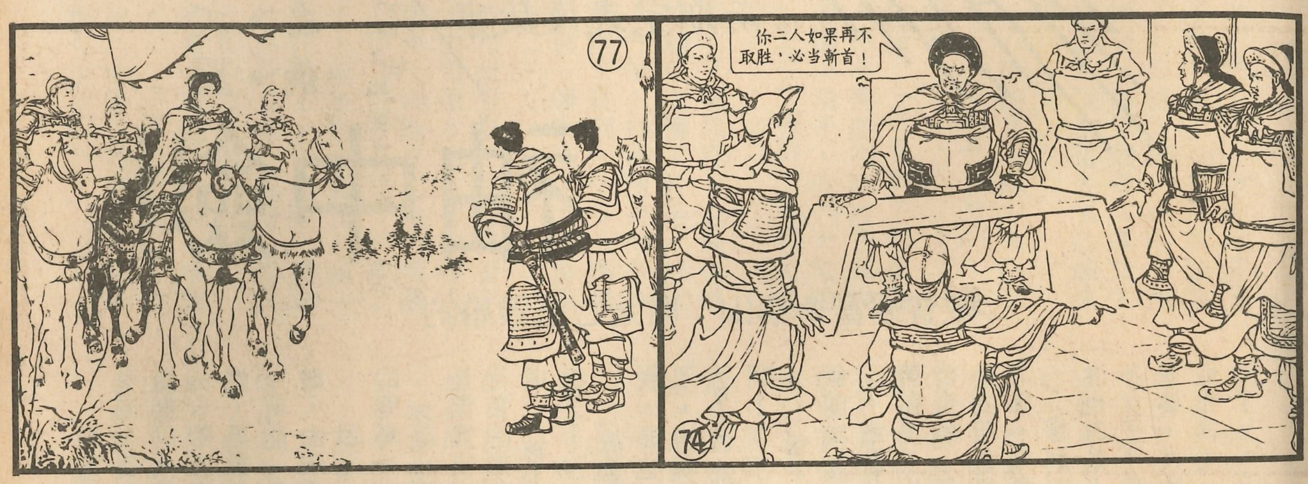
71　師、鄧二人嚇得滿身是汗，對軍士們道：「孔明還在，我們完了！」剛要退兵，蜀兵已經掩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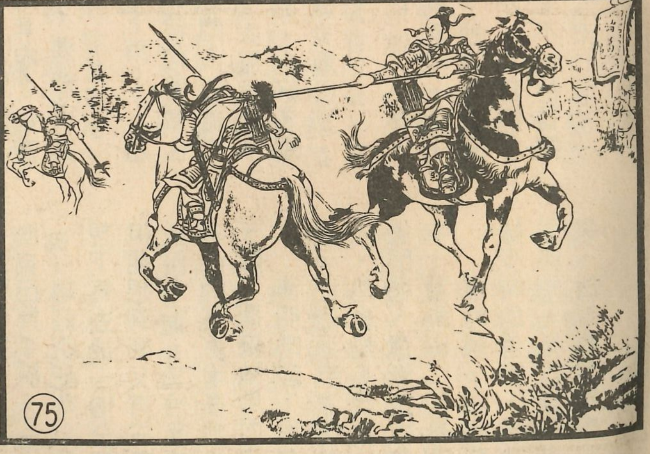
72　魏兵大敗，逃奔了二十餘里，遇見鄧艾大軍前來接應。兩軍混戰一場，各自收兵。



73　鄧艾問師、鄧二人爲何退兵。鄧艾道：「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所以奔回。」鄧艾怒道：「就是孔明，我怕他怎的！你們輕退，應該正法！」便教推出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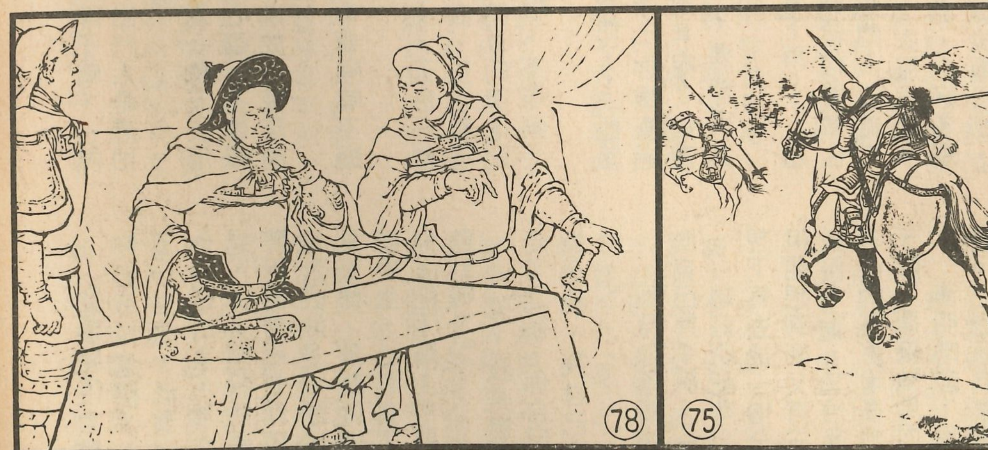
74　衆將再三求情，鄧艾還未息怒。探子報來：蜀將是孔明之子諸葛瞻，車上坐的是木刻的孔明遺像。鄧艾乃命師、鄧二將整頓兵馬，再去進攻。



75　二將帶了一萬人馬，再到蜀陣討戰。蜀陣中先鋒諸葛尚一馬當先，衝入敵陣，殺敗了鄧忠和師纂。

76　諸葛瞻指揮兩翼人馬，乘勢包抄掩殺，魏兵大敗，死傷不計其數。

77　鄧忠和師纂都負了傷，逃跑回來向鄧艾請罪。鄧艾見二人都已帶傷，不便再加斥責，便命收兵回營。



78　回到本營，鄧艾與衆將商議道：「諸葛瞻兩番殺傷我上千人馬，擋住去路，如何是好？」監軍丘本道：「還是去招降他，免得再動刀兵，拖延時日。」

（待續）

兩期完武俠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袖中劍

嫌貧愛富準泰山　財迷心竅毀婚約

春天的天氣，一陣子雨，一陣子晴，出門人是最怕這樣的天氣。

帶上了雨具，可能一整天沒用處，累累贅贅，叫人心煩，不帶嘛，可能一陣驟雨把你淋成一隻落湯雞，由頭濕到腳。

因此，出門人常常會喃喃不斷的咒罵。

這一天是清明前夕，天色一樣是流雲滿天，陰晴難測，正在整理行裝的趙劍明向站在門口的漢子問道：「爹！我這就去啦，不等劉大叔了！」

「你走吧！不用等他了！」他爹說，頭也不回的說道：「你檢查過了，帶夠銀兩嗎？雨具呢？也帶了？天就要下雨啦，要帶雨具啊！」

「爹，現在又沒有下雨……」趙劍明剛說了一句，就給他爹截住了。祇聽他爹說：「出門人怎能不帶雨具？出門無六月，衣服也要多帶幾件，便到了姨丈處，也好多幾件衣服替換，不致給姨丈看小了，這樣，婚事才有希望！」

趙劍明有點不滿地道：「爹，你也眞是！他不願意就算啦，天下多女子，我也不信除了她就娶不到老婆，姨丈若果待我好，我自然尊他為姨丈，否則，我才不把他當姨丈了。」

他爹聽得大聲說道：「劍明，你怎可以這樣，你……」他突然嘆了一口氣，低聲道：「好吧，這是你自己的事，爹也不想勉强你，不過，你必須設法親自見見表妹，我聽說悔婚祇是你姨丈的意思，你姨母及表妹是不願意的，你若果不見見表妹，聽聽她的意見，可能會遺憾終生，也辜負了表妹一番心意！你去吧！路上可要小心，我的話你聽到嗎？」

「爹，我是聽了，我去啦，我走了之後，你自己也要小心，不要掛念我，我自己會小心處理一切的。」

他見他爹眼中淚光閃閃，正在向自己揮手說：「走吧！小心！」

趙劍明此時心情十分矛盾，眞想下馬去把一切全都告訴了爹爹，但他想到師父再三囑咐，他不可對任何人說，又怕爹爹膽小，知道了自己的事更增憂愁，終於還是咬緊牙關，揮鞭馳馬而去。

清明時節，掃墓人多，出了村邊，已經遇到不少帶了香燭冥鏹的人，他也無心欣賞，不斷由行人身邊閃過，還斷斷續續的聽到爆竹聲響，看到山上掃墓的人羣。

這時候，趙劍明心中泛起了表妹少時的倩影，嬌俏的、含羞的、愛笑的，她說話很細聲，但聲音甚尖，所以雖然細聲，仍然是聽得很

清楚，很悅耳，當時，趙劍明就很喜歡聽她說話，但此刻想起來，已經是成年了，表妹不知長得怎麼樣？

趙劍明一人一騎躑躅而行，無精打彩，別說壯漢不把他放在眼內，連一般人也認為他暮氣沉沉，他走呀走了半天，一問路人，知道距離王莊還有一段很遠的路程，便在中途打尖，準備休息一會兒再行上路。

突然，電光一閃，驟雨傾盆而下，路人都湧向茶亭去避雨，男的、女的、年輕的、年老的都擠在一起，趙劍明感到有點不方便，而且自己身邊又帶有雨具，於是便自動走出亭外，張開雨傘，站在暴雨之下。他的舉動，頗引起人注意。

就在這時候，有個中年人大叫被人搶銀子，引起一陣騷動，同時有兩個大漢由人叢中擠了出來，冒雨離去。

那個中年人撲了出來，扯着其中一個大漢，要他交還銀包，還請大家主持公道，那兩個人長得粗眉大眼，一臉兇相，怕死的村民怎敢出頭指證，自找麻煩，所以任由那中年人怎麼叫，怎麼求，也是無人出頭。

被中年人扯着的大漢本來有點驚慌的，後來見無人出頭作證，於是他又神氣了，他一揮袖，對那中年人說：「你瘋了啦，胡說八道，你說我搶了你的銀子，有甚麼證據，你搜好了，搜得出來，我賠你雙倍，搜不出來，你怎麼樣？這兒大家看看，聽着，我也請大家做個見證，分個清白。」

那中年人給他這一嚇，呆住了，他說道：「我看到是你搶的，是我親眼看到的！」

大漢說道：「你看到？如果眞是你看到，你為甚麼不敢搜？我說我看到你老婆偷漢子，你們大家信是不信？」他這一句話，逗得大家都笑了。

那中年人又氣又怒，也驚也憤，卻又不敢動手去搜，於是，那大漢把中年人一推，推得他退到亭外去淋雨，還幾乎跌倒。中年人那樣狼狽，又引起一陣哄笑，大漢得意了。

趙劍明冷眼旁觀，實在是看不過眼，走過去用雨傘遮住那中年人，免他受雨淋，同時又對那大漢說：「朋友，做人得講道理，你拿了人家的銀子，說不定會害死人家一家人，別耍花招了，快把銀子還給人家，我是不咎既往，否則，認眞起來，丢人的不會是別人！」

那大漢看了趙劍明一眼，冷然說：「臭小子，你有多少腦袋，敢替人家出頭，他是你甚麼人？你敢替他搜？搜不出又如何？」

趙劍明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決定不肯拿出來？」

「臭小子，你少管閒事！」那大漢跨前一步，一拳就朝趙劍明臉上打去。

趙劍明這時右手拿着雨傘，只有左手空着，因此，那大漢突然出手，嚇煞了亭中人，都躭心趙劍明抵受不起，會給那大漢一拳打倒，甚至會鬧出人命，那麼自己這羣人就得要做證人，避也是避不開的，所以有人「哎喲」的大叫。

同時有好幾個人的聲音發出，都是阻止大漢動手。那大漢窒了一窒，趙劍明已經閃到了一邊，躲開了。

他說：「你聽到啦，大家都叫你不可動手呢！」

「胡說，看招！」那大漢一怔之後，再次發掌攻擊趙劍明，但是，趙劍明不再退避，右手把雨傘一轉，積存在雨傘的雨水驟然飛洒而出，不少射到大漢身上。

說也奇怪，大漢被雨水射到身上，竟然被射得他痛聲呼叫不止，掩面疾退。

趙劍明趁此機會左手疾伸，一把抓住了大漢胸前突起的地方，連衣服也扯裂了，掏出一包銀子，還有銀票。

大漢要搶，趙劍明喝道：「你敢，這就是你搶了這位大叔的銀子，人贜並獲，人證物證都有了，你還能狡辯嗎？」

那大漢怕衆怒難犯，嚇得他冒雨狂奔而逃，趙劍明虛張聲勢的呼喝兩聲，但卻沒有去追。

那中年男子得回銀子，對趙劍明千恩萬謝，請留姓名。

趙劍明說這不過是舉手之勞，何必言謝，何況那大漢實在太猖狂，他是看不過眼的，才會出手，並非純是幫中年人，勸他不必記在心上。

中年漢子道：「恩公施恩不望報，令人敬佩，但將來我們或者仍有見面之日，總得有個稱呼呀，總不成眼光光看着不打招呼呀，我若大聲呼你『恩公』，只怕你也不太高興。」

趙劍明想了想，道：「大叔這話倒也說得是，我姓趙叫劍明，離此六十里外清溪村人氏。倒未請教大叔怎麼稱呼呢？」

中年人欣然道：「原來是清溪村趙恩公，失敬了。我姓林，排行第三，大家都叫我林三！」

「原來是林大叔，雨下得這麼大，一早天色就黑得怕人，你大叔帶了許多銀子要往那裡？」趙劍明問林三道。

林三解釋說，他是去取錢買東西，因為兒子要結婚，日子已近，

所以下大雨也不能不去。

趙劍明見他帶了這麼多銀子，現在又露了眼，那兩個大漢雖然走了，可能未走遠，仍伺伏在前面，也可能另有歹徒見獵心喜，有不軌之圖，因此問他要去那裡，如果順路，倒可以送他一程。林三說了。

趙劍明也說了自己的目的地，林三欣然的說正好同路，先到林村，再到王莊。趙劍明於是便趁雨小，一起上路。

趙劍明到達林村，不但雨下得很大，而且又是雷電交加，霹靂連聲，趙劍明原不打算歇下，但林三如何肯讓他走。而且雨下得實在太大，在盛情難却之下，趙劍明祇好留了下來。等雨勢略小再行上路，他以為很快就會雨過天晴，到時上路，也好領了林三的情，使林三好過一些。怎知這雨勢一直不小，雷電轟閃得更加頻密，更為厲害，電一閃，雷就到，雷一轟，雨勢就加大，狂瀉而下，那情形眞叫人躭心。

林三說，就是不怕大雨，也得提防浸了路和路受水冲，引起崩潰，到時，馬不能行，進不得，退又不得，才更難辦，不如住在林村，等到天亮時，再起行較為方便。

趙劍明細想之下，確有道理，於是同意，就在林村林三家裡住一宵。

林三家雖然不是富有，却也是小康之家，能夠拿得出五十兩銀子辦喜事，總算是環境不錯的了。

這一頓晚飯，在菜餚方面，林家已是盡其所能了，就以趙劍明來說，也感到令對方過於破費了。

翌日，天色果然好轉，林三知道再無法挽留，也不勉强，但在親送趙劍明出門時，却再三致意，希望趙劍明無論如何到時要賞面，到林家喝一杯喜酒，趙劍明見他盛意拳拳，於是便答應了。

趙劍明在路上想着林三為兒子的婚事奔波，不禁想到自己的老父，對自己的諄諄囑咐，殷殷期望。

一縷莫明的惆悵湧上心頭，無法排遣，揚鞭一抖，「啪」一聲響，馬便發足疾馳，雖不能說其快如飛，倒也實在不慢。跑了一程，看到前面有好些行人，便把馬勒慢一點，緩步而行。

他此舉原本是怕撞倒行人，怎知道却招來了嘲笑，有惡奴模樣的漢子冷冷的說道：「眞不害臊，這樣不成樣的畜牲，也敢耀武揚威，現眼丟人！眞不知羞字是怎麼寫的！」

他雖然沒有指名道姓說趙劍明，但誰也聽得出他指的就是趙劍明。趙劍明這整天一肚子氣，正要找地方發洩，現在受此嘲諷，他如何忍受得住？怒火一湧，刷地面色一變，看來是要發作了。

但是，他沒有發作，他忍住了。他想：他無禮，我不該跟他一般無禮，他沒見識，我也不該跟他一般沒見識，我若忍不下，跟他論理，跟他動手，豈不是和他一樣？他這麼一想，便對自己說道：「不，我不能受他影響，我不該和他一樣。」

趙劍明對於別人的嘲諷，決定不予理會，他恍如未聽到，未知道，使對方大感意外，想看熱鬧的人也大感失望，本來醞釀的一場風波，看來要消失在無形中了。

趙劍明有心消解這一場無形的風暴，惡奴却不肯。他是早有心尋釁，不達目的誓不休，他走向趙劍明，站定了，向他一指問道：「臭小子，我問你，你是不是聾子？還是個啞巴？」

惡奴這樣喝問，趙劍明知他是存心要使自己下不了台，這次他眞的怒了，正眼看了對方一下，平靜地說：「朋友，我走我的路，不曾犯着你，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那惡奴「哼」了一聲道：「原來你小子不聾不啞，我問你，早先我說的話你沒聽到？怎不出聲？屁也不放一個？」

惡奴有心歪纏，趙劍明的怒火更加盛了，他說：「你說話最好乾淨點，再小子小子的亂嚷，我認得你，我的拳頭可不認得你！」

惡奴忿然道：「好呀！你小子想打架？不教訓教訓你，你小子不知道我阮二爺的厲害！小子，你姓甚麼？叫甚麼？從那兒來？往那兒去？去幹甚麼？快說！」

趙劍明這時已經勒住了馬，却仍然坐在馬上，俯視惡奴道：「你讓開一點好不好？我要上路。」

趙劍明再一次忍住了怒火，他有這麼大的忍耐力，倒是大出各人意料之外，但也引起惡奴的誤會，以為他是軟弱無能怕事，可以欺負，所以索性站在路中，傲然道：「我不讓你又怎麼樣，有種的你就衝過來，沒種的，就得把馬留下來，再從老子袴下爬過去，怎麼樣？你有種沒有種？」

趙劍明這時却無法忍了，他到底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如何受得起人家一而再的無禮侮辱。於是，臉色一沉，冷然道：「朋友，這是你無事生事，各位叔叔伯伯看到的，你說了半天，目的是想搶奪我的馬兒，你是找錯人了，我再提醒你，我要過去了，要是你不讓開，是你自取其辱，莫怪我鞭下無情！」

於是趙劍明左手馬韁一鬆，右手馬鞭一揮，「劈啪」一聲，蹄聲疾響，惡奴料不到他眞個拍馬衝前，

嚇得在地上打滾逃避，滿身泥塵，極為狠狽，站了起來咒駡，趙劍明已經走遠了，根本聽不到他的咒駡了。

趙劍明無端端惹了這宗事，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再不歇息，一直趕到王莊，才不過是晌午時刻。

王莊不少人都認識趙劍明，但也有不認識他的人，因此，有人前來歡迎他，替他通報，有人怔怔的看着他，向別人打聽他是甚麼人。

王莊的人都姓王，趙劍明的姨丈叫做王重富，他人如其名，重富輕貧，他聽得姨甥趙劍明來了，便皺起眉頭，好一會兒才道：「叫他進來吧！」他連「請」字也不說一個，可知他對趙劍明並不大重視。

趙劍明與王家小姐王玉嬌訂有婚約，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趙劍明來到的消息，恰巧王玉嬌的丫環小青在廳中聽到了，便急急走去向王小姐報告，小姐不在香閨，小青估計她會去後花園，便又到花園去報告，她道：「趙家姑爺來啦，老爺請了他到客廳！」

小青快嘴快舌的說，以為小姐聽到一定喜上眉梢，十分高興，怎料她聽了却悶聲不出，只嘆了一口氣。

小青覺得十分奇怪，低聲道：「小姐，妳不舒服？」

小姐搖搖頭，低聲說：「我們回去吧！」說完，自己先走在前頭。小青和小菊這兩個丫環，自然是隨侍左右，一同回轉香閨去。

王玉嬌的冷淡反應，使得小青甚為詫異。趙王兩家的婚事，小青知得很清楚，因為她在吳媽口中得知王家發跡，得力於趙家不少。王家在未發跡之前，比趙家更窮，逢年過節，還是趙家送柴送米的呢。那時，王玉嬌十餐倒有八餐都在趙家吃的，他們的親事，就是那時候訂下的，而當時，趙劍明與王玉嬌是兩小無猜，十分要好的。吳媽是王家的鄰居，後來趙家賣了一條牛給王重富做生意，這才漸漸有錢。有錢之後，便搬到王莊來住，和趙家疏遠了。

吳媽把一切全對小青說了，小青對趙家便有了好感，幾年前，趙劍明也曾來過王家作客，那時候，王玉嬌和他也是有說有笑，似乎很要好，因此，小青以為她聽到趙劍明來了會開心。沒料到這幾年王家更富有，結交的人不同了，王玉嬌受到爹爹的影响，對趙家已不感與趣，對貧窮的趙劍明也不感與趣了。她一直藏在心頭上，並不披露，小青自然不會知道，但她是個聰明的女子，見小姐這樣，已料到對趙劍明不利，便替趙劍明不平和不安起來。

＊　＊　＊

王重富見到趙劍明冷冷的說道：「你爹身體好吧？許久不見他了，你怎麼不在家幫你爹？這麼大雨到這裡來，不是有甚麼事吧？」

趙劍明謝過他對爹爹的關懷，便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來，是為了我與王玉嬌的婚事，我爹說他身體越來越不濟了，說我年紀也不小，希望早日辦了我的婚事，好了却他老人家心頭大事，不知岳父大人意下如何？」

「這個，以後再談吧！玉嬌年紀還小，今年只有十七歲，且再過三幾年再談吧，而且，這婚事雖然早訂，現在玉嬌已經長大了，也得徵求她的意見才行呢，雖說兒女婚事，由父母作主，但這到底是關乎她一生的，還是先和她商量商量的好，劍明，你說是不是？」

王重富這麼反問，趙劍明自然不能說不好，但他感到奇怪，爹爹曾再三說岳父有悔婚之意，岳母與玉嬌則無此打算，叫自己無論如何都要見玉嬌一面，那麼，岳父這麼說，是甚麼用意？是他另有詭計，還是玉嬌已經變了心，跟岳父同一鼻孔出氣，岳父自己不好反悔，都把責任推到玉嬌身上？這事趙劍明無法判斷，只有點頭，表示同意岳父的意見，等問過玉嬌再說便是。

王重富見趙劍明同意自己的說法，便不多言，只道：「劍明，你遠道而來，淋了一身，想必疲倦了，先去洗個澡，休息一會，再去拜見你姨母吧！」

不等趙劍明表示意見，馬上就叫人帶趙劍明到客房去！

客房是招待一般客人的，似女婿這樣嬌客，應該接待到書房或上房去，不應該使之住到客房的。

家人了解主人的心意，招呼自然不會好，飲食也是普普通通而已。

趙劍明也想到了這一點了，但他泰然處之，毫無慍意，他洗過澡，連衣服也自己洗了，才回房休息，看看岳父大人再要甚麼花樣？

王重富別過趙劍明，便匆匆向內堂走，把夫人女兒都召了來，將丫頭佣人都支開了。然後，才共同商量對付趙劍明提出婚事的問題。

王大娘道：「老爺，你的意思怎麼樣？你先說出來，我們才可以商量呀！」

王重富說：「不，我想聽聽妳們的，玉嬌，這關係妳一生的，妳有甚麼意見，不妨說出來給爹爹知道，也好替妳作個主意。」

王玉嬌含羞地道：「一切由爹作主。」

王大娘急道：「玉嬌，這是妳自己終身大事，妳可不要後悔呀！」

玉嬌作急道：「娘，妳教我怎

麼說？」

王大娘道：「依我看，趙劍明這孩子長得又聰明、又英俊、又忠厚，我看出玉嬌和他很登對，他們自小就青梅竹馬，又訂過婚，老爺，還有甚麼好說呢？」

「妳眞是婦人之見，妳知道現在趙家是甚麼光景？我家是甚麼光景？妳叫玉嬌嫁過趙家去，不是叫玉嬌去受苦？妳能忍心？」王重富話剛說完，玉嬌就搶着說道：「叫我去受苦，過着叫化生活，我不幹！」

王重富接口道：「妳聽到沒有？女兒也不願意去跟着趙家過着叫化子的日子呢，偏是妳不替女兒着想！」

王大娘黯然道：「老爺，你這麼做，在親戚上頭是不好看的呀。」

「不好看？有甚麼不好看？」王重富怒叱道：「總比叫個女兒去受苦好得多，我已經決定了，跟那窮小子退婚！」

王大娘吃了一驚，連說使不得，王玉嬌也顧不得害羞，急聲說：「我不跟窮小子結婚，我不嫁窮小子。」

王大娘見丈夫和女兒同一口氣，知道自己難以勸阻，不禁透一口氣，喟然嘆惜，她是最痛苦的，一個是姐姐，一個是女兒，自己實在不好說話。王重富却斬釘截鐵地表示意見，無論如何都不讓女兒與趙劍明結婚，因爲他們之間已經有貧富不同的區別了，門不當，戶不對了，如何可以談婚論嫁？還說，如果趙家不肯，就要他在十天之內行禮納聘：珍珠百顆，翠玉十方……列出一大堆，如果辦不到，就拉倒了。

「對！爹說得對！」王玉嬌站到爹爹一邊，她本來是享受慣了，受到爹爹長期的薫陶，早已變了質，她變成一個愛慕虛榮的女子，她眼中祇有金銀，心中祇有享受，友情值多少錢一斤，她也不知道了！

三個人商量，王大娘處之下風，結果決定了退婚，和趙家解除婚約，王大娘耻見姨甥，由王重富出面與趙劍明打交道，趙劍明一口答允了，因爲他在外面偸聽到王氏父女的談話，覺得與表妹相見也是多餘了。

趙劍明答應得太快，反而使王重富吃了一驚，以爲他說的是假話，自動提出說一百兩銀子給趙劍明另娶，換取一張退婚書。

趙劍明聽得冷笑連聲，道：「退婚書，我可以寫，銀子我不會要，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反口覆舌的人，我答允你，就一定會做到底，你快拿紙筆來吧！我馬上就寫，我家窮，你家富，門不當，戶不對，我不忍心玉嬌跟我挨苦抵餓，她身嬌肉貴，受不起饑寒啊！」

說得幾句話，紙筆已拿到來了，於是，趙劍明拿起筆來，隨即就寫好了一張退婚書，王重富一看臉色微變，却不能不收下，那表情十分尷尬。

原來趙劍明對王重富這頭婚事，早已心灰意冷，不作幻想，但與表妹仍有舊情，所以明知此行無望，他仍然肯來，他是想見表妹最後一面，然後分手的。不料表妹也變了心，此事也是多餘，所以當王重富要他寫退婚書時，便直言岳父嫌貧，迫寫退婚書，自覺齊大非偶，終表同意等語，如此寫法，王重富自然爲之赧然了。

趙劍明寫了退婚書之後，向王重富一拱手道：「翁婿之情已斷，姨甥不便在此打擾了，告辭。」

王重富慢慢地道：「這又何必呢？雖然我們不能成爲翁婿，到底仍是親戚，我與你爹又是多年老友，你與玉嬌也未見過面，如果你這樣便要走了……」

趙劍明道：「姨丈，你別留我了，我本是王家女婿，因家貧而被退婚，面目無光，你又何必要使我去丟臉呢？」

王大娘走過來，道：「劍明，你姨丈雖然對你不起，姨母總是疼你的，你傷心，我知道，但你不肯見我，未免無情，你過來，告訴姨母，你爹身體怎麼樣？你表妹年紀小，不懂事，受到別人的影响，一時糊塗是有的，但她本性善良，也許還會回心轉意，你不要太傷心，我會盡力幫你！」

「多謝姨母，姨母對我的恩德，我終生銘感，至於表妹，她身嬌肉貴，我也不忍她跟着我挨苦，我衷心希望她能幸福，過得舒服。我這次來，原不是來提親事的，我是來向表妹告別的，想不到不待我開口，表妹先有此心，倒省却我一番解釋，姨母，以姨父對我之情，我原不該提醒他，但姨母對我有恩，表妹過去對我也不錯，我不能見死不救，置之不理，姨母，據我所知，有人正在籌謀搶劫你們一家，可能還會對表妹不利，大約不出旬日便會有事，希望妳及早防備。我既非王家婿，當不願在此冒險，我告辭了。」

「趙公子，你既知此事，仍然敢來報訊，諒必成竹在胸，早有妙計，爲了我家小姐與奶奶安全，希望你救人救到底，指點迷津，到時，我們做婢女的托奶奶小姐洪福，也好得免於劫難，務請公子幫個忙！」小青朝着趙劍明跪了下去。

「小青，起來！」趙劍明扶起了小青，道：「說眞心話，我實在無臉在此躭下去，這樣吧！我會替你

們留意，我當盡我所能維護你們，至於能否有此能力，可就難說了，現在你不必留我，請妳替我把行李……不必了，還是我自己去取的好！」

趙劍明不再停留，直向客房走去，小青也跟了去。

趙劍明拿了包袱，牽了馬，走出王家，離開了王莊，他在一家寺院住了下來。白天他坐在松樹下讀書，讀到倦時就靠在樹幹上睡覺。

晚上，他帶了洞簫走出寺外，「嗚嗚」的吹簫，時而激越，聲音似迫跳而出，時而哀怨，悲悲凄凄，如猿啼鶴泣，孤孀夜哭，時而又柔和抒情，如流水行雲，寒風迎面，時而又是狂濤激岸，萬馬奔騰。

寺中和尚是出家人了，也禁受不起簫聲的感染，常隨着簫的聲音，不克自持！

這樣過了三晚，寺中和尚找趙劍明說話了，他們請趙劍明不要在晚上吹簫，免得全寺和尚不得安寧。假如他不肯，就只好請他離開了，趙劍明答允了他們。

他解釋自己並非存心妨礙他們，不過心中不快，抑鬱難抒，所以才吹簫，既然妨礙了大家，他自然是不會吹了！

寺中和尚得到趙劍明這樣解釋，感到滿意，當然也不爲已甚，不再理會他了。他住在寺中，晚上借散步賞月爲名，有時走得很遠，寺中人竟然無人發覺。

有一晚，他記起翌日便是林三兒子的結婚婚期，他答允過林三，到時必定前往到賀的，但他採得消息，就在那一夜，會有賊人襲劫王莊。趙劍明稍爲一想，便作出決定，寧可失約於林三，不能置王莊於不顧。

王重富根本不相信妻子的話，不信會有賊人來劫，他認爲這祇不過是趙劍明恐嚇，決不會是事實，因此，他不肯花錢請保鏢，仍然像平時一樣，王大娘與小青可急壞了，但她們是女流之輩，外間事，一點辦法也沒有。後來還是小青出頭，派人代請了兩個武師保護。

在另一個地方，林家的喜事日近，林三日夕盼望趙劍明到來，總是失望，後來派人到王莊去打聽，知道趙劍明因爲家窮被王家迫寫退婚書，無臉留在王家，在林家之人到達之前幾日已經離開王家，不知去向了。林三聽到這麼回報，大爲氣憤。

林三恨不得親自到王莊去，把王重富重重的大罵一頓，消一口氣。

再過兩天便是林家辦喜事的大日子，仍然未見趙劍明的踪影，林三更急了。

林三的女兒說：「爹，你眞是，人家施恩不望報，本來就不會來，你却信以爲眞，不是自討苦吃？算了吧，我看他是不會來的了！」

林三瞧了女兒一眼，道：「芳芷，妳今年幾歲了？十五了吧？」

芳芷就是林三的女兒，她瞟了老父一眼，道：「爹，你怎麼啦？連女兒多大也忘了？我已是十六歲啦！」

林三唔了一聲，輕輕地一嘆，道：「十六歲，不小啦，該找個婆家，等長庚辦完喜事之後，我再替妳放年庚，妳自己可有合眼的嗎？不妨對爹說，爹會替妳作主！」

芳芷臉一紅，心狂跳，她是個聰明的姑娘，多少已經猜到了一點，明白爹爹苦候趙劍明來喝酒，不過是表面上理由，其實是爲了她，希望讓她和趙劍明相見，然後再談其他，因此，她雖未見到趙劍明，芳心却已留下了一個極其深刻的印象，趙劍明這三個字不容易冲洗得去了。

芳芷不自覺的想，趙劍明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物？怎麼爹才見過他一次，就對他如此的好感？他眞是這麼好？她未見過趙劍明，無法回憶，却可以根據老父的回述，幻想出一個年輕人來。她莫明其妙的爲趙劍明默默沉思，及至發覺自己耳熱之際，忍不住自己也失笑起來。

芳芷年華二八，情竇初開，平日在別人口中，總會聽到一些新婚之樂，忍耐不住，總會向要好的姊妹吐露一些內情，讓姊妹們分享這份歡樂。

同時，也會有些示威的意思，芳芷人緣好，姐妹們有甚麼事都找她商量，自然對於男女間的事也聽得多了，儘管說者不會說得赤裸裸，總有可以意會之處，加上在有意無意間也會看到一些新婚夫婦在一起時的親熱情形，因此，她聽了老父之話，撩起芳心，便不由自主的爲一個未見過面的趙劍明而沉思不已。

這當然是可笑，她自己也會失笑，但是仍然不免於繼續再幻想。

這一天，林長庚結婚了，吉日良辰，林家上下都十分高興，祇有林三仍抱着萬一的希望，仍不時走到門口去看望，倚門倚閭。他雖然沒有說出口，多少也有點怨怪趙劍明失約了。

他想：在王家做不成女婿，也該來林家喝一杯喜酒，共同高興一番才是，可是他却失了踪，人不知去向。

趙劍明去了那裡？他甚麼地方也沒有去，他仍然住在寺院中，直到林長庚結婚的前一天，趙劍明才探到確實消息，得知兩三日內賊人便動手偸襲王家，趙劍明得到確實消息之後，立即便向王家走去，要

通知姨母早作準備，以盡自己通風報訊的責任。可是當他到達王家的時候，却蹩了一肚子氣，要不是恰恰遇着小青，他可能已經掉頭而去，話也不留一句了。

王家原來已經變了，雖然距離趙劍明離開不過短短幾天，却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王重富早就和當地的有錢人家柯子龍及包經緯有來往。

柯子龍現年卅九歲，幾個月前喪偶，想續絃，以王玉嬌年紀來言，玉嬌祇有十七歲，柯子龍快四十歲了，比王玉嬌年長一倍有餘，子女也有三名，長子十九歲，比王玉嬌還長二歲，幼女也六歲了，應該是不相配的。但柯家有錢，是當地首富，而且甚有勢力，是地方一霸，王重富是要聽他的話。所以他提出要求，王重富是半推半就地，一方面想高攀，另方面是懾於柯家之財勢。

包經緯年紀較輕，只有廿五歲，但他却有殘疾，左手殘廢的，其他倒還正常，論財勢，不及柯家，但比王家遠勝，他是未婚獨子，只有一妹，已結了婚。他因為有錢有勢，選人甚苛，別人又因他左手微殘，有所不願，所以蹉跎到這個年紀還未成家立室，他與柯子龍都選中了王玉嬌。這就使王重富有所考慮了。

論財，論勢，當首選柯子龍，但論年紀名聲，似又應選包經緯了。

過去，因王玉嬌與趙家有婚約，王重富不知道趙家如何，未敢公開另選佳婿，自趙劍明寫下退婚書之後，王重富就不用閃閃縮縮的了，柯、包兩家也施加壓力，想早日確定，所以連日來都遣媒人打聽實況。

這一天，就是趙劍明再到王家的一天，柯子龍親自上門，趙劍明到達的時候，王重富在書房中陪着柯子龍飲酒。柯家因有武師在王家門房聊天，聽得趙劍明來見王重富，便發出連聲冷笑，不屑地看着趙劍明，挖苦地道：「你就是王家退了婚的小子？人家已經不要你了，還來幹甚麼？你自己不怕羞，也該為你自己臉紅，眞沒有志氣！」

趙劍明聽了恨極了，但又忍下，勉強的低聲對王家的人說：「你們的主母在不在？我想見見她。」

王家的守門人十分勢利，討好柯家武師，附和地說：「夫人沒有空，有空也不會見你，你還是走吧！」

趙劍明一片好心而來，却落得這樣受氣，自然是氣忿，提高了聲音說：「這麼說，你們是不肯替我通報了？」

守門人兩眼一瞪，兇狠狠地說：「不代你通報又怎麼樣？你以為你還是我們王家的姑爺麼？我非聽你的話不可？」

柯家的武師拍手笑道：「說得好，問得好！這小子太不識抬舉了，他若不滾，我揍他一頓了！」

「你們鬧甚麼？又想生事了？」一個少女的聲音由屋內傳了出來。

那守門的人說道：「小青姐，是姓趙的小子，他又來……」

小青這時已經走近門口，看到了趙劍明氣鼓鼓的站在門口，立即喝叱道：「這……你敢得罪趙公子！啊，公子怎麼今日才來？夫人等你許久了，快請入去見見夫人吧！」

趙劍明搖搖頭道：「小青，不必啦，我此來並未打算住下去，只是想告訴姨母一個消息，因為早幾天我走時，曾請姨母提防，可能有賊人前來襲劫，姨母與妳都叫我代為打聽，我花了幾天時間，已探得端倪，不出三日，賊人必到，人數多少我不知道，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請妳代我轉告姨母一聲，我話已說完，我告辭了。」

最後的一個字未完，人已轉身，快步走向坐騎，上馬疾馳而去。

小青怒視守門人，責他得罪趙劍明，守門人不敢多說。但柯家武師却「嘿嘿」冷笑，認為趙劍明達不到目的，便老羞成怒，造謠恫嚇，他一拍胸膛說：「我柯全就是不信有賊人敢來打劫，眞是要來，也得先打聽打聽，知道我們大爺快成王家姑爺了，他還敢動手？這不是廢話？」

柯全這話也有根據的，在附近百里之內，柯子龍惡名昭彰，過去，曾有不少人與柯家對抗的，大都被弄得家破人亡，這種事太多了，於是就養成了柯家的人夜郞自大，目中無人。

守門人也附和柯全的說法，並不把趙劍明的話放在心上。

但是小青想法就不同，她深信趙劍明的話必有根據，急急進去稟告主母，王夫人聽了大驚，責怪小青怎不把他留下。於是小青說了當時情況，並且說趙公子是一個有自尊心的人，豈能受此侮辱，他是決心不留下來，而且他根本不容她有挽留的機會。

王大娘聽得這番話，對丈夫更加憤恨了，恨他不聽自己的話，以致家人也欺侮了小姨甥。

「夫人，現在急是沒有用的，趙公子說三天之內，賊人必來，說不定是在今天或明天，現在當務之急，是如何避過這場劫難，婢子命賤死不足惜，小姐若果受到污辱，就不堪設想了，照我看，趙公子可能有退賊之計，他這次來，可能是聽到風聲才來的，否則，怎會這麼

巧，遲不來，早不來，恰巧在這個時候來？後來，因為老爺迫他寫退婚書，他一氣之下，就不理了，但經不起夫人懇求，所以再去打聽，怎知剛才又受辱於人，便把他氣走了。」

「小青，我心亂得很，妳以為該怎麼辦？」夫人問計於小青，小青便提議，一方面通知老爺，叫老爺請人相助，另方面是離開王家暫避一時，因為賊人的目的是劫奪王家，躲到別處，便不會有事了。但要秘密，千萬不能給人知道。

王大娘聽了小青的提議，認為有理，自己去找丈夫理論，叫小青快去通知小姐，並收拾細軟貴重品物。

王重富聽了夫人的話，並不相信，還駡趙劍明這個小畜牲造謠生事，說他寫了退婚書之後又後悔，便來恫嚇，他吩咐王大娘不必理他，並且對柯子龍說了。

柯子龍聽了呵呵大笑，道：「若果眞有這種事發生，是他自尋死路，岳父大人，你放心，我會派幾個人來給你防守，這樣，你就不用怕了。阿福，你同阿全今晚就留下來保護王老爺，我回去之後，會再派李振聲和姜伯通過來協助，這樣就不怕賊人來作惡了，岳父大人，我也要走了，我早點回去，可以早點叫他們過來！」

王重富送走了柯子龍之後，回到後堂，看到夫人和女兒都忙着收拾東西，問之內情，便呵呵大笑，說她們受到趙劍明的恫嚇，上了趙劍明的當，勸她們不要庸人自擾，又說柯子龍來幫助保護王家，讚了柯子龍一番，駡了趙劍明一頓，引得王玉嬌也大駡表哥害人，不肯躲避了。

王大娘見女兒忽然變卦，大為着急，勸道：「玉嬌，這不是玩的，娘幾十歲人死不足惜，妳是個大姑娘，如有甚麼不測，後悔就莫及了，這關係妳終身大事，妳千萬不要意氣用事啊！」

小青也說：「小姐，那劫匪都不是善男信女，妳又不是永遠離開這裡，表少爺說在這三天之內便會發生，是眞是假，也不過等幾天就明白清楚了，妳何必冒這個險呢？依婢子看，還是避開的好，就是沒有事，也沒有損害甚麼呀！」

王玉嬌本來是個沒主意的人，聽了母親和小青的話，可心動了，於是便聽了她們的話，一齊迴避到別處去了。

趙劍明說，賊人三天之內便會動手，但王大娘和女兒已經躲了三夜三天，還是無聲無息，全無動靜，不但王玉嬌叫着要回去，不肯再躲起來，連王大娘也以為趙劍明探聽失實，不會有賊人來了。

小青道：「夫人，我以為不是，第一，可能賊人改遲了時間，所以還未動手，第二，可能王家加強了戒備，他們不敢動手。」

「既是這樣，我們還不回去？我們現在就回去！」王玉嬌撒嬌要回家去。

小青道：「小姐，現在已快傍晚了，好歹也不在乎這一晚了，若果今晚平安無事渡過，明天就回去好不好？」

王大娘也主張多住一晚，王玉嬌終於答應了。

這一晚問題果然發生了。

這一晚，柯家四個武師都在王家，可是因為過去一連三晚都平安無事，都以為自己威名遠播，賊人知道他們在王家，所以不敢來了，因此，到了第四晚，因為約期已過，各人便放下了心事，大碗酒，大塊肉，慶祝一番。初更鼓響，已經喝得醉薰薰，不分東西南北；到了二更鼓響，他們都夢見周公，沉沉大睡了。

不過，練有武功根基的人，都比較警惕，雖在夢中，也往往不自覺地為極小的聲響所驚醒。

這一晚也一樣，二更過後，王家的狗突然狂吠起來，姜伯通一驚而醒，隨手向柯全、柯福、李振聲幾個推了一把，道：「快醒來，賊人來了。」

這幾個人本來還未清醒，給一句「賊人來了」嚇得酒意全消了。

柯全定一定神問道：「姜老師，這話當眞？你看到了還是聽到了？」

姜伯通想不到柯全會這麼問，不禁氣上心頭冷冷一笑道：「你不相信？你要怎麼樣才相信？要……」

姜伯通一句話還未說得完，一下人聲慘叫一聲狗吠的厲聲哀鳴相繼傳來，代替了姜伯通的解釋。大家都毋須說甚麼，已經明白了一切，因此，四個人一齊衝出門去了。

姜伯通、柯全、柯福、李振聲四人因為一連三夜都平安無事，便以為賊人怕了他們，所以不敢來，鬆懈了。

幾個人喝得醉薰薰，直至來了賊人，王家的狗狂吠，他們才一驚而醒，外面已經傳來了狗的哀鳴，人的慘叫聲了。

於是柯家四個武師馬上搶撲出門，分頭搜索賊人，保護王家。首先發現賊人的是柯福，他看到一個人影在前一閃，疾竄入後堂，馬上就大喝一聲：「狗賊休得猖狂！」人也撲追了過去，怎知道才跨過簷溝，人還沒有看到，一個聲音已在耳邊低喝：「不許動，要命的就別出聲，乖乖的給老子帶路！」

柯福想反抗，肋間感到刺痛，

知道對方的武器抵在這裡，怎敢再動，只得低聲說：「你們是那一條線上的？莫是大水冲到龍王廟呀？」

「你再嚷！我就斃了你，走！王重富在那裡？快引路！」來人低喝道：「你敢耍花招，當心你自己的狗命！」語氣冷冰冰，不帶一點感情味，似乎不是出自生人口中，於是，柯福再也不敢拉關係了，他答允帶路，對方也不難爲他，只用武器抵着他。

柯福對王家已摸熟了，走了幾步便一個閃身斜撲逃走，對方「嘿」的一聲冷笑，一揮手，寒星飛射，快如閃電，柯福一聲慘叫之後，倒了下來。

那賊人走了過去，踹他一腳，道：「我本不想殺人，這是你自己找死的，怨不得我了。」

柯福連話也不會說，便死去了！

不過，柯福雖然死去了，臨死前那一下慘呼，已經驚動幾位柯家的武師，他們都循聲趕去，柯全更呼叫道：「阿福，阿福，你在那裡？回答我呀！你怎麼不說話？」語音悽惶，不安的心情已從話語聲中表露無遺。但是，柯福已經死了，如何能回答？柯全的呼叫是白費了。

姜伯通是柯家四個武師中最高的一個，他也吃了一驚，立刻阻止柯全再叫，爲的是怕引來賊人暗襲，那麼一來，他們就危險了。他對柯全吩咐了兩句，自己疾趕後堂去保護王重富。

他這一走，柯全便聽得李振聲喝道：「是誰？」

回應的聲音甚低沉，他聽不出是甚麼人，柯全便循聲走向李振聲那一邊，却突聽得李振聲發出一聲慘叫，聲震夜空，淒厲無比，懾人心魄，柯全知道出了事，加速趕去，只見李振聲蹲在地上，靠在牆邊，喘着對柯全道：「我遭了暗算，你……小心，他們……」

柯全想多問幾句，對方是誰？又如何偷襲？都來不及了，李振聲氣絕身亡了。

這時，柯福死了，李振聲也氣絕身亡，柯全心寒了，他要借助姜伯通，不敢再在外邊冒險了，他也要到後堂去了。不料他剛閃身走出十多步，一道人影閃在他前面，沉聲喝道：「你是那條線上來的。快說！以免自誤！」

柯全知道對方誤會了，便冒認是甘二，龍門派的。

對方一聽，愕然地反問：「你是龍門派的甘二？」

柯全點頭道：「怎麼？你聽不眞嗎？」

對方道：「原來眞是甘二兄，失敬了！不知令師兄可有同來？」

柯全道：「我師兄就在那一邊，不知兄台是……」

「龍門派甘二！你是想不到吧，不過，我也想不到，我甘二居然也有人冒充！」甘二嘲諷地說：「你到底是甚麼人？說！」

柯全這一驚當眞不小，耳朵中一陣「嗡」的聲響，幾乎昏倒了。

就在這一刹那，突然感覺面上一痲，穴道受制，想反抗也無能爲力了。

對方這才冷然說道：「你明明是柯家一條看門狗，怎麼又說是龍門派的人？實對你說吧！你不是龍門派的人，我也不是，你是狗，我是賊。你們原是柯家的守門狗，却到王家來逞甚麼威風，你以爲你與姓姜的眞是一條忠於柯家的狗？你就錯了，你自己看看吧！看後你就知道，他是怎麼樣一條狗！」

那劫匪把柯全帶到後堂，遠遠就聽到王重富道：「姜老師你……你這是幹甚麼？你不是來幫我抵禦賊人的嗎？你是來打劫的？」

柯全吃了一驚，怔視劫匪一眼，劫匪得意地露着笑容，似是嘲笑柯全。

柯全心頭震動，又聽得姜伯通說：「住口！快把珠寶金銀拿出來！要是你敢違抗，我一刀就把你劈成兩半！」

王重富道：「你敢劈我？不怕柯子龍把你殺掉了嗎？」

姜伯通冷冷一笑道：「柯子龍？嘿！你放心，他不會知道是我幹的！他祇當你是給匪徒劫殺而死的，怎麼會想到是我？」

姜伯通這個說法，是工於心計的說法，顯然他在事前已經考慮到這一點。但是，他這話却使柯全震駭了。王重富尤其震懼，他似乎已無法支持，聲音也變了。

姜伯通却神氣十足地說：「姓王的，你不用替我擔心，他們的武功如何，逃不過我的眼睛，我既然有膽殺你，自然也有膽殺他們。他們的武功平凡，死在劫匪之手，也不是一件出奇之事。你現在明白啦？還有甚麼好說，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你到底怎樣？要生還是要死？」

柯全氣不過的叫道：「姜伯通，你這個狗娘養的，竟敢作反？你是嫌命長了！」

話聲傳出，人影隨來，姜伯通出現在柯全面前了。

姜伯通目露兇光，滿面煞氣的注視着柯全，冷冷地說道：「柯全，我本不想殺你，偏是你自己送上門來，你既然盡知我的秘密，說不得，只好對不住了！」

姜伯通一邊說逐步迫近柯全。這時，柯全穴道被點，話可以說，

抵抗可沒有氣力，他見姜伯通一步一步的迫來，倒後悔剛才開口說話了。但話已出口，駟馬難追，想解釋或否認均無可能，唯一的辦法祇有等自己的氣力回復之後，再作打算。他心中一急，倒想出一個主意了。

他咀一歪，眼珠向他連閃，望向一個地方，姜伯通似乎明白他的意思，臉色稍緩和一點，道：「怎麼？那兒有人？你是受人威脅的？」

柯全道：「我給他點了穴道，氣力全無了，他向那兒走了。」

姜伯通問道：「他叫甚麼？有多大年紀？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柯全道：「他不曾說出姓名，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年紀則已是四十歲左右，似是山東口音，其他就不大清楚了。」

姜伯通目光直射對方，道：「當眞？不騙我？」

柯全道：「何必騙你？」

另一個聲音插道：「姜伯通，你這一條反叛的老狗，還能咬人嗎？今晚你活不了，你們柯家來的人都活不了，這是你們自己來送死的，怨不得人，認命罷！」

姜伯通循聲望去，却不見人，只聽得一陣哈哈大笑聲，道：「姓姜的，你還想活，別妄想了！」

姜伯通留心諦聽，仍然聽不到對方在那裡，正感惶惑，一道人影猝然出現在他的眼前，原來是一位半禿的壯漢。他搶先動手，一刀就斬向姜伯通的脖子。

姜伯通也不是善男信女之輩，他的一柄刀也是有名的，他一閃身避過來刀，同時也揮刀向對方腰部就砍，用招十分兇狠，一刀過去，對方「噫」了一聲，脫口道：「好刀法，可惜人品太壞，有辱柳大刀的威名，柳家出了你這樣一個狗奴才，也可說是柳門不幸了。」

姜伯通祇使了一招，已給對方看出是柳家派的刀法，這固然是自己練得正確，也是對方經驗豐富，對方目光如此銳利，倒是一個可怕的人物。姜伯通暗感不妙，已有逃走的打算！

但是，對方冷然道：「姓姜的，你想逃？遲了，逃不了啦！快自裁吧！」

姜伯通不答，猝然轉身，似要逃走，却又轉身撲向對方，連刺三刀，他以爲這一出人意表的倒後撲必有收獲的，怎知道倒翻撲過去，却是刀刀走空，白費心機白花氣力，吃過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急急後退，提防對方反擊，沒想到他後退，人家已經在那裡等他了！

姜伯通向後退，足剛點地，身形未穩，腰間突然一痲，他暗叫：「完了，這一趟眞的完了！」他料得不差，渾身氣力都使不出來。

「姜伯通，你認命吧！」對方冷冷的說道。

姜伯通一愕，道：「你怎知道我的姓名？」

對方却冷冷的說道：「你忘了我曾經抓住了柯全？」

姜伯通恍然悟了，他大罵柯全。

對方却說：「姓姜的，你還罵甚麼？人家柯全比你强得多了，你是受柯子龍這賊子之命來保護王重富的，你不但不盡忠職守，又監守自盜，要殺害王重富，奪他財產，你這是甚麼所爲？還不該死嗎？」

「你怎能怨我？你以爲姓王的是個好人？哼！他還不是跟我一樣？他原把他的女兒許了姨甥姓趙的小子，他能有今天，也全靠姓趙的爹爹幫忙！但是，他發了財，也忘了本，當姓趙那小子來提婚嫁時，他却嫌姓趙的家貧，比不上他，迫那姓趙的小子退了婚！」

「姓趙的也肯？這麼沒志氣。」

「哼！他才有志氣呢，他偸聽到了王重富父女的對話，覺得表妹已經變了心，不再是過去的純潔表妹，是一個只知享受，眼中祇有金銀珠寶的表妹，覺得就算結成夫婦也沒有意思，一口就答允了，寫下退婚書，於是，早已與柯家勾結的王重富，急不及待的攀上柯家，要讓他女兒嫁給年紀可以做她父親的柯子龍，你說，王重富這樣忘恩負義，欺貧重富，算得是個好人？我劫他有甚麼不對？」

「你也認爲劫他是對的？你沒有說錯？」對方直視姜伯通，姜伯通倒忘了自己的身份與危險，忿然說：「他與柯子龍都不是好人！都該劫。」

對方聽後一笑道：「這句話還像一句話，不過，我可以劫他，你不可以，我才能劫他，你不配！因爲我與他沒有恩怨，你是柯家的守門狗，是柯家的奴才，你是受柯家供養的，受柯家之命保護王重富的，你是不配劫他，你大約知道我是誰吧！我就是你們柯家懸紅一千兩買我人頭的怒海蛟龍蔡雄風，你說，我配不配劫他們的？」

姜伯通和柯全兩人聽得對方就是名震一時的怒海蛟龍蔡雄風，就知道自己生命難以保存了，因爲，蔡雄風是當時一位極負盛名的俠盜，劫富濟貧，神出鬼沒，有錢人家恨他刺骨，懸賞捉拿；但窮苦人家都對他歌功頌德，視若神明，萬家生佛。

王重富也聽到他們的談話，又恨又驚，突然聽到姜、柯兩人慘叫一聲而亡，嚇得他撒了一泡尿，幾乎暈了過去。

（未完・一）



草原風雲

塞外風雲錄／麥　茄・文
可　飛・圖

河套草原起風雲　懲霸除惡復太平

河套大草原，是塞外遊牧民族的牧馬場地，每年仲春時節，大草原上，芳草叢生，樹林濃密，各處牧馬的人，皆馳羣而來，會聚於此，直至秋後，草木凋零之際，這才回到各自來處，年年如此，歲歲一般，千百年相沿，已成習俗。但那一天卻例外，哈爾濱偕盟弟蘇門塔，率領族人，驅策馬羣前來，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愕然，原來水草豐盛之處，俱已建立木柵，加以築圍，而且石碑之上，刻着伊拉克牧地，五個大字。

蘇門塔一看之下，勃然大怒道：「呔，伊拉克這個賊子，憑什麼把河套草原當作他自己的私人土地！」

說罷，飛身下馬，兩手扳着石碑，便想將他拔起，可是，就在這當兒，樹林中豁喇喇跑出二十多騎人馬，爲首的紅面大漢，高聲喝道：「誰敢動這石碑，誰就吃我一箭！」

蘇門塔是塞外著名的勇士，雖在來人拽滿弓弦威脅之下，並不畏怯，反而冷笑一聲，道：「蔡德勒，你敢放箭，我不把你一刀斷爲兩截才怪哩。」

要知道哈爾濱與蘇門塔哥兒倆，此刻正馳趕馬羣而來，隨行的有五六十個牧人，聲勢可不小。但蔡德勒也不甘示弱，嘿嘿一聲笑道：

「蘇門塔，你不要以爲你人多勢衆，我祇消一枝响箭射出，前來增援的人，可以把你們團團困住。」

弓弦一响，帶着銅鈴的勁箭冲天而起，果然遠山叢林，人馬如潮水般湧出，人頭湧湧，戰馬嘶鳴。

蘇門塔那怕他人多，刷的一聲長刀出鞘，便要撲奔過去。哈爾濱大聲喝道：「住手，萬事有我作主，你犯不着妄動干戈。」

說至此，便飛馬上前，直至蔡德勒身前一丈，收韁勒馬，鞭梢一指道：「蔡德勒，你不過是伊拉克手下的奴才而已，壓根兒沒有資格替他說話，現在我吩咐你，回去告訴他，明天午刻，如果他不來木楊城與我會面，說出他建柵立碑的理由，日落之前，我就將他的木柵踏爲平地。」

哈爾濱威風凜凜的說，蔡德勒不敢反抗，因爲他知道哈爾濱不是好惹的人物，但也不表示賣帳，祇是冷笑一聲。

哈爾濱不管他，喝令衆騎驅馬向前，千數百匹馬羣繼續前進，蘇門塔雖然餘怒未息，但盟兄這般處置，祇好納刀歸鞘，飛身上馬。

途中，他對哈爾濱道：「我今天拔伊拉克的石碑，和你明天踏平他之木柵，有什麼分別？歸根結果，還是要跟他斷拚一場的呀！」

哈爾濱淡淡的說道：「我不喜歡魯莽行事，也不許你像以往那樣，拔刀殺人。走吧，河套草原大得很，不見得伊拉克能完全霸佔了它。」

可是，靠東這一邊，遙遙無際的長林幽草地方，竟然都有伊拉克的木柵建立，直至日暮黃昏，還未走完他之木柵所圍的地方，蘇門塔恨恨的連聲道：「咱們究竟往那兒去？恐怕走到天亮還走不完他的木柵啦。」

這的確是走不完的木柵界線，不但蘇門塔有此焦悶，同行的從騎，也走得人困馬乏了，因爲他們是從烏圭山下，跋涉前來的，已跑了好幾天路程，滿以爲到達河套草原，放馬之後，便得到歇息，如今漫無止境的長途，使人有「日暮途窮」之感。

哈爾濱自然也看出從人之不安情緒，於是說道：「咱們就在這裡設帳歇息吧，除了伊拉克劃入他牧地之外，這裡也有水草，可以放馬。」

蘇門塔憤憤的道：「雖然可以放馬，但水草不豐，沒有大樹林，休說草瘦馬不肥，不久，炎夏暑天，牲口沒有樹蔭棲息，難以活命。」

哈爾濱是有經驗的牧人，自然知道牲口不但需要水草，還得要樹林，但此時此際，日落黃昏，縱然此地不是好所在，也得將就歇息一宵，於是不理會蘇門塔，親自下馬，指揮從騎，將馱在馬背上的帳篷取下，就地架設帳篷，安頓牲口，忙碌了大半個時辰，草草部署妥當，他便吩咐蘇門塔：「我和麗莎去找赫赫兒打聽打聽，她比我們來得較早，此處情形，她會知道多一些的。」

赫赫兒是哈爾濱的情人，她和她的弟弟赫魯也是牧馬的，她是一個漂亮而又能幹的老處女，所以蘇門塔便調侃地道：「你如果早聽我說，不必多此一舉，此時說不定已給你添了一個小娃娃。」

麗莎是哈爾濱的姪女，早就想有一個嬸娘，當下插嘴道：「叔叔不要性急，我伯父會請你喝喜酒的。」

塞外的二月，雖然沒有江南那般鶯飛草長的景色，在上旬月夜，倒也是月色無垠，哈爾濱和姪女麗莎並馬齊驅而馳，直奔赫赫兒牧馬的地方，啊！月光之下看得分明，赫赫兒牧馬的地方，也樹立了木柵，而且雖在夜間，仍聞伐木之聲。

麗莎眼快，用手一指道：「伯父，赫赫兒在那邊砍樹啦。」

哈爾濱循她指處望去，月光之下，果見赫赫兒穿着牧人的服飾，手揮板斧斬伐樹木，不用猜，是砍下來建木柵的了。於是飛馬上前呼叫道：「赫赫兒，夜已深了，妳還不歇息，赫魯往那裡去？」

月光之下，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女子，回過頭來，當她看見哈爾濱飛馬而來，立刻丟下手中板斧，他們雖是情人，但除了回春大地，來河套草原牧馬之外，他們二人是難得相見的，所以赫赫兒立即迎了上來，張開兩臂。這不但是表示歡迎，而且是想熱烈的擁抱，因爲他們自從去年涼秋九月，離開河套大草原，各回本鄉之後，好幾個月沒有斷會了，所以相見歡，都是熱情如火的擁抱作一團，直至麗莎走過來打招呼，赫赫兒這才尷尬的離開了哈爾濱的懷抱，但是，她仍然面含笑容的說道：「麗莎，妳來得正好，我烤了一頭肥羊，也有上好的葡萄酒。」

他們一行三人，走進帳篷裡，燈光之下，雖然簡陋，却收拾得一乾二淨，葡萄美酒，燒烤羊肉，款待佳賓，倒也酒餚豐盛，酒酣，哈爾濱問道：「赫赫兒，往年妳來這裡牧馬，是沒有建木柵的，爲何今年却辛辛苦苦的幹這勞什子？」

赫赫兒嘆了一口氣道：「往年怎同今年，往年你來得早呀，伊拉克懼怕你三分，不敢胡爲，今年不同了，他早在元宵節後便已到來，跟木楊城哨官打交道，霸佔草原，建立木柵，豎立石碑，如果我弟弟不跟他同流合污，這一片好地方也給他佔了。」

哈爾濱早就知道赫魯是一個不守安份的少年，所以譏諷地道：「依妳這般說，幸虧妳有個好弟弟啦。」

赫赫兒苦笑道：「如果他有你一半那麼能幹，我早已放心嫁人了，就因爲他不長進，我才不能不和他一起相依爲命的過活。」

她說出這般傷感的話來，越發顯得她的偉大，也越發覺她比去年老了許多，儘管顏容美麗，却有點憔悴，哈爾濱問道：「妳弟弟現在那裡去了？」

赫赫兒道：「他去了木楊城好幾天，丟開自己的工作不幹，却去陪伊拉克喝酒玩娘兒。」說罷幽幽的一嘆。

麗莎好幾次想說：「妳嫁我伯父吧，省得折磨受苦。」但話到唇邊，却又咽下肚去，不敢說出來。

倒是哈爾濱冷笑一聲道：「明天我上木楊城，要是妳有口訊，我給妳告訴赫魯便是。」

赫赫兒吃驚地說：「什麼？你上木楊城，爲什麼？」

麗莎將蘇門塔拔碑之事說出。赫赫兒連忙說道：「哈爾濱，你千萬不要去，前幾天，赫魯說過，伊拉克已勾結杜川老頭子等人，打算將你趕出河套大草原，你不去還好

，如果去的話，恐怕會鬧出亂子來了，說不定會有一場龍爭虎鬥，殺傷人命。」

哈爾濱此次特地前來，不單純是會情人，還想從赫赫兒那裡打聽草原上的近況，於是立刻問道：「杜川老頭子，是個安份的牧人，他該不會和伊拉克勾結的呀！」

赫赫兒搖了搖頭道：「這個年頭，難得安份，伊拉克成了大草原的土霸，牧人們如果不跟他勾結，想在此間找一塊地也難哩，他祇消多建一些木栅，以後年年歲歲，木栅之內，也是他的牧地，別人不得過界。」

哈爾濱不聽猶可，一聽之下，勃然怒道：「這麼說，他是不是壟斷了河套大草原？不行，明日我非到木楊城不可，好歹也跟他會面，理論曲直。」

却不料就在這一晚，哈爾濱與麗莎回去時，半路上看見蘇門塔提着火把趕來，氣喘吁吁的說道：「哈大哥，你不許我拔伊拉克的碑，他却派人來驚走了我們的馬羣，逃掉了數十匹蒙古大馬，兩個守衛的兄弟，活活的給他們射死，所以我急急趕來報訊。」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噩耗，哈爾濱聽了還可鎮定，麗莎却已花容失色，忙問射死了誰？蘇門塔道：「是妳的表哥呼圖海和渾小子。」

麗莎與呼圖海是青梅竹馬的表兄妹，早已嚙臂山盟，暗訂白頭之約，當下哭成淚人一樣，哈爾濱雖然悲憤塡胸，仍然沉得住氣，莊容正色的問道：「蘇老弟，憑什麼證實是伊拉克的手下所爲？」

蘇門塔說：「這是可以想像得出的，這一股兇徒，全是幪面的，幪面的原因，當然是怕給人辨認出來，如果是馬賊，決不會驚走牲口就算，必然搶奪，如今，這一股兇徒，並不搶馬，也不刼財。」

蘇門塔這一判斷，哈爾濱也同意他的見解，但因爲沒有充份的證據，所以回到帳篷，一面安慰麗莎不要過度悲傷，一面派人星夜將屍體收殮，用一輛篷車載着，次日清晨，便和蘇門塔驅車直奔木楊城而來。

木楊城名雖是城，實則是河套大草原的墟集，商人們在這裡開設商店，有酒館也有客店，哨官衙門就在大街上。

哈爾濱舊地重來，十分熟悉，正想驅車到金家店去找伊拉克，却不料伊拉克正在長生酒館大排筵席宴客，哈爾濱便吩咐蘇門塔看守，大踏步闖進去。

兩個酒保立刻攔住去路，禮貌地說：「哈大爺，今天小店不賣酒，因爲伊拉克老爺在此宴客。」

哈爾濱說道：「我正要找他。」說着便跨步進去，兩個酒保立刻攔住道：「伊老爺吩咐過，如果你要找他，請你到金家店去等候片刻，現在他沒有空，因爲他要款待哨官大人。」

從酒保這幾句話，證明赫赫兒說得一點不錯，伊拉克巴結官府，倚仗官勢，但哈爾濱帶着呼圖海、渾小子兩具屍體到來，那肯就此了事，兩臂一推，將酒保推倒，大聲喝道：「我要找哨官大人，你們休得阻攔。」

說罷飛快的闖入店堂，因爲他這一聲大叫，在店堂裡喝酒的人都聽到了，尤其是這位哨官大人，更聽得清楚，抬頭問道：「你是何人？爲什麼不到衙門而到這裡來？」

此時，伊拉克正坐在哨官大人旁邊的椅子上，巴結地道：「哨官大人，這傢伙就是破壞牧場規矩的哈爾濱，他是個亡命之徒，以前是我的牧奴，如今，他養了百數十匹馬，便目空一切，眼底無人，把大人的牧場規矩也不遵守，昨天便唆使兇徒，要將我的立界碑石拔去，請大人重重處罰他才好。」

伊拉克這種惡人先告狀的作風，哈爾濱實在忍無可忍，不待哨官大人開口，搶先說道：「不要聽這伊胖賊的胡說，他唆使歹徒，驚走我的馬羣是眞，而且還殺死了我的兩個牧人，現在屍體在此，請大人查驗。」

說罷，高聲叫道：「蘇門塔，你把呼圖海、渾小子兩具屍體抬進來。」

蘇門塔答應一聲，左手挾一具，右手挾一具，將兩具屍體挾了進來，放在地上。

哨官大人看見兩具屍體，俱身中數箭，死狀甚慘，立即問道：「伊拉克，究竟是不是你的人行兇？」

伊拉克大笑道：「我爲什麼要行兇殺人？我是塞外的首富，擁有幾萬匹牲口，而且河套大草原上，又蒙大人恩准建立木栅牧馬，不好好的作富翁，却幹這卑鄙無耻的殺人血案。」

他伶牙俐齒的爲自己辯護，說得氣慨凜然。哨官便問哈爾濱道：「你憑什麼證據，說伊拉克唆使歹徒殺死你的牧人，據實訴說，如果有眞憑實據，本官馬上依法嚴辦。」

哈爾濱將始末詳情，細說一遍，哨官搖了搖頭道：「發生兇案時你不在場，事後才聽人報訊，而報訊之人，又提不出殺人兇手的證據，不能誣說伊拉克使人行兇，這宗案子，本官爲你依法緝捕兇手歸案便是。」

蘇門塔雖然侃侃陳詞，竭力作

證，哨官認爲證據不足。哈爾濱沒奈何，祇得說道：「河套大草原，是各地牧遊的人前來牧馬地方，這是公地，從來沒有人建立木栅碑界的，朝廷也沒有這樣的律例，伊胖子爲什麼壟斷大草原，作爲他自己私有的土地？」

他這一質問，哨官還沒有回答，伊拉克已先說道：「哨官是代表朝廷管轄河套大草原的長官，他說的話就是朝廷律例，何況在草原上建栅立碑，不祇我一人，在座的赫魯和杜川老頭子，他們都建立牧場，怎能說我壟斷？祇怪你自己來得太遲了，未能及時建立牧場罷了，河套草原大得很，還有許多沒有建栅的地方，你都可以將它建成牧場，何必囉唆。」

蘇門塔忍不住的厲聲喝道：「長林豐草的地方，都給你霸佔了，剩下來的全是荒蕪之地，欠缺水源，草不叢生，樹林稀少，休說牧馬，鬼子也養不得，你不是霸佔壟斷是什麼？」

蘇門塔氣冲牛斗，破口大罵，但這是實情，哨官便解釋道：「蘇壯士，你用不着怒氣，本官准許他們建栅立界，是因爲據伊拉克稟告，說爲了改良牲口的品種，必須有牧場範圍，以囿牲口，不能讓牠亂竄亂走。」

哈爾濱道：「不，這是胡說八道之詞，自古『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牲口養得好不好，這完全是草的問題，此外，烈日炎炎，太陽如火，還得有濃蔭廣大的樹林給牲口乘涼。至於品種，塞外馬匹，全是蒙古馬種，壓根兒就不須改良，他這些鬼話，祇能騙不懂得牧馬之人而已。咱們幹遊牧生涯，逐水草而居，已有兩三千年傳統牧馬經驗，草原上絕對不能設牧場的。」

哈爾濱說明白之後，哨官自知沒有牧馬之常識經驗，後悔誤聽伊拉克一面之詞，於是說道：「本官代表朝廷管轄這個地方，目的祇求興利除弊，既然你認爲草原不宜設牧場，那末，本官詳細研究之後，再作定奪，現在這兩具屍體，極待埋葬，你們回去吧，不要躭擱時間。」

哈爾濱見哨官如此說明，也就告辭，但他看見赫魯面色有些異樣，顯然心緒不安，想起赫赫兒昨晚之言，他就在歸途之中，對蘇門塔說：「蘇老弟，我還得潛回木楊城去一遭，你先行一步好了。」

他重回木楊城，直奔金家店而去，因爲這客店是規模很大的，馬販子全歇在那兒，所以伊拉克經常住在金家店，和馬販子拉交情，馬販子是牧人的主顧，哈爾濱熟悉此情形，所以他不但來金家店，而且還從店後的短垣竄進去，給了十両銀子店小二，打聽伊拉克住那間房子，就住在伊拉克隔壁的上房歇了下來，此時伊拉克還沒有回來，尚在長生酒館宴會中，直至午後未牌時份，一陣沉重的雜亂步履之聲，從通道到後院來，不一會，便聽聞伊拉克咆哮如雷的道：「這個哨官太不近人情，別人做官都受賄，他却自鳴清高。」

另一人插口道：「管他娘，要是他敢管咱們的閒事，乾脆也把他一箭射殺。」

哈爾濱認得這人的聲音是蔡德勒。接着聽聞伊拉克道：「不，與其殺官，倒不如殺哈爾濱，我這個霸佔大草原計劃，祇有他一個人反對而已，如果把他幹掉，再沒有人敢反對，那末哨官縱然收回成命，取締牧場也不要緊啦。」

蔡德勒在塞外也是赫赫有名的神射手，箭無虛發，但他有膽行刺木楊城的哨官，却沒有膽子射殺哈爾濱，當下囁嚅道：「怎能夠殺得哈爾濱呢？他精於摔角武功，又擅於用長刀，跑馬射箭，百發百中，他有這麼多的武功本領，近擊不得，遠攻不能。」

伊拉克哈哈一笑道：「對付哈爾濱，何用遠攻近擊，祇消赫魯一人，便可以結果他的性命啦。」

這一說，不但赫魯爲之一怔，連伏在隔壁上竊聽的哈爾濱也爲之一愕，當下便聽聞赫魯道：「伊老爺，你太看得上我了，可是，我自問什麼武藝也比不上哈爾濱啦。」

伊拉克又是一聲哈哈的笑道：「勇夫千鈞力，計謀萬丈深，那怕哈爾濱有三頭六臂本領，萬夫不當之勇，祇消如此這般……」說到這裡，嗓子壓得很低，哈爾濱無法聽得清楚，但是，蔡德勒却稱妙計，哈爾濱不知道，饒是如此，哈爾濱對於赫魯已有戒心。

可是，他離開木楊城，回到自己的帳篷裡，悶悶不樂，不樂的原因，是爲了赫魯是赫赫兒的弟弟，他知道赫赫兒姊弟情深，赫魯雖然被伊拉克指使，早晚之間，一定有不尋常的行動，但是，若果先下手爲强，將赫魯殺死，赫赫兒必然怨恨在心，不肯跟自己結婚，如果不殺赫魯，是防不勝防。

哈爾濱因爲這個事情悶在心裡，好幾日不開心，麗莎看在眼中，祇道自己悲傷表哥呼圖海去世，情無所鍾，常常哭訴，所以影响伯父也不開懷罷了。

那一天也是合該有事，天氣反常，突然刮起大風，由於牧場上沒有大樹之故，風沙直接打擊，不但帳篷倒塌，馬羣也被驚散，落荒而走，蘇門塔等人，拚命搶救，將馬羣趕進峽谷口去，結果仍然是失去

了一百多匹馬。

遊牧為生的人，馬羣就是財產，損失了一百多匹馬，使哈爾濱更不開心，麗莎恐怕他悶出病來，便對他說：「伯父，刮這場風，咱們人手衆多，尚且掉了許多牲口，赫赫兒那邊人少，恐怕損失更大，你何不去看看她。」

麗莎這般說，旨在使哈爾濱得到愛情的慰藉，省得他終日煩悶罷了。

但這話正中哈爾濱之心事，於是，換了一襲新衣服，騎馬去找赫赫兒。

這時，赫赫兒正因括大風吹塌了帳篷，忙着重新整理，獨個兒在工作，滿頭大汗，哈爾濱連忙上前幫助。她感激的說道：「我看來我不能照顧我的弟弟了，可不是，他從木楊城回來，天天喝酒，喝醉了倒頭便睡，除了蔡德勒找他之外，壓根兒什麼也不管，帳篷倒塌了，牲口走失了，他也不理不管，我女流之輩，怎能擔當得這麼多工作，唉，我的命好苦啊，要是爹娘在世，今天我不會落得這樣的狼狽，爾濱，這次刮大風，你那邊怎麼樣啊？」

有了情人的老處女，比年輕的少女更渴望嫁郎君，平日沒有事情感觸，尚能抑制苦悶的情懷，一旦感懷身世，便想到終身問題，所以這一回赫赫兒和哈爾濱斷會，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放浪形骸了，一點也沒有女兒家的矜持，她不但擁抱，還吻着他，耳鬢廝磨，哈爾濱中年未娶，那堪情人的纏糾，於是情不自禁，却不料就在此時，忽然有人哈哈大笑道：「好哇，原來你們已成夫婦，讓我這個做小弟弟的，小舅子的，給你們弄點佳饌，權充合巹交杯。」說完之後，一溜烟似的走進去。

赫赫兒羞得面紅耳熱，低着頭不敢仰視，哈爾濱安慰的道：「妳還害羞什麼，像妳這般年紀，早就應該有一個郎君了，如今天設地合，咱們成夫婦，明天，我要妳過門便是，反正麗莎也當妳是長輩一般的看待，以後，我們過的日子一定很甜蜜的了。」

他們正在說話間，赫魯已端出熱騰騰的餚饌來，還有兩壺酒，三隻杯子，首先滿滿的斟滿了一杯，奉給赫赫兒，並說：「姊姊，我自幼便是妳提携長大的，如今有了姊夫，不祗妳終身有托，我也得姊夫栽培了。」

赫赫兒雖然害羞，但赫魯這般說，她心裡也高興得很，自己嫁到哈家，丈夫是個英雄，愛屋及烏，連帶關係，自己的弟弟也有個倚靠。於是，把一杯酒一飲而盡，赫魯又斟上第二杯來給哈爾濱，巴結地道：「以前咱們是朋友，如今，加上了郎舅之親，以後請你多多指教，並祝你二人白頭偕老，白髮齊眉。」

赫魯這般殷勤敬酒，哈爾濱滿懷喜悅，接過便喝，但是，就在這當兒，一個潛意識湧上心頭，猛地想起那天在金家客店之事，心中一凜，暗地說道：「好小子，為什麼敬酒不同壺？」

由於這個思疑，哈爾濱兩道眼神放光，怔怔的看着這杯酒不喝，看出這杯酒好像是有毒的，但他並不說出口，站起來說：「看！這邊有人。」說着拏酒杯走了過去。

赫魯作賊心虛，因為這幾日來，蔡德勒常常到來，催促他向哈爾濱下毒手，所以信以為真，生怕蔡德勒闖進來誤事，連忙說道：「待我出去看看。」

哈爾濱何等機警，將杯中之酒，倒進馬槽去。

不一會，赫魯跑回來說：「也許這人看見我們喝酒，不便作不速之客進來，先自去了。」說罷，又斟酒敬哈爾濱，哈爾濱躭着不喝，雙眼却斜視馬槽，不久，便看見一匹蒙古黑馬，口吐白沫，倒斃地上，哈爾濱見這匹雄壯的馬，一聲不響，便自倒下，心中一想，知道赫魯在酒中下毒。依他耿直的本性，就想一刀將赫魯殺死，但回心一想，這樣會使赫赫兒傷心，甚至將這宗謀殺的事情揭露，也使她傷心，因此慾着一肚子氣，匆匆告辭。

哈爾濱這幾日來就悶悶不樂，如今發覺了赫魯下毒謀殺，更加悶上加悶。

次日，便打發蘇門塔駕車去赫家埋伏，並鄭重的吩咐道：「如果有什麼可疑的人到赫家去，將可疑的人活捉回來審訊。」

不到一個時辰之久，蘇門塔飛車回來報告，劈頭第一句便道：「不好了，赫赫兒被人射死，赫魯也命在垂危，昏迷不醒，現在他們二人活的死的也携帶回來。」

接着四個牧人，從車上抬出一具屍體和一個已經奄奄一息的少年人進來。哈爾濱看得清楚，前者是赫赫兒，心坎中了一箭，後者雖然也中箭，但不是射中心坎，祇是胸前罷了，却已不省人事。

麗莎乍見赫赫兒中箭慘死，正如表哥呼圖海一樣，也是被人射中心坎，不禁駭然地說道：「又是這個兇手。」

哈爾濱已想像出兇手是誰了，並不理會赫赫兒的屍體，却趕忙的取出還魂續命丹，用酒調勻，給赫魯服下，赫魯已甦醒過來，但已是彌留狀態，他一眼見到哈爾濱在身旁，喜歡得什麼似的，悠然說道：「姊夫，我以為這一生沒機會向你

懺悔求恕了，天可憐我還能見你一面，交代了我這一生的最懦弱而又最無耻的事。」

哈爾濱已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了，當下便道：「赫魯，咱們是自己人，不咎既往，我要知道的是誰殺死你姊姊罷了。」

赫魯說：「不，我必需全部告訴你，射殺呼圖海的是蔡德勒，射殺我姊姊的也是他，祇渾小子一人，為流矢所傷而已。」

哈爾濱忙問道：「他為了什麼要殺你？」

赫魯斷斷續續的說：「他不單要殺我姊弟，還要毀杜川老頭子的牧場，這幾件事是這樣的，自從那天你在哨官大人侃侃而言之後，伊拉克便要我利用我姊姊和你的交情，拿了一包毒藥給我，要我設計毒殺你，我姊姊愛上了你，我是知道的，所以我遲遲不願下手，恐怕姊姊因為你死而自縊，所以老是推搪，可是，他派蔡德勒屢次來催促我照計行事，我實在太懦弱了，好幾次想向你告密而沒有勇氣，而且被迫過，就在那天，你和姊姊成了夫婦之後，遽下毒手，但是，你沒有中毒斃命，湊巧的在你去後不久，蔡德勒又來催我，我告訴他，該毒藥不靈，你喝了這杯酒並無中毒之狀，他不相信，斥我欺騙，因此而吵了起來，我姊姊聞聲走了出來，蔡德勒突下毒手，一箭把我射倒，我姊姊撲上前去要跟他拚命，他又再發一箭，把我姊姊射死……」

他說到這裡，聲音低沉，泣不成聲，旋即氣絕身亡。

蘇門塔頓足而道：「這傢伙還沒說，蔡德勒為什麼要毀杜川老頭子之牧場，便一瞑不視，可惜可惜。」

麗莎恨恨連聲道：「還可惜他幹嗎？他死有餘辜才是。」

哈爾濱搖了搖頭道：「不要多言，人已死了，還怨恨他作什麼，麗莎，妳馬上傳我命令，吩咐兄弟們，說我妻子赫赫兒，和小舅子赫魯，給仇人射殺死了，馬上替他二人辦喪事，要特別舖張。」

麗莎愕然問道：「那末你往那裡去？」

哈爾濱道：「我悄悄的往杜川老頭子牧場去。」說完，便偕同蘇門塔起程，神不知鬼不覺的溜出帳篷去。

途中，蘇門塔問他為什麼如此匆匆？哈爾濱沒空多說，祇道一句：「杜川老頭子快完了，走吧。」

果然不出他所料，當他們快到達時，大路上傳來一片雜亂蹄聲，塵土飛揚，哈爾濱何等機警，立刻策馬走入疏林去。

不一刻，便看見一隊人馬，四五十騎飛馳而來，可是這一隊人，清一色，全是穿上哈爾濱手下牧人的衣服。

蘇門塔看至此，恍然大悟道：「哈大哥，原來他們存心嫁禍，快動手，好歹也要活捉他們幾個人，才不致被他們陷害。」

哈爾濱說：「由他們去吧，我們直接找杜川老頭子去。」

蘇門塔認為這樣更會招惹麻煩，但哈爾濱不管，就在這一隊人去後，便策馬立即直奔杜川牧場而去，此時雖然月已中天，畢竟在三更之後，月色模糊，祇見牧場馬廐既毀，帳篷倒塌，木栅垮了一大片，杜川老頭子正在策馬追逐那些驚散的牲口，當他一眼看見哈爾濱及蘇門塔並騎而來，眼也紅了，挺着長矛，飛馳而來，大喝一聲：「你都害得我慘了。」劈胸便刺。

哈爾濱在馬上一躲，長刀出鞘，咯的一聲招架住長矛，莊容的正色道：「杜老川，我知道你受了別人的暗算，所以特地前來告訴你消息。」

杜川那肯相信，大吼一聲道：「哈爾濱，歹人就是你這傢伙，唆使手下來害我，毀我牧場，驚走我牲口，我跟你勢不兩立。」說着，長矛亂刺，兇猛如虎。

哈爾濱滿以為自己家中有赫氏姊弟兩具屍體，足以為証，向杜川老頭子解釋，却不料他恨瘋了心，為了使他得到安靜，明辨是非起見，祇好賣個破綻，讓他一矛刺過來的當兒，向他肩窩戳了一刀，把他生擒過來。

杜川怒恨交迸，雖然被擒，受傷流血，他仍然破口大罵哈爾濱，說他不該唆使手下牧人，搗亂及毀壞他的牧場。

蘇門塔忍不住的說道：「杜老頭子，你給奸人欺騙了，搗毀你牧場的，不是我們兄弟，是伊拉克的手下。」

但是，杜川老頭子不肯相信，仍是破口大罵，哈爾濱並不回答一詞，直至回到自己牧地，這才引他觀看赫氏姊弟二人屍體，並領他去觀看牧人們在忙於準備喪事。

事實証明，不由杜川老頭子不相信，麗莎又將赫魯臨終時之說話，詳細告訴他。

杜川是個老實人，他附從伊拉克，完全是為了自己孤掌難鳴，為了保持自己之牧地起見，屈從伊拉克罷了，如今，目覩伊拉克如此兇橫，蔡德勒又是殺人不眨眼的先後射殺了多人，氣得發抖，自己後悔不該附從伊拉克的，振臂要跟伊拉克拚命。

哈爾濱婉言相勸道：「不用暴躁，我看伊拉克這傢伙，佈下了這般陰謀，不出兩三日，他會自來送死的。」

說罷，便叫麗莎取藥療傷，爲杜老頭子裹傷醫治，撥一個帳篷給他養傷，並叫麗莎服侍他。

事情爆發得比哈爾濱所料更快，次日午牌時份，伊拉克、蔡德勒率領大草原的牧人，聲勢洶洶的湧到，原來他煽動全部大草原的牧人，說哈爾濱恨建栅立界之人，開闢牧場，所以先後殺死赫氏姊弟二人，搗毁杜川老頭子的牧場，號召全草原的牧人，前來驅逐哈爾濱。

他們人多勢衆，蔡德勒又大聲疾呼的叫駡，杜老頭子在帳篷裡已聽得清清楚楚，扶傷出去，麗莎阻止他道：「杜老，你傷口還未癒合，動不得，我伯父自然會對付他們的，用不着你麻煩。」

杜老頭子實在傷口仍然疼痛，剛爬起床來又震動傷口，痛徹了心脾，祇得重躺下床去。

但是，哈爾濱爲了要替赫赫兒與呼圖海各人報仇，却已策騎衝了出去，伊拉克等人多勢衆，便喝令衆人把他困住，但蘇門塔率領衆人及時趕到，勢若長蛇，强弓硬弩的威脅道：「今天是非曲直，定要弄個明白，可是不許任何人妄動，聽候詳情評理。」

有了蘇門塔這一隊人馬馳至，哈爾濱再也不是單人匹馬了，形勢成了對峙之局。

哈爾濱便揚聲道：「是非等下再說，我手上掌握了充份証據，可證明伊拉克之陰謀，也能證明蔡德勒是殺人兇手，但我要報仇，現在按照塞外傳統規矩，比武決鬥，伊拉克，你要跟我比鬥什麼？你說！」

說罷，跳下馬來，虎勢昂昂的站在兩陣之間。

伊拉克畢竟懾於對方之威名，不敢戰鬥，倒是蔡德勒鼓勵他說：「伊老爺，你打頭陣，我打二陣，要是你敗下來，我替你報仇。」

伊拉克在哈爾濱催促之下，祇得答應鬥弓箭，以一箭爲限。

哈爾濱慨然答應，便叫人取一弓一箭前來，對伊拉克道：「動手吧，我要一箭把你射死，替我赫赫兒等人報仇。」

伊拉克被迫不過，彎弓扣弦，一箭射出，誰知哈爾濱比他的箭更快，颼的一聲，射中了他的胸膛，立即哎唷一聲倒下。

就在此時，一輛馬車疾馳而來，車中坐着杜川老頭子，舉臂駕車，高聲大叫道：「你們住住手，搗毁我牧場的人，不是哈爾濱，讓我揭發伊拉克的陰謀……」

蔡德勒作賊心虛，一見杜川趕來，撥轉馬頭就走，打算搶先一步，逃出大草原，誰料蘇門塔已有準備，弓弦一响，一箭把他射倒，箭矢從後腦扎出前額，一命嗚呼。

這時，杜川已馳車到來了，便將伊拉克霸佔大草原之經過詭計說出來。

經過了這一場草原爭奪戰，人命鬧出了幾條，木楊城的哨官大人，也就宣佈取消建栅立碑，不准任何人把河套草原當作私人用地，及建立牧場等等。於是大草原又回復了以往的平靜安逸狀態了。（完）

王妃之死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驗屍發現替身　分工偵察案情

上文提要： 北京城發生了韓貴妃宮闈內命案，楊尚書辦案不力，收入天牢未定罪，新任刑部尚書的程硯堂接任，他女兒程小蝶是破獲九龍玉珮一案的巾幗英雄，皇上特別召見，委任刑部總捕頭專查此案，並賜上方寶劍先斬後奏。女總捕頭接辦奇案，首先說服四大名捕爲己用，先下一番功夫，然後向宮禁錦衣衛的領隊班頭施下馬威，連權傾朝廷的大太監汪直也爲之側目……

「這檔事馬虎不得！案子一查下去，就不能中途住手，天下四大捕頭，合力辦案，可是從未有過的事，中途罷手，不但聲譽盡失，杜某這江南捕頭的身份也幹不下去了，從此得退出江湖。」杜望月道。

程小蝶道：「查案的權力，我已取得，但不能誣陷蒙蔽，羅織罪狀，找人頂替，要查得清楚，破得漂亮，我們要破得心中無遺憾，小妹取到查案的權力，也對皇上許下了承諾，兩個月內不破案，我會在皇上的面前，横劍自刎。」

這番話充滿着正義豪壯，那裏像嬌美的紅粉小佳人，簡直是言出如山的大英雄。

四大名捕心折了，齊齊站起，抱拳一揖，道：「見過總捕頭。」

程小蝶一面躬身還禮，一面微笑道：「小妹膽敢許下了生死承諾，是因爲我相信四位辦案能力，密室奇案一定能破。」

她既然贏得了四人承認她總捕頭的身份，立把一頂高帽子反扣過去。四大名捕都把話說得很滿，提出了各種查辦上的困疑問題，但却想不到程小蝶一一解決，回答得出他們意外的滿意，一頂大帽子反扣過來，四個人也只好硬頂上了。

于承志道：「鴻爪留痕，我相信定有線索可尋！」

吳鐵峯道：「滿天迷霧一旦消，就是眞兇就逮時，兩個月的限期應該夠了！」

岑嘯虎道：「任他奸計狡似鬼，總有線索可追尋！」

杜望月道：「身經奇案百餘件，從無一案成疑雲！」

四大名捕表現了信心，也誇了海口，和强烈的支持破案心願。

程小蝶心中十分欣慰，舉手互擊兩掌，小文、小雅分別手捧腰牌和上方寶劍行入暖閣。

眞是强將手下無弱兵啊！小姐美，兩個丫頭竟也嬌艷動人。

小文先把手中捧的上方寶劍交給四大名捕看過，小雅又把腰牌各送一面。

「諸位兄台，請好好的收起腰牌，錦衣衛和太監就不能放刁留難，皇宮之內，都可行動，今夜我們放懷一醉，明日一早入宮，勘查現場，小妹向諸位請罪的是，明日入宮之時，小妹要稍作易容，不是這副面孔了。」

「總捕姿容，是美人中的美人，屬下可眞是眼睛一亮啊！」杜望月道：「江南佳麗多俊秀，但尤遜總捕三分嬌。」

吃起豆腐了。

「姿容勘入諸君眼，此刻就請多賞觀，明日入宮辦疑案，小妹的面孔不一般，狐假虎威裝一番，還望諸位多海涵。」

這番話說得笑靨如花，但四大名捕心中明白，這是先行告罪，明天不但稍有易容，也要端起總捕頭的架子，擺出一副冷厲的辦案面孔了。

以四大名捕經驗之豐，都能體會程姑娘易容的原因，似這般春花容色，一旦引動了皇帝的凡心，那就麻煩大了。

想到可笑之處，四大名捕忍不住微微一笑，也齊聲應道：「如有失誤，總捕頭只管斥責，我等理當承擔。」

「好！咱們現在放量喝酒，最好只喝到八成量，微熏才能見眞情，小文，記着吩咐厨下，明天一早準備醒酒湯，和早餐一起開上來。」

郭寶元簡直是看傻了，四個桀傲難馴的高手，就被她這一頓酒飯，給擺得四平八穩，服服貼貼，心中那份佩服，眞想仰天大笑，一舒歡愉。

* * *

宮門戒備森嚴，有如千牆橫阻，程小蝶帶着四大名捕，再加上小文、小雅、郭寶元，一行八人，早朝尙未散班，已向內宮闖去。

不知錦衣衛是否有意和程小蝶等爲難，戒備竟比程小蝶昨日進宮時加强甚多，一排二十四的佩刀執鉞的武士，雁翅般排列在宮門前面，形態冷厲，充滿着敵意。

這似是有意的阻撓了。

程小蝶心頭升起了怒火，忖道：「難道這件案子牽入錦衣衛中的頭目，或是他仍受命於權妃、佞監，故意阻擾偵察，這第一關如若遇上挫折，四大名捕那裏還會服我這個小女人？」

心中念轉，人却挺身而出，小雅懷着上方劍緊隨身後。

四大名捕目光何等銳利，一眼就看出局勢不善，都把腰牌取出，執在手中。

但他們却停下未動，雖然心中已承認了程小蝶總捕頭的身份，但還未見到她處事的魄力，站在一旁看熱鬧了。

一個佩刀的班頭，一橫身，攔住去路，道：「姑娘看到了告牌麼？」

果然，宮門之前，一塊木牌，當面寫着內宮禁地，未得宣召，不得擅入。

「你看到了我手中的腰牌麼？」程小蝶也早把腰牌執於左手，神情冷冷的回答。

她已經易容，頰上有兩道橫紋，一發怒，橫紋立刻暴現，看上去形容冷厲。

領隊班頭道：「是皇上御賜腰牌！」

「既然認出御賜腰牌，還要藉故刁難，你眼中還有天子麼？」

程小蝶冷言多刺，語氣奇重，聽得班頭臉色微變，道：「但在下還未得執班太監傳知，姑娘請稍候片刻，在下代爲通報。」

「我問你，天子權大，還是太監權高？」程小蝶道：「御賜的腰牌，還要太監認可，豈不是造了反啦！」

語聲更重了，不但領班頭兒聽得臉色蒼白，二十四錦衣衛也都倒抽了一口冷氣。

刷的一聲，程小蝶抽出了小雅手捧的上方寶劍，接道：「看仔細些，認識這把寶劍麼？」

領班的頭皮一麻，道：「是上方寶劍！」

「對！先斬後奏，你是第一個阻擾皇命，查辦韓貴妃案件的人。」程小蝶道：「心存叵測，拒抗聖命，就拿你來開刀吧！」長劍一探，已架在了班頭的頸子上，而且刃入皮肉，血流半身。

是眞的要切腦袋了，領班的一張臉全青了，身體也抖顫不停。

一個姑娘家，敢在禁宮門前，動手殺人，可是他從未想到過的事情，眞是三魂冒出，七魄離體，連話也說不清楚了。

錦衣衛專以拘拿朝臣，執法屠戮，橫行慣了，連一品的朝臣，也要對他們禮讓三分，今天算是碰上了硬釘子，弄得皮破血流。

「總捕頭手下留情，」一個太監，急步跑了過來，再接道：「聖上憂懷未舒，昨日飲宴百花殿，汪直陪侍在側，還未來得及把令諭轉達於錦衣衛馬指揮，致令有此誤會。」

「看在公公份上，饒他不死。」程小蝶道：「昨日公公在場，親睹卑職在皇上面前，許下死約，破不了韓貴妃這一案，我要橫劍自絕，卑職承辦此案，生死已置度外，不管甚麼人，敢於阻擾，當心上方寶劍無情。」

「是是是，汪直目睹耳聞，全屬事實。」

「多謝公公厚愛。」程小蝶把上方寶劍還入鞘中，接道：「卑職請公公賜助。」言罷，躬身一禮。

「理當效勞，理當效勞，總捕頭有何吩咐，咱家無不照辦。」

口氣中，隱隱也透出了他掌握的權勢。

「請公公轉告各宮后、妃、嬪女，各級執事公公、錦衣衛指揮、班頭，一律留在宮中待命，等候傳訊。」

「這個……」汪直面有難色，道：「宮中人口衆多，輪休有制，何況，后宮、妃院，也不是咱家能夠管得的。」

「公公是代傳皇命啊！如有礙難，卑職也只有面聖請示了，何況，逃避應訊，也就是身有嫌疑了。」

乖乖，這頂大帽子扣上去，汪直也有些吃不消了，點頭說道：「咱家盡力而爲，遇有礙難，再向總捕頭說明就是。」

「好吧！」程小蝶道：「那就勞請公公，派個人，先帶我們到韓貴妃停屍的宮院，勘查現場屍身。」

「咱家親自帶路吧！」舉步向前行去。

四大名捕相視頷首，對這位紅粉女總捕，心中又多一份認同和敬重，只覺她任事的魄力之大，楊尙書也難及得。

雪覆樓台一般樣，梧桐庭院也凄涼。

韓貴妃住的地方就叫梧桐宮，原是帝寵愛妃，隱寓鳳棲梧桐之意，却不料竟在深宮中發生了離奇命案，鳳折於梧桐宮內。

停屍處，也就是韓貴妃生前的寢室，由太醫院派來了兩位大夫，兩個宮中太監，四名錦衣衛武士駐守。

侍候韓貴妃生活的宮女，大都遣離，只留下兩個生前貼身的女嬪侍花、司樂，還留在梧桐宮中。

四大名捕一進入韓貴妃的停屍寢室，立刻開始了仔細的現場檢查。

四個人好像已有了分工的默契，各人檢查一定的位置。

程小蝶沒有查案的經驗，但已向郭寶元領教了勘查命案現場的經驗，倒也能不慌不忙，問了經過情形：是侍花、司樂，候妃時近中午，尙未起身，叩門亦不聞應對之聲，發覺情形有異，稟報了汪直，皇上聞訊親自趕來，撞開寢室門戶，發現了韓貴妃的屍體。

明白點說，是皇上、汪直、侍花、司樂，一起進入現場。

程小蝶沉思了一陣，決定留下侍花，司樂和兩位太醫院的大夫，請退了汪直，也飭令四名錦衣衛，退出梧桐宮。

她生恐留下凶名昭昭的錦衣衛，大夫和女嬪都不敢暢所欲言。

四大名捕檢查過現場之後，神色都很凝重，但並未立刻檢驗韓貴妃的屍體，請求程小蝶先聽聽太醫院大夫對韓貴妃的死因說明。

寢室中葯味深濃，程小蝶等轉入了西廂房中。

侍花、司樂被小文帶往旁室，程小蝶和四大名捕也展開了初步的盤詰、偵訊。

* * *

太醫院也似是早有準備，帶來了診斷的記述案卷。

兩位大夫，一位姓張，一位姓關。張大夫就是第一次應旨入視現場的大夫之一。

程小蝶看過了記述死因的案卷，傳閱過四大名捕。

「郭副總捕。」長安于承志道：「刑部中可有幹練的仵作？」

「已有兩位任職二十餘年的精幹仵作，現在刑部候命。」郭寶元道：「可要招他們入宮驗屍？」

「先聽聽張太醫的說法。」于承志道：「再傳仵作查驗。」

這是一種隱示的警告，要太醫盡說詳情，不得有所隱誨，一旦和仵作查驗不符，就會形成一場麻煩風波了。

張大夫任職太醫院近二十年，診視過皇宮中病人甚多，歷練豐富，也深知道皇宮中弊端百出，陷害、鴆殺，屈指難數。

當然，他也聽懂了于捕頭弦外之音，輕輕歎息一聲，道：「我心中明白，此案非同小可，聖命如此追查一個妃子的死亡，事無前例。」張大夫道：「皇宮中嬪、妃爭寵，都逞手段，推波助瀾，這些天下選進的美女，每年都有不少的意外死亡，皇上臨幸，正是數千宮女馨香祈求的事，但却並非個個能列身才人、妃位，珠胎暗結者，更是兇險萬分，不能善謀自保，十九死於意外……」

「大夫。」程小蝶接道：「皇后監督三宮六院，管理妃嬪宮女，難道就沒有一點法度？寵幸的宮女，就沒有一點的保障麼？」

「法度雖有，執行不力啊？」張太醫道：「皇上臨幸，隨心所欲，春風一度，早置九霄，非才色動人，再加上有着擄獲帝心的本領，能得帝眷之外，十九是被皇上忘懷了。」

程小蝶心情激動，忿忿不平。

爲女人抱屈了，但却也能隱忍不發，歎息了事。

她明白是查究韓貴妃的事情而來，不是爲發掘皇宮中的弊端。

「大夫。」吳鐵峯眼看程姑娘情緒平復，接道：「以你的診斷，韓貴妃是怎麼死的？」

「應該是謀殺……」

「大夫。」吳鐵峯冷說道：「謀殺就是謀殺？爲甚麼加上應該是三個字呢？身爲太醫院的大夫，連這一點也不能斷定麼？」

「老朽不能斷定的是，」張大夫道：「她臉上的傷痕是否和眞正的死因有關？」

「怎麼說呢？」吳鐵峯道：「大夫請說得仔細一些？」

用了一個請字，顯然心中對張大夫的醫道，有一種另眼相看的意味了。

「老朽診查過韓貴妃的脈象，內息早無，屍體已僵。」張大夫道：「至少死亡在十二個時辰以上，

臉上傷痕血肉模糊，面目難辨，但血色凝紫，而且份量不多。」

「太醫院的大夫，果然醫道高明。」江南杜望月道：「大夫的意思是說韓貴妃死亡的時間超過了一夜以上？」

「這是其一。」張大夫道：「流血不多，可能爲死後所傷。」

四大名捕震動了一下。

程小蝶道：「大夫的意思，是說韓貴妃死了甚久，才被發覺，死後才被人破壞面目？」

張大夫點點頭，道：「老朽有此疑想。」

「大雪寒風，人血易凍，身體亦僵。」關東岑嘯虎道：「關外的凍寒，能讓人片刻斃命，大夫想過這個因素沒有？」

「韓貴妃的寢室中，有壁爐暗火，而且門窗緊閉。」張大夫道：「寒氣難入啊？」

「大夫，」岑嘯虎道：「是否發現了韓貴妃別有致死傷痕？」

「診傷不是驗屍，作大夫的不能遍查屍身，老朽只能稟覆皇上，貴妃已氣絕多時，回天乏術了。」

「皇上也在現場？」程小蝶道：「現場還有那些人？」

張大夫點點頭，道：「貴妃深獲聖眷，皇上十分哀傷，在場的人，除皇上之外，還有大太監汪直、侍花、司樂、老朽和太醫院的主事，兩個撞破宮門的太監，守在寢室門外。」

他說得非常詳盡。

「錦衣衛是否可以在宮中行走呢？」岑嘯虎又問了一句。

「這方面侍花、司樂應該比老朽清楚，但就老朽見聞所得，除了那指揮可以出入禁宮之外，未得宣召，是不能擅入宮中，不過，也有例外。」

張大夫不自禁的目光轉動，四下瞧了一陣，顯然是對錦衣衛有着畏怯之意。

「放膽直言吧！」郭寶元道：「他們都被逐退到遠離梧桐宮十丈之外了。」

「有些班頭，勾結太監，還是可以在宮中行走……」言未盡意，卻悠然住口。

沒有人再追問，他們爲甚麼要進入內宮？大家心照不宣了。

「關大夫，」杜望月目光轉注到另一位大夫身上，道：「寢室藥味深濃，眞能夠保住屍體不壞麼？」

「三五個月絕對可以，」關大夫道：「而且還可以使屍體肌膚恢復柔軟，問題是配藥主料，價值甚巨，得之不易，除了皇宮之外，就是豪富之家也用不起，何況，此物只能保住屍體不壞，卻無法使人復生，一次耗費千金，就大大的不值了。」

「一次耗費千金，但不知能撐多長時間？」杜望月道：「這韓貴妃的屍體，已用藥多少次了？」

「韓貴妃屍躺榻上，不能移動，」關大夫道：「只能燃耗藥物，使藥力遍佈全室，唉！緊閉門窗，也要一日夜加添一次！老朽量度加藥，已有十五次了！」

言來似是對耗損的名貴藥物，大有可惜之感。

「總捕頭，讓兩位大夫退下休息吧！」杜望月道：「請兩位女嬪進來，問過二女之後，應該有個輪廓了。」

程小蝶點點頭，舉手一揮，守在門口的小雅帶走了兩位大夫，小文却帶來了侍花、司樂。

是兩個很美麗的女官，年紀都在二十一二之間。

大概是受到了看守屍體的折磨，兩人都有點清瘦、憔悴。

四大名捕目光如電，八隻眼睛都集中向兩女打量，看得兩女有些不安起來。

「兩位追隨韓貴妃多久了？」吳鐵峯冷厲的說：「韓貴妃之死，兩位似乎是並無哀傷之感？」

「奉侍貴妃，剛滿三月。」司樂道：「我們是皇上指派到梧桐宮中聽差的，哀傷雖有，不夠逾恆深刻。」

「噢！這麼說來，妳們不算是韓貴妃的心腹了？」吳鐵峯道：「貴妃生前對待你們如何呢？三月之前，奉侍貴妃女嬪何在？」

「宮中女嬪，都受過嚴格的訓練，我們名爲女官，事實上也就是宮女的領班。」侍花道：「分派到那裏聽差，就成了妃子、才人的大丫頭，久侍候一宮妃子，自難免日久生情，形同骨肉姐妹，但也要脾味相投，才有這等情事，韓貴妃沉默寡言，絕少和我等交談，三個月相處下來，雖然每日相見，但却一天說不上十句話……」

「如是皇上駕臨呢？」程小蝶接道：「韓妃也不肯笑談承歡麼？」

「韓貴妃笑得好看。」侍花道：「用不着多言承歡，只要笑幾次就行了。」

「兩位還未回答，三月之前侍候韓妃的女嬪那裏去了？」吳鐵峯絕不放棄要問的事情。

侍花道：「死了！」

四大名捕聽得同時一怔。

「怎麼死的？」程小蝶道：「是自戕？還是被殺？」

「都不是！」侍花道：「是皇上賜死，她們能不死麼？」

「皇上賜死？也該有個甚麼原因吧！」程小蝶道：「何況皇上寵愛韓貴妃，怎忍心處死她身邊的女官呢？」

「原因不詳了！」司樂道：「知

道原因的，大概只有韓妃和皇上了，韓妃已死，皇上是唯一知道原因的人了。」

「如若韓貴妃肯開口求情，十個女嬪．也能救下。」侍花接道：「就是因貴妃不開口，皇上賜她們飲鴆斃命。」

「賜死幾人？」于承志道：「死在何處？」

「只有兩個女嬪，倒未牽扯上別的宮女。」司樂道：「就在這梧桐宮中，當場飲下毒酒，被抬離此地，」我和侍花，就奉旨接下了她們的位置。」

「聽起來，這梧桐宮，似是一處兇宅！」杜望月歎口氣，道：「兩位姑娘就記憶所及，提供給我們一些線索如何？譬如說韓貴妃死了多久時間才被你們發現了？」

「我們侍候過貴妃的晚餐，奉上香茗後，退出寢室。」侍花道：「初更時分，還見到貴妃寢室燈光，次日叩門不見回應……」

「且慢，且慢！」杜望月道：「妳說初更時分，應該是戌中時分了？」

侍花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除了皇上留宿在此之外，貴妃的安歇時刻，總在酉末戌中之間，我們侍候得非常小心，見她寢室燈光熄去，才敢入室上床。」

「戌時仍在人間。」杜望月道：「次日午時撞門而入，韓妃已氣絕多時，這中間最長也不過七個時辰？」

「我們辰時已覺不對，勉强等候到巳時稟報，撞門而入時，應該還不到午時。」侍花道：「召來太醫施救，才不過近午辰光。」

「妳怎能把時間記憶的如此清楚？」岑嘯虎道：「似乎是下過一番工夫去記下它了？」

「宮中女嬪，都受過辨認時間的訓練，以免誤事。」侍花道：「我們對時間，有着一種自覺的敏感。」

「現在甚麼辰光了？」岑嘯虎道：「要說得正確一些。」

侍花行前數步，探首看天，天上陰雲密佈，仍然飄着大雪。

「是辰末時刻。」侍花說得斬釘截鐵，表現出了肯定的能力。

岑嘯虎飄身出室，仰首望天，好一陣子，才回到室中，道：「不錯，辰末時刻，姑娘認時之準，在下也很佩服了。」

他久居關外，大雪天分辨時間之能，于、吳、杜等三大名捕，都自知難以及他。

程小蝶目光一掠四大名捕，四人都未再開口，心知問訊暫告一個段落，笑一笑，道：「兩位姑娘暫請退出休息，需要幫忙之處，再向兩位請教。」

小文帶走了侍花、司樂。

「我看兩個丫頭，說的不是謊言！」吳鐵峯道：「韓貴妃這個人却是大有研究的必要了！」

「太醫院的張大夫，也不像說的謊話。」于承志道：「單死亡時間的差異，至少有六個時辰以上。」

「那是說太醫和女嬪之間。」程小蝶道：「有一方面說謊了？」

「總捕頭，雙方面都可能說的實話。」杜望月道：「我就聽不出破綻，也瞧不出他們掩飾的神情。」

「死亡時間的差距甚大，」于承志微笑，道：「這一點杜兄有何高見呢？」

「侍花姑娘認時準確，岑某也有所不及，何況，當時這梧桐宮中，還有別的宮女，推想她們也不敢說謊，只要稍作追問，就不難查個水落石出。」

「兄弟以爲，現在咱們應該去驗查一下韓貴妃的屍體了！」杜望月道：「也許能別有發現。」

「兩位太醫院的大夫，也不像奸詐的人。」岑嘯虎道：「只是太醫院用的藥物，完全改變了屍體的僵硬形態，再想追查二十天以前的死亡舊貌，只怕是無跡可尋了。」

杜望月微笑道：「如果能查出別有致死的傷痕？韓貴妃的死亡之秘，就可以有個定案了。」

程小蝶心中一動，道：「說得的確有理，是否現在就要過去？」

「驗屍的事，要由仵作動手了！」杜望月道：「他們經驗豐富，不遺細微，絕非我們能及。再由我們提出疑點，借重他們專業知識，突破疑雲，至於其他求證工作，就並非難事了。」

「總捕頭！」吳鐵峯道：「最好在驗屍的過程之中，能讓兩位太醫院的大夫一起參與。」

程小蝶道：「好！就依諸兄，郭副總捕，召兩個仵作入宮。」

她充分的借重了四位名捕的經驗，也從四人眉宇間都看到一份輕鬆的神色，似乎他們到了破案的邊緣。

只不過半日的時間，能有如此進展，程小蝶相當的欣慰，但心中也有一點奇怪的感覺，不知四大名捕爲甚麼不把勘查韓貴妃寢室所得，向她作個說明。

但程小蝶忍下了，沒有追問。

＊　＊　＊

驗查韓貴妃屍體的過程，非常愼重，雖然正午時刻，但天上濃雲密佈，仍然飄着大雪，天色相當陰暗，寢室點起了四盞宮燈，光亮可鑑毫髮。

門窗緊閉，小文、小雅、守在室外，不停繞着寢室遊走。

先由侍花、司樂指認臥室中床置，陳設，未經移動，送出兩女，

才開始正式的查驗工作。

仵作的動作熟練，很快的脫下了屍體身上的衣服。

主驗的仵作姓陳，也是刑部仵作的班頭。

程小蝶自然幫不上忙，索性退到一側，讓出位置。

事實上圍在屍體四週的人，已經站滿，四大名捕、兩個仵作兩位太醫和郭寶元，已有九人之多。

「臉部受到重擊，鼻樑斷裂，雙頰塌陷，腦部也受損甚重，」仵作高聲說道：「臉上是致命的一擊。」

程小蝶忍不住探首望去，只看韓妃的臉部，已呈一團模糊血肉，連輪廓也看不清楚了，想她生前嬌媚絕倫，使皇上迷戀難捨，死後竟是如此一副面孔，心中感慨無限。

但聞陳仵作說道：「女屍肌膚，似受室中藥氣保護，並未僵硬，仍具彈性，體態窈窕，全身不見傷痕，以屍體形態推斷，死者年齡當在二十三四左右，金蓮小脚三寸五分，對一具死亡二十餘日的屍體而言，是大背常情的現象，洗冤錄內，無此記載，陳某無法解釋，要請太醫院中大夫說明了！」

未待四大名捕問話，關大夫已自開口，道：「太醫院以龍涎香爲主藥，配製的保屍散，混入無根水中，炮製屍體，盛入白玉棺內，密封埋入地下，可保屍體百年不壞，燃燒成烟氣，亦可保屍體數月不腐，使肌膚顏色不變。」

「陳班頭，」杜望月道：「屍體眞的沒有傷痕麼？」

陳班頭在助手協助下，轉動屍體，又仔細的查了一遍，道：「屍體膚色如玉，查不出任何傷痕。」

其實，屍體轉動之時，四大名捕目光如電，早已一覽無遺，胴體無瑕，找不出一點痕跡。

「陳班頭。」杜望月道：「請你檢查烏髮之下，是否有傷？」

陳班頭細拂長髮，細心的看過頭頂，搖搖頭道：「不見傷痕。傷處就只在臉上一擊。」

四大名捕的目光何等銳利，陳班頭拂髮驗傷，他們也已看仔細了。

于承志伸手按一按女妃面頰傷處，低聲道：「陳班頭，如此重傷，濺血不多啊？」

「不錯，」陳班頭道：「先死後擊，就是這麼光景了。」

于承志回頭看看張大夫，張大夫頷首說道：「陳班頭的論斷，頗合醫道，面頰破裂，血脈崩斷，出血不多，應是死後才擊破面頰。」

四大名捕交換了一個眼色，杜望月道：「總捕頭可否暫請退出？」

程小蝶知道他們要驗查一些不便自己在場的方位了，點點頭，退出了寢室。

但見小文、小雅兩個丫頭，目光不停在寢室檐下、屋面，查來看去，似想找出一些疑點。

程小蝶心中一動，飛身躍上屋面。

屋面上積雪數寸，一片皚白，只好暗暗歎息一聲，躍下屋面，心中忖道：「這場大雪，已連續下了半月之久，雪覆大地，也就掩去了一切的痕跡，會不會和命案有所關係呢？」

過了約半個時辰之久，四大名捕等才離開了寢室。

杜望月低聲道：「總捕頭，暫回刑部吧！」

于、吳、岑、杜似乎是有了一個默契，凡是向程小蝶提出要求時，都由杜望月開口。

他英挺俊朗，是讓女人動心的一型男人。

程小蝶窺破了四人的心意，也不點明，笑一笑，下令撤離了梧桐宮。

＊　＊　＊

刑部暖閣，暫成了程小蝶等研商案情的地方。

「四位只用了半日工夫，似是已得驪珠，」程小蝶道：「名捕才能，果非凡響。」

「總捕頭，過獎了，」于承志道：「只能說有了一個初步輪廓眉目，距離破案，還有一段很遙遠的路程。」

「四位得到了甚麼案情呢？」程小蝶道：「可否提出來，大家研商一下？」

「毀傷面目，混淆案情，也可能怕我們認出屍體，不是韓妃本人！」于承志道：「這一招很惡毒。」

程小蝶呆了一呆，道：「不是韓貴妃？死者又是甚麼人呢？」

「替身，太醫院張大夫和侍花、司樂，提出的死亡時間差距很大，聽起來有些矛盾。」岑嘯虎道：「也正此案的關要之處，韓貴妃籌謀久矣！要脫離梧桐宮，花費相當的時間，找了一個非常近似的替身，我暗中問過，要她細看屍體身材，和韓妃十分相似。」

「困難處在，無法知曉韓貴妃爲甚麼要離開梧桐宮，入宮美女，畢生之望，就是接近皇上，以博寵愛，這些，韓貴妃都得到了。」吳鐵峯道：「爲甚麼却又費盡心力，用李代桃僵之策，逃出皇宮？」

「仵作查驗，太醫評斷，死者都是一個普通女子，說她身有奇術，能把皇帝迷惑得無她不歡，似無可能。」杜望月道：「所以，在下和于兄等研商之後，我們四人一直同意她只是一具替代的屍體，這具屍體能讓和他歡渡半年春宵的皇帝，

瞧不出疑點，侍居的女嬪們也說出形體相似，能選一個身材如此相同的人，實非易事，這個案件至少在數月之前，就開始籌劃了。」

程小蝶道：「聽各位研判結論，死的人肯定不是韓貴妃了。」心中却忖道：「女人只有美醜之分，怎還有普通和不普通的呢？」

「十之八九了，」于承志道：「我們請總捕頭回到刑部，才揭明案情，不願在宮中奉告，一是怕宮中耳目衆多，傳揚出去，不但使策劃此案之人提高了警覺，再出意外兇案，二則，還有很多疑點，無法突破，還得花費工夫尋找。」

「就我們勘查寢宮所得，室中沒有密道可通室外，」吳鐵峯道：「窗門都未破壞，侍花、司樂都肯定室中陳設，未經移動，屍體運入不難，但要不着痕跡的潛逃出寢宮之外，是勘破此案的重要關鍵之一，連日大雪，雖然可掩盡逃走的痕跡，但如何啟開寢宮門戶，迄今尚未找出可行方法，突不破這一關，就無法提出破案說明。」

四大名捕都閉目沉思，想找出個中技巧。

他們都有破過奇案的豐富經驗，但對如何逃出密室一事，竟似都遇上了窒碍。

「我看，韓貴妃的出身底細先要查個明白。」杜望月道：「對她瞭解多一些，就多一分破案的契機。」

「我已向汪太監，要求韓貴妃的出生年籍，想是一兩天就可送到刑部！」郭寶元道：「諸位窮盡心力，相當勞累，今日大家就休息一下吧。」

「對！」程小蝶道：「小妹居處，四位都已知曉，有事情隨時可去商量，小妹竭誠歡迎，連日勞累，由現在起休假兩日，諸兄可以利用兩日小休，探訪故友，也不妨逛逛年節將近的京城風光，郭副總捕，請致奉每位白銀兩百兩，略表小妹心意。」

說得很明白了，四大名捕今夜可以不住刑部，逛那裏？怎麼玩？要他們隨心所欲了。

郭寶元取出了早已封好的四封銀子，每封兩百兩，一封有十多斤重，拏起來還眞是有點累人。

四大名捕接受了，提着銀子離去。

程小蝶看他們皺起眉頭，提起銀子走了，忍不住微微一笑。

她笑得很開心，本來，可以兌成銀票，或是換成金葉子的，但她故意用現銀，讓四人提着十幾斤的銀子上街逛，你說累人不累人？

四大名捕在刑部中悶了幾天，雖然食、宿招待，都是一流的奉養，總是少了那麼一份洒脫自在。

四人都到過北京城，來過還不只一次，但每次都是來去匆匆，一兩天就要離去，這次一放兩天假，任他們自由玩樂，倒也想借機會輕鬆一下。

他們都是威鎮一方的人物，雖然相識甚久了，但却私下的聚會不多，今日是他們第一次合作查案，各人都表現出了相當的才慧，多處看法，不謀而合，倒也生出惺惺相惜之情。

「先去萬景樓吃個晚飯，」岑嘯虎道：「聽說，那家菜館是江浙名菜，以海味見長，只不過委屈杜老弟了。」

杜望月道：「沒關係，小弟也想品嚐一下京師菜館的手藝，烹製海味的手法，和蘇杭有甚麼不同之處。」

說到吃，四大名捕可都是遍嚐過天下美味的人，他們眞正的用心，是要找一個幽靜地方，好好談一談，刑部的下榻之處，有些事不便暢所欲言。

所以，他們要了一間僻處二樓一角的幽靜房間。

上了酒菜，揮退小二，吳鐵峯笑道：「一個紅粉小佳人，當上了咱們頂頭上司，而且，在短短一餐酒席之中，竟能使咱們認了她總捕頭的身份，可是兄弟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聽說九龍玉珮一案，就是她主持破去，還除去了白蓮教中漏網的法師，杜兄可知詳情？」于承志道。

「事前毫無所聞，聽到消息，趕往廬州，案子一破，程知府已調入京中。」杜望月道：「也就是現在的刑部尙書，事後調查所得，那一戰時間不長，只不過一夜之間，但打得非常慘烈，聽說有幾位極少在江湖出現的高人相助程姑娘，那一案，兄弟未能參與，一切也都是耳聞，也無証實。」

「丫頭很精明，也頗有幾分豪氣，岑某人原本想辭去關東總捕的職位，以私人的力量，救出楊尙書，却被她弄得幾乎下不了台。」

于承志微微一笑，道：「于某非常希望聽聽三位的高見，我們要不要認下來，從此上司是美人？還是破了此案，就力辭不就，天下四大名捕，就此風消雲散？」

「看她處事魄力，頗有可敬之處，對我們也很尊重，私下相處，呼兄認妹，公事上，却又能持正身份，岑某本有辭意，現在，也不那麼强烈了。」

「她慧黠得很，也很幽默，只看她給我們十二斤八兩的現銀，讓我們提着上街，就叫人啼笑皆非。」杜望月笑道：「兄弟感覺，其人才慧極高，先以眞面目和我們杯

酒論歡，再稍作易容，掩盡嬌媚，入宮查案，是個相當穩健、謹慎的人。」

「總捕頭的美麗，當得絕世佳人之稱。」于承志笑道：「杜兄弟中饋猶虛，何不下番功夫？」

「對！」岑嘯虎道：「我們三個幫你打起邊鼓，這場戲，也許能唱得起來呢。」

「三位的好意心領了，只怕是無福消受啊！兄弟在揚州城中，早有了一位紅粉知己。」

不知杜望月說的話是眞是假，但却阻延了這樣的玩笑再鬧下去。

「這件案子驟看上去，十分離奇、複雜。」于承志道：「但一經審訊，大有立刻可破之勢，但再仔細的推究下去，却又感非常的棘手了。」

言歸正傳了。

「吳某也有同感！」中州一筆苦笑一下，道：「雲中沙灘霧裏烟，審案容易破案難。」

「以我們四人的目力、經驗，竟然瞧不出她如何離開密室。」岑嘯虎道：「想一想可眞是窩囊。」

「三位不要求功心切，一急就失之粗疏了。」杜望月道：「來來來，咱們先把已知的情節拼湊起來，再逐段分析，也許能理出一個頭緒。」

「肯定女屍是個替身，」于承志道：「三位可有異議？」

三人同時頷首，于承志接道：「找一個和韓貴妃身材一般美好的人，不是易事，所以，這個案件籌劃很久，是一件精心策劃的奇案。」

「不錯，是預謀奇案，但殺害韓貴妃的原因？」岑嘯虎道：「不外兩點，一是妬恨，生恐她生下龍種，直接威脅到王權的傳承！又怕帝寵日隆，會册封立后，我朝已有過廢后先例，所以，皇后的嫌疑，不能不查。」

「也可能出於一個情字，」吳鐵峯道：「韓貴妃早有情郎，兩位女嬪說她沉默寡言，可能是心有所思，難安現狀，這一點，取得韓貴妃的册籍之後，可有助求証，但眼下要作的事，也不能放過，請命總捕頭，動刑部所有捕快，多面偵察，近二十日內，是否有可疑的人馬、車輛離開京城，美貌女子匿居民間。」

杜望月道：「兄弟特別要仵作、太醫，作深入監視，是要瞭解韓貴妃是否生有異徵，能讓皇上迷戀於床第之間，不是出身風塵，習成奇技，必是天生有過人之處，帝王御妃千百，想讓皇上迷戀此道，不是易事，看聖上如此大動干戈，追查不休，這一點至關重要，唉！兄弟經歷過這麼一個案例，妖女以房中術，破壞了一對義結金蘭的武林高手，使他們執刀火併，同歸於盡，兄弟破獲此案，抓到那個女人，才知她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而且貌僅中姿，只是受人重金聘用，使江南兩位大豪相殘伏屍。」

「原來如此！」于承志道：「不過，就算韓貴妃生具異稟，力能迷惑君王，但這正是她步上青雲之路，爲甚麼棄去貴妃之位，製造出這麼一個離奇案子呢？」

「韓貴妃如屬此等妖女，晋獻此女的人，就可能別有用心了，」杜望月道：「豈不是一個大好的線索，一案破後，說不定還能找出更大的陰謀呢。」

「杜兄弟，你精善歸納之法，把案情彙結起來，定出個偵察方向。」岑嘯虎道：「我們再分工行動。」

杜望月道：「大體上可分作三個方向，一是偵察皇宮中的動靜，不管兇案起因何在，現場在梧桐宮中，不能放過，更重要的是察看后、妃、權監的動靜？只是這個工作十分兇險，聽說大內中有很多高手，保護皇上、后、妃的安全，他們不屬於錦衣衛，但和錦衣衛有內外呼應之勢，一旦被發覺追殺，只有自求多福了。」

目光轉動，見三人都在專注恭聽，接道：「第二是深入江湖道上，探聽虛實，此事雖然還未傳揚民間，但京都中的江湖道上，定已早有風聲。」

吳鐵峯點點頭，道：「有道理，第三呢？」

「由侍花、司樂下手，」杜望月道：「她們沒有說謊，但也沒有盡吐所知，也許她覺得緊要，或是有意的逃避麻煩！兄弟目前也只想出了這三個方向，各位自選一個適合的工作吧！」

「偵察宮中情形，自以兄弟爲適當人選。」吳鐵峯道：「兄弟和岑兄分向黑、白兩道上探聽，于兄向侍花、司樂下手……」

「且慢決定，」于承志道：「分工計劃不錯，但得先向總捕頭面報之後，再作決定，如能勸說她親自出馬，是對付侍花、司樂最好的人選了，至於兄弟麼？願助杜兄弟一臂之力。」

「對！」岑嘯虎道：「兩個人互爲應援，逃過追殺的機會，就大很多了。」

杜望月微微一笑，忖道：「皇宮中戒備森嚴，但却未必就能難得住我杜某人。」

他號稱踏雪無痕，對輕身功夫的成就，亦極自負。

「總捕頭雖是女流之輩，其膽識魄力，却也不讓鬚眉。」吳鐵峯長長歎息一聲，道：「但不知她在武功上成就如何？嬌嬌紅粉，閣閨千金，眞的肯下功夫去練武功麼？」

「我担心的是她的膽量，查辦兇案，常和屍體爲伍，」岑嘯虎道：「那就不是用智慧、魄力，能夠撐得起來了。」

* * *

但程小蝶的膽氣之壯，完全出了四大名捕的意料之外，當夜二更過後，穿了一件兩面轉的絲棉薄袍，混入了皇宮。

所謂兩面轉，就是一件衣服，兩種顏色，一面白，一面黑。

當然，也可做一面紅，一面綠，隨你變化了。

程姑娘的武功之高，也出了四大名捕的意料之外，錦衣衛重重把守，竟然未能發覺她混入了宮中。

三更時分，程小蝶已潛入了梧桐宮，隱身庭院中的梧桐樹上。

她早有存心，白天就相度好了宮中的形勢。

侍花、司樂，兩個太醫院的大夫，似是都已入睡，只有住在東廂的錦衣衛，房中還點着燈火，但也躲在房中，以避風雪。

但他們還算盡職，隔一陣，就撐着燈籠出來查看一下。

寒風砭骨，一件薄薄的絲棉袍子，如何禁得起長時間的夜寒侵襲，程小蝶沒法子，只好運氣禦寒。

她學的是「玄門太乙氣功」，是一種極高的道家內功，氣運一週天，頓生暖意，神效之奇，連程小蝶也有些大感意外。

寒意雖已逐走，但天已近五更過，白白的挨了大半夜，一點也未發現異徵。

程小蝶很固執，也有耐性，事實上，她只想到了這個法子，反正禦寒有術，不怕夜寒凍人，第二個晚上，不到二更就開始行動，進入梧桐宮中。

可眞是歪打正着，這種玄門極高氣功，在酷熱、極寒的天氣中運行，功效進展奇速，第二夜，雖然又白白的守候了大半夜，未發現任何動靜，但程小蝶却感覺到風雪中坐息幾個時辰的功效，比平常三個月還有效用，心中欣喜若狂。

第三天是四大名捕假期屆滿的日子，程小蝶一大早趕到刑部。

四大名捕也很守時，程小蝶剛到不久，他們也陸續趕回。

程小蝶得報趕到暖閣，于、吳、杜、岑竟已早集暖閣恭候。

小文、小雅早已成了程姑娘的助手跟班，兩個聰慧的小姑娘，守分自持，反應靈敏，程小蝶進了暖閣，她們奉過茶後，就退到門外把守。

「四位玩得快活吧？」程小蝶笑一笑道：「兩百兩銀子，不知道夠不夠用？」

「不夠，總捕頭賜賞兩百兩，」吳鐵峯道：「在下貼了一千兩，虧本大了。」

「兩天一夜，吳兄化了一千兩百兩銀子？」程小蝶有些吃驚的，道：「小妹江湖經驗不足，實在想不出如何一個花法。」

「如非吳某人有點江湖經驗，只怕一萬兩，也早光了。」

「那是甚麼地方啊？」程小蝶眨動着眼睛，道：「就算寸陰寸金吧？也不能一兩天就花上一萬兩銀子啊！」

「賭場！京城中豪客如雲，吳某遠來作客，只好玩玩小注了！」

「噗」的一聲笑了，程小蝶理着鬢邊散髮，道：「賭場中一擲千金，一千兩百兩，實在不算甚麼，小妹薄有財資，吳兄，如肯帶着小妹去開開眼界，小妹就出資一萬兩，讓吳兄豪賭一番。」

她作風豪放，自貶身份，和四大名捕以兄妹相稱，希望能和四位建立起相許的道義之交，是情感，也是手段。

果然，吳鐵峯有點感動了，歎息一聲，道：「多謝總捕頭的關顧，屬下雖然輸了一千兩百兩銀子，却也探聞到一些消息，韓貴妃死於禁宮一案，已在京城道上流傳，我怕引起他們懷疑，不敢妄動，也未追問。」

「總捕頭！」杜望月笑道：「我們明知總捕破案心切，怎敢虛擲光陰？吳兄、岑兄分向京城黑白兩道追查，屬下和于兄昨夜也進了一趟皇宮，我們相約以十日爲期，再行向總捕滙報，十日之內，無法獲得訊息，已近年關，要再行研商追查辦法了。」

「四位如此盡心，小妹感激不盡，郭副總捕，請支四位每人白銀一千兩，作爲十日費用。」

郭寶元老謀深算，早已把銀票帶在身上，立刻取出當面付清。

程小蝶沒有提起夜入梧桐宮的事情，却十分認眞的說：「吳兄，今晚帶小妹進入賭場瞧瞧如何？」

吳鐵峯微微一怔，道：「總捕頭眞的要去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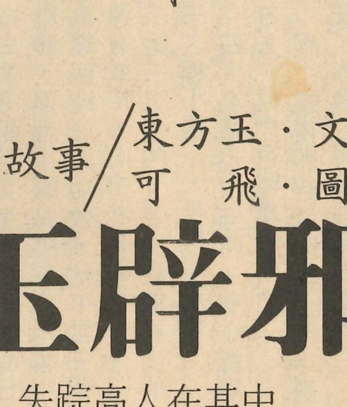
「小妹會易客改裝，作吳兄的隨身小斷，不會誤事的。」

聽說要化裝作跟班，吳鐵峯眞的有些不好意思了，急急忙道：「這怎麼成？總捕頭眞的要去，也該把身份變更過來，由吳某作總捕頭的隨行老僕。」

「小妹可沒有賭錢的經驗，那會窘態百出，就這麼說定了，小妹今夜在家恭候大駕！四位也該去休息一下，準備行動，今天不算，第十天中午時分，小妹設宴暖閣，恭候諸兄。」

（未完•二）

上文提要： 丁天仁在西莊內，以任貴身份出現，但逃不過貼身的兩位姑娘之眼光。一個是上頭派來的宋青雯，一個是由武林聯盟派來的宓無雙，識破其身份，好在這兩女對丁天仁都早有愛慕之心，丁天仁只好接受其情，坦言相告，取得兩位姑娘的支持與協助。丁天仁被金贊臣院主召見，露出破綻，面臨危急之際，兩女雙雙衝入去捨命救護丁天仁……



玉辟邪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失踪高人在其中　西莊上下盡在握

丁天仁道：「他是這裡的院主。」

宋青雯越聽越奇，問道：「院主？連我都沒有見過，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是他自己說的。」丁天仁道：「再等一會，聽他自己說好了。」

宋青雯又道：「要過多少時間呢？」

丁天仁道：「大概要一盞茶的工夫。」

一盞茶的工夫，很快就過去了。

丁天仁用指甲挑了些聞風散解藥，彈入金贊臣鼻孔，這當眞如响斯應，金贊臣打了個噴嚏，倏地睜開眼來，看到丁天仁，似有迷惑之色，(丁天仁現在扮成了任貴)

丁天仁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鴻濛一劍，以後你聽說這四個字的人，都要聽命於他。」

他一時之間想不出什麼暗號來，想到大哥(天殺星丁天行)教自己的一招劍法，叫做「鴻濛一劍」，就說了出來。

金贊臣忽然神色恭敬，拱拱手道：「老夫自當聽從差遣。」

丁天仁道：「你是這裡的院主，不知院主上面還有什麼人。」

金贊臣道：「老夫上面？那就是教主了。」

丁天仁心中不由一動，「教主」，自己好像聽人說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一面問道：「教主又是什麼人呢？」

金贊臣道：「老夫只知他是教主，不知他是什麼人？」

丁天仁問道：「院主從前可是一向聽命於教主的嗎？」

金贊臣點頭道：「不錯。」

丁天仁又道：「那麼現在你聽誰的命令呢？」

金贊臣道：「現在自然聽鴻濛一劍的了。」

宋青雯想問：鴻濛一劍是誰？只聽丁天仁又道：「你見過教主嗎？他是怎樣一個人呢？」

金贊臣道：「老夫只見過他兩次，那是一個白髮披肩，白髯垂胸的老道人，生得童顏鶴髮，仙風道骨，不愧爲一教之主。」

他心中對教主依然十分心折！

丁天仁一指昏迷不醒的六位老護法問道：「他們都是院主引到教主座下的了？」

金贊臣道：「老夫主持西莊，西川各大門派，自然統歸老夫指揮了。」

丁天仁道：「你給他們服了什麼藥物呢？」

金贊臣道：「凡是進入本教之人都得服下歸心丹，一心奉持教義。」

丁天仁取出金牌，問道：「服了歸心丹的人，是不是用這面金牌就可以指揮他們。」

金贊臣道：「不錯。」

丁天仁又道：「那麼方才何以不聽

金牌指揮呢？」

金贊臣笑道：「那是因爲有老夫在這裡，他們自然聽老夫的了，譬如有人持有教主勅令，他們就會不聽老夫的，而服從勅令。」

丁天仁心想：看來這面金牌只是總管用的，比起教主勅令要差得多了，這些人還是要給他們服下「迷信丹」才好。心中想着，一面又道：「院主一定知道他們的身份了？」

金贊臣道：「老夫自然知道。」

丁天仁道：「我替他們解去迷藥之後，還要請院主替我作介。」

說完，分別給六人聞了解藥。「六位老護法」先後打了一個噴嚏，紛紛一躍而起。

金贊臣朝六人呵呵大笑道：「六位道兄，老夫給你們介紹，這位是鴻濛一劍，今後咱們都要服從他的指揮。」

六位老護法聞言果然朝丁天仁拱手爲禮。

金贊臣接着一一給丁天仁介紹，六人之中，有三個是老道人，那是大涼劍派的封雲山、青羊宮觀主景雲子、九頂山八角廟張逑古。三個俗家裝束的是自流井金家堡堡主金長生(金少泉父)、劍門山白家莊莊主白雲生(白少雲父)，成都歸雲莊莊主歸耕雲。

丁天仁聽得心頭又驚又喜，自己居然在無意之中，一下就找到了金蘭、金少泉、白少雲三人無故失踪的父親，當眞不虛此行。

一面連連還禮，伸手入懷，取出六粒「迷信丹」，遞給金贊臣，說道：「這是解毒丹，六位老護法身中歹徒暗下的慢性劇毒，非此丹莫解，你要他們服下了。」

金贊臣服了「迷信丹」，對丁天仁說的話，自是絕對信服，慌忙雙手接過，朝六位「老護法」說道：「鴻濛一劍說六位道兄身中慢性劇毒，自是不會錯的了，六位道兄快把解藥拿去吞服了。」

這六人神智受制，全聽金贊臣指揮，聞言毫不猶豫，各自接過「迷信丹」吞了下去。

丁天仁等過了盞茶光景，就分別以「傳音入密」告訴他們，聽到「鴻濛一劍」四字，就要接受指揮。六人果然神色恭敬，躬身領命。丁天仁又叮囑了金贊臣幾句，要他仍繼續擔任這裡的院主，也仍繼續聽從教主的指示，不可露了形迹。

金贊臣連連點頭道：「這些老夫自會應付，也會及時和大俠取得連絡。」

丁天仁道：「如此甚好。」一面回頭朝宋青雯道：「我們走吧！」

金贊臣拱拱手道：「老夫不送了。」

丁天仁正待退出，突然想起白少雲(扮成簡子輿)說過，金蘭、易雲英、葉青青三人前天在觀音閣附近失蹤之事，這時就朝金贊臣問道：「不知院主是否知道，近日可有闖入西莊，被拏下的人嗎？」

金贊臣道：「這倒沒有。」他略微一頓，又道：「只是前晚二使者以『勅令』命任總管調去四位老護法，好像是拏人去的。」

丁天仁問道：「不知拏來了什麼人？」

金贊臣道：「老夫是西莊院主，不屬西莊之事，老夫不便多問，大俠如需知道詳情，可問任總管便知。」

丁天仁又道：「院主說的二使者，又是什麼人呢？」

金贊臣道：「二使者手持教主勅令而來，自稱二使者，咱們這裡，只認金牌不認人，老夫也不知他是什麼人。」

丁天仁道：「好了，我們走吧！」跨出廳門，使女輕雲依然手持宮燈，站在廊下，一看就知被人點了穴道。

宋青雯揮手拍開她被制穴道，輕雲身軀一震，倏地睜開眼來，看到宋青雯，慌忙躬身道：「宋姑娘也來了。」

宋青雯道：「妳把宮燈給我，我給總管照路，妳不用去了。」說着，從她手中取過宮燈，走在前面，朝左行去。

輕雲欠身道：「小婢恭送總管、宋姑娘。」

丁天仁、宋青雯從左首第一間房的衣橱進入地道，走了一段路，宋青雯忽然轉過身來，目露幽怨，望着丁天仁道：「爲了你，我……連性命都豁出去了，你却有許多事情瞞着我，你……是不是還不信任我……如果你……不信任我的話，我……我就在你面前一死明志……宋青雯永遠是你……的人……此心雖死不渝……」

話聲未落，右手抬起，鏘的一聲，青鋒出鞘，正待橫劍朝脖子抹去。

丁天仁吃了一驚，一把抓住她握劍右腕，說道：「青雯，妳這是做什麼？誰說我不信任妳了？快把劍返入鞘內。」

宋青雯目中隱有淚水，幽幽的道：「我看得出來，你……」

丁天仁一下奪過長劍，替她納入劍鞘，一把把她擁入懷裡，低下頭去，用嘴唇輕輕吸着掛下來的淚珠，柔聲道：「這是妳多心……」

宋青雯輕輕別過臉去，說道：「你髒不髒？」

丁天仁低聲道：「這是仙露明珠，怎麼會髒？」隨着話聲，兩片嘴唇已緊緊吻住了她的櫻唇。

「噗！」宋青雯手上宮燈一下跌落地上，眼前頓時一黑！

宋青雯急忙推着他道：「不好，燈火熄滅了，我身上沒有火種……」

「不要緊，我有……」

丁天仁那裡捨得離開她兩片又軟又薄的香唇，話聲方出又吻得緊緊的，連一絲都不肯放鬆。

兩個人靠着牆壁，身子貼着身子，幾乎黏成一體，這一個長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丁天仁突然離開緊密黏合的櫻唇，在宋青雯耳邊低低說道：「前面有人！」

宋青雯被他吻得迷迷糊糊的，眼前又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聞言奇道：「前面有人？你怎麼知道的？」

「噓！」丁天仁輕聲道：「我聽到有兩個人的脚步聲，不過還很遠，他們好像是朝這裡來的。」

宋青雯道：「我怎麼一點也沒聽到？」

丁天仁道：「妳不可再出聲了，他們快到十丈以內了。」

他拉起宋青雯的手，要她貼壁站好。

過沒多久，果見十丈光景，出現了一點熒熒火光，和兩團人影，朝前走來，到了六七丈左右，忽然朝左首轉彎，那兩團人影看去極爲矮小，不類人形。

宋青雯究是女孩子家，何況又在黝黑如墨的地室之中，看得不由心頭發毛，一手緊緊拉着丁天仁的手，口中低低的道：「這兩個是不是人？」

「當然是人。」丁天仁悄聲道：「他們是崆峒五矮中的兩個，是孿生兄弟，面貌長得一般無二，外人很難分得出他們誰是誰來。」

剛說到這裡，兩矮已經走近一條橫貫的地道，向左彎去。

丁天仁低喝一聲：「我們快跟上去。」

兩人手拉手往前掠出三丈多遠，再朝左首岔道看去，那裡還有兩個矮人的身影？丁天仁不覺輕咦了一聲。

宋青雯在黝黑的地道中看不到東西，忍不住低聲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丁天仁道：「兩個矮人不見了，妳站在這裡別動，我過去瞧瞧。」

宋青雯道：「你小心些！」

丁天仁沒待她說完，人已掠了出去，原來這條橫貫地道，到了十五六丈遠近，另有一條直行的地道，兩矮又轉了彎，是以忽然不見，但丁天仁縱目看去，直行的地道上，也早已沒有兩人的影子，心中暗暗奇怪，這兩人會到那裡去了呢？

當下循着直行地道，仔細搜索了一遍，兩頭均無出路，像是一條死胡同，查不出一點頭緒，只好廢然而返。

宋青雯雖然不能暗視，但聽到一絲輕微的風聲，落到自己身邊，敢情是丁天仁回來了，就急着問道：「你有沒有追上他們？」

「沒有。」丁天仁道：「前面十五六丈處，有一條直行的地道，他們轉了彎，所以一下就不見了，我搜索了整條地道，兩頭都沒有出路，只是一條死胡同，這兩人却明明是朝這條地道去的，就是這樣平空失了蹤影。」

宋青雯柔聲道：「瞧你氣鼓鼓的，既然找不到人，時間不早了，我們回去再說，反正地道就在這裡，又不會改變，明天我幫你一起來找。」

丁天仁想到金蘭等三人失蹤，和任貴有關，自己趕回去，還要好好問問任貴，這就點頭道：「好吧，我們回去吧。」

他依然握住了宋青雯的柔荑，兩人並肩走出。

宋青雯芳心充滿了喜悅，偏過頭來，輕聲道：「王大哥，你好精純的內功，這樣黝黑的地道裡，你都能看得清楚。」

丁天仁左手在她手背上輕輕拍了一下，說道：「其實我並不姓王。」

宋青雯道：「這麼說，你叫王紹三是騙我的了？」

「我沒有騙妳。」

丁天仁道：「因爲我喬裝的是王紹三，但妳對我一片眞心，我不能不對妳說出我眞正的身份來。」

宋青雯急着問道：「你眞正的身份，是誰呢？」

丁天仁道：「我叫丁天仁。」

宋青雯哦道：「你……就是丁天仁？」

丁天仁目光一注，黝黑的地道中，宛如兩點閃亮的星星，盯在她臉上，好奇的問道：「妳知道我的名字？」

宋青雯道：「我聽任貴說過，你身上有一塊玉珮，叫做玉辟邪，是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的東西……」

丁天仁道：「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的東西？我怎麼會不知道？哦，妳問他爲什麼嗎？」

「自然問了。」宋青雯道：「他說，誰得到這方玉珮，就可以找到一處寶藏，不但有富可敵國的珍寶，還有一册昔年號稱劍神的大魔頭手寫的劍譜，得到了可以無敵於天下……」

丁天仁聽得暗暗好笑，她說的江湖傳言，大概就是指大哥(天殺星丁天行)隱居的山洞，(峨嵋後山的一處洞窟)和大哥傳自己的「鴻濛一劍」了。宋青雯看他沒有說話，又道：「你身邊有沒有玉辟邪？」

「有。」丁天仁道：「只是我爲了喬裝王紹三，玉珮不方便帶在身邊。」

宋青雯道：「那我該叫你丁大哥才對，你一定有許多事情沒告訴我，我們出去了，你就說給我聽好嗎？」

說話之時，已經拾級而上，丁天仁悄聲道：「回去之後，我還要先問任貴幾件事，等問完了再告訴妳。」

宋青雯催道：「那就要快些走吧。」

走出衣橱，宋青雯掩上了橱門，回到對面房中，丁天仁示意宋青雯關上房門，自己一脚往裡首一間走去。宋青雯也跟着走入，又關上了裡間的木門，然後點起燈燭。

丁天仁迅快的由床舖下拖出點了

睡穴的任貴。

宋青雯問道：「丁大哥，你要怎麼辦呢？」

丁天仁噓了一聲道：「妳還是叫我任總管的好。」

宋青雯輕嗔道：「這裡又沒有第三個人。」

丁天仁含笑道：「妳叫慣了，不小心就會溜口，給旁人聽到了就會壞了大事。」

宋青雯道：「好嘛，我不叫你丁大哥就是了。」

丁天仁已從懷中取出「迷信丹」，和易容盒來，說道：「我想他也不能長時間點着穴道，只好給他服下迷信丹，讓他扮作莊丁，留在這裡聽候使喚。」

宋青雯道：「這樣不是多出一個人來了？」

丁天仁道：「不要緊，反正整個西莊，已在我們控制之下，不會有人懷疑的。」

口中說着，一手打開盒子，先給任貴易容，讓他變成一個普通莊丁模樣。

宋青雯一直在旁仔細看着，忍不住稱讚道：「丁大哥，你的易容術高明得很，幾時教我好嗎？」

丁天仁收起盒子，把一粒「迷信丹」塞入任貴口中，然後含笑道：「妳要學，我還能不教嗎，只是妳方才又說溜口了。」

「啊！」宋青雯抿抿嘴，低笑道：「我是無心的，以後我一定會隨時注意的。」

約莫過了盞茶工夫，丁天仁揮手拍開任貴穴道。

任貴霍地睜開眼來，看到兩人，似乎有些惘然！

丁天仁先開口問道：「你還認識我們嗎？」

任貴迷惘的道：「好像很面善，只是一時……」

丁天仁沒待他說下去，含笑道：「你被人迷失心神，剛醒過來，一時自然想不起來了，我是你堂弟任貴，是這裡的總管，你叫任富，是跟我到這裡來當差的，這位是宋青雯宋姑娘，上面派來的，你現在想起來了沒有？」

任富(從現在起任貴就改名爲任富了)搔搔頭皮，說道：「你是我堂弟任貴，這名字很熟，宋青雯姑娘，對了，我也想起來了，只是……只是任富這名字怎麼會很陌生呢？」

丁天仁道：「這就是你神志被迷失已有兩天，所以連自己的名字也忘了，以後慢慢的就會恢復正常，現在你只要記住你是任富就好。對了，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你雖是我堂哥，但在這裡，要公事公辦，叫我總管，知道嗎？」

任富連連點頭道：「這個我懂。」

宋青雯看得心頭暗暗驚懍，沒想到嶺南溫家的「迷信丹」，竟有這般厲害，差幸丁大哥沒給自己服「迷信丹」，否則豈不也和任貴一樣，變成忘了自己是誰的了？

丁天仁又道：「對了，還有一件事，不知你記不記得？」

任貴道：「總管說的是那一件事？」

丁天仁道：「前天二個使者要你領着四位老護法去拏人，把人拏來了沒有？」

要知服下「迷信丹」的人，並不是完全忘記一切，「迷信丹」的「迷信」二字，乃是迷失部份神志，完全相信一個人，所以丁天仁說他叫任富，是任貴的堂兄，他會深信不疑，但只要你提起某一件事，他仍會有記憶的。

任富想了想道：「二使者要拏的人，已經全拏下了。」

丁天仁問道：「你再想想拏下的是些什麼人呢？」

任富道：「一個是老太婆，另外三個是少年相公，他們身手都很高，和四位老護法久持不下，後來還是二使者手下的崆峒五矮相繼出手，才拏下的。」

一個老太婆和三個少年相公？這會是誰？

哦，崆峒五矮是二使者的手下？丁天仁突然心中一動，暗想：他們口中的「二使者」，莫非就是溫如春不成？那麼可以想得到那老太婆準是溫九姑無疑；但三個少年相公如果是金蘭她們，又怎麼會和溫九姑在一起的呢？哦，不好，莫非金蘭她們着了溫九姑的道？

心頭一急，就急着問道：「拏下的人呢？」

任富道：「是二使者帶走了。」

丁天仁又道：「你知道二使者住在那裡？」

任富搖搖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丁天仁點點頭道：「好了，你睡吧！」

叫他睡吧，那就是說這裡就是他住的地方了。

任富望着他，問道：「總管……」

丁天仁道：「你是我的心腹，有事我會交代你的。」

說完，示意宋青雯一起退出後間，隨手給他掩上了門。

宋青雯跟在他身後，輕聲問道：「你可會問出眉目來了，我看你對被拏去的人，十分關心，他們究竟是什麼人呢？」

丁天仁道：「妳坐下來，反正我遲早總要告訴妳的，不如趁這時候和妳說了，也可以幫我理出一個頭緒來。」

「好嘛！」宋青雯移過一張椅子，說道：「你可以說了。」

丁天仁毫不隱瞞，把自己從峨嵋下來說起，一直說到自己改扮王紹三，奉命前來偵查川西武林人物失踪之事，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只是說的

稍爲簡扼了些。

「原來這故事竟然如此曲折。」

宋青雯眨着眼睛，想了想偏頭笑道：「你認爲被拏去的那三個少年相公，就是金蘭、葉青青、和你義妹易雲英，她們三個人一定生得很美，難怪你這般心焦了。」

丁天仁皺眉道：「妳想到那裡去了，我說正經的，妳認爲呢，是不是她們呢？」

宋青雯道：「依你方才說的，當然有可能是她們三個，但那老太婆又是什麼人呢？」

丁天仁道：「可能是溫九姑，她善使迷藥，金蘭三人一定是着了她的道，才會和她走在一起的。」

宋青雯道：「你方才不是說，溫九姑身上的迷藥，都給你老哥哥掉了包嗎？」

「唉！」丁天仁道：「石老哥換出來的不過是她主要的兩種而已，她外號九寡十八迷，身上迷藥有十七、八種之多，隨便彈彈指，就可把金蘭她們收爲己用。」

宋青雯道：「就算是她們，你沒聽任富說，二使者把她們帶走了嗎，那是兩天前的事，你知道二使者去了那裡？只怕早在百里之外了。」

丁天仁微微搖頭道：「我不是這樣想法。」

宋青雯道：「那你怎麼想法呢？」

丁天仁道：「二使者很可能就住在這裡。」

宋青雯奇道：「住在這裡？」

丁天仁道：「不錯，方才我們在地道中不是遇上崆峒兩個矮子嗎？只轉了個彎，就不見了，我追上了也找不到一點蹤跡……」

「慢來！」宋青雯豎起一根玉指，在丁天仁面前搖晃了下，說道：「你是不是懷疑這裡另有地室？」

丁天仁笑道：「妳眞聰敏，我想到的，妳也想到了。」

宋青雯心頭一甜，嬌聲道：「我笨死了，是你先想到的，我只是從你口風中聽出來的罷了。」

說到這裡，望着他問道：「你既然認爲二使者就住在地室裡，而且兩人一晃眼就不見了，又找不到一絲踪跡，那一定是有暗門了，走，我們這就去仔細找找！」

說着，立即站起身來。

丁天仁擺了下手道：「看妳眞是個急性子，現在時間不早，快四更了，要去找，也是明天的事，妳先去睡一會，養足精神，才有力氣和人動手，而且這件事，我要和金兄(金少泉)、白兄(白少雲先商量商量，再作決定。」

宋青雯道：「好吧，反正我一切都聽你的。」

丁天仁低聲道：「謝謝妳。」

宋青雯走後，丁天仁也就脫下長衫，在床上盤膝坐定，正待瞑目運功，忽覺有人閃身入房，躡手躡脚的朝床前走來，不覺緩緩睜開眼來，原來閃身進來的竟是喬裝小香的宓無雙，這就低聲問道：「妳怎麼這時候進來？」

小香剛走近床前，瞥見丁天仁及時睜眼，不覺嚇了一跳，脚下一停，纖手輕輕拍着鼓騰騰的胸脯的說道：「你這樣突然開口，嚇了我一大跳！」

丁天仁含笑道：「快坐下來，天都亮了，你是不是一晚沒有睡覺？」

小香在床沿上側身坐下，玉手撫着胸前，輕嗔道：「人家給你嚇得心還在跳呢！」

丁天仁看她臉如胭脂，輕嗔淺笑的模樣，任那個男人看了都會心頭蕩漾，情不自禁地伸過手去，環住她纖腰，悄聲道：「妳膽子這麼小，我才不信呢！」

小香緩緩把身子偎入他懷中，說道：「不信你……」

說到「你」字，驀覺自己說錯了話，底下的話自然說不下去了。

丁天仁低下頭去，輕吻着她秀髮，另一隻手悄悄按上她鼓騰騰的胸口，悄聲道：「妳心眞的跳得很厲害。」

小香緊閉着眼睛，口中輕「嗯」了一聲。

丁天仁從未碰過女孩子這個地方，現在碰到的竟如此軟綿綿富有彈性的一對玉球，心頭一陣狂跳，低頭吻住她兩片紅唇，也大着膽子把手移向她衣下，緩緩的伸了進去，再探入緊裹着一對玉球的酥胸，如今已經完全掌握了微微發顫的球形軟玉，只覺宓無雙整個身軀都在輕微顫抖，但她並沒有抗拒的意思，只是眼睛閉得更緊，夾着長長的睫毛，也在輕微顫動。

他從未有碰過這種軟玉溫香的實體，也感到從未有過的興奮。

他退出手來，帶着强烈的顫抖，替她寬衣解帶。

她被他吻得宛如催眠一般，除了嬌軀發出一陣又一陣顫抖，沒有絲毫掙扎，頃刻之間，兩個人一下仰跌下去。

他感到極度的興奮和緊張，她感到的却是甜蜜勝過痛楚。

這是愛的交流，在這一瞬間，兩個人已經溶化爲一，但兩顆心還在狂跳着。

她是心甘情願把一切都交給他的，但到了眞正把一切交給他之後，她眼角忽然滚落兩顆晶瑩的珠淚。

她不知道自己讓他這樣做，是對還是錯？也不知道今後該怎麼辦？總之，她爲了愛，不計一切，也顧不得一切，因此她哭了！

他還在緊緊的吻着她，她輕輕別了下頭，緊密脗合的四片嘴唇終於分開，他看到她眼角間噙着淚珠，愕然道：「妳哭了！」

宓無雙淒然一笑，幽幽的道：「丁郎，我已經是你的人了，我是高興得流出淚來，只要你不忘記我們有過這

番情，心裡永遠有我這個人，我就滿足了。」

丁天仁忙道：「無雙，我不會忘記妳的，我一定會娶妳，妳只管放心好了。」

宓無雙雙臂一環，緊抱着他，流淚道：「丁郎，我相信你，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兩人穿好衣衫，她依然偎依着他，雖然還有些羞澀，但已是喜勝於羞，緩緩抬起頭來，緋紅了臉，輕聲問道：「你和她也這樣了？」

丁天仁愕然道：「妳說誰？什麼也這樣了？」

宓無雙神秘一笑，低着頭道：「你說還有誰，昨晚我在房外走廊上，足足替你們站了一個多更次的崗，難道還是假的？」

丁天仁在她臉頰上輕輕捏了一下，笑道：「所以妳……」

他想說：「所以妳也想平分春色」，但說到一半，覺得不妥，連忙改口道：「哭了？」

宓無雙披披櫻唇道：「我才不會如此小心眼呢！」

丁天仁含笑道：「其實我和她一點事也沒有，妳信不信？」

宓無雙紅着臉，低聲道：「你對我這樣不老實，對她會這麼老實？」

丁天仁道：「我要怎麼說，妳才相信？」

宓無雙道：「我說過我不是小心眼的人，就是有，也不要緊，你何必一定要我相信呢？」

丁天仁攢攢眉道：「我非說不可，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當下就把昨晚和宋青雯一起回來，一直說到宋青雯走爲止，又道：「妳說我們有什麼事了？」

宓無雙垂下頭道：「對不起，是我猜錯了，但她肯爲你拚命，總是眞的，一個女孩子肯爲一個男人捨生忘死的拚命，不是心裡只有你一個人吧？我不是自私的人，爲了你的安全，我覺得你應該接受她的。」

丁天仁感動的握住她雙手，說道：「無雙，謝謝妳，我昨晚把一切都告訴她，也是爲了這一點……」

「哦！」宓無雙忽然「哦」了一聲，抬頭道：「你認爲這裡有地下密室，你們要去查看，我也要去。」

丁天仁道：「這裡也要有人留守，有妳在這裡，我就可放心了。」

宓無雙不依道：「你這是不要我去了？」

丁天仁道：「宋青雯應該是教主派來的人，和我同去，比較不會使對方懷疑，我們還須賺他們開門，這樣就方便得多，妳明白了嗎？」

宓無雙點着頭道：「我不去就是了。」

丁天仁在她秀髮上親了一下，柔聲道：「妳是識大體的人，我眞高興有妳這樣一個賢內助。」

宓無雙心頭甜甜的，一面說道：「你還有一個賢外助呢！」

丁天仁沒有理她，續道：「還有一件事，小香穴道被閉，時間也不能太久，現在這裡已在我們控制之下，不妨解開她穴道……」

宓無雙道：「那我呢？」(她扮的是小香)

丁天仁道：「不妨事，我給她易容變成另外一個小鬟，在這裡聽候使喚，就是妳小妹，就說妳和我說過，是我答應的，這樣多一個人，也沒關係了。」

宓無雙還待再說，丁天仁已經取出「迷信丹」傾了一顆，放在她掌心，又道：「妳在解開她穴道以前，先給她服下，再告訴她，她是妳小妹，是妳引進來的，今後要聽總管和妳的話，這樣就可以了。」

宓無雙道：「我會說的。」

丁天仁道：「好了，妳該回房去歇一會了。」

宓無雙臉上一紅，說道：「天都大亮了，還歇什麼，你呢？要不要歇一會？」

丁天仁道：「我還有事，要出去呢！」

宓無雙道：「我去給你端洗臉水。」

丁天仁道：「慢點，先到妳房裡去，還要給小香易容呢！」

當下一同來至小香房中，丁天仁就給小香臉上易起容來，給小香易容較爲簡單，因爲對外說她是小香的妹子，姐妹當然有幾分相似，只要稍稍加以修飾，和小香(宓無雙)差不多，再年輕些就好，因此很快就完成了。

丁天仁回到房中，過沒多久，小香端來洗臉水，就退了出去。

等丁天仁盥洗完畢，房外傳來一陣細碎而輕快的脚步聲，也响起小香聲音說道：「啓稟總管，小婢帶妹子小翠來見總管。」

丁天仁道：「進來。」

宓無雙領着經過易容的小香(以後改名小翠)走入，朝丁天仁躬躬身道：「她就是我妹子小翠，小翠還不叩見總管？」

小翠果然屈膝下跪，說道：「小婢小翠叩見總管。」

丁天仁抬了下手道：「起來，妳就跟小香在我這裡聽候差遣好了。」

小翠應了聲「是」，才站起身來。

丁天仁朝宓無雙吩咐道：「妳帶她去厨房，和大家見見面，哦，王嬤好像是女僕的領班，妳要特別注意。」

宓無雙點點頭，正待和小翠一起退出，正好宋青雯掀帘走入。

宓無雙忙朝小翠道：「小翠，快來見過宋姑娘。」

小翠連忙躬身道：「小婢見過宋姑娘。」

丁天仁立即以「傳音入密」朝宋青雯道：「青雯，她就是小香改扮的，要

她跟小香(宓無雙)在這裡伺候。」

宋青雯點點頭，說道：「這裡的丫鬟、使女，都歸王嬤調度，你要小香帶她先去見過王嬤，就說總管指定派她在這裡伺候的好了。」

宓無雙答應了一聲，帶着小翠要待退出。

宋青雯含笑道：「小香，待會妳有空我想和妳聊聊。」

宓無雙又應了聲「是」，才一起退出。

一會工夫，小香已從厨厨房回來，掀帘走入，小翠手提食盒，跟在她身後走入，把兩份早餐放到桌上，躬身道：「總管、宋姑娘請用早餐。」

小香一臉氣憤的道：「總管，那王嬤好不盛氣凌人，我給她引見小翠，她一直盤問她的身世，還說一清早她從那裡來的？是不是昨晚就進來了，怎麼她會一點都不知道？我說，是總管答應的，她居然罵我小蹄子，別用總管壓她，我眞有些忍不住。」

宋青雯不待丁天仁開口，就含笑道：「宓姑娘，小不忍則亂大謀，王嬤深藏不露，我看她身份只怕不低呢！」

宓無雙給她這句「宓姑娘」叫得臉上一紅，慌忙走上前去，一把握住宋青雯的手，說道：「宋姐姐，妳不見外的話，我就這樣稱呼妳，我們應該携手合作，誰也不用客氣了。」

宋青雯斜睨了丁天仁一眼，嬌笑道：「對了，我怎麼會和妳見外呢？算起來，大概我該叫妳宓姐姐才對，哦，我十九歲，妳呢？」

宓無雙笑道：「那我二十歲了。」

宋青雯喜道：「我沒說錯吧，我該叫妳宓姐姐。」

宓無雙高興的回過頭去，朝丁天仁道：「我有妹子了，哦，宋家妹子，其實我們兩人應該同心協力，不用帶上姓氏，乾脆就是姐妹咯！」

宋青雯道：「姐姐說得是。」

丁天仁笑道：「妳們姐姐妹妹的叫得好親暱，那我呢？」

兩人異口同聲的道：「你還用說，自然是我們的大哥了。」

丁天仁和宋青雯匆匆用過早餐，丁天仁站起身道：「青雯，妳在這裡等我，我要出去一下，很快就會回來的。」

說完，不待宋青雯答話，就掀帘走了出去。

他是從東首側門出了西莊，一脚來至觀音閣側院簡帳房住處，推門而入，只是簡子輿(白少雲)金少泉、王小七三人，都在堂屋中圍坐着，好像在議事，看到丁天仁推門走入，三人都站了起來。

白少雲道：「丁兄來得正好，我們正在商量，要去找你呢！」

丁天仁抱抱拳道：「兄弟是特地來給金兄、白兄報告好消息的，二位尊翁都找到了。」

金少泉首先跳了起來，急急問道：「丁兄，你知道家父在那裡？」

白少雲也道：「丁兄，快說，你如何找到家父的？」

丁天仁笑了笑道：「你們兩個稍安毋躁，總得讓兄弟坐下來再說吧！」

金少泉等丁天仁落坐之後，就急着道：「丁兄現在可以說了。」

丁天仁朝王小七道：「王兄弟，你到簷下去站着，此事十分機密，不能讓外人聽到。」

王小七欣然道：「兄弟知道。」說完，舉步往外行去。

丁天仁就把昨晚院主召見之事，一字不漏說了一遍，只是沒提宓無雙和宋青雯兩人。

金少泉道：「家父和白伯父都在西莊，丁兄怎麼不把事情和二位老人家說清楚呢？」

丁天仁道：「七位老護法中，只有金贊臣擔任院主，神志不算清明，其餘六人都被藥物迷失了神志，任貴身上有一面令牌，可以指揮他們，但有院主在場，他的令牌就勝過總管的，如果教主在場，則他的令牌又勝過院主的，兄弟既無法取到解藥，只好讓他們先服下迷信丹，等取到解藥再說。」

白少雲道：「這樣不是雙重迷失本性了嗎？」

丁天仁道：「白兄不用擔心，迷藥和毒藥不同，毒藥毒性各異，藥性甚烈，兩種毒藥碰在一起，可能會引發意外，迷藥藥性較爲溫和，不會有事的。」

白少雲道：「丁兄好像對迷藥很有研究？」

丁天仁笑道：「兄弟那有什麼研究？這是聽石老哥臨行時說的，如果遇上被迷失心神的人，不妨再給他們服一顆迷信丹，就會聽你的了。」

金少泉道：「家父等人被迷失本性，這解藥要到那裡去找呢？」

丁天仁道：「兄弟就是爲此事而來……」

接着就把昨晚回轉之時如何在地道中發現崆峒二矮，據研判溫如春可能就是他們口中的二使者，地道中可能另有密室，而且金蘭等三人，也可能被他們擒去的，詳細說了一遍。

金少泉又道：「丁兄要如何行動呢？」

丁天仁道：「目前兄弟並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兄弟既是西莊的任總管，可以諉稱奉院主之命去見二使者，而且他們上面派來的一名使女，叫做宋青雯，她名雖使女，實則身份還高過任貴，此女經兄弟給她服了「迷信丹」，完全可以信任，(他只好這麼說)也會隨我進去，只是溫如春手下，有崆峒五矮和梁山苦行庵主門下二女，號稱七矯，武功極高，人手就不夠了，而且此行必須一舉把所有的人制服，絕不能有人逃逸，所以要和二位來共同研商。」

金少泉道：「丁兄，以你估計，加上我們三個，是否能操勝算呢？」

丁天仁沉吟道：「溫如春善於使迷，這點我們都有解藥，並不妨事，但他武功極高，兄弟自思還可以勝任，至於對付七矮，你們三個加上宋青雯也只有四個，對方還多出三個，就很難說……」

白少雲道：「石前輩把簡帳房交給兄弟，就再也不見其人，如果有石前輩在，就沒有問題了，哦，這裡當家道通，和副當家能通，都是少林嫡傳，也可以算上兩個……」

金少泉道：「丁兄不是說連家父在內，一共有七個人嗎，他們都服過『迷信丹』，可以聽丁兄指揮，不是現成的人手嗎？」

丁天仁忽然用手拍了下腦袋，笑道：「兄弟一直在思索着地道密室，要如何才能開啓，兄弟以總管身份，如何去賺他們開門？却忘記了還有西莊院主，和六位老護法，金兄這一說，才提醒了我，這樣更好辦了，由院主出面，去找二使者，自然比兄弟更有份量了，我們這就可以走了。」

白少雲道：「還要不要通知這裡的當家呢？」

丁天仁道：「我們人手已經夠了，就不用再調用這裡的人了。」

當下就由丁天仁率同白少雲(他扮的是觀音閣帳房簡子輿)、金少泉、王小七三人，來至西莊，仍由東首側門進入，莊丁們因由總管親自領着三人前來，自是不敢多問。

丁天仁一直把三人領到自己房中，也介紹了宋青雯，接着就朝宋青雯道：「我們立時就走，妳去請院主和六位老護法。」

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暗號『鴻濛一劍』。」

宋青雯點點頭道：「我知道了。」說着當先閃出身去。

丁天仁接着把小香(宓無雙)、任富、小翠三人叫了進來，吩咐道：「這裡由你們三人留守，任富、小翠你們都要聽小香的，不得違拗。」

任富、小翠躬身領命。

小香道：「總管要小心些！」

丁天仁含笑道：「現在已經去請院主了，一切自有院主負責，諒他區區一個溫如春，又何足道哉？」一面抬手道：「金兄、白兄、王兄請跟兄弟來。」

一行四人穿過中間客堂，進入左房中，方才宋青雯走時，早已打開兩扇橱門，大家魚貫沿着石級而下。

丁天仁目能暗視，但他身後三人內功不如他遠甚，此時都已從身邊取出千里火筒，打着了照路。

丁天仁道：「我們進入地道，不知要多少時間才能出來，你們身邊帶的火筒或火摺子數量不會太多，該節省點使用，只要有一人照明也就夠了，否則一齊用完了，就不好辦了。」

金少泉道：「丁兄這話不錯，你們兩個先熄去了，這段路由我照着就夠了。」

大家走了不過二十來丈光景，只見前面地道上出現了一盞宮燈，燈後人影幢幢，約有七八個人迎面而來。

丁天仁早已看到提燈的正是伺候院主的小鬟輕雲，她身後是宋青雯，然後是院主金贊臣和六位老護法。這就連忙迎了上去，拱手道：「屬下任貴見過院主。」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這地道可能另有密室，二使者就住在密室之中，據可靠消息，院主令嬡已被二使者擒來，囚禁在密室裡……」

金贊臣巨目一瞪，大聲道：「這小子把蘭兒拏來了？他拏蘭兒作甚麼？」

丁天仁仍以「傳音入密」說道：「他把令嬡擒來留作人質，自然是可以威脅院主了。」

金贊臣大怒道：「這小子可惡，就是教主也對老夫十分禮遇，他敢如此不擇手段對待老夫！」

「院主不可大聲。」

丁天仁又以「傳音入密」說道：「咱們這次行動，必須先把門賺開了，才能由院主向他要人。」

「不錯。」金贊臣忽然楞楞的問道：「他們門在那裡呢？」

丁天仁道：「既是密室，自然是暗門了，咱們只有自己找了。」

金贊臣頷首道：「好，此行就由你作主，務必把暗門找出來。」

他在半迷半醒之間，是以依然口氣托大。

丁天仁道：「屬下省得。」正待率同金少泉、白少雲、宋青雯、王小七等人，朝前橫貫的地道走去。

手提宮燈的小鬟輕雲搶着道：「啓稟院主，密室暗門小婢知道，任總管不用找了。」

這話聽得丁天仁、宋青雯兩人齊齊一怔，連院主、總管都不知道的地下密室暗門，一個伺候院主的小鬟居然會知道。

尤其是宋青雯，乃是上面派來監視總管的，身份已很特殊，但她竟然不如輕雲。

宋青雯不由朝輕雲冷聲道：「妳是那裡派來的？怎麼會知道密室暗門？」

輕雲只是個十六、七歲的小丫頭，聞言連忙躬身道：「回青雯姑娘，小婢是奉命伺候院主的，從前曾在府裡躭過幾個月，所以知道出入門戶。」

宋青雯問道：「妳在什麼府裡躭過幾個月？」

輕雲嫣然一笑道：「府裡就是總管口中的地下密室咯！」

宋青雯又道：「這麼說，裡面有不少人嘍？」

輕雲道：「當時只有幾名下人，專事打掃，好像沒有人住。」

丁天仁揮了下手道：「好，妳走在前引路。」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畢駒在黑虎寨劫到價值連城的四寶，因而受創傷躲在客棧，葉桐終於找到他，並求白大夫爲他療傷，不料金鐵鳴爲搶回四寶追殺到，危急中，來了救星杜一非與鳳千千，他倆代四海鏢局追討鏢物而來，殺敗金鐵鳴，兩人武鬥中，鳳千千心慕杜一非，隨他往取畢駒匿藏之寶。病榻上，畢駒見他倆情意綿綿，油然追憶起往事，對葉桐訴說了失去愛侶並與人結仇之痛苦經歷……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棲梧桐

郝力源跟踪追殺　白大夫自身難保

畢駒喃喃地道：「我放走了那對狗男女，自己之魂魄也似離了軀體，更似大病一場，站在原地發呆，也不知過了多久，那賤人竟然把孩子抱了出來，跪在我身前叩頭，我這才轉身走了……」

葉桐心中忖道：「畢大哥內心其實甚愛其未婚妻的，不知她因何不愛他？」

「她在後面祝福我，我却如行屍走肉般，整天在江湖上鬧事，誰讓我看不順眼，便贈以一棒，人的性情也變了，以前我是滴酒不沾的，自此之後，每日都泡在酒廊中！我表面上一切都不在乎，但却無一日是眞正快活的！」

葉桐又忖道：「難怪大哥性子如此偏激，原來他有這麼一段傷心事！」忽然心頭一動，脫口道：「大哥不殺他們其實是對的！」

畢駒身子一振，目光灼灼地望着他。葉桐乾澀地道：「因爲他們是眞心相愛的，你這是成全了他們，値得欽佩！」

「我也常如此安慰自己，但她不愛我，又有誰來愛我呢？自此之後，我看甚麼女人都不上眼，是以孑然一身至此時！」

「也許緣份未至，說不定過不久，便有你合意之女人，在你眼前出現！」葉桐稍頓又道：「說眞的，你雖愛她，若她不愛你，結合之後亦未必幸福！」

畢駒圓睜雙眼，怒道：「我有何處比不上那酸丁？」

「這個很難說……所謂青菜蘿卜，各有所好！當年你可有後來那麼愛她麼？說不定你以爲她已是煮熟的鴨子，只把她擺在一旁，她只道你不愛她，是以那酸丁便有機可乘了！」

「是那酸丁可殺！他是讀書人，豈可做出這種事來！」

葉桐沉吟道：「男女間的事很難以常理推測，也許他見過她之後，便日夜相思，最後終於忍不住……衝破道德藩籬……」

他話未說畢，已聽畢駒大叫一聲：「你爲何老跟我過不去！」

葉桐這才回頭，只見畢駒雙眼圓睜，緊咬嘴唇，不能動彈，他大吃一驚，忙將馬車停在路旁，跳上車廂，運功在他胸腹上推拿。過了好一陣，方見畢駒喉頭咯地一聲，吐出一口濃痰來，接着才能呼吸。

葉桐歉然道：「大哥，小弟只是從旁分析，絕不是與你過不去，對不起，您別生氣！」

畢駒喘了好一陣，方有氣無力地道：「以後不可在我面前再提及那對狗男女，也不可洩漏半句出去，否則咱們便一刀兩斷！」

葉桐忙道：「大哥放心，小弟還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畢駒吸了一口氣：「沒事了，你去駕車吧！」葉桐又安慰了他幾句方走去駕車，此後，畢駒一直不作聲，葉桐很擔心，不時轉頭望他，見他神情呆滯，目光空洞地望着天上之浮雲。

看看日已過午，路過一座小村口，外面擺着兩擔賣吃的，鍋內熱乎乎的騰起白烟。葉桐拉停了馬車，跳下去買了兩碗餛飩，畢駒吃了一碗，自己狠吞虎嚥把另一碗倒進肚子裡，再買了六個肉包子，然後跳回車上，他見他仍一聲不吭，只比死人多了兩道氣，心裡擔心得很，輕聲道：「大哥，路還很遠，你先瞌一會兒吧！」

畢駒那裡睡得着？大聲道：「你說的雖然有理，但爲何你把老婆長期擱在家裡，便不出問題？而我只不過跑了八個月江湖，回家之後，已不見了那賤人？」

葉桐心頭亦泛上一陣歉意，低着頭道：「這也許是每個人之際遇不同之故吧！」

畢駒道：「老天爺獨厚待於你，何刻薄我至斯！」

葉桐長長一嘆：「咱們凡人本就多煩惱，眞要斤斤計較的，那能快活！」

畢駒亦喃喃地道：「不錯，人活於世，本就無快活可言，再不看開一點，簡直活不下去！」言畢閉上雙眼，似睡着了，可是此刻又輪到葉桐煩惱了，腦海中老是浮上何瑞之倩影，而且揮之不去。他長年在江湖上走動，認識不少江湖女子，但從未見過像她能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他跟何瑞眞可說是一見如故，把妻子擱在家裡，他一點也不擔心，却擔心何瑞！跟何瑞在一起，有說不出之快活，跟她聊天有說不盡之話題！

他跟妻子結合十多載，所說的話加起來，似乎還不如他跟何瑞說的多！葉桐令自己不可去想一個有夫之婦，可是他越不想，腦海內之倩影却越清晰！

馬車走得雖慢，但終亦到達白大夫所隱居之村莊外面，自那天之後，畢駒便沒再跟葉桐談及他未婚妻的事，甚至其他的話亦絕少說，葉桐自己亦心事重重，懶得開腔，直至此時方道：「到啦，不知他在不在家！」

畢駒沒有應他，葉桐將車速放緩，馳入村內，由於路面窄，馬車只能停在白大夫家附近，村童們見到來了架馬車，都圍了上來，其中一位村童認出葉桐，好奇地問道：「怎地你又來啦？」

葉桐微微一笑，順口道：「是的，我又來了！」

那村童道：「你又是來找白大夫吧？可惜他不在家！」

葉桐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他甚麼時候離開的？走了多久？去何處？」

「你去後他便不見啦，甚麼時候回來，去那裡誰都不知道！那大夫脾氣古怪，誰都不敢問他！」

葉桐不甘心白跑一趟，回頭道：「大哥你且在車上等等，小弟去看看！」言畢飛身下車，向白大夫家跑去。他幾個起落，已到白家大門外，但見大門緊閉，門上尚有鐵將軍把守，可是窗櫺却破碎，一望便知是被人以掌拍碎的！

葉桐一回頭，見那村童走了過來：「喏，我沒騙你吧！」

葉桐乃問道：「這窗子是被誰打破的？」

村童道：「不知道，但白大夫在家時却是好好的！」葉桐聽後便鑽了進去，只見廳內椅桌倒了一地，瓦罐都碎掉了，凌亂不堪。墻上寫着一行紅字：白無恩任你走到天涯海角，老夫都能找到你！旁邊又有三個小字：郝力源！

葉桐心中忖道：「果然是郝力源找上門來，却不知他跟白大夫有何寃仇！奇怪！白大夫爲何叫無恩這名字？」他在白家之內到處搜索。

終於在其床底下找到一張白紙，上面寫着一行字，龍門古陽洞。

紙上只寫了那無頭無尾的五個字，但葉桐心頭却砰砰亂跳起來，古陽洞那是何瑞遇事之地點，別的地方葉桐可能不知道，但對此處必然印象深刻，而且葉桐亦會體會！

葉桐認得那是白大夫之字跡，亦深信這是他臨去時寫給自己看的！難道他知道自己會去龍門古陽洞找他？他是不是有事求自己？葉桐恐畢駒一個人留在外面，會生事故，不敢多躭，將紙塞在懷內，又由破窗鑽出去。

那村童還在外面等他：「他眞的不在家吧！」

「眞的不在！」葉桐給了他們幾文錢，匆匆跑至馬車前，畢駒正有不耐之色，葉桐失望地道：「他眞的不在家，躲避仇家去了！」

畢駒問道：「他有甚麼厲害的仇人？」

「郝力源！」葉桐說了這三個字，便揮鞭催馬，出了小村方道：「他如今躲在龍門古陽洞！咱們去那裡找他！」

畢駒不置可否，過了一陣方道：「老弟若純是爲了我才去龍門，那大可不必！」

葉桐將白紙交給他看：「紙上的字是他寫的，他留此紙條，大概希望我去找他！」

畢駒反問：「即使爲兄不必你照顧，但你是郝力源之對手麼？」

他見葉桐搖頭，忍不住再問他：

「既知不是其敵手，爲何又要去？」

「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有時候是不能考慮得太多！何況找到他，尚能治好你的內傷！」葉桐不斷揮鞭，馬兒洒開四蹄奔馳，他又回頭道：「請大哥忍一忍辛苦！」

如此又過了半天，馬車停在伊河河畔，畢駒才問：「要乘舟麼？」

「不錯，如此你便不必受顛簸之苦。」

「但爲兄可是旱鴨子！」畢駒言下之意乃在河上遇到敵人，他可是無機會逃生。

葉桐却道：「小弟水性頗佳，一條河難不住我！」他棄了馬車扶畢駒上路：「船老大，這船咱們包了，快逆河而上，去龍門！」他對去龍門毫不思慮，認定那是非去不可之處，恐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是甚麼原因。

船老大見有人包船，十分高興，忙令兒子把帆拉起，撐起竹竿，小船便破浪而上，甚是平穩。畢駒嘆息道：「坐船果然是個好辦法！」他一頭便倒在艙板上，葉桐搓熱雙掌，爲他推血過宮。

畢駒有點過意不去：「老弟，你爲我忙了好些日子，到了古陽洞，找到白無恩，你便回家去吧！」

葉桐含笑答道：「大哥不必爲小弟擔心，我自有分寸！」

畢駒輕輕嘆道：「你還是早點回家的好！你跟我不一樣，家裡有老婆兒女，別弄出不愉快的事來，教我良心難安！」

葉桐道：「每個人之際遇不同，該回家時，小弟自然會回去！大哥年紀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還是找個人作伴方是正理！」

畢駒苦笑道：「曾經滄海難爲水，此事不提也罷！」他怕葉桐再提，又道：「老弟，說不定到了龍門之後，有一場惡鬥，這幾天你根本未曾好好睡過，還不乘機休息一下？」葉桐覺得有理，便盤膝於艙板上，運功調息。

出乎意料，船老大的烹飪手藝居然十分高明，燒的菜清淡可口，葉桐和畢駒連日吃乾糧，更視同山珍海味，連吃數大碗，弄到船老大的兒子要再下煮，自己才能吃飯。

葉桐塞了一把錢給他：「不好意思，讓你們父子餓肚子！明天多下點米。」船老大收下錢，連聲說沒問題，次早果然多煮了很多飯。到午時，船泊定。船老大洗米下鍋，他兒子則放絲垂釣，一會兒工夫，便釣了三條河魚，這頓午飯，仍教葉桐和畢駒吃得津津有味。

船到入黑之後，便到龍門附近，葉桐道：「老大，咱們今夜仍歇在船上，明天再上岸。」船老大滿口應允。

晚上，葉桐餵畢駒服了還魂丹，又爲他推血過宮，幫助藥力發揮，他自己運了一陣功，然後方就寢，次早吃過早餐，葉桐別了船家父子，扶着畢駒上岸。

抬頭一望見峭壁，葉桐立即又想起何瑞，心中忖道：「未知她是否由此摔下？」

畢駒問道：「老弟，你在想甚麼？」

葉桐問道：「你來過龍門麼？知道古陽洞在何處麼？」

畢駒道：「來過！」他抬頭望一望四周，又道：「由左側那邊上去，相信相差不遠。」葉桐立即蹲下，背起畢駒，尋路慢慢攀登上去。

路雖崎嶇，但還難不倒葉桐，到了崖上，路便好走得多了，畢駒道：「老弟，放下爲兄，扶我慢慢走。」葉桐依言將他放在地上，扶着他慢慢走。過了一陣，畢駒向前一指：「吸，那不就是古陽洞。」

葉桐轉頭回望，不見有人，乃道：「咱們過去看看！」

兩人來到古陽洞外，仍不見有人影，葉桐道：「大哥先在洞外等我，待小弟進去找一找！」他快步走進古陽洞，洞窟甚淺，走不幾步，便一目了然，那裡有白無恩之踪影？葉桐不心息，取出火摺子來劃亮，慢慢搜索，希望能找到白無恩之留言。

可是他搜遍了每一個角落，却未有所得，耳畔却聽畢駒道：「老弟，出來吧，不必枉費工夫了！」葉桐只好作罷，熄滅火摺子走出洞去。

畢駒興緻索然地道：「咱們歇一歇，便下山去吧！」

葉桐道：「以白大夫之爲人，他不可能騙我，一定是匿在附近！」

畢駒揮手道：「算啦，生死有命，不必强求，再說爲兄也沒那麼快死得了！只要好好靜養他三五個月，包管又生龍活虎！」他邊說邊走向一塊大石頭。

葉桐忙上前扶他，目光一及，心頭狂跳，原來石頭上被人以硃砂寫了一行字：洛陽城內此處相見！既無上款，亦無下款。畢駒也見到，淡淡地道：「嘿，凡風景名勝之地，必有許多這種不知所爲之文字，有何奇怪！」

「因爲這是白無恩之字跡！」葉桐問道：「大哥，你說他此話是甚麼意思？」

「誰知道！這廝吞吞吐吐也不寫得明白一點！」畢駒道：「不管他是何含意，但肯定他如今在洛陽城內！」

「咱們到洛陽城內找他！大哥，小弟背你下山！」

畢駒道：「說不定待咱們去到

洛陽城，那斯又不知跑到何處去了，何必浪費氣力！」

葉桐笑道：「到洛陽若找不到他，咱們便在洛陽城內覓地養傷，難道要在這荒山野嶺呆二三個月？」畢駒啞然失笑，只好乖乖又爬上葉桐的背上。

葉桐背着畢駒下山，走了好一段路，方碰到一輛空馬車，當下乘馬車，在日落之前進城。車夫問道：「客官要到那家客棧歇息？」

葉桐脫口問道：「洛陽城是否有古陽洞客棧？」

車夫想了一陣，搖頭道：「未曾有聞。」

葉桐沉吟道：「那是否有龍門客棧？」

「這倒有，是爿小客棧，環境甚差，客官您倆……」

葉桐道：「不必多說，就送咱們去龍門客棧！」

那龍門客棧之所在地就在小巷裡面，馬車居然駛不進去，葉桐道：「大哥，你且留在車上，待小弟下去看看！」他跳下馬車，直趨龍門客棧，一進內便問掌櫃，掌櫃搖頭道：「小店沒有此人。」

葉桐又將白無恩之相貌身形描述一番，掌櫃有經驗，沉吟道：「客官要找的可能是鄔客官，他住在……」回頭對小二喝道：「小二子，快通知鄔客官，說有人來找他！」

店小二快步走進去，俄頃便傳來拍門聲，半晌又見他回來，道：「房裡無人應門，也許他出去了！」

掌櫃道：「不，我一直坐在這裡，自午後至今，未見他出房！」

葉桐大吃一驚，急道：「快帶我過去看看！」他推着店小二走進內堂。

店小二指着一扇門道：「鄔客官便住在裡面！」

葉桐飛起一腿，便將房門踢開，只見靠後巷的窗子碎裂，房內不見一個人，葉桐暗叫一聲不好，自窗子鑽出去，再躍上屋頂，舉目望去，不見有人影。葉桐忙又躍落地上，跑到馬車，道：「大哥，白大夫是住在此處，但如今不在！」

畢駒道：「那咱們也住在這裡吧！」

葉桐扶他下車，送進龍門客棧，邊走邊道：「白大夫的窗子破碎，看來不妙，小弟到外面找找看！」他轉身跑出小巷，信步往鬧市跑去。

華燈初上，人來人往的，他跑得快，不覺撞到一個人，那人罵道：「瞎了眼的臭賊，竟然撞到少爺！」

葉桐回頭一望，却原來是金尚孔！他歉然道：「對不起大公子，在下因有急事，是以……」

金尚孔也認出他來，道：「原來是『小刀王』葉桐兄，眞是幸會！未知葉兄有何急事？在下在洛陽還有點辦法，葉兄若有用得着在下的，但說不妨！在下力所能及，必盡力而爲！」

葉桐毫不思索地道：「在下要找白大夫，你可知他去了何處？尊夫人之內傷，便是由他治好的！」

金尚孔臉色一變，淡淡地道：「這個在下可不認識，亦未聞拙荊提過，請恕在下無能爲力了！」葉桐見他態度變得這麼快，心中不快，揮揮手便走了。

不知爲何，葉桐對金尚孔突然很反感，覺得此人雖無過犯，却面目可憎！他越跑越快，突見一道人影自屋頂上掠過，他不假思索，立即振衣飛上屋頂，但見一條藍影，在前面三棟平房上，向一條小巷飛去。

葉桐看不清那人之相貌，便急急趕過去，再躍進小巷裡，人未落地，已將鋼刀抽握手上。小巷雖是狹窄，但彎彎曲曲，至拐角之處，他心頭一動，連忙站住。

俄頃，只見牆後緩緩走出一位身穿藍袍，黑髮白髯，雙眼如電，年在五十開外之漢子。這人年紀雖已不小，但看來十分健碩，腰板挺得比槍杆還直！

葉桐猛吃一驚，他認得出此人便是全武林黑白兩道聞名喪膽之「放眼武林」郝力源！

郝力源腦袋斜揚，冷冷地問道：「你跟踪老夫，難道是活得不耐煩？」

葉桐自知非其敵手，力持鎮定，道：「在下適才在街上被人偷去銀子，一眨眼便不見了人影，是以躍上屋頂，因見一道人影躍下來，是以……」

「是以你便以爲老夫是小偷？」

葉桐道：「對不起，在下並非此意，且那人十分枯瘦，與閣下並不一樣！」

郝力源冷笑一聲：「諒你也不敢誤會老夫！老夫在此辦事，你速速給我滾，若破壞了老夫之好事，便不客氣了！」言畢緩緩轉身，抬步走去。他竟不將葉桐放在眼內，將後背賣給葉桐，也不以爲意。

葉桐一顆心怦怦亂跳，郝力源又回頭瞪了他一眼，葉桐只好也轉身走了，心中忖道：「看來這廝尚未找到白大夫，但白大夫是否匿在這附近，是則危險了！」

他跟白無恩相處好幾天，未嘗聞他提到江湖事，心中着實想不通，他爲何會惹上這個魔頭！

走出小巷，又是人來人往之大街，葉桐不由住了脚。心中着實委決不下，該繼續跟踪郝力源，還是另闢蹊徑。沉吟了一下，乃由大街

前進，準備繞一圈再去小巷那附近碰碰運氣。

他經過三條橫街，然後轉進一條小巷，忽聞有一陣輕捷之步履聲傳來，連忙伏在墻上，再悄悄望前，只見前面緩緩走來兩條漢子！

那兩條漢子一望便知不是善類，葉桐見他倆相貌身材有點相像，忖道：「莫非他倆便是『洞庭雙蛟』鮑鯊鮑鰻昆仲？」他倒不怕他兩個，只忌郝力源也在附近。

忽聞左首那個道：「二弟，也許郝老大已經找到正點子，咱們累了半天，未曾吃過半點東西，不如先找個地方祭了五臟廟吧！」

右首那個急道：「不可，老大你又非不知道郝老魔的脾氣，萬一他找不到那姓白的郎中，又不見咱們，一定會遷怒於咱們，還是再忍耐一下吧！」

葉桐見他倆越走越近，忙往後退。又聞老大鮑鯊道：「眞是倒霉，碰上那顆煞星！想咱們倆在洞庭湖也是叱咤風雲之人物，料不到遇到他却如此吃癟！」

鮑鰻緊張地左右顧盼一番，然後道：「老大，你說話還是小心一點！別讓老魔聽見！唔，那個白髮老頭也厲害，居然三番四次都讓他走脫，就不知他因何會惹上老魔！」

「運氣背嘛！」鮑鯊猶忿忿不平地道：「咱們還不是惹上了他？只能自嘆運氣不好！」

葉桐聽這幾句話，知白無恩尚未落在他手中，這才放下心頭大石。連忙退後，忽然背後悄無聲息地打開一扇門，一個人伸手將他抓了進去，隨接又將門關上。

葉桐回頭見是白無恩，不由自主張大了嘴巴，白無恩忙伸手將他按住，低聲道：「說不定外面那兩人已聽到甚麼消息，別打草驚蛇！」

葉桐低聲問道：「大夫，你怎會在此？」

「說來話長！」白無恩仍心有餘悸地道：「郝老魔是否在外面？」

「在附近！在外面的是『洞庭雙蛟』。此處是甚麼人的居所？安全麼？」葉桐好像比他還緊張。

白無恩一把拉他進去，只見迎面走來一個長相十分斯文的中年漢，白無恩道：「這是我的舊病人，也姓白，這是他家！」

那姓白的中年漢向葉桐微笑點頭，白無恩也不介紹葉桐給他認識，便拉他進房。葉桐急不及待地道：「大夫不是說要在龍門古陽洞等我麼？為何又跑來洛陽城？」

白無恩嘆了一口氣，道：「也不知為何那魔頭居然也去龍門，我遠遠望見他，留下字便趕來洛陽避避，不料他竟也追來洛陽……」

葉桐也忍不住嘆息道：「想不到那魔頭武功厲害，腦袋也十分靈光！我只道只有我才猜得出你在龍門客棧，料不到他亦猜到！看來他確是十分難對付！」一頓又道：「不過你也不賴，居然在他到龍門客棧時，又偷偷溜走！」

「我自窗口望見他們走向大門，便拍窗溜了，但還嫌操之過急，那魔頭竟聽見窗櫺破碎聲，循聲追趕，幸好老夫記得一個舊病人住在此處，便躲了進來。」

葉桐道：「那廝如此厲害，恐怕此處亦非長居之所！」

白無恩苦笑道：「依你看何處才安全？」

葉桐沉吟了一陣，抬頭問道：「你與他到底有何不共戴天之仇？」

白無恩再次苦笑。「這問題老夫是否可不答？」葉桐見他老臉發熱，心中甚是奇怪。耳畔又聞白無恩道：「你看去金家暫避是否較妥善？」

葉桐搖頭道：「金家大公子不近人情，只怕他未必肯收留你。」

白無恩冷哼一聲：「他是何小鳳的丈夫？哼，老夫治好他老婆的病，今日有難到他家避一避，他竟然拒絕？他金家是沽名釣譽的！」

葉桐見他如此激憤，忙道：「這只是我之推測而已。」

白無恩激動地道：「不行，你去過金家，知道路徑，如今便帶我去，老夫不信金震宇敢拒人於千里！」

葉桐道：「晚輩是次去你居所是因為有位朋友受了嚴重之內傷，如今他……」

白無恩未待他說畢便截口道：「不必多說，你稍候帶他到金家，老夫負責治好他的傷，若治不好，任你處置！嘿嘿，老夫早看出金家大少爺不是好東西，否則何小鳳那妮子也不會跟你卿卿我我！」

葉桐又羞又急，忙道：「這種話你可不能亂說！」

白無恩瞪了他一眼：「你敢發誓，你對她完全沒有意思？你瞞得別人，瞞得了我這個過來人？」說至此，他猛地頓住，生似失言般。

葉桐沒奈何地道：「好吧，那我就帶你去，假如在路上碰到郝力源，可莫怪我！」

白無恩又再瞪了他一眼：「老夫是這種人麼？由後門走！」他拉着葉桐去見那姓白的主人。

那姓白的中年漢眉頭一皺，道：「恩公，你此時出去，十分危險！」

「你不是說後門四通八達，而且十分隱蔽麼？」白無恩見他還待說，忙揮手道：「不必囉嗦，快帶路！老夫留在此處，對你也沒好處！」那中年漢十分聽話，乖乖帶

他們到後門，他先探頭看了一下，然後又帶他倆穿過一條窄窄的小巷，拍開人家的後門，走了進去。

那戶人家見到姓白的，喚了一聲白秀才，白秀才道：「咱們貪方便，借你們的家門用一用！」說罷又帶白無恩倆出大門。如此穿過三戶人家，再出門時已是大街上。

白無恩揮揮手道：「速速回去，免連累了你！」回首又對葉桐道：「小葉，快帶路！」葉桐辨別了一下方向，便領他去金家。

只見金家大門緊閉，葉桐心頭一動，道：「大夫，此刻拍門必定驚動四周，咱們還是越墻進去吧，免得連累了金家，屆時又得找地方匿藏！」不料白無恩居然滿口應允。

葉桐又道：「晚輩先進去！」他標前兩步，振衣而起，足不沾墻便翻了進去，雙脚落地點塵不驚，正欲抬頭，耳邊颯地一聲，白無恩已落在身旁，他心頭一跳，暗叫一聲：「好俊的功夫！」

白無恩却無所覺，低聲問道：「往那邊走？」葉桐遂在前面帶路，來至一排廂房前，葉桐又猶疑，未知金震宇是否歡迎，又恐遇到何瑞夫婦，帶來尷尬。

就在此刻，忽有人問道：「來者何人？夤夜造訪，未知有何貴幹！」言畢，黑暗中現出好些黑影。

葉桐尚未答話，白無恩已道：「老夫來找何小鳳的！」

那人問道：「閣下與大少奶有何關係？」忽然亮起幾根火把，問話者正是金家總管金晋東！金晋東也認出葉桐來，微微一怔，又問：「葉少俠因何去而復返？」

白無恩道：「此事與他無關，是他帶老夫來找你們少奶奶的！」

金晋東道：「閣下不欲說出原因，在下很難傳達！」

話音剛落，又聞遠處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誰要找拙荊！」言畢金尚孔自走廊上走過來，目光一及，冷笑道：「怎地又是葉兄？葉兄要找拙荊為何白天不來？」

白無恩道：「老夫已說過，此事與他無關！」

金尚孔不悅地道：「閣下倚老賣老，到底是甚麼人？」

白無恩厲聲道：「喚尊夫人出來相見，她自然知道！」

「我金家雖非龍潭虎穴，但也不能讓人隨便夜闖，你不說出個道理來，在下便隨你呼喝，傳出去不讓人笑話！」

葉桐道：「這位白大夫曾經治好尊夫人之內傷！」

「哦？」金尚孔面色稍變：「原來是白大夫，失敬失敬，在下代拙荊拜謝了！」

他長長一揖，白無恩坦然承受：「老夫如今可以見尊夫人了吧？」

金尚孔沉吟道：「但拙荊已經就寢，可否請白大夫改天再移玉步？」

「那有這般早睡之理？」

金尚孔臉色再一變，道：「閣下似乎強人所難！」

白無恩大刺刺地道：「如此便請令尊翁來相見吧，相信他見到老夫也不會像你這般無禮！」

金尚孔問道：「閣下認得家父？」

白無恩答得很乾脆：「不認得！」金尚孔還想說話，白無恩已又道：「但他絕對不敢對老夫無禮！」

金尚孔心中忖道：「這老傢伙到底是甚麼人？如此狂妄？今夜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見到小鳳！」

他心念未了，又聞白無恩道：「她不肯見老夫也還罷了，葉少俠是其救命恩人，她亦不可能拒人於千里！這不是她和你的事，而是關係到令尊的清譽。」

猛聽一個嬌脆的聲音：「是誰來了？」

白無恩高聲道：「何姑娘，是老夫！」

何瑞聞聲而至，見到白無恩及葉桐大喜，快步奔過來：「原來是兩位，太好了太好了！尚孔，你怎不通知我！」

白無恩故意道：「尊夫想趕咱們走哩！」

何瑞瞪了丈夫一眼，抱拳道：「他不知仔細，你大人有大量不要怪他，兩位快到內廳坐談！尚孔，還不着人煮點心待客！」

白無恩呵呵笑道：「點心老夫才不吃！我和小葉都未吃晚飯哩！」何瑞又吩咐丈夫改備晚飯。

金尚孔憋了一肚子氣，甩手道：「總管，你聽見沒有？」言畢大步走了。

白無恩道：「何小姐，尊夫看來甚不歡迎咱們！老夫還是告辭吧！」

何小鳳急道：「前輩何必跟他計較？晚輩這條命是你及葉大哥救的，豈敢怠慢兩位！快請！」她引他倆到內廳，又着丫頭先送香茗上來，雙方分賓主坐下，葉桐一直低着頭，何小鳳亦似有所忌，只問白無恩：「白大夫，怎會突然駕臨寒舍？」

白無恩瞟了葉桐一眼，道：「說來慚愧，老夫是走投無路才來求你的！」

何小鳳吃了一驚，忙問：「前輩怎會如此？是誰迫你的？」

白無恩嘆息道：「你問小葉吧！」葉桐只好把情況扼要地述了一下。白無恩道：「如今只好借府

上暫避他幾天了，尚盼交代貴府，不可洩漏老夫之行踪！」

何小鳳道：「大夫放心，晚輩必會叮囑他們，你只管住下，那怕是一年半載，寒舍亦無任歡迎！」

白無恩放下心頭大石，一拍大腿，道：「剛才聽尊夫之言眞教人傷心，幸虧你還明是非，念舊情！」

何小鳳赧然道：「晚輩代他道歉，請你包涵……」

她話未說罷，白無恩又搶着道：「你是你，他是他，爲何你老把他的過錯拉到自己身上？」

何小鳳垂下頭道：「所謂嫁鷄隨鷄，嫁狗隨狗，既已是夫婦，又怎能分得開……」葉桐聽了此話，心頭猛地一沉。

半晌，葉桐才乾咳一聲，「是次在下是帶着好朋友要找白大夫治內傷的，碰巧尋他至洛陽，想不到在此再見到你！」

何小鳳喃喃地道：「是的，我也想不到會在此見到你！啊，貴友便是那位『不拘束』畢駒麼？」

「正是他！嗯，在下在洛陽還見到杜一非及鳳千千！鳳姑娘是追蕭湘竹女俠到了信陽的。」

「未知她是否找到蕭湘竹？」

葉桐剛搖搖頭，下人們已將飯菜端上來，何小鳳見菜餚甚是普通，心中歉然地道：「匆促之間，弄不出好菜來款待兩位，眞不好意思！」她招呼葉桐和白無恩坐下，親自佈菜盛飯。

白無恩早就餓了，也不客氣，抓起飯碗道：「何小姐，老夫不客氣啦！」他先扒了一口飯，再挾了一塊鷄丁進嘴巴裡，嚼了兩下，眉頭便皺了起來。

何小鳳道：「家裡廚師手藝不佳，待明日晚輩親自烹幾樣小菜款客！」

不料葉桐吃了兩口，亦皺起眉頭來。白無恩嘆息道：「看來老夫是無口福吃你烹的菜了，明早咱們就得走！不信你親自試試便知道！」

何小鳳忍不住舉著吃了一口，一入口却咬到鹽沙，鹹得她直皺眉。白無恩桀桀怪笑道：「老夫若多住兩天，必成鹹魚！」

何小鳳勃然大怒，呼道：「小香，快把燒菜的師傅傳來，我要知道他何事跟我作對！」那侍茶的小丫頭應聲去了。

葉桐嘆息道：「何小鳳，你何必强人所難，他們敢對你如此，必是受人指使！算啦，少吃一頓飯也餓不壞。」他言畢便長身：「我那畢大哥尚在龍門客棧等我，再不回去就要急死他了！」

何小鳳忙道：「葉大哥，你何須急在一時，你此刻走，還道小妹做人薄恩寡義！」說着小香已帶着一位胖胖的中年漢進來。

何小鳳正想開腔，師傅已道：「少奶奶別生氣，大少爺交代說今夜的貴客是鹽商，很能吃得鹹，要多下點鹽，若不滿意，待小的再重新燒過！」

何小鳳冷笑一聲：「楚三，你越來越不像話，就算貴客能吃鹹，也不可能洒下鹽巴，一入口便似咬到沙子般！」

楚三急道：「小的寃枉，這是大少爺說貴客習慣這樣吃的！」

何小鳳難以下台，回頭問小香：「大少爺呢？」

楚三道：「他出門去了，說今夜不回來，還說……」

「他還說甚麼？」

「他說……他說少奶奶可以陪貴客秉燭夜談，通宵達旦……」

何小鳳越聽越怒，亦越難過，忍不住揮手着他倆出去。葉桐更覺自己十分尷尬，又道：「何姑娘，在下眞的須返回龍門客棧，免得夜長夢多，說不定還會產生危險！」

何小鳳抬頭望着葉桐，雙目灼灼地道：「眞的如此？那好吧，你回龍門客棧，便帶畢大哥來寒舍，相信在寒舍，比住在龍門客棧安全得多！就怕你一去不回頭。」

白無恩道：「那倒不會，小葉是要老夫替他朋友治傷，他怎會不來？除非他不想畢駒早日康復！」

葉桐緩緩吸了一口氣，毅然道：「好吧，我這便去帶他過來！」

何小鳳化嗔爲喜地道：「葉大哥，小妹稍後在左偏門等你！小香，你帶葉大哥走左偏門出去！」小香又進來，引葉桐出內廳，一路上穿廊過舍，來至左側小門處，那裡有好幾個家丁守衛着。

小香道：「大少奶奶有令，讓葉大俠離開，稍後他還會回來，大少奶奶會親來迎接！」家丁們不敢反對，打開側門，讓葉桐離開。

葉桐出了金家，四顧無人，方大踏步而行，他一路害怕被郝力源跟踪，是以不斷回首，步步爲營，幸好一路平安抵龍門客棧。

客棧大門已關上，葉桐拍了好一陣門，店小二才來開門，幸好認得他，帶他到畢駒房外。畢駒聽見聲音，一把將門拉開，道：「小葉，我還以爲你被人打死了！」

葉桐笑道：「我若被你咒死了，對你也沒好處！快收拾一下，咱們如今便去找白大夫！」

畢駒微微一怔，道：「明早再去不行麼？你不是說他在難中？咱們再去騷擾他，只怕……」

葉桐道：「只怕去遲了，他臭脾氣一發作，又不肯爲你治傷了。」

畢駒臉色一變，沉聲道：「小

葉，咱們先說清楚，他若肯替爲兄治病，爲兄感激不盡，若要我拍他馬屁，看他臉色，爲兄寧可病死也不會求他！」

葉桐道：「他人很好，不過性情有點難以捉摸，你只要稍爲避一避便無妨！」他蹲下身子，催他爬上後背，畢駒雖然驍勇，但所謂英雄最怕病來磨，也與常人一般，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先治好內傷，是以乖乖地讓葉桐背他出店。

店小二追出門外，道：「客官，你們已交了兩天租金，還回不回來？」

葉桐道：「咱們已經找到親戚，不回來啦，房租也不要了！」

出了小巷，葉桐又緊張起來，連忙警告畢駒，「郝力源那老魔就在附近，請莫開腔！」他一路蛇行鼠伏，費了很大的勁，方來至金家左側門外，直至此刻才鬆了一口氣。他伸手敲門，開門的竟是何小鳳。

「葉大哥，快進來！」

葉桐謝了一聲，鑽了進去，何小鳳立即又將門關上。

葉桐將畢駒放落地上，然後替他們介紹。何小鳳嫣然一笑，道：「小妹曾聽葉大哥提起你！」

畢駒道：「這小子最近老在女人面前提起我，一定說我壞話，眞是個重色輕友的傢伙！」

葉桐與何小鳳兩人臉上均是一熱，幸好在黑暗中不虞被人發現。當下何小鳳笑道：「畢大哥把葉大哥看扁了，他一直在擔心您的安危，又怎會說你的壞話！白大夫尚在內廳等候，兩位快請！」

葉桐扶着畢駒隨何小鳳進內廳，桌上又重新擺過食具，還多了一個人，金震宇。「爹，葉大哥回來啦！」

金震宇長身道：「小刀王，老夫當眞感激你啦！若非你，小媳早已葬身魚腹了！今次來此，無論如何一定要多盤桓幾天，讓老夫盡盡地主之誼，並聊表寸心！」

葉桐忙道：「老爺子客氣！舉手之勞，何足掛齒，倒是白大夫悉心醫治，令媳方能迅速康復！」

白無恩却道：「這是你的功勞！老夫已有斷炊之虞，乃爲了賺你之銀子才施藥的！倒是你千里迢迢，既送她到老夫處，又送她回娘家，辛苦多了！唉，如今世道變了，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實在鳳毛麟角！」

金震宇聽出弦外之音，赧然道：「犬子無禮，多番得罪兩位，待他回來老夫必定狠狠教訓他一番！如今先代他向兩位致歉，尚祈兩位包涵！」

葉桐道：「金老爺子不必耿耿於懷，事實上咱們夤夜闖了進來，也難怪令郎不高興。」

不料白無恩却道：「是該教訓教訓！否則以後會得罪更多人，得罪老夫這種人不足惜，若得罪別人可……」葉桐用力扯其衣袖，欲阻止他說下去。白無恩瞪了他一眼，道：「老夫說錯麼？咱們可不是來白求人家的！」

金震宇老臉發熱，慢慢地道：「小刀王不必再爲犬子開解，他爲人如何，老夫心中自有分寸。」

何小鳳心中亦如打翻了一瓶五味醬般，不知是甚麼滋味，只好催他們入席。五人分賓主坐下，金震宇連忙着人送上酒來，畢駒一聽陳年狀元紅，便興奮地道：「狀元紅雖好，却不如白乾來勁！」

白無恩看了他幾眼，道：「閣下便是畢駒吧？狀元紅只宜淺嘗，白乾却不能喝！」

畢駒不悅地道：「小葉沒告訴你，在下一次可以喝多少斤酒麼？」

「就算你有喝下一池酒之量，此刻也不宜喝，因爲閣下內傷十分嚴重，許多內臟都受了傷，酒入肝脾，閣下已長期肝躁，更不宜喝，否則休教老夫出手醫你！」

葉桐恐畢駒把話說僵，忙道：「畢大哥最近已很少喝了！」

畢駒嘆息道：「是啊，要飯的已有二十天未喝過酒，都快淡出鳥來了！」

金震宇道：「那麼請畢兄弟再忍耐一下，待你治好了傷，老夫再陪你喝！」何小鳳聞言跑了出去。半晌菜送上來了，却沒有酒。這次菜做得十分清淡可口，衆人吃得十分滿意。

白無恩嘆道：「有這種菜吃，不用喝酒也願！」

畢駒却道：「有這種好菜，沒有酒嘗眞可惜！」衆皆大笑，他心知何小鳳去通知下人不要送酒，也不說破。

金震宇道：「如今已三更，有話明日再說，二位先到客房休息吧！」他親自引他們去廂房，又問：「三位準備各睡一間，還是合睡一間？」

葉桐未答，白無恩已搶着道：「老夫跟小葉同睡一間！」金震宇便引他們住在並排的兩間客房。

白無恩把包袱打開，自內取出一顆小還丹，另外還有一顆黑乎乎的藥丸，道：「先給你那好友服下，老夫明早再另外替他開方！」

葉桐接過藥丸，先到鄰室餵了畢駒，又服侍他躺下。畢駒輕輕嘆道：「小葉，這次眞的多虧了你，別看我一聲不吭，實則爲兄感激之至，畢某在這世間無甚親人，唯一的兄弟就是你！他日你若有事，畢某拚命也要護着你！」

葉桐道：「你我相交一場，今日你受了傷，我略盡朋友之義，甚是平常，萬勿放在心上！再說這種話，小弟反而不好意思了！」

「你去吧，那姓白的一定有話跟你說！」

葉桐道：「那你早點歇息吧，若有事呼喚一聲！」他輕輕帶上門，再推開自己的房門，白無恩已寬了衣，躺在床上，「大夫累了吧？」

「老夫本來是驚弓之鳥，如今方安定下來。」

葉桐心中早有疑問，此刻再也憋不住，邊寬衣邊問：「大夫怎會惹上郝力源那魔頭？」

「那是一段孽緣，就像你跟何姑娘一樣！」

葉桐似被人刺了一刀，霍地坐了起來：「你……你胡說甚麼？我跟何姑娘清清白白的，甚麼孽緣！」

白無恩「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你緊張甚麼！若是有緣份的，你要逃也逃不了，若無緣份又强求不了！我看你跟她甚有緣份！」

葉桐沒好氣地道：「你眞是越說越不像話。」

白無恩冷笑一聲：「老夫是過來人，又是局外人，看得比你倆都清楚！也許你們如今方剛開始，以後便會佩服老夫之眼光！」一頓又道：「你想想，你與她是不是緣份，你本已離開她了，却又無端端來洛陽，還住在她家裡！」

「還不是因爲你！」葉桐緊張地道：「她已羅敷有夫，我亦使君有婦，這種話可不能亂說，否則有損何姑娘清譽，離開洛陽之後，以後晚輩便不再找她！」

「你以爲老夫是傻瓜？」白無恩長長一嘆：「一個人任他多厲害，也敵不過冥冥中之主宰者！再厲害、再英明、再幸運他也有不如人家之處！」

葉桐心頭一動，知他另有所指，忍不住問道：「你是指郝力源？他有何不如人家的？」

「他妻子跑了，還送了頂綠帽給他！」

葉桐知道製造綠帽的，必然是白無恩，却故意問道：「這種事，你怎會知道？」

白無恩却自顧自地道：「有一年，郝力源站在門口，恰有一個算命的瞎子經過，口稱能知一切，郝力源一時好奇，便叫他爲自己算了一個命。那瞎子算後，不肯吭聲，郝力源大怒，威脅他假如不說，便殺了他！那瞎子只好說他是一方霸主，一生有幾次風險，因爲孤獨不合羣，出事時也沒朋友幫助！」

白無恩說至此，吸了一口氣方續道：「郝力源要問結果，瞎子謂他若不積善，最後會死於非命！還要他多聽夫人的話！郝力源聽後，飛起一腿，將他踢翻，罵道：『簡直放屁！下次再讓我碰上，必不饒你！』

「瞎子拄着拐杖走了。郝力源妻韋氏雖無現身，却在窗口處跟瞎子打了個照面，兩天後，韋氏在鎮上又遇到他……」

葉桐問道：「韋氏也找他算命麼？」

「她是爲他去算的！」白無恩忽然長長一嘆：「瞎子算了她的命後，韋氏又問起郝力源的命，那瞎子忽然冷笑一聲：『別看他威風八面，可得留意後院！』」

葉桐訝然問道：「留意後院是甚麼意思？」

「後院失火！暗示他老婆會出墻，韋氏聽後又羞又怒，瞎子又道：『小娘子，你不用騙我，你就是他妻子！我是依書直言，你不必生氣，而且孽緣已來了，百日之內若無動靜，請你來拆我的招牌！』

「韋氏這才吃起驚來，問甚麼是孽緣，瞎子不明言，只說此乃前生帶來之孽，逃不掉的，韋氏回家之後，心想自己困守家內百日，過後再去拆其招牌！」

葉桐笑道：「聽你這樣說，也知必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白無恩瞪了他一眼：「孽可未必是禍！你懂個屁！」

葉桐吐吐舌頭，道：「那請你繼續說吧！」

白無恩繼續說下去：「過了幾天，郝力源有事出去了，不料却來了仇家，他們找不到郝力源，便要拿韋氏出氣，幸好韋氏學過武，人又機智，尋隙負傷逃走，那些仇家在後面急追。

「韋氏逃進一座大山，時遇一個郎中正在山中採草藥，夜半歇在樹上，聞聲躍下大樹，韋氏正好撞在他懷內，只喊了一聲救命，便暈死過去！郎中聽見沙沙之步履聲，動了惻隱之心，抱起她匿在草叢中，直至那些仇家離開，方抱她進山洞。

「郎中點了火把，見韋氏身上受了不少處傷，手脚尚好辦，乳下一刀却不便動手，他先替她敷了手脚的傷，再弄醒她，韋氏見到郎中吃了一驚，問道：『你是誰？』，郎中告之經過，又道：『夫人乳下的傷，在下不敢動，這些藥膏極爲有效，你自己塗抹吧！』郎中十分君子，何況他尚未接近過女色，不敢多看她一眼，便溜出洞外，替她守護。

「過了半晌，方聽韋氏呼喚：『你可以進來了！』郎中進內問她爲何被人追殺，韋氏只說丈夫出外，仇家找上門來。郎中十分同情她，道：『你且在此住幾天，待傷好了再下山去吧！』

「韋氏的傷不嚴重，不過受傷之後狂奔，失血甚多，體力衰弱，也只好在山洞裡住下來。那山洞是郎中臨時的巢穴，裡面放了好些草藥，爐子、瓶子的東西，能裹腹的東西不多，幸好次日便獵到一頭小黃獐，郎中用藥物炖之，韋氏吃後，體力增進不少。

「兩人雖同在山洞裡，但只天南地北胡扯，彼此都不透露自己之底細。韋氏在洞內住了三天，也因郎中之藥膏神效，傷口已開始結疤，她準備離開，郎中自告奮勇地道：『我先到附近看看，看他們離開了沒有！』」

白無恩說至此，稍停喘息，葉桐已料到那郎中必就是白無恩。

「郎中出了山洞，剛走了幾步，便見到幾個漢子散開成扇形，向山洞搜索過去，他吃了一驚，連忙匿在樹後，只聽一個漢子道：『卜兄，那賤人可能已去遠，咱們不如到別處找吧！』

「姓卜的高聲道：『不，她受了傷，跑不了多遠，地上之血跡，突然不見，証明有人救了她！』郎中聽他聲若雷鳴，心頭一動，忖思道：『莫非他是青城派的掌門師弟卜雷？』

「耳邊又聞另一個漢子道：『不錯，咱們絕不能半途而廢！郝力源那魔頭可不是省油燈，咱們先抓住她老婆，不怕他不現身！』

「先前那個道：『那魔頭未必在乎他老婆！』姓卜的道：『非也，他爲人雖風流，但據說很愛他夫人！』郎中還想再聽下去，奈何他們已接近山洞，他不敢多躭擱，立即鑽進洞內！又聽一個聲音傳來：『好像有人影！』

「郎中進了洞，立即問道：『你是郝力源的妻子？青城派的人找來了！』韋氏先是吃了一驚，繼而道：『你不必擔心，最多我讓他們擄去！』

「郎中他不知何原因，似發了狂般，把洞內的石頭搬到洞口，道：『他們來了之後，便跟他們拚了！』話未說畢，忽然停住，原來他發現一塊石頭之後，有一個洞，洞中有洞，他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

「郎中也不管洞內有沒有危險，也不管有多深，便將韋氏塞了進去，他自己亦倒鑽入去，再伸手把石頭拉回洞口！」

黑暗之中，看不到白無恩之神情，但他語氣却緊張起來，使得葉桐亦禁不住把脖子伸長，生恐聽漏了一個字！白無恩越說越快。「這刹那，那些漢子已進了洞，兩人拚命往內縮去。地道狹窄而長，起先只容一個人爬動，後來漸寬，郎中與韋氏便並肩往後爬。

「由於地狹，兩人並肩爬動，難免肌膚相觸，韋氏忽道：『就停在此處吧！』她說停，郎中便停，如奉綸音。忽然韋氏又道：『咦，這裡似乎有一陣風，涼快多了！』

「郎中却暗呼一聲不妙，蓋風中帶有腥味，剛呼了一聲小心，已聞韋氏發出一聲尖叫，緊接着他也覺得腰間一緊，被甚麼東西緊緊地箍住。他驚慌之中，抬頭一望，一個碩大無比之蛇頭，正張開血盆大口，往韋氏噬去！

「郎中雙臂未曾被蛇身捲住，連忙伸出雙臂，緊緊抓住蛇頸，不讓牠低下頭去！蛇信在韋氏臉上掃來掃去，她早已嚇得花容失色，渾身無力！

「那蛇力大無窮，越捲越緊，郎中及韋氏兩人身貼身，間不容髮，可是此刻，誰都沒有留意這點。郎中只覺手上壓力越來越重，忍不住道：『快殺了牠！』

「韋氏道：『我腰間的劍被纏住，拉不出來！』郎中道：『我靴筒裡有一把匕首，快抽出來！』他拚命把脚抬高，韋氏亦拚命將手臂伸下去，終於摸到匕首，再將之抽了出來。郎中叫道：『對準七寸刺下去！』

「韋氏已嚇昏了頭，匕首在蛇喉頸上亂刺，蛇血噴得她一臉！那蛇吃驚之餘，死死纏緊，若在平時，郎中早已不支，但此時却生了一股力量，苦苦支撐。『再刺牠五七記就行！』

「韋氏邊哭邊用盡力量亂刺，大蛇欲逃脫，但又被郎中死死抓住，最後整個蛇頭都掉落地上，但蛇身仍緊緊纏住他倆，可是他倆早已沒了氣力，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喘息了一陣，郎中方用盡吃奶之力，把蛇身撐鬆一點，兩人躺在地上半晌，韋氏方止了哭泣，郎中安慰她：『別怕，牠已死了！』他不說還好，剛說畢，韋氏已一頭栽在他懷內哭了，鬧得郎中手足無措。」

白無恩一口氣說至此，長長吸了一口氣，方緩緩地道：「男女間之感情眞難說……也許她眞的累了，亦可能她很相信郎中，竟在他懷內睡着了！」

葉桐笑問：「那他們到何時方分開？」

「過了很久，郎中微微用力，蛇身漸鬆，她才醒了，可是郎中雙臂仍緊緊抱住她，直至把蛇身解開，她才掙離郎中懷抱！待他倆走出山洞，天已黑了，青城派的人亦離開了，由於害怕敵人尚未遠離，是以不敢生火，眞是又飢又寒，這一夜他們說了許多話。」（未完・五）

上文提要：

龍翔等三小伴送天殘老人身上之龍城主魂靈上路，途中遇上一羣幾乎是一個模子倒出的骷髏人，不同的是其額上有一至四顆不同粒數與顏色的金星標誌其身份，星越多身份越高，其中一對男女俱有四星，自稱是雌雄雙使，要追殺天殘老人，追究龍城主之鬼魂之眞僞，三小一聽怒不可遏，雙方打鬥起來，雌雄雙使射出白骨令傷了龍翔之右肩，龍翔傷重毒發，鳳城衆人驚慌中商討解救之法……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爲得寒蟬來救命　無奈愛妻需改嫁

八猴侯上樹瞪着眼珠子道：「此事我大哥已決定取消，鳳城主何出此言？」

神州一君鄭重其事的道：「龍城主早已一命歸陰，鬼魂之說實在叫人難以置信，說不定有人從中開玩笑，活人決定的事似乎不必爲死人左右。」

李四豹道：「話是不錯，姑且撇開鬼魂之說不談，單單就事論事仍有商榷之處。」

鳳城主道：「何處需要商榷？」

「阿翔毒傷在身，吉兇未卜，適合嗎？」

「此事決定在前，鳳某不能毀信於後。」

「此後也許需要一段時間療養。」

「鳳兒正好爲他寬衣解帶，親侍湯藥。」

「這樣鳳姑娘未免太委屈了。」

「鳳兒愛阿翔甚深，無怨無悔。」

「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可如何是好？」

「果不幸而言中，我們父女也只好逆來順受，是她的命不好。」

鳳飛的心胸狹窄，與龍翔又一向格格不入，却不表贊同：「爹，我不同意，你老人家這樣做根本沒爲妹妹的幸福着想，龍翔的傷勢不輕，倘若眞的跟着他老子走了，鳳妹豈不要守活寡？」

這話說得太重，鳳嘯天大爲震怒：「住口，爲父的在此，那有你說話的餘地，這樁婚事早在龍城主在世時便已決定，斷不能因爲阿翔傷重便片面取消，否則天下英雄豈不要罵本城主是一個勢利小人，從今以後將難以立足江湖，天人共棄。」

這話大義凜然，慷慨激昂，在場之人莫不爲之動容，打從心眼裡爲鳳嘯天的仁心俠骨鼓掌叫好，再也無人堅持龍雲的鬼魂之言，同意婚禮照舊舉行。

不同意的只有鳳飛一人，仍硬着頭皮抗爭道：「最低限度也該徵求一下妹妹的意見。」

鳳嘯天欲語未語，鳳凰已聞聲而至，劈面就說：「爹怎麼說就怎麼決定，希望哥哥不要唱反調。」

乃兄鳳飛大言不慚的道：「哥哥是爲妳好。」

「謝了。」

「妳心甘情願嫁給一個傷重垂危的人？」

「不錯。」

「不怕做寡婦？」

「果眞如此，也只好認命。」

「此事關係重大，最好不要感情用事。」

鳳凰嗤之以鼻，斷然決然的道：「生爲龍家的人，死爲龍家的鬼，我與翔哥情深似海，至死不渝，小妹心意已決，哥哥勿再多言。」

做妹妹的心堅如鐵，乃兄鳳飛也拿她沒法，氣忿忿的說道：「妳既然決心要跳火坑，爲兄的也無話可說，但願妳日後吃到苦頭時可別怪我這個做哥哥的不會警告妳。」

話一說完，便急匆匆的負氣離去。

葫蘆莊主張彪却及時返轉，帶回來七張處方，交給鳳嘯天。

鳳城主處事明快，當即指派了七個人分頭連夜去抓藥。

小丁的動作也不慢，背起阿翔，在莫愁、鳳凰二女的護衛下回到他自己的卧室。

鳳凰的表現落落大方，雖未拜堂成親，處處以阿翔的老婆自居，毫不避諱，當着莫愁的面爲龍翔寬衣解帶，讓他舒舒服服的睡在被窩裡。

而龍傳人此刻的傷勢却毫無起色，甚至可以說又加重了一些。

鳳凰就守在一旁，伸出柔荑小手在龍翔的額頭上輕輕一摸，覺得很熱很燙，忍不住驚叫道：「哇，龍哥哥，你在發高燒。」

龍翔睜開雙眼，望望莫愁，瞧瞧鳳凰，幽幽然道：「嗯，是在發燒，頭腦昏昏沉沉的。」

「傷口痛不痛？」

「不痛了，整條右臂似乎已經痲木。」

「其他的地方有沒有痲木的感覺？」

「好像已經蔓延開。」

莫愁倒了一杯水，行至床前，道：「翔哥，口渴吧！」

龍傳人頷首道：「是有點渴。」

莫愁忙不迭的把他扶起來，餵他喝了幾口水，柔情似水的道：「餓不餓？要不要吃點東西？」

「不餓，不餓。」

「是否需要別的？」

「很累，很睏，好想睡一覺。」

二女互望一眼，同聲道：「想睡就睡一會兒吧。」

言語之間二女同時動手，幫助龍翔躺好，很快便呼呼睡去。

莫、鳳二女却仍寸步不離的守在床邊，一瞬不瞬的望着她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一臉悽楚，滿面憂慼。

默對半晌，鳳凰這時說道：「莫姑娘，折騰了大半夜，妳也該去歇息了。」

莫愁强作笑臉道：「鳳姐更辛苦，妳先睡。」

「妳是客，我是主，莫姑娘應該先睡。」

「我不睏。」

「我也不睏。」

是的，她們說的都是實話，心愛的人危在旦夕，那裡還能睡得着。是以互相謙讓，誰也不肯離開，甚至在她們的內心深處，都有一種奇特的想法，意圖獨享這一刻的哀傷。

然而，爭來爭去莫愁却爭不過鳳凰。

鳳凰姑娘說的好：「龍哥哥是我的夫婿，我這個做妻子的理當隨侍在側，長伴終宵，這是我的義務，也是權利。」

這倒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人家馬上就要成親了，即將同床共枕，莫愁充其量只是師妹的身份，根本沒有與龍翔斷守的權利。

於是，只好噙着滿眶的熱淚道：「好吧，我去睡，翔哥就交給鳳姐了。」

一直守候在旁的小丁亦道：「我們不會去遠的，就在附近，如果有事可以隨時呼喚。」

二人眞的並未遠去，就守在外面的堂屋裡，但當得知解毒藥業已抓回時，跟鳳凰招呼一聲，便又匆匆忙忙的趕往花廳去了。

此刻的花廳簡直變成了藥舖，陸續抓回來的解毒藥一堆一堆的堆積在長桌上。

地上擺着七個火爐子。

上面放着七個藥罐子。

火在燒。

水已沸。

充滿了緊張的氣氛。

神州一君鳳嘯天嚷嚷道：「解毒藥既已抓回，就趕快拿去煎吧，還等甚麼？」

狀元莊主趙虎道：「事關阿翔的生死，這事急不得。」

鳳嘯天一怔神，道：「趙兄此話怎講？」

「小弟躭心藥材的品質是否純正。」

「不會吧，幾家藥舖與鳳城素有往來。」

「鳳城主還記得一句古話吧：無商不奸。」

「哦！」

「再說三更半夜的，難保不會出差錯。」

「這種事倒的確有可能發生。」

「尤其解毒藥本身也是毒藥，所謂以毒攻毒，稍有差池後果就不堪設想。」

「這一點的確值得顧慮。」

「是啊，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所以說這事急不得。」

「依趙兄之見該當如何？」

「每一個處方，每一味藥均須詳加篩檢。」

「葫蘆莊世代爲醫，此事非張莊主莫屬。」

「五弟正在做。」

不錯，張彪正在做篩檢的工作，而且格外謹慎仔細。

有些藥品質欠佳，叫人去退。

有些藥份量不足，叫人去補。

甚至還有短缺的，叫人去買。

因而時間延誤甚多，至今僅僅才有三劑藥上鍋去煎。

八燕金燕子燕青望着成堆的藥材皺眉道：「共有七個藥方子，都要吃嗎？」

五彪張彪道：「只要其中一帖有效，其餘的就不必用了。」

「那一帖有效呢？」

「現在還不知道。」

「到底該先用那一帖？」

「由於不知所中何毒，無法對症下藥，爲今之計只能先煎好那一帖就服用那一帖。」

七猴猴王侯上樹道：「五哥的意思是說，服完這七帖藥阿翔的難關便可以渡過了？」

張彪一臉無奈的道：「白骨令上的毒非比尋常，小兄可不敢打包票。」

羣豪聞言莫不憂心如焚，臉繃得更緊，心頭沉甸甸的如負千斤重擔。

與此成强烈對比的是，婚禮既然決定照常舉行，準備的工作仍熱烈的進行着，從表面上看整個鳳城依舊沐浴在一片喜氣之中。

*　*　*

阿翔的卧房內沒有喜氣，只有悲戚。

龍傳人睡得很沉很死，彷若昏迷一般。

鳳凰姑娘則守在一旁，暗彈珠淚。

霍然，「篤！篤！篤！」後窗之外有人在敲窗子。

鳳凰吃了一驚，目注後窗，喝問了一聲：「誰？」

一個柔和而又頗熟悉的聲音道：「我。」

「恕鳳凰耳背，敢問究竟是那一位？」

「斷腸夫人。」

「啊，原來是前輩。」

「鳳姑娘房內有人嗎？」

「龍少爺在此。」

「再無他人？」

「是，就我們兩個。」

「本夫人可以進來嗎？」

「歡迎，歡迎。」

鳳凰忙去開門，詎料斷腸夫人却自行打開後窗，一躍而入。

依舊一身白衣，如霜勝雪。

依舊黑紗蒙面，耳目口鼻莫辨，給人一種極端神秘的感覺。

鳳凰搬來一張椅子，恭謹有禮的道：「前輩請坐。」

斷腸夫人望了阿翔一眼，道：「不必，老身是來傳話的，馬上就走。」

「傳話？替誰傳話？」

「自然是替令堂鳳女俠。」

「噢，妳見到我娘了？」

「是的。」

「她老人家眞的仍在人世？」

「一點不假。」

這是天大的喜事，鳳姑娘簡直樂瘋了，急急追問道：「眞是太好了，太好了，這是幾時的事？」

「前不久。」

「在那裡見的面？」

「鳳女俠的墓中。」

「現在還在吧？」

「已經走了。」

此話一出，鳳凰馬上轉喜爲悲，含淚道：「娘爲何不留下來跟我見一面？」

斷腸夫人輕拍一下鳳凰的香肩，慈祥可親的道：「別難過，鳳女俠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她說過有急事必須離開。」

「有甚麼事比跟女兒會面更急？」

「這本夫人就不得而知了。」

「快說家母有甚麼話要前輩轉告？」

斷腸夫人並未答腔，從懷裡取出一隻錦盒來交給鳳凰。

鳳凰雙手接過，打開來一看，赫然是一對翠玉戒指。

色澤碧綠，晶瑩剔透，光芒四射，璀璨奪目，明眼人一望即知乃稀世珍寶。

上面還有極其精緻的雕刻。

一隻是龍。

一隻是鳳。

雕之精細，栩栩如生，顯係藝術中的極品。

鳳凰愛不忍釋，審視良久後才說：「是我娘給我的？」

斷腸夫人道：「應該說是給鳳姑娘和龍家少爺的。」

「哦，我明白了，龍戒給阿翔，鳳戒給我。」

「對，這是鳳女俠給你們的結婚禮物。」

「我們要結婚的事家母也知道？」

「有關你倆的事她皆瞭如指掌。」

「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我娘來不來？」

「大概不來。」

「爲何連女兒的婚禮也不參加？」

「在別人的心目中，鳳女俠是早已作古的人，許是怕驚世駭俗吧。」

這理由不充足，事實上早在還魂之初鳳仙花就當重返鳳城，與家人團聚，這中間必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重重內幕。

鳳凰大失所望，淚珠兒終於忍不住流下，哽咽道：「家母可有話交代？」

斷腸夫人道：「祝福你們百年好合，白首偕老。」

本是幾句好話，但龍翔吉兇未卜，此刻聽來却倍感悽愴，鳳姑娘淚如泉湧，欲語還休。

斷腸夫人繼道：「最重要的一點是，妳娘交代關於她還魂復活之事絕對不可洩露出去，包括妳的兄長與父親在內。」

「眞不明白家母爲甚麼要這樣做。」

「本夫人也同樣諱莫如深。」

「鳳凰急於母女相會的事前輩可曾提及？」

「已經告訴鳳女俠。」

「她老人家怎麼說？」

「同樣想見妳一面，可惜抽身不易

，只好另約時地。」

「幾時？何地？」

「目前尚未確定。」

鳳凰聞言甚覺悵然，眼淚再度奪眶而出。

斷腸夫人目注床上的龍傳人道：「這位就是龍城的少城主，鳳姑娘的夫婿吧？」

鳳凰頷首認可，未開言答腔。

「龍少爺在睡覺？」

「嗯。」

「怎麼臉色鐵青，這……」

「實不相瞞，翔哥遭了骷髏門的暗算，中了一支淬毒白骨令。」

「要不要緊？」

「很嚴重。」

「有無解救良方？」

「可能很困難。」

斷腸夫人進一步仔細打量一下龍傳人，聲音轉趨沉重，道：「葫蘆莊主張彪與龍家交情非淺，又是望重江湖的名醫，張莊主一定有辦法。」

鳳凰滿面憂愁地道：「毒藥種類繁多，又不知所中何毒，張五叔也束手無策。」

「無論如何，總不能放手不管呀。」

「當然不會，張五叔開了七個方子，家父已經派人抓藥去了，大概很快就會煎好送過來。」

斷腸夫人拉着鳳凰行至屋角，輕聲而又以略帶責備的口吻道：「妳爹也未免太糊塗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當將婚期延後，甚至取消，這樣對鳳姑娘太不公平了。」

鳳凰却不以爲然，義正詞嚴的道：「不，我爹的決定沒有錯，不這樣如何向龍家、向天下英雄，以及向自己的良知交代？」

「本夫人是怕妳將來會後悔。」

「絕不後悔。」

「妳好像很喜歡他？」

「是的，我愛他。」

「願爲他犧牲一切？」

「不錯！」

「可是，自古多情空餘恨，妳……」

「鳳凰心意已決，請夫人勿再多言。」

「唉，多情的姑娘，可憐的孩子，但願上蒼保佑，能履險如夷，轉危爲安。」

說至最後，聲音已變，如哽如咽，顯然對鳳凰的關懷有如慈母一般。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祝福你們多福多壽，多子多孫，本夫人想就此告辭了。」

鳳姑娘一楞，道：「怎麼這麼快就走，參加完我們的婚禮豈不更好？」

「不了，本夫人尚有急事待理。」

「前輩堅持要走，鳳凰也不敢强留，但請下次再見家母時，務必要約定一個時地，讓我們母女見上一面。」

「這一點沒問題，老身負責辦到。」

「另外，還不知夫人的名諱是……」

「老身說過，妳就叫我斷腸夫人好了。」

「前輩不覺得『斷腸』二字太悽涼嗎？」

「本夫人的際遇本來就極端悽涼。」

「可否將夫人的身世說給晚輩聽？」

斷腸夫人身份如謎，鳳凰亟欲揭開這一個悶葫蘆，不料斷腸夫人却守口如瓶，仍以前所吟詠的那一首打油詩作答：「既爲傷心人，不提傷心事，重憶夢碎時，教人枉斷腸。」

腸字出口，人已縱起，仍從後窗箭射而出。

空留下滿天雲霧，鳳姑娘凝視着手中的龍鳳翠戒，對這位神秘人物的來龍去脈依然是一片空白。

*　*　*

篤！篤！篤！又有人在敲門，是莫愁與小丁送藥來了。

接着，鳳嘯天七兄弟等人也相繼湧至，靜待藥效的反應。

敦料，苦候了好一陣工夫，非但未見效用，反而還加重了一些。

鳳嘯天好不心焦，望着張彪道：「看來這一帖藥並未對症。」

葫蘆莊主張彪面無表情的道：「是啊，一劑無效，就該換藥另投。」

第二帖藥業已煎好，當即由鳳凰餵服下去。

然而，仍如石沉大海，效用全無。

趙二虎更愁更急，一面搓手一面說：「怎麼兩帖藥下去都不見功效，這可如何是好？」

張彪猛然想起「治重症，用猛藥」的古訓，道：「二哥，事到如今恐怕非得下猛藥不可。」

「五弟所說的猛藥是甚麼意思？」

「就是兩帖藥加在一起，同時投用。」

「不會有危險吧？」

「應該不會。」

「還是要有萬全的急救準備。」

「小弟曉得。」

事情既已決定，馬上付諸實行，立將二三兩劑藥合而爲一，讓龍翔服下。

結果却外甥打燈籠，照舊無效。

甚至，張彪硬着頭皮，將最後三帖藥一次投下，還是不會發生半點效用。

*　*　*

折騰了一夜，天早就亮了，日上三竿。

參加婚禮的親朋戚友已絡繹不絕的湧進鳳城。

可是，新郎倌的情況却危急萬分。

臉在發青，頭在發燒，四肢痲木

，神智不清。

已經進入半昏迷的狀態，隨時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莫愁、鳳凰早已哭紅了眼睛，哭乾了淚。

小丁捶胸跺脚，呼天喊地，緊張得快要發瘋。

鳳嘯天、七兄弟等人更是急得團團轉，彷彿是熱鍋上的螞蟻，一個個愁眉苦臉，一籌莫展。

「怎麼辦？」

「怎麼辦？」

「難不成眼睜睜的就這樣看着他死去？」

這是大家一致的心聲，却無人能提出一個具體的答案來。

趙二虎乍然緊握住右拳往左掌上猛一擊，聲如雷鳴般道：「本莊主想起來了，有一樣東西可以救阿翔的命。」

鳳嘯天、吳三獅等人聞言如獲至寶，異口同聲的追問道：「甚麼東西？」

狀元莊主趙虎一本正經的道：「武林有三寶，金劍、寒蟾、老牛皮中的寒蟾據說有治百病驅百毒的奇異功效。」

葫蘆莊主張彪道：「不錯，此物是可驅毒，但寒蟾落在霸城胡百威手中，能否取得實在未可樂觀。」

趙二虎劍眉雙挑，斷然決然的道：「爲了保全龍家的這一條根，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也非要把寒蟾弄到手不可。」

神州一君鳳嘯天也豪情萬丈的道：「本城主身爲龍翔的岳父，更加義不容辭，即使把鳳城多年的基業拱手讓人也在所不惜。」

老爺莊主李豹道：「鳳城主，今日的喜事可曾請霸城胡城主？」

鳳嘯天應了一聲：「有。」

「來了嗎？」

「還不清楚。」

「會不會故意不來？」

「應該不會才是。」

八燕年紀最輕，性子也最急，道：「要來也該來了，我去瞧瞧。」

＊　＊　＊

鳳嘯天所料不差，神州一霸胡百威果然親來道賀。

而且，二弟百勝，三弟百成，以及子侄輩小痴、小瘋、小狂、小蘭也結伴而來。

燕青很快便找到胡家的人，托詞引來面見鳳、趙等人。

寒暄數語，客套已過，鳳嘯天馬上開門見山的道：「江湖上盛傳武林三寶之一的寒蟾在霸城，不知是也不是？」

胡百威欲語未語，乃弟胡百勝搶先道：「是怎麼樣？不是又如何？」

趙二虎朗聲道：「是就借給我們一用。」

胡百威愕然道：「想借寒蟾，幹嘛？」

二城主胡百勝說得更明白：「不要拐彎抹角，最好實話實說。」

鳳嘯天可不是省油的燈，立道：「鳳某人從來不打誑語，但必須先確定寒蟾是否確在霸城。」

胡百威遲疑一下，鏗鏘有力的吐出來一個字：「在！」

鳳嘯天實話實說道：「小婿龍翔因故中毒，想借來化此災厄，但不知寒蟾是否確有解毒之功？」

「江湖傳言不假，寒蟾的確可以驅百毒，治百病。」

「那麼，關於借用之事……」

胡百勝截口道：「鳳城主說那裡話來，寒蟾乃曠世奇珍，豈可輕易借予他人。」

趙二虎道：「二城主言重了，我們無意白借，願意支付代價。」

鳳嘯天道：「咱們見眞人不說假話，有什麼條件儘管開出來，要金銀財寶、房屋土地？還是綾羅綢緞？古玩字畫？」

茲事體大，胡百威並未立即作答，將兄弟子侄召集在一起，神秘兮兮的開起家庭會議來。

開了許久，仍無動靜，六狠郎人傑不耐煩久等，粗聲大氣的道：「喂，救人如救火，別泡蘑菇，你們的家庭會議開完沒有？」

神州一霸胡百威大步行來道：「開完了。」

趙二虎一臉肅穆的道：「可有結果？」

胡百勝道：「霸城已作出決定。」

「答應借出寒蟾？」

「借是可以，但有條件。」

「要金銀財寶？」

「不要！」

「要房屋土地？」

「不要！」

「要綾羅綢緞？」

「不要！」

「那是要古玩字畫？」

「也不要！」

這也不要，那也不想，弄得羣豪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小丁沒好氣的道：「急驚風偏偏遇上慢郎中，眞急死人，你們到底要什麼？」

胡小狂抬頭挺胸的道：「要人。」

小丁吃了一驚，道：「要人，要誰？」

「鳳姑娘。」

「要鳳姑娘作甚麼？」

「給我做老婆。」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小丁跳起來嚷嚷道：「胡小狂，你是發高燒，還是吃錯了藥？難道不曉得鳳姑娘今天就要嫁給我家少主人？」

胡小狂說狂眞狂，神采飛揚的道：「沒錯，鳳姑娘今天要出嫁，但要嫁的人却不是姓龍的，而是我胡小狂，除非……」

莫愁截口道：「除非怎麼樣？」

胡小狂咬着牙根道：「除非你們不

顧龍翔的死活，打消借寒蟾的念頭。」

鳳嘯天轉對胡百威道：「令侄的話可是眞的？」

胡百威沉着一張臉，從牙縫裡擠出來兩個字：「不假！」

「當眞要鳳兒改嫁胡家？」

「這是條件。」

「這條件未免太苛了，龍、鳳二家早有婚約在先，今天就要拜堂成親，請胡城主別强人所難，換一個條件吧，不論是金子銀子，只要胡大俠說一個數字，鳳某絕不會打折扣。」

「舍弟說過，霸城不要金銀財寶。」

「鳳兒與龍翔相愛至深，君子有成人之美，請勿奪人之所愛。」

胡小狂好厚的臉皮：「我胡小狂比姓龍的更愛鳳姑娘。」

小丁忍不住破口大罵道：「神經病、色情狂，你這是單相思，剃頭挑子一頭熱，鳳姑娘的心目中根本沒有你胡小狂。」

「她喜不喜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胡小狂喜歡她。」

「這就是單相思，即使得到她的人，也得不到她的心。」

「只要得到她的身體就夠了，管她心裡想那個。」

「說你色你眞色，簡直豈有此理，爲什麼要提這種卑鄙齷齪的條件？」

胡小狂答得妙：「爲了情、爲了愛、爲了教姓龍的也嚐嚐失戀之苦、失妻之痛。」

小丁不乾不淨的道：「媽的，霸城未免欺人太甚，存心跟龍城過不去。」

胡小蘭一直在暗戀着龍傳人，曾經吃過幾次閉門羹，如今總算找到了報復的機會，接口道：「欺人太甚的是龍城，高高在上，目中無人，霸城早已忍無可忍，好不容易逮住這個好機會，豈會輕輕放過。」

舌劍唇槍，互不相讓，莫愁聞言大怒，本待加入舌戰，霸城城主胡百威及時開言道：「鳳城主、趙莊主兩位意下如何，尚請明示一言。」

此事非同小可，趙二虎充其量只是龍故城主的一個把兄弟，既不敢拒人於千里之外，斷送了龍翔的一線生機，又無權借箸代籌，教鳳凰改嫁他人，只好望着鳳嘯天，默不作聲。

鳳嘯天同樣十分爲難，答應吧，免不了會貽笑天下，不答應則愛婿恐將難逃一死，沉吟片刻後始道：「看在三城一家的份上，胡城主可否另換一個條件，以免傷了彼此的和氣。」

胡百威的態度非常强硬：「鳳兄可以拒絕，但絕不改變。」

乃弟百勝在一旁幫腔道：「而且最好廢話少說，馬上作決定。」

狀元莊主趙虎與鳳嘯天互換一道眼神後道：「假使我們勉强答應，胡城主肯立刻交出寒蟾，爲龍翔療毒？」

神州一霸胡百威聲若洪鐘般道：「趙兄不必過慮，本城主一向言出必踐。」

八猴侯上樹眼皮子一翻，道：「倘若我們斷然拒絕呢？」

胡百勝眼一瞪，語冷詞寒：「不答應就拉倒，霸城的人掉頭就走，不會再參加這場沒有新郎的婚禮。」

可不是說着玩，七人聚在一起，擺出要撤走的姿態，看來只要羣豪一口回絕，霸城的人馬上就會離開鳳城。

不禁惹火了狠人傑，猛地一個大跨步，繞到他們身後去，將阿翔臥室外面客廳的房門堵住，語帶威脅的道：「哼，想走可沒有那麼容易，就算鳳城主答應，七兄弟也未必肯。」

胡小瘋怒不可當的道：「野狠，聽你的口氣似乎想要動武？」

七猴、八燕行動一致，與六狠並肩而立，同聲吆喝道：「我們並不想武力解決，但如霸城欺人太甚，不可理喻，則另當別論。」

胡小痴聞言更火更怒：「怎麼？你們想以多爲勝，强取豪奪。」

胡小狂年輕氣盛，寶劍已拔出一半，言詞充滿了挑戰的意味：「奶奶的，誰怕誰呀，有種的就上，霸城的人保証奉陪到底。」

雙方劍拔弩張，氣氛立告緊張，一場惡戰隨時都有發生的可能。

胡百威神情肅穆，吐字有力：「鳳城主意下究竟如何，尚請明示一言。」

鳳嘯天仍圖作最後的努力：「希望胡城主能收回成命，另換條件。」

「這是不可能的事。」

「一定要小女嫁給令侄小狂？」

「此乃唯一的條件。」

「胡兄不怕天下英雄笑霸城橫刀奪愛，不擇手段？」

胡百勝嘿嘿冷笑一聲，放言高論道：「我兒小狂早就對鳳丫頭情有獨鍾，將來定會傳爲武林佳話，成爲江湖美談。」

八猴侯上樹咬牙切齒的道：「別把無恥當有趣，往自己臉上搽粉，如果執迷不悟，你們霸城一定會遺臭萬年，甚至侯某懷疑……」

話至此處，故意住口不言。

胡百勝追根究底道：「潑猴，你懷疑什麼？」

「懷疑這一切壓根兒就是你們事先設計好的一整套陰謀詭計。」

「野猴子，你是說龍小子中毒之事與霸城有關？」

「是否如此，你們自己心裡有數。」

「龍城的毀滅也扯上霸城？」

「此事早有軌跡可尋。」

「什麼軌跡？」

小丁惡狠狠的道：「龍城死難者喝的毒酒是綠芙蓉，老酒鬼死時霸城的人正在太白樓，而野和尚亡魂喪命之前也只有你們胡家的四個小鬼頭曾不期而遇，這就是軌跡，夠不夠？」

（未完・十）

上文提要：石家父子用賭仙和君不畏搏殺，暗施毒計又不遂，賠了錢財又折兵，現在又請鏢局押運甚麼貴重藥材、高粱酒、景德鎮瓷器到台灣，又不知施甚麼奸計。君不畏答應隨船押鏢，但也答應石家總管去和翡翠幽會，怕石家陷害，便先找石小開談清楚，他表面順從，暗中又施毒計，指使翡翠下殺手，她不忍行刺，寧爲情犧牲自己，服毒酒自殺，君不畏發覺已遲，痛悔失去紅粉知己，石家毒計又告吹……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報了兄仇心愉快　緬懷紅粉倍傷情



突然，君不畏懷中的翡翠猛的一扭。

君不畏忙低頭，他見翡翠好像又活了。

那眞像她又活了一樣，因爲翡翠的口中在蠕動，似有聲音傳來。

君不畏忙把耳朵貼上去，他似乎聽到甚麼了。

「不……要去……」

這也許是一句迴光反照才說的話，沒說完便身子一挺，一顆人頭便垂向一邊了。

「翡翠！」

君不畏叫聲似悶雷，他抖着懷中的翡翠用力搖，那眞像他死了老婆一樣悲痛。

他沒聽清楚翡翠說些甚麼！

他如果聽得出來就好了，眞是太可惜了，他因爲悲忿過度而忽略了翡翠那迴光一句。

人吶，都是差不多一樣，一生在這個混濁的世上，一旦撒手西歸，總是有許多糾纏不清的事難以割捨，更多的無奈難以表白清楚，但好像上天設計好了似的，每個人差不多都會有一個最後機會，那便是迴光反照，說出最重要的一句話！

翡翠就是這樣，她不要君不畏幹甚麼？

這時候君不畏充滿了忿怒，以爲翡翠叫他不要再找石小開算帳了。

* * *

君不畏把翡翠那涼了的屍體放在床上，拉過被子蒙起來，匆匆的整裝之後，他便把房中的燈吹熄了。

夜很靜，前面賭坊內大概走了不少人，隱隱傳來的噪雜聲小多了。

黑暗中，君不畏坐在床沿上，低抖着翡翠留下來的血書，那是她的眞心話唷。

翡翠可以爲他死，而他，只不過一個浪子，他有甚麼資格會叫一個姑娘爲他死？

君不畏想着石小開，這個坑人的傢伙，是他逼死了翡翠，是他，這小子太可惡了。

於是，外面的天色漸漸亮了。

外面也傳來的雞叫聲，那種此起彼落擾人好睡的大公雞聲，聽得君不畏不耐煩。

雞聲不是吵他睡不着，雞聲令他難以沉思，因爲雞聲傳來，也該是石小開他們回來了。

石小開一定會來，因爲石小開等着拾取他的成果了！

* * *

有人在拍門了。

這拍門的聲音很特別，好像有人屈指往人的頭上彈。

君不畏當然聽到了。

君不畏不動，也不回應，但外面叩門的小聲有了問聲：「翡翠，翡翠。」是女聲。

耳房中沒聲音，叩門的更敲得門

聲「叮咚」响。

「翡翠，翡翠，妳怎麼未答應呀！」

不旋踵間，又有了另外聲音，也是女聲，君不畏知道這二人是誰了！她們正是美玉與蘭兒。

* * *

「蘭姐，翡翠怎麼了？」

「她不會同姓君的小子一齊……」

美玉的聲音，道：「門窗弄不開呀！」

蘭兒道：「我以爲翡翠與姓君那小子都死了！」

「妳是說翡翠殉情？」

「難道妳忘了，翡翠一直懷念着姓君了，每次咱有行動去對付姓君的，她都不回應，她呀！」

美玉道：「我們快去找少爺來呀，這屋裡死人了！」

蘭兒道：「我去找少爺，我知道少爺昨夜住在騾馬棧，妳守在這裡別走開。」

蘭兒剛剛欲走，忽聽得前院傳來人聲，那聲音蘭兒一聽，便知道是石少東回來了。

美玉已往前面迎去，正與一夥人相遇在偏廊上。

「少爺，不好了！」

來的人正是石小開，他與石壯自騾馬棧回來了。

如今跟在石小開身後面的，尚有石家的四大殺手，那李克發與尤不白還拿着個布袋，誰都知道布袋裡裝着這二人的傢伙。

此刻，石小開抓着美玉，而蘭兒便在此時也到了。

石小開看看二人驚慌的樣子，怔怔的道：「發生甚麼事了？」

蘭兒走上一步，道：「天剛亮我二人去找翡翠，她的門關得緊，窗子也推不開！」

石壯急問：「妳們叫她沒有？」

蘭兒道：「叫了很久。」

石壯對石小開道：「難道翡翠她……」

石小開面上一片殺機，沉聲道：「走，咱們去瞧瞧，就不信她不聽我的話。」

他當先往耳房走，而且走地有聲。

這一行人站在耳房外面了，石小開沉聲問石壯，道：「總管，你看他們會不會已經逃走了？」

石壯道：「少爺，門窗由裡面上門，人必然在屋子裡面，他們也許……」

石小開道：「都死了？」

石壯道：「這是唯一的解釋。」

石小開回身對李克發，道：「把門撞開！」

李克發驀的一腿踢過去。

「叭！」

「轟！」

門往屋內倒去，多少還是激起一些塵灰飛揚。

當人們的視線往屋內射進去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怔住了，石小開努力的搖搖頭，然後他怔住了。

石壯撥撥眼前灰塵，便也大吃一驚。

他想衝進去，但他仍然遲疑的停在門口。

石小開問着：「怎麼會是這樣子，人死了還能坐着？」

石壯道：「少爺，也有站着死的。」

石小開道：「那麼，進去看看，人如果死了，裝蔴袋拋入山溝。」

石壯正欲往房內走，床邊坐的人站起來了。

是的，君不畏站起來了。

君不畏早就坐在那裡了，他當然等着石小開的到來，他早就把應該如何做的事想妥了。

他現在就要依照他的想法去做了。

* * *

君不畏行走就如同一具殭屍，他除了雙脚在動以外，幾乎看不出他任何行動。

他的雙目直視，那當然盯死在石小開的臉上。

他的樣子立刻把人懾住了。

石小開不由得往後退！

石小開退，他身邊的人也退，幾個人退到了後院的花墻邊上了，石小開才大吼，道：「你……沒有死？」

君不畏突然戟指石小開，道：「我沒死，所以你就得死，你個畜牲，你不應該忘了我的話，可是你又忘了！」

石小開未開口，李克發厲吼：「少東一邊站，看我們幾個劈了這小子！」

他的一隻眼瞎了，早就把君不畏恨之入骨。

君不畏道：「誰先死都一樣。」

石小開道：「姓君的，你不但欺侮到我的地頭上，而且也欺到我家裡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吶！」

君不畏冷冷道：「我欺侮你？」

石小開道：「怎麼了，你指名要翡翠陪你，我二話不說的爲你們張羅一切，怎麼，舒服過以後忘了我是誰？你也未免太忘恩負義了。」

君不畏嘿的一聲冷笑，道：「姓石的，你果然奸詐惡毒一小人，惡霸風城欺壓人，你進去看房中床上你的人，你看看便知道。」

石小開吼道：「你把翡翠怎麼了？」

石小開當然明白翡翠必然是死了，否則她早就走出來了，而翡翠也許在對君不畏下手的時候被君不畏發現，才被君不畏殺了。

石小開以爲，只要翡翠死在裡面，他便會一口咬定是君不畏害死的，他只須站在「理」字上，君不畏便不敢對他怎麼樣，因爲他可以去報官，弄君不畏一個殺人犯。

不料君不畏要他進房中看，他當

然要看。

石小開側着身子走進房中，他心中眞的快跳出心口外，面上的表情也冷傲。

石小開先是看看耳房中，這兒一切都是原來樣，沒有打鬥的跡象。

他舉步走到床邊看，被子蒙在一個人的頭上，那床的另一面，還有幾件女子衣褲，那當然是翡翠穿的，想是被中的人未穿衣了！

石小開冷然的伸手，他一把抓起棉被一端低頭看，他幾乎驚叫出聲。

「這……」

「這甚麼？」君不畏甚麼時候站在他身後面，他也未曾發覺，石小開想閃開，耳房太小了。

石小開不想死，他立刻全身戒備，當他看到石壯幾人堵住了耳房出口，他才略略放心。

石小開側身半步，因爲大床上躺着翡翠的屍體，已經全身泛紫色，七孔流血已乾一半，但看上去却又帶着一絲絲的笑意，好像死而無怨言。

石小開就是被翡翠的笑容嚇一跳。

翡翠應該痛苦不堪狀，可是她沒有。

石小開當然不知道，翡翠是甘願替君不畏死的，而且她死在君不畏的熱烈擁抱中，她以爲已死得其所，死得幸福，也死得了無遺憾。

一個人如果這樣死掉，這個人還在乎是怎麼死的？抑或是如何的慘死？

翡翠就是這樣，當君不畏忿怒與痛苦的全身血脈賁張時候，她滿足的露出了笑容。

她是在笑容中走向死亡。

* * *

石小開全身一緊，低吼，道：「她是被你下毒而毒死的，你太過份了。」

「叭！」

「噢！」

君不畏一巴掌打得石小開身子一偏，半張面已腫起來，石小開就是沒躲過君不畏的這一掌！

門外面，李克發幾人看得淸，他們的少東幾曾被人打過耳光。

只有他們少東打別人，甚至打他們。

李克發就要動手往房中殺進去了，但被石小開喝住。

石小開的心中明白，自己絕非君不畏對手，如果能打過這小子，他早就不叫君不畏活了。

石小開當然明白，李克發幾人衝進來，第一個死的就是他自己。

君不畏一把揪住石小開，他幾乎把石小開提起來！

「你想幹甚麼？」石小開咬牙叫！

君不畏道：「你剛才說甚麼？」

石小開道：「你把我的侍妾毒死在床上。」

「叭！」

「唉！你他媽的又怎麼說？」

君不畏道：「你說她是我毒死的？」

石小開道：「昨夜你要翡翠陪你，我大方，我二話也不說，我叫人爲你們備酒還燒洗澡水，你痛快過了，忘了我們對你的一片好心，反把我的姑娘毒死，喂，姓君的，我是把一個活蹦亂跳的女人交給你的，一早她死了，你說，這不是你害的又是誰？」

石壯在門外接上口，他大吼：「對，人一定是他害死的，操他娘，反找我們少東痲煩呀。」

石小開道：「你是怎麼把翡翠毒死的？」

君不畏手一推，石小開坐在床沿上。

他把一雙赤紅的眼睛怒睜着，自懷中取出一塊襟角抛在石小開的手上，吼道：「我問你，你認識字嗎？」

石小開接過襟布，道：「當然識字。」

君不畏道：「那好，你大聲的唸出來，看看這上面寫的是甚麼？」

石小開把襟布攤開來了。

他的雙目一暗，眉頭也跟着皺起來了。

「萬兩銀子不取，我爲卿狂，翡翠無以爲報，以身相許，賤妾奉命殺你，怎忍下手，但願來世相聚，再效于飛！」

血書，這是血書，石小開全身一震，破口大罵：「個不要臉沒良心的賤貨，我平日白疼妳了。」

「忽！」

那血書一把又被君不畏奪過去，石小開氣得站起來。

「咻。」

君不畏出刀眞快，比電都快，刀刃已擱在石小開的脖子上了，他只需刀鋒下壓，石小開的頭就會掉下來。

石小開幾乎眨眼間，頓覺自己一點機會也沒有。

門外站的幾個人，幾乎異口同聲的叫起來。

「少東。」

石小開雙手一攤，低沉着聲音，道：「姓君的，你敢殺我？」

君不畏冷然，道：「我把你這顆坑人的腦袋切下來，連同翡翠的血書送交你爹去。」

石小開全身再一顫，道：「也是本少爺用人不忠，本少爺認了，姓君的，你不會忘了你曾說過的話吧？」

君不畏道：「甚麼話？」

石小開道：「你曾說過，如果我要活命，那就用銀子買，你怎麼忘了？」

石小開咬牙，道：「翡翠一死，我考慮許久，是不是履行我的話。」

石小開怒叱，道：「姓君的，你不能說話算放屁，你還是個人物嗎？況且死的是我的人吶！」

君不畏道：「她的心却是我的。」

石小開叱道：「强詞奪理。」

君不畏道：「血書爲証。」他抖着另一手上血書。

石小開道：「血書？」

門外的石壯大叫，道：「甚麼血書，也那許是你的小子逼着翡翠寫的。」

君不畏厲吼，道：「人嘴兩片皮，理由全是你們的，黑白也顚倒，天底下還有是非嗎，娘的，老子這就切下你的人頭來。」

他的刀已入肉半分了，石小開已覺發痛。

石小開立刻對門外的石壯怒叱：「石總管，都是你的餿主意，你眞想我死在姓君的刀下呀。」

石壯慌道：「少爺。」

石小開道：「別說了，咱們花銀子吧。」

石壯回應道：「是，少爺。」

石小開又對君不畏道：「姓君的，你這把刀也應該收起來了吧。」

君不畏道：「哼，到現在我才明白爲甚麼江湖上那麼多人爲銀子而拚命。」

石小開道：「閒話少說，閒屁少放，你要多少銀子？」

君不畏道：「我問你，昨日我打算要你補償白銀一萬兩，只因爲翡翠，我放棄那一萬兩銀子不要，可是你小子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要翡翠拿毒藥害我，如今翡翠已死，姓石的，你也休省却那萬兩銀，想活命，你把萬兩銀子一文不少的拿出來，你琢磨吧！」

石小開幾乎要癱下地了。

他大叫：「你……獅子大開口呀。」

君不畏道：「我不勉强。」

外面李克發厲聲吼：「他奶奶的，窮鬼窮怕了，你敢向閻王老子頭上敲呀！」

石壯也吼：「媽的，棺材裡伸出手死要錢不是。」

君不畏怒叱，道：「石小開，叫他們外面安靜，要不然先挖出你一隻眼。」

石小開想到眼睛，他內心不懼反而笑，但他的表面並未笑。

「你要挖我眼？」

「外加上一條腿。」

這話令石小開心中再樂，這不是同他老爹一樣了嗎？

爲甚麼同他老爹一樣他就樂呀。

君不畏又接道：「我叫你們父子一個模樣。」

石小開大聲的道：「好，算你狠，我花銀子買命。」

君不畏再指指床上的翡翠，又道：「外加一個小條件，你小子厚葬翡翠姑娘。」

石小開又火了。

「他娘的，翡翠她是我的人，爲你這小子她死了，她是我養的人，她應該爲我而死，她……」

君不畏怒道：「你若不答應，一萬兩銀子我也不要了，老子就拿你去陪葬。」

石小開無奈何的道：「你欺人太甚了。」

君不畏道：「姓石的，你若是個人物，你就拒絕，半招之內你若能躲過，我甚麼也不要，轉頭走人。」

他這話似乎在吹牛，但不論是否在吹牛，石小開就是不出手。

石小開不是二流玩刀人，他乃石不全的兒子，如果論武功，石壯他們幾個都比不過他。

* * *

石小開嘆口氣，道：「娘的，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好，我照辦。」

君不畏道：「要把翡翠的墓修得十分體面，如果我去台灣回來，看不到翡翠姑娘的墓，姓石的，我放火燒了你在小風城所有一切。」

石小開雙眉一挑，道：「你去台灣，必是助鏢局的那批保鏢的了。」

君不畏的頭一抬，道：「你管得着嗎？」

只這麼一句話，石小開的肚子幾乎從裡笑開了花，他用力的壓住那股子興奮，道：「好，我不會叫你失望，姓君的，你不會還有別的要求吧？」

君不畏道：「我在想，我是不是太吃虧了。」

石小開大叫，道：「你還吃虧呀？我姓石的才是標準的賠了女人又折兵呀，你他娘的吃甚麼虧。」

君不畏道：「你懂個屁，江湖難得知心人，我是浪子，這些年好不容易遇到翡翠，却只兩次在一起便是如此的結局，你想想，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痛不欲生啊。」

石小開冷笑，道：「少來，操，我知道你同苗姑娘已打得火熱。」

君不畏道：「我不配。」

石小開暗自一喜，道：「你們難道沒有……」

君不畏道：「別想得那麼齷齪。」

石小開微微笑了。

他心中在想，一個浪子，你也配追求苗小玉嗎？

* * *

石小開忍着痛，也忍着怒，拍拍手對門口的石壯，道：「去，前面取一萬兩銀子過來，打發這可惡的快滾，別誤了這小子上船的時間。」

石壯他們早就心中在笑了。

石壯走得快，利時間走到帳房去取現，大小銀票他弄了一大把，又急匆匆的到了耳廂外。

「少爺，銀子拿來了。」

「給他，叫他滾。」

石壯把銀票送到君不畏面前，道：「拿去吧，省着花，張張銀票有血腥。」

君不畏到了這時候也不再多言，他接過銀票就對石小開道：「石兄，你不送送我這客人？」

石小開叱道：「你滾。」

君不畏道：「那得你陪我滾。」他

的那把剝皮快刀又微微的抬起來了。

石小開道：「天下還有強迫主人送客人的呀！」

君不畏道：「如果有人想坑我，我有個你墊底。」

他的聲音很大，外面的人吃一驚。

蘭兒就吃驚，因爲她要在君不畏走出來的時候，一把毒粉罩過去，她不信君不畏又把鼻孔塞住。

但君不畏的話叫蘭兒洩氣，她不敢造次了。

於是，耳房之中擠出兩個人來，石小開陪着君不畏，那麼輕鬆的好像哥倆的一樣往前面走。

石小開走到前屋還得笑笑的向賭坊中的熟人打招呼。

君不畏也隨着點頭笑。

有人就莫名其妙，因爲前不久苗家請人要殺這姓君的，怎麼今天他們又變成好朋友了。

其實這些人才不會深究，這些人只喜歡賭。

* * *

石小開站在台階上，他的幾個殺手就站在他兩邊。

他們看着君不畏遠去，每個人的面上一片冷傲之色，當然也有咯崩咬牙的。

石壯道：「對付這樣的惡棍，我們除了在海上做了他，實在別無他法可使。」

石小開沉聲道：「把翡翠那賤人裝上蔴袋送到山裡去喂狼，娘的，厚葬？你看得到嗎？」

說完，他手一揮，道：「苗剛他們大概快去驗貨封桶了，咱們去棧房。」

這一行下了台階便往南門走去。

他們一大早趕來賭坊，原是要看成果的，也是看君不畏怎麼死在翡翠手上的，豈料眞的事與願違。

* * *

石小開一行剛到騾馬棧房，苗小玉與他的大哥苗剛二人也到了。

苗剛只一看，便對石小開道：「石少東，驗貨封桶往船上運吧！」

石小開道：「我等賢兄妹來了。」

苗小玉已開始看貨了。

她每一隻桶均看過，然後看着石小開把封條加以貼封打印。

石小開的大門外停了五輛大車，伙計們開始往車上抬，看每個人的樣子，每隻桶夠重的。

五輛大車裝滿，大木桶也已上完畢，石小開隨之取出銀票二百兩交在苗剛手中，道：「先付二百兩，剩下的照老規矩，回來一齊算。」

苗剛接過銀票往懷中塞，還回了一聲：「貪財了！」

大車出了小風城的城門，直往海堤馳去，每一輛大車上三個人押車，一路來到海堤邊，領頭的乃是總管石壯，他跳下車先登船，迎上石壯的乃是小劉。

小劉當然也認得石壯，他抱拳一笑，道：「總管！」

石壯道：「貨在那裡上船，放置那裡？」

小劉指着大艙，笑道：「全部在這裡！」

石壯道：「有幾桶必需小心放置，所以我把人也帶來，幫着往船上裝。」

小劉道：「那最好不過。」

人多好辦事，五大車大木桶很快就裝艙完畢，苗剛與他的幾位鏢師也到了，他見已裝進大艙，又見艙板閣閉上纜繩固定，便放心的對石壯點點頭。

石壯左右看，怎麼不見君不畏與苗小玉前來，他正在吃驚，如果苗小玉與君不畏不來，計劃就泡湯了。

不料就在這時候，只見黑妞在前，苗小玉陪着君不畏來了，二人邊走邊說着話，很快的走到海堤邊。

石壯對二人點頭揮手，道：「兩位，一帆風順吶。」

君不畏一瞪眼，苗小玉道：「如果這是你心裡話，我便也悉心感激了。」

石壯道：「這是甚麼話，一船的貨可是我們的呀。」

於是，石壯哈哈笑着，率領着他的人車走了。

* * *

啓航的時辰到了，「跨海鏢局」的三桅大船，船頭伸出一隻長杆子，杆子上面捲起一長串鞭炮，剎時間辟辟叭叭的响起來也引起一片歡呼聲。

船上面除了總鏢頭苗剛之外，另外便是副總鏢頭羅世人與四位鏢師，再加上君不畏與苗小玉，幾乎跨海鏢局的精英全都來了。

行船的伙計有十名，如果一切順利，五天之後他們便回來小風城了。

* * *

跨海鏢局只有這麼一艘三桅大船，船中央是鏢貨，船頭艙住着十名伙計，後艙隔了一間小艙，苗小玉與黑妞兒便住在裡面，君不畏與苗剛等二人便也擠在後艙裡了。

三面大帆升起來，大船剎時間破浪往東行，往東當然走往台灣的鹿港。

苗剛站在船頭上，他回頭望，海平面上已不見陸地了，小風城早已遠離，他高聲對掌舵的小劉吩咐：「舵穩好，好像是順流。」

小劉大聲回應，道：「總鏢頭，正是順流，好兆頭。」

這就是船上規矩，盡說的吉祥話。

* * *

君不畏在船艙中睡大覺，他懷中有銀票幾百兩！

他把石小開那裡「整」來的萬兩銀票已交苗剛收藏在鏢局裡了。

君不畏無心同人談話逗樂子，因爲他心中爲翡翠姑娘在思忖，翡翠太傻了，竟然爲他這麼一個浪子而死。

君不畏的心中充滿了忿怒，他的眼中也盡是翡翠的影子，這光景就令他寢食難安。

他到南邊來，爲的是殺大海盜田九旺的，不料田九旺去北邊同捻黨勾結，甚至海盜的那座魚山孤島上也只剩下些女人守着。

這就不比在陸地上找人方便，大海上到那裡去找大海盜田九旺。

君不畏果然煩惱得輾轉翻側又咬牙切齒了。

* * *

就在一輪紅日往西落的時候，遠處水面上出現一條大船，這條大船的船帆很奇怪，一半黑一半紅，三隻桅上三面旗，每一面分別成黑白色，看見的人便覺得這條船有問題，因爲它令人不舒服。

鏢船上站在高處的瞭望大聲喊叫起來了。

「是海盜船呀，過來了。」

艙裡面的人全部走出來了，大伙也立刻看到了。

苗剛一見也大叫：「準備，抄傢伙。」

苗小玉四下看，怎麼沒見君不畏了。

她大方的走到後艙內，只見君不畏躺在那兒沒動顫，似乎還在睡大覺。

「君兄！」

苗小玉這麼一聲叫，君不畏坐起來了。

「苗姑娘，我知道了。」

「你不起來瞧瞧？」

「叫他們來吧。」

突然有人大聲叫：「看，好像大海盜田九旺的海盜船，好大喲。」

「它們衝過來了。」

「咻！」君不畏奔出後艙外，他舉目看過去，三里外果然一條怪船往這面衝來了。

君不畏問苗剛：「苗兄，眞的是田九旺？」

苗剛道：「兄弟，傳言田九旺的船艙就是這樣。」

君不畏咬牙咯咯响，道：「我終於找到你了，姓田的，拿命來吧。」

* * *

鏢船上的人已準備搏鬥了，他們每人手上提着刀，每人也有兩把小刀，那是當鏢擲的短刀。

突然間，鏢船裡面發出「咚咚」的聲响聲令苗剛等大吃一驚，衆人不由得低頭看，喲，貨艙內的咚聲更响了。

苗剛看看衆人，道：「這是甚麼聲音？」

羅世人道：「好像有人在鑿船。」

君不畏也聽到了，他走到貨艙上面，把耳朵貼在艙蓋上仔細聽，不由緊皺眉頭，道：「不好，是有人在敲打船底，這聲音不只一個，有好幾個。」

苗剛急忙走到船邊，他往水下面看，他以爲一定有人潛到他的船底動手脚。

但他甚麼也沒看見，而聲音也更响得密。

苗小玉道：「哥，會不會是那些大木桶呀。」

苗剛道：「怎麼可能？大木桶裝的是貨，每個木桶上封條，那是不會有問題的。」

君不畏道：「苗兄，你們驗仔細了？」

苗小玉道：「我同哥看着封桶的。」

君不畏道：「木桶底部也驗過了？」

他此言一出，苗家兄妹齊吃驚，兄妹二人相對看，不知如何是好。

便在這時候，斜着衝來的海盜船上，已有人大聲叱吼：「他娘的，你們還不快快落帆吶，找死不是？」

苗剛也厲聲回道：「來船那位當家的？」

海盜船上傳來大聲笑，只見一人站在船頭翹起地方，一手斧頭一手是刀，他舞動利刀大聲叫：「老子田九旺，你大概就是小風城姓苗的了。」

苗剛吃一驚，怎麼田九旺知道自己？

苗剛大聲道：「你是田九旺呀，咱們保鏢賺點辛苦錢，不合你們出手搶，海面上大家揮揮手如何？」

對面的大船上，田九旺那一對金魚眼睜得大，他仰天哈哈狂笑，道：「那是你一廂情願，姓苗的，你還不叫人落下帆。」

苗剛不叫落帆，盡量擺脫田九旺的船碰上來。

這時候，只聽船底的聲音更密集的响不停，顯然有不少的人在鑿他的船！

這才是令他心神不寧的事情。

苗小玉很想叫人開艙來查看，但時不我予，她急得直跺脚。

於是，海面上兩條船併行了。

君不畏已衝到船頭高處看，他也大聲的喊叫着。

「田九旺，我找你很久了。」

君不畏這話剛叫完，對面船上有人開罵了。

罵人的大漢不是別人，二當家侯子正是也。

侯子正與三當家文從武在上海，他們與沈家有交情，不料沈大小姐海派作風，她愛上浪子君不畏，而文從武却死在上海沈家賭坊後院，而且死得很慘。

* * *

侯子正雙手抱刀指過來，他高聲的罵：「操那娘老皮，原來你果然在船上，當家的，就是那小子把老三坑殺了，他還口口聲聲要找你。」

另一女人也出現了，那個女人正就是魚山島上的，她也尖聲罵：「操那娘，看你小子今天往那裡逃。」

君不畏哈哈笑，道：「妙，該來的全到了。」

大海盜田九旺吼道：「姓君的，你找老子幹甚麼？」

君不畏道：「大約半年前，朝廷派出一名巡按去台灣，大海上你把他們都殺掉，可有這麼一回事？」

大海盜田九旺仰天大笑，道：「老子每天都殺人，甚麼官呀民的，老子都不記得了。」

君不畏道：「我便告訴你，也叫你死得明白，那位巡按就是我哥，我們是孿生，你看到我，必會記起你曾殺過像我一樣的人。」

他此言一出，對面的海盜們都發楞，苗家兄妹二人也吃驚，到這時候，大伙才知道君不畏的眞正身份。

* * *

大海盜田九旺的船就快衝上鏢船了。

苗剛已發覺水聲嘩啦啦响，水聲响自船底，他的大船已開始進水了。

苗剛看看這情形，他當機立斷，大聲吼叫：「兄弟們，今天咱們拚了，咱們別等海盜登船，咱們把船靠上去，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苗小玉道：「哥，莫非那些大木桶有問題？」

苗剛道：「那得搏殺以後才知道。」

君不畏道：「田九旺那惡盜，他是我的了。」

苗剛這次出海，鏢局的精英盡出，雖然十名伙計，但都是好手。

* * *

兩條大船在大海上迴旋中急速的撩起海水嘩嘩响，本來鏢局的船在迴避，由於苗剛的話，小劉與另一大漢使力的把船往正面擺。

小劉大聲吼：「落帆。」

「刷刷刷」聲相繼响起來，剎時間三桅大帆收起來了，却也聽得海盜船上的二十多名大毛漢哇哇怪叫着「殺」。

海盜船早就把帆落下了，有幾個大漢把錨鈎長竿舉起來，就在兩船打橫往一起衝的剎那間，七八支鐵鈎拋過來了，啊，就有七八個海盜，從扯帆的繩索上自空中盪着跳過來，他們一旦落在船面上，舉刀便砍。

「殺！」

「拚吶！」

船已衝在一起了，雙方面的人也狠幹起來。

那苗剛早就認準侯子正，他撲過去就是十一叉掃打全抖出來了。

侯子正的斧頭左右劈，兩個人一時間殺得凶殘，光景是誰也不讓誰。

苗小玉黑妞兒，雙雙奔殺那個海盜婆，三個人就在船尾幹上了。

海盜婆來自魚山島，她本來要找上君不畏的，因爲她忘不了被君不畏反囚在山洞內的恨事，只可惜君不畏在大船撞上的剎那間，他已撲向田九旺了。

* * *

田九旺的手上的兩般兵刃，一把利斧與一把東洋刀，田九旺的頭上還纏了一條尾巴，一看便知道是虎尾。

田九旺面對君不畏，他齜牙咧嘴冷冷的笑，道：「小子，聽說你要田大爺的項上人頭去領賞呀。」

君不畏徐徐的取出一張官家告示，道：「賞銀一千兩，你可要過目？」

田九旺道：「你也要爲你甚麼狗屁兄弟報仇？」

君不畏道：「難道你沒殺一個像我這樣的人？」

他頭一仰，又道：「你看看清楚。」

大海盜田九旺雙目一亮，好大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轉動了幾下，道：「嗯，是有那個年輕官兒被老子劈死在大海裡，自從這件事以後，官家就發出海捕文書要抓老子，而你，你第一個找上我，嗯……你也找對人了。」

君不畏道：「田九旺，你這名字就好比牌九中的天九王，你還不到頂尖人物。」

田九旺咬着牙，道：「你小子大概很喜歡賭牌九了，你說老子不是頂尖的？」

君不畏道：「天九王猴來降，我今天就是猴子，老小子，你的尅星來了。」

田九旺已發現雙方幹得狠，他的人倒下的要比對方的多，他豈能把時間浪費在嘴皮上。

田九旺一瞪眼，東洋刀橫掃，利斧高舉，一聲大吼：「老子劈了你這小狗操的。」

空中响起一陣金鐵撞擊聲，聽起來就宛如五月花砲般那麼密集。

君不畏露出一副慓悍相，他騰身直撞對方的刃芒中，就在這一陣响聲與冷焰迸濺裡，他的口中一道細芒激射而出，那麼神奇的抹過田九旺的脖子。

「噢……啊！」

雙方落地，田九旺的斧頭不見了，他持斧的一手用力的按緊脖子。

君不畏的右手肘上有一道血痕，那是他悍不要命闖上去時候被東洋刀掃中。

猛回身，君不畏發現田九旺那黑又紅的大臉盤上一片朱赤，那一口比一般人的牙齒大一倍的牙，已全部露出來，發出森森白光。

「小子啊，你怎麼下的刀？」

君不畏道：「你很想知道嗎？」

田九旺凶芒一斜，忽然雙手抱刀，他的刀在半空中劃出無數個極圈，忽然往君不畏推過去。

「殺！」

田九旺叫聲是厲烈的，猶似下山猛虎吼聲。

君不畏彈身而上，他不爲田九旺的凶狠而稍退。

原本就是這樣，動上刀，誰狠誰才唬倒對方，但今天田九旺遇上的乃是君不畏，而君不畏是專門來找他報仇的。

君不畏已經找他很久了。

「叮噹」之聲再起，田九旺忽然仰面自刀層中往下摔，他摔得還眞不輕。

「轟！」

田九旺的身子從船頭跌落在一丈八尺深的艙板上，他皆目張口叫不出聲，因爲他的喉管被切斷了。

君不畏殺了田九旺，他木然的站在船頭上，因爲他發覺鏢船已往下面沉，至少已沉了兩尺深。

他吃驚的看着，便在這時候，鏢船上面那一層緊緊蓋的艙蓋被人自裡面劈開來了。

君不畏一見，便知道這又是石家父子二人弄的詭！

他轉頭看苗小玉，發現苗小玉與黑妞二人與一個海盜對殺狂砍，附近那個海盜女子早已死在那兒了。

再看苗剛，苗剛身上在冒血，侯子正也滿身是血，兩個人就在船中央殺得兇。

君不畏早就恨透侯子正了。

侯子正曾傷過在君不畏手裡，那時候在上海，如今也算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了。

君不畏先不去管鏢船上的情況，他躍到田九旺屍體旁邊，尖刀一揮便切下田九旺的人頭。

眞嚇人，他左手高舉人頭，躍在艙頂上大聲吼叫：「田九旺已死了。」

這一聲叫，第一個吃驚的便是侯子正。

侯子正吃驚抬頭看，苗剛的一支短叉擲出手。

「砰！」

「啊……」

侯子正的背上被叉穿透，他往地上倒的時候，還怒目直視君不畏。

侯子正倒下了，七八個海盜就在他附近，這個影响可大了，不旋踵間，又有三個被砍倒。

一時間，海盜們往船尾集中，放眼看也不過只有七八人還可以拚殺，只不過他們已被鏢局的人前後圍上了。

* * *

苗剛看看自己兄弟們，發覺傷的還不少，一大半人的身上帶着傷，三個傷重的正靠在船邊直哎唷。

這時候君不畏已指着鏢船對苗剛叫道：「苗兄，鏢船上出問題了。」

苗剛回過頭，只見鈎住的船已往一邊斜，就在他一怔間，鏢船上發出「轟通」聲，幾塊蓋貨艙的木板被托起來了，只見十個怒漢已跳在船面上來。

君不畏只一看，便冷笑了。

只見爲首的一人不是別人，「閃電刀」任一奪來了。

這老兒曾在石家大宅前面擂台上敗在君不畏的手上，如今不知怎麼會出現在大海上。

跟在「閃電刀」任一奪兩邊的人都是有來頭的人物，苗剛一看便頭皮發痳。

他對君不畏低聲道：「君兄弟，怎麼這些惡人會在我的船上？」

君不畏道：「我只認識一個任老頭。」

苗剛道：「你看那個赤髮大漢，他的外號叫『赤髮羅漢』拜占山，左面的手持雙爪傢伙是『金錢豹』張耀，還有個金筆林老十，都是些頭痛人物。」

君不畏道：「不就是玩命嗎？苗兄，我以爲石家父子二人太可惡了。」

苗剛咬牙，道：「我兄妹中了姓石父子二人的偸天換日之計了。」

君不畏道：「大桶有問題。」

苗剛道：「不錯，問題出在大桶。」

二人只說了幾句話，鏢船上的十個惡漢已奔殺過來了。

這些人一字排開在大海盜船邊上，那「閃電刀」任一奪對着君不畏一聲冷笑，道：「小子，咱們又遇上了。」

君不畏道：「石家父子眞厲害，把你老裝在大木桶裡面，任老，他父子大概出了不少銀子吧。」

任一奪叱道：「別說銀子，爲你的命擔心吧，兒！」

君不畏道：「你們這麼辛苦的潛上船，任老，我不會叫你們失望的。」

任一奪對紅頭髮的拜占山道：「聽聽，這小子有多麼的狂妄。」

拜占山頭一甩，道：「看我劈了他。」

任一奪把手一攔，道：「等等。」

拜占山道：「還等甚麼，雙方已有死傷了。」

他的話幾乎令苗剛吃一驚，苗小玉也奔過來了。

苗小玉驚訝的叫道：「哥，他們從那裡來的？」

苗剛道：「大妹呀，咱們上了石家父子二人的當了，這些人是由大木桶中出來的。」

苗小玉道：「大木桶裝的是各類貴重貨物呀，怎麼會是這些人？」

一邊，君不畏道：「你們沒有查看大木桶底部，他們在運來之前，把貨又取出來，把人藏裡面，你們就不會知道了。」

苗小玉跌足道：「眞是可惡！」

那面，任一奪突然大聲喊叫：「田當家的，田當家怎麼不見來會合，你們二當家也該在吧？」

任一奪這麼一吼，鏢局的人全都明白了。

原來這些人與大海盜田九旺有配合，準備在海上消滅鏢局的人，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殺君不畏。

只可惜雙方搏殺的過程太快了，等到任一奪這十個殺手破桶撞板而出

來，田九旺這邊已死傷一大半了。

這樣的過程也令任一奪料想不到。

苗剛忽然大笑了。

當他把事情想通之後，他嘿然大笑了。

任一奪還在呼叫田九旺，猛古丁一顆人頭往他身上砸過來。

「接住，他就是你要會合的田九旺！」

君不畏拋出人頭後，大步迎上任一奪。

任一奪手一撥，好大的人頭落到海中了。

他驚怒交加的道：「原來你小子已把田頭兒殺了。」

君不畏道：「下一個就是你。」

海盜中有人大聲叫：「我們二當家也死了，你們來得太慢了。」

這是對任一奪的抱怨，任一奪當然知道。

那金錢豹張耀擧着雙爪大吼一聲，道：「任老，咱們還等甚麼？殺！」

張耀斜身撲擊，正與退守回來的羅世人遭遇，羅世人二話不說，長短刀上劈下掃，與張耀二人狠幹上了。

拜占山要殺君不畏，一支長叉攔住他，是的，苗剛舞叉迎上去，二人就在船邊殺起來。

「金筆」林老十吃吃笑，他指着苗小玉道：「好美的女娃呀，林爺侍候妳了。」

林老十不老實，一副色迷迷的樣子，出手一招便點向苗小玉的右胸膛，一看就知道他淫邪。

苗小玉的刀左攔右殺，「噹」的一聲撥開金筆，右手尖刀已掃向林老十的肚皮，林老十「猴」的一聲往後閃，他這才知道苗小玉不簡單。

「跨海鏢局」的四位鏢師沒閒着，分別迎上撲過來的另外五個漢子，黑妞兒就攔住一個矮漢打起來。

任一奪見雙方交上手，他面對君不畏冷冷笑，道：「姓君的，今天在這大海上，你以爲你還有機會生離？」

君不畏道：「這話應該我問你，莫忘了，石家門外是你逃走的，你多活這些天，應該珍惜才是，不該再送上門，這大概石家父子出了重金吧！」

任一奪道：「小子，咱們別盡磨嘴皮子，你不看他們殺得多熱鬧，你就不出手嗎？」

君不畏道：「任老，對於你的年長，我依然尊敬，對於你的行爲，我却不敢苟同，當然我也帶着些許的同情，因爲你是個被人利用的可憐老人，人吶，誰能不被白花花的銀子誘惑，你……呀！」

任一奪大吼一聲騰身而起，半空中傳來他的叱罵：「我宰了你這小畜牲。」

未等對方落下來，君不畏後起先到，他的身法就如同他早已等在半空中似的。

於是，那尖刀交叉搓磨聲與無數碎焰激射中只聽得一聲厲嚎。

「噢！」

「咚！」

任一奪的頭上在冒血，他落下來打着旋，而君不畏的左上臂一刀連下來過肘才停住，但他却神來一腿踢過去，「叭」的一聲直把任一奪踢落在大海裡。

* * *

「啊！」

林老十果然厲害，他的金筆直把苗小玉的右手尖刀打落海中，暴伸手就去活捉苗小玉了。

君不畏的雙目泛紅，他拔身而起，一個雲裡翻，落在林老十的背後。

「唔……」

林老十挨的一刀眞叫慘，後背處被君不畏切開來，他的手就沒有再收回來，便倒下去了。

苗小玉不及開口便往苗剛那裡殺去。

苗剛正與「赤髮羅漢」拜占山生死之搏，兩人就快分出勝負了。

兩個人的身上在冒血，這時候苗小玉撲過來了。

苗剛的鋼叉猛一揮，拜占山的砍刀斜着砍，苗剛就是要拜占山如此回應，他的鋼叉猛一收，帶動着敵人的鋼刀打着旋，一時間拜占山無法把砍刀收回來，於是……

於是苗小玉的尖刀自側面刺上拜占山的右側脅下，尖刀深入半尺深，殺得拜占山「噢」的一聲打起旋來了。

苗剛一聲冷笑，橫叉掃打，「叭！」直把拜占山打落在海裡面。

兄妹二人聯手幹，立刻往船中央衝去。

苗剛抖動鋼叉哇哇吼叫：「殺！」

苗小玉直往黑妞那裡去支援，便在這時候，副總鏢頭羅世人一聲尖叫：「唉！」

站在船頭的君不畏看到了。

羅世人的後頸帶起一片皮肉拋飛一丈多高，敵人的鋼爪上還在滴血，那羅世人叫着一刀掃，却又被敵人的另一爪攔住，於是，半空中帶血的鋼爪就要擊中羅世人的頭上去了。

君不畏便在這時候出手了。

君不畏如果撲去就來不及了，他把手中尖刀抖手擲去，而且也發出一聲吼：「着！」

「叭！」

「啊！」

眞準，君不畏的尖刀直貫「金錢豹」張耀的後背，就不知穿透前心沒有，不過張耀那半空中的利爪再也無法往羅世人的頭上擊下了。

羅世人轉過身，他的長刀猛一掃，幾乎把張耀來一個攔腰斬。

羅世人氣急了，他下刀就是一聲罵：「你娘的！」

張耀死了，君不畏過來抽出他的尖刀，對羅世人道：「羅兄傷得不輕，

快回船包紮。」

羅世人道：「君先生，你也在滴血呀。」

一笑，君不畏道：「我不要緊。」

他只說了這麼一句話，立刻在船邊拾起一根竹篙，只見他左挑右撥，直刺橫掃，刹時間被他打落海裡的大漢就有五六個，於是尚餘的不過六七名海盜，一看勢頭不對，立刻便往海裡跳。

就在這時候，突然大船往一邊偏，苗剛一看，原來自己的大船已往水中沉，由於船邊被鐵鍊繩索鉤牢，一時間無法解開，便也帶動這艘海盜船往一邊偏斜，時間一久，便這海盜船也會沉掉。

* * *

一場搏殺剛完，另一場危難又到，苗剛急叫大伙快把兩船分開來。

有幾個漢子帶傷幹，又是刀又是斧，紛紛往鐵鍊與繩索上砍去。

海盜船被帶往一邊，偏得幾乎船上站不住了，又見鏢船上那些大木桶有幾隻已漂出艙外隨波逐浪，這光景大伙全慌了手脚。

君不畏似也無法可想，他驚慌中把黑胖叫到一條繫船鐵鍊邊，道：「你用力的拖住這條鍊子。」

黑胖立刻雙手用力抓牢鐵鍊，君不畏雙臂貫力，他大聲吼叫：「快把套環鬆掉。」

原來他與黑胖一樣，也用力去拖拉鐵鍊，就在這千鈞一髮間，兩個大漢急忙把套在船柱上的鐵環拔起來。

「轟！」

「嘩！」

兩條船便立刻分離了，那鏢船已往水下沉去，海盜船却猛的一個大偏，船上的人有一半翻滾在船板上。

於是，海面上又見大木桶漂浮起來。

苗剛一看，自己的船已沉，這分明是任一奪他們在底艙鑿了大洞，光景是要把鏢局的人加上君不畏全部殺死在海上了。

苗剛想到這裡，心中忿怒至極，立刻命人把海中的大木桶打撈上船，他要找石家父子二人去理論。

* * *

君不畏很愉快的躺在船艙中，苗小玉就坐在他身邊。

君不畏雖然殺了田九旺，爲他的攣生哥報了仇，却也爲情所愁，所以他愉快在臉上，心中却有些苦。

苗小玉道：「君兄，咱們轉回小風城，你陪我去找石家父子二人理論。」

君不畏道：「那是當然。」

苗小玉緩緩把手按在君不畏的手背上，她半低頭的道：「我終於明白一件事了。」

君不畏道：「妳明白甚麼？」

苗小玉道：「你不是爲了官府的賞金才找田九旺的，你是爲了報仇。」

君不畏道：「不錯。」

苗小玉道：「你爲了你哥，你們是攣生兄弟？」

君不畏嘆口氣，道：「是的，我們雖是攣生兄弟，却是性格大異其趣。」

苗小玉道：「很奇怪，你們應該有相同地方才對。」

君不畏道：「我那攣生哥，他從小比我聰明，妳知道吧，這年頭，聰明的人習文，我却習武。」

苗小玉道：「大半年前大海上出命案，眞的轟動一時，原來死了的巡按大人是令兄。」

君不畏道：「我們志趣不一樣，我無法忍受那種官場的禮儀，也不喜歡人五人六的官場生活。」

苗小玉道：「你是一頭野馬。」

她漸漸的低下頭去。

她的秀髮也拂在君不畏的臉上了。

君不畏却仍然古井不波，他甚至一動也不動。

苗小玉動，她把手移向君不畏的面頰，那麼輕柔的撫摸着，也低聲的道：「一匹野馬，不知我能否騎着牠馳騁大江南北。」

笑笑，君不畏道：「騎上我這匹野馬，妳會後悔的。」

苗小玉道：「那麼，就叫我後悔一次吧。」

她說着便把臉送上去了。

她的頭稍稍移動，溫暖的櫻唇已印在君不畏的唇上了，她眞的把一顆純眞的心，要交在君不畏的手中了。

君不畏不會拒絕，他只是多了一層思忖。

只不過在苗小玉的溫存下，君不畏伸手把苗小玉抱在懷中了。

這是一間十分精美的小艙，顯然是大海盜田九旺一個人住的地方。

小艙的艙壁上有個木架子，上面還放了不少酒，三張虎皮舖在板子上，矮桌是長方形的固定在小艙中央，再看另一面，還有幾把鋒利的東洋刀。

苗剛就把田九旺的這間小艙交由君不畏住下。

* * *

君不畏臂上的一刀也不輕，但在苗小玉的照料下，他輕鬆多了。

他抱住苗小玉只是文雅的吻了幾下。

苗小玉回應的却是渴望再狂烈，但她也明白，君不畏受了傷，他應該多多休息。

二人只是相擁互抱，苗小玉還是站起來了。

「君兄，你多休息，天亮我們就到了。」

「妳也歇着吧，大伙都累了。」

苗小玉走了。

她回到自己住的小艙時候，發覺黑妞還在枯守艙門外，苗小玉道：「怎麼不睡？」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魏薇又到白馬山莊向莊主呂玉山直說青苗幫利用她陷害五個高手，她和王飛定計和指定幾個目標連絡反擊，白莊主答應後才離去，現在又和一方霸主李孟秋演雙簧戲，以釋青苗幫之疑心，這一切都被余、燕、梁三人看到，暗裡跟踪，三人雖然易了容，仍被青苗幫的人發覺，其中的幪面人亦被小余發覺，用齊師父教過的老招亦不敵此人，幸得三寸丁高嘉率衆侏儒來援助……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損形象脅逼入夥　惡作劇走板荒腔

余懷芝也受了傷，還不輕呢！

「三寸丁」高嘉是鄺海的好友，也是齊天洪及皇甫桐的知交，才會帶着他的子女及門下來此相助。

他也知道，蒙面人不好調理，更知道必有死傷。

只不過他義無反顧，寧死不退。

於是可憐的侏儒一個個地倒下，有的傷重死亡。

小余和燕翎猛撲，却被砸了回去，但他們又再次撲上。

二人噴出的鮮血，弄了他們自己一臉。

此時此刻，才眞正地看出蒙面人的深度了。

造物者賦予他練武的奇才，却沒有給他一顆仁慈的心。

就在這時，忽然一聲怪嗥，一道人箭射了過來。

顯然，這人臉上塗上了油脂，還粘了些樹葉。

此人似乎是個殘廢的人。

顯然，這個怪人的身法詭異，功力深湛，向他撲上的四個一級一品高手，半招不到就被砸了出去。

不但小余和燕翎不認識此人，「三寸丁」高嘉也不認識。

這人是誰？怎麼會有如此高絕的武功？

蒙面人一上，「三寸丁」高嘉及小余都上了。

在這情況之下，蒙面人自然罩不住了。

他一口氣退了五七步。

他似乎還有點不信邪，再次撲向怪人，兩人似乎全力對了一掌，也似乎未分勝負，這更使人吃驚。

可以看出，二人都以全力出掌，居然平手。

當今武林，有誰能和這蒙面人打成平手？

蒙面人絕對接不下怪人及「三寸丁」的合擊，何況小余雖受傷，加上他更是非同小可，所以蒙面人帶人撤退。

這一次加上他是八個人，而未能得手。自然大爲意外。

就在蒙面人呼嘯而去之後，怪人也不見了。

小余和燕翎連忙拜見「三寸丁」高嘉。

高嘉的妻子在救助受傷的侏儒。

這些受傷者之中，有一個是高嘉的兒子。

他們夫妻都是侏儒，生下的兒女當然也是「三寸丁」。

查點之下，死了六個，傷了十一個。

高妻下令就地治療重傷者，死者準備帶走。

余懷芝道：「前輩救命之恩，必當銘記於心。」

「小子，別客氣，我和你兩位師父都是好朋友。」

「前輩，爲了我們，你的部下死了好幾位。」

「他們爲了維護團體的榮譽，從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侏儒知不知道這位援手的怪人是誰？」

高嘉搖搖頭，道：「我想不出是誰。」

燕翎道：「必是前輩認識的人，要不怎會援手？」

高嘉道：「我想也必是你們所認識的人。」

小余道：「晚輩認識的人之中，沒有人具備此等身手。」

高嘉道：「眞奇怪，這人明明有點殘廢。」

「是的，前輩，好像有一腿微跛。」

高嘉道：「相信此人必是『青苗幫』的對頭。」

余懷芝道：「是的，若非和此幫或者與蒙面人有深仇大恨，不會輕易幫助人而招惹這個人物的。」

燕翎道：「高前輩的部下的『亂針繡』眞是一絕。」

高嘉苦笑道：「別挖苦老夫了。」

燕翎道：「晚輩說的是眞話。」

「這『滾膛刀』乃是雕蟲小技，那陣法也唬不住蒙面人。」

余懷芝道：「前輩至少已知蒙面人是誰了吧？」

高嘉道：「難道你小子還不知道？」

余懷芝道：「希望再印證一下。」

高嘉道：「不必印證了。」

燕翎道：「前輩是說就是他？」

「對對，就是他。」

「前輩所說的他是不是余大哥的師父……」

「三寸丁」高嘉揮手阻止她說下去，道：「沒錯。」

余懷芝長嘆一聲道：「前輩，怎麼會有這種事？」

高嘉道：「最初我也不知道，後來知道是他，也想不出原因來，但最近，我想到了他變邪的原因。」

「甚麼原因？」

「此人年輕時，母親改嫁，而他又被人……」

燕翎道：「前輩，他被人怎麼了？」

高嘉攤攤手，苦笑着不說。

小余道：「前輩自管說出來。」

高嘉以「蟻語蝶音」說了幾句話。

小余不由面色一黯，再也不出聲了。

高嘉道：「小子，以後遇上他千萬小心。」

小余道：「一旦遇上了，小心也沒有用。」

高嘉道：「我總以爲，你的招式十分具有威力。」

余懷芝道：「那有甚麼用？遇上他就沒有威力了。」

高嘉道：「我剛才在暗中發現，你施出兩招，十分……」

「那是二師叔教的。」

「原來是皇甫桐教的，他那兩套很不錯。」

燕翎道：「和遲先生比起來如何？」

「他們二人應該不相上下。」高嘉道：「皇甫桐如能多教你幾招那樣精湛的，你就不必怕他了。」

高妻道：「老頭子，別閒扯了！死了五六個，你還有這種心情。」

高嘉這才和部下帶着死者離去。

燕翎道：「高嘉這人眞夠義氣。」

「當然，關係不同。」

「有人說矮子詭詐不可深交。」

「這怎可一概而論！」

「他似乎以『蟻語蝶音』和你說了幾句話？」

「沒……沒有。」

「余大哥，我相信有，你不說，我也不會勉强你。」

「你不勉强我，我就不必說了。」

「余大哥，我們之間還有不能說的話嗎？」

「燕翎，有些話聽了只怕弄汚了你的耳朵。」

「有這麼嚴重？」

「當然。」

「如果我不怕弄汚耳朵呢？」

「好吧，我告訴你。」

燕翎一聽，「呸呸呸」連吐三聲，道：「怎麼會有這種下流的人？」

「就因爲這下流人做了那件下流事，才使蒙面人性情大變。」

「『血爪熊』唐斌不是和野獸一樣？」

「因爲他的親弟弟被蒙面人殘了一腳。」

「就算如此，也不該以那種方式整人啊！」

「唐斌也許以爲，要整人就要把他整得七葷八素。」

「當然，一個男人被人弄了，他會終生引爲奇恥大辱。」

余懷芝道：「所以一個人陡然變壞，必有重大原因，但唐斌以後又被蒙面人殺了。」

燕翎道：「余大哥，我們快點追上魏薇吧！」

* * *

魏薇又出現了。

她居然出現於「插翅狻猊」的花甲大壽的盛大場面上。

「插翅狻猊」上官昱不能算是正派的俠士。

只不過他也絕對不是黑道人物。

上官昱不算太富有，這座大宅却也頗有氣派。

今天席開六十餘桌，盛況空前。

就在拜壽已畢，賓主入席後不久，忽然有一美貌盛裝女子，一屁股坐在上官昱身旁，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因爲誰都知道，上官昱喪偶不

久。

他此刻應該不會有新寵的。

就算他有，在尚未明媒正娶之前，應不會公開露面的。

但是，此女子若非他的相好，怎麼會貼得那麼近？

這桌上的客人，自然都是和上官昱交情最好的了。

其中尤以「丐仙」桑十三和他最近，道：「上官兄……」

上官昱正自手足無措，道：「桑兄別誤會。」

「誤會？我說上官兄，有了新戶頭也不說一聲？」

有人大聲道：「上官兄這一手叫着『悶騷』！」

於是引起一陣大笑。

上官昱立刻把座位拉開一些，這女子又湊了上去。

上官昱吶吶道：「這位姑娘，咱們見過嘛？」

「昱哥，你也不必掩掩藏藏了，反正這件事遲早……」

「胡說！在下根本不認識你！」

「昱哥，不要緊的，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不，在下絕對不認識你，來人哪！」

下人應聲而至。

事實上是內外總管雙雙來到席前。

上官昱道：「把這位姑娘送出莊外。」

「是。」

「慢着，她可能手頭拮据，才會訛詐，就順便送她十兩銀子。」

「是的，莊主。」

「慢着！」魏薇大聲道：「誰敢碰我一下，全武林的人有一半在此，可以爲我作一個見證，不承認也不成。」

六十桌客人，眞正和上官昱有交情的不足三分之一。

誰都喜歡看熱鬧，尤其是這種事。

這麼一來，兩個總管不敢去拉她。

魏薇道：「各位朋友，請聽小女子一言。」

她這次又易了容，要不，武林中人很少有不認識她的人。

她目前已變成武林名人了。

數十桌計數百人的大廳中鴉雀無聲。

魏薇道：「數月前某夜，小女子在一溫泉洗澡，一陣大風把我的衣衫全吹到絕崖下去了，不由大爲焦急，尚幸上官昱大哥路經該處，爲我取回衣衫。」

上官昱大聲道：「各位不要相信，根本沒有這回事兒。」

這似乎是一件越描越黑的事。

幾乎所有的客人都有這想法。

魏薇道：「我們認識以後，結伴去華山訪友，由於訪友不遇，就暫住在華山毛女洞之中三天三夜……」

客人們竊竊私語。

似乎信她的話的人佔多數，不信的人很少。

在毛女洞中住了三天三夜，會發生甚麼事？

這要去想，不論是君子或小人，都會有一種想法。

上官昱大喝一聲，道：「完全是胡說八道！」

他砸出一掌，魏薇閃了開去。

上官昱的身手比魏薇高出多多，却因怕傷了客人，總是抓不到她，因爲一桌拉一桌，孔隙太小。

客人不便幫他抓人，以免落個欺凌女人之名，所以都袖手旁觀。

於是大廳內立刻就亂了。

客人一亂，那還能抓到魏薇？

此刻魏薇已在山道上，邊走邊笑。

這種惡作劇已經有不少次，她已經不在乎了。

這時余、燕二人自路邊林中走出，迎面攔住。

魏薇一看見他們二人，面色大變。

「魏薇，請你聽我一言。」余懷芝道：「我實在不忍看着你繼續沉淪下去，請相信我。」

「你沒有資格管我。」

「魏薇，我們是好朋友，朋友就有關顧的義務。」

「不要說了，我死我活，完全與你無關。」

「魏薇，我眞的是一份好意，長此下去，你……」

「那是我的事，你少管閒事！」

燕翎道：「魏姑娘，我們眞的是一份善意。」

「你是甚麼東西？要你插嘴？」

燕翎正要光火，余懷芝打個手勢要她忍耐。

魏薇道：「我愛幹甚麼就幹甚麼，丟我自己的人，與別人無干。」

余懷芝道：「魏薇，你這是糟蹋你自己。」

「我高興。」

「魏薇……」

「滾開，你們不必貓哭耗子，我不吃這一套。」

燕翎道：「自甘下流，別人也沒有辦法。」

「你不下流，爲了找男人睡覺，居然敢叛『青苗幫』！」

「你的嘴放乾淨點！」

「老娘已經說了，你能把我怎麼樣？你也別自鳴清高，上了床你也會在下面，不會在男人上面……」

越說越下流。燕翎要撲上去教訓她，被小余擋住。

只不過小余沒有說甚麼。

因爲再說下去就更下流了，那眞會污了耳朵。

魏薇不以爲恥，格格笑着離去。

兩人默然良久，余懷芝道：「也許不該怪她。」

「怎麼？是你的錯？」

「我也不能不承擔少許責任。」

「我以爲你和她並沒有甚麼，不過是朋友而已。」

「不錯，可是有的人看不開這一點。」

「看不開是她個人的事。」

「燕翎，一個女人淪落到這種程度，你不以爲很可憐嗎？」

燕翎不出聲了。

這工夫附近有奔馬聲，只見來路上有十餘騎狂馳而來。

余懷芝道：「燕翎，八成是追魏薇的。」

「可能。」

「咱們要設法把他們引到岔路上去。」

「未必能行吧，如果他們分成數撥去追的話。」

「的確，那就麻煩，咱們只好跟着那一撥，必要時只好出手了。」

二十來騎馳近了，爲首的人揚手勒馬，停了下來。

余、燕二人易了容，這些人自然不識。

「老兄，有沒有看到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姑娘由此經過？」

余懷芝道：「看到過，是不是長得還不賴？」

「對對，挺風騷的。」

余懷芝道：「由此向東北去了，好像奔行極快。」

爲首之人道聲「多謝」！揮揮手向東北方追去。

燕翎道：「這些人太粗心了！」

「他們想不到咱們也曾是壽宴的座上客，更想不到和魏薇的關係，以爲咱們的話可信……」

* * *

小藍自司徒聖的別墅處逃走不久，也正是紅豆生產之時。

紅豆很悲傷，司徒聖也極爲惱火。

小藍在姜雪紅處吃香，就代表司徒聖的希望渺茫。

不論是爲了紅豆或爲了他自己，他都不會放過小藍。

紅豆生了個女孩，母女均安。

她本來不想活了，但看到自己的孩子，求生慾又旺盛起來。

小藍居然又找到了姜雪紅。

要是姜雪紅誠心藏起來不讓他找到，他是絕對找不到的。

「紅姐，妳是不是也要生產了？」

姜雪紅這地方是她剛置下的房產，在這小鎮東郊，不大不小，頗爲清靜，還有個年輕女人侍候她。

「小藍，你怎麼又來了？」

「姐，妳這話好使人傷心。」

「小藍，聽你剛才的口氣，似乎紅豆生產了。」

「我離開她時，即將臨盆了。」

「小藍，我希望你能回到紅豆身邊。」

「姐，我要守在妳身邊，看妳生產。」

姜雪紅喟然道：「眞是寃孽，你我是絕對不配的。」

「姐，妳要我不負責任？」

「是我自動不要你負責的。」

「爲甚麼這麼狠心？」

「小藍，我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我能照料自己，紅豆是個孩子，她需要你的照料，比我需要你更殷切！」

「姐，難道妳腹中的孩子不需要我這個父親？」

「小藍，我深深自疚，我不該走錯一步。」

「姐，妳沒有錯，我們的來往是雙方情願的。」

他握住她的手，撫摸她的大肚皮。

她撩開他的手，道：「你知道此刻紅豆的心情嗎？」

「姐，妳爲自己多想想好不好？」

「人總要有良心的！」她大聲道：「我從不只爲自己想。」

小藍拖住她道：「姐，我試過，我曾經想過，要爲紅豆負責，可是我在她身邊躭不上三天，就忍不住想你了。」

姜雪紅是個成熟的女人，包括身體和思想。

只不過，正因爲她太成熟，在需求上比紅豆更强烈些。

她需要小藍，她需要年輕人那種百戰不疲的體力。

只有那樣的體力才能適合她，滿足她。

如果不是良知受到譴責，她不會讓小藍離開她一步。

兩人緊擁了好一會，她忽然又推開了他，道：「我快要生產了，總要準備些東西，如孩子的衣衫等等。」

「姐，我馬上去買！」

「好吧！我給你銀子。」

「不必了，姐，我身上還有六七百兩，不知道要些甚麼東西？」

「嬰兒衣衫五六套及被褥兩套等等……」

小藍一走，姜雪紅道：「小秋，我們快走！」

原來這年輕女子是她的師姪，名叫林小秋。

小秋道：「師姑，你這情況能到甚麼地方去？」

「離開這兒就成，他找不到的。」

「師姑，他回來找不到您……」

「我就是要他找不到，那個紅豆太可憐了！」

「師姑，他說得對，你也該多爲自己想想。」

「小秋，我和他不合適，快點收拾一下。」

小秋不敢違抗，把生產所需的東西全帶走。

原來她早已備妥了生產所需的一切東西。

他叫小藍去買，不過是把他引開而已。

「師姑，到那裡去?」

「一里外有個村莊，那兒有個熟人，先避一下。」

「師姑，若非很熟的人，師姑的現狀實在不宜招搖。」

「告訴妳，那是我的老僕人，且已於去年去世，他有一幢民宅，所有交給了我，那兒鎖着門。」

小秋拾奪好了以後，自後門出來。

小秋又越牆而入，把後門在內插好，使人看不出是自後門走的。

小藍買了很多的東西，甚至連尿盆都買了。

他很高興要作父親了，更以作紅姐孩子的父親爲榮。

但是，他帶回一大堆的東西，却不見了人。

當他証明姜雪紅主僕已經走了時，他大爲焦急，也十分忿怒，他以爲紅姐對他太狠心也太無情了。

當然，如果他想想自己對紅豆的無情，他會心平氣和的。

他以爲紅姐挺着一個大肚子，不會走得太遠。

當然，他想不到小秋也是會武之人，小秋可以背負她奔行。

他找遍了此鎮的客棧，回來時，他找到一封信，姜雪紅叫他把買的東西帶到紅豆那裡去。

她說他和紅豆很襯配，不要再離開紅豆了。

即使是爲孩子着想，也該留在紅豆身邊。

她說她會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他永遠也找不到她。

小藍氣得直跳脚，再次出去找，却遇上了司徒聖，小藍要跑，被司徒聖截住，道:「你眞是個渾帳東西。」

小藍也豁出去了，道:「你才渾帳!」

「你……你說甚麼?」

「你表面上是爲了紅豆，骨子裡還不是爲了你自己。」

「胡說，你不該對紅豆負責嗎?」

「試問，你要不是爲了姜雪紅，你會管紅豆的事嗎?」

「我當然也會管。」

小藍道:「我對紅豆也有負疚之心，但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是甚麼意思。」

「我也知道她可憐，可是我也可憐……」

「你可憐甚麼?左右逢源，吃鍋望盆!」

「我眞正喜歡的是姜姐，我不能沒有她……」

司徒聖殺機陡起，道:「小子，我要收拾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也等於是爲紅豆出口氣。」

往上一撲，小藍全力應付，也只破解了二十來招，脈門已被扣住，小藍道:「司徒聖，你把我殺了吧!」

「你以爲我不敢?」

「你當然敢，因爲你殺了我，就失去了情敵。」

事實的確如此，只是司徒聖內心很不是滋味。

他的最大情敵居然是一個十六歲的毛孩子。

甚至他已經輸在這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手中。

這口氣眞叫人嚥不下，心頭一恨，手上一加勁，「咯崩」一聲，小藍的左肘已經斷了，小藍發出一聲慘叫。

司徒聖只是心頭有恨，也不是蓄意要殘他的。

人在妒恨中，不知不覺就會作出這種事來。

「你……你爲甚麼不殺了我?」

「小藍，我一時恨透了你，不知不覺用力大了些。」

「你眞會說謊，其實你大可不必解釋，你此刻殺了我，可以說神不知鬼不覺，你還猶豫甚麼?」

司徒聖並非沒有殺人之心，但這個人還算不錯，總以爲不妥，道:「我不會殺你，我要把你送到紅豆身邊。」

「我長了腿，我會跑的。」

「如果你再離開她，再讓我抓到你，就會宰掉你。」

司徒聖爲他治了臂傷，還找骨科爲他接骨，帶他去找紅豆，小藍腦中想的仍是如何逃走的問題。

他欣賞姜雪紅，不會改變。

他需要她，他以爲三十幾歲的姜雪紅樣樣都比紅豆好。

* * *

林伯達在洗澡，外面有下人報告，名醫羅雅堂求見。

林伯達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道:「是羅大國手。」

「是的老爺子，他叫羅雅堂。」

「快請，快請進花廳待茶!」

「是……」

林伯達匆匆穿衣，近來由於傳染了魏薇「唐瘡」，一些庸醫一直治不好，聽人說羅某來了怎會不高興。

林伯達在花廳中見到了羅大國手。

誰都知道，羅雅堂的脾氣很怪，不醫惡人。

羅雅堂主動前來，至少証明他不是壞人。

「大國手光臨，眞是蓬華生輝!」

「不敢當，在下是受人錢財，爲人消災。」

「大國手是說……」

在下收到一張一萬兩銀票，請在下爲林大俠治病，在下沒有理由不來，就是這麼回事。」

林伯達茫然道:「是誰請大國手爲在下治病的?」

「在下也不知道。」

「這怎麼可能?」

「的確如此，這一萬兩銀票放在羅某的卧室桌上，還附了一封信，喏，這就是那封怪信，請過目!」

林伯達接過信看了一遍。

信上只有五七句話，要羅來爲他治病，因係好友，願代林伯達付醫葯費用，信文就是這麼簡單。

林伯達却以爲，這件事並不太簡單。

是甚麼人代他聘請名醫，代付費用來爲他治病?

至少這位老兄知道他有隱疾。

無論如何，能請到羅雅堂爲他治病，總是好事。

林伯達道:「羅大國手能來，也是在下的榮譽。」

「不必客氣，就開始吧!」

「大國手是不是知道在下有甚麼毛病。」

「知道一點，那只是風聞，是不是『唐瘡』?」

「是……是的，說來慚愧!」

「林大俠也不必如此，花街柳巷走走，大多數人都不免，只是林大俠的運氣太差罷了。」

於是在內間中，羅雅堂看了一下，給了他十天份的藥，包括內服和外洗的藥，然後匆匆離去。

林伯達立刻照羅之吩咐先洗乾淨外敷葯物，再服下一包葯。他不斷地想，是誰這麼好心?

當他想了半夜也未想出，正要入睡時，發現桌上有一封信，不由暗吃一驚，因爲他的大宅戒備甚嚴。

信上大概是這樣的:已請名醫爲他治病，諒不久即癒，不必躭心，羅大國手不治則已，只要答應治療，必能藥到病除。

另外，希望林伯達病癒之後能爲「青苗幫」效勞。

「青苗幫」給他一級一品的職位。

最後暗示，如不答應，後果難以想像。

林伯達楞了很久很久，忽然大力拍了前額一下。

他終於明白了一切。

他已經陷入了陷阱，他似乎沒有選擇，只好照人家的意思去作了。

* * *

魏薇奔出二十里外就遇上了「飛刀王」。

兩人邊走邊談也邊大笑。

王飛道:「阿薇，妳這一手硬貼，沒有人能受得了!」

魏薇道:「上官昱也受不了。」

王飛道:「就算明知是假的，也極不是滋味。」

魏薇道:「而且追趕的人也是虛應故事。」

「多少人追逐妳?」

「二十餘騎，居然被余懷芝的謊言所騙，引入岔路。」

王飛道:「阿薇，余懷芝和妳仍然藕斷絲連?」

「不可能!他對我倒了胃口!」

王飛道:「只要我對妳有胃口就成了!」

魏薇低聲道:「你看，那是甚麼人?」

王飛道:「看他的走路姿態，必是高手。」

「他當然是!」

「妳認識他?」

「當然認識!」

「他是誰?」

「『青苗幫』一級一品高手鄒勤。」

王飛陡然一震，向魏薇望去，她正在咬牙切齒。

王飛也知道，鄒勤沾污過她。

可以說她的荒腔走板，自暴自棄就是因被污而起。

總而言之一句話，鄒勤毀了她的一生。

要不是王飛不計較她的過去，愛她要她，使她重拾信心，只怕她更是每況愈下，不可收拾了。

王飛道:「阿薇，眞是報應不爽。」

「當然，上天對我還不算太差。」

「妳要如何整他?」

「先擒住他再說。」

「如何生擒?」

「你先藏起來，我來對付他。」

王飛隱起來，鄒勤走近一看，大爲驚喜道:「是妳?」

「對，是我。」

「我一直在想妳!」

「我也在想你……」她嘴角上噙着微笑。

「眞的想我?」

「我爲甚麼不想你，你是我有生第一個男人哪!」

「是啊，雖然妳並不是我的第一個女人，由於妳是第一次，心情就不一樣呀!」

「不一樣嗎?」

「當然!妳付出了童貞，我很有興趣。」

「只是有興趣?」

「是啊!如妳願意，我包了!每月給你二百兩銀子。」

「鄒大爺，你可眞大方!」

鄒勤色迷迷地道:「只要是我喜歡的女人，花錢不在乎。」

魏薇道:「你估計，你對我的興趣能保持多久?」

「很久很久!」

「很久是多久?」

「如妳願嫁我，我仍可考慮，儘管妳有『唐瘡』，我還是不怕，這大概就叫着『拚死吃海豚』吧!」

魏薇道:「眞叫人感動得想流淚。」

「妳不必如此，因爲妳的本錢足，雖然外型上並不是十分美好。」

魏薇忽然撤劍攻上，這一劍既快又狠。

但是，鄭勤是一級一品的高手，魏薇施襲也不成。

鄭勤閃過道：「怎麼？要謀害親夫？」

魏薇又狂攻不已。

鄭勤非但撤兵器，還抽空在她的胸上摸了一把。

「賊子，你要付出百倍的代價。」

「我對妳仍有胃口，就已經不錯了，不信問問看，有幾個男人敢和有『唐瘡』的女人上床去？」

魏薇道：「只怕你以後永遠不能上床了！」

「不會的，寶貝，我還能上多少次床？只怕我自己都估不清了。」

這工夫鄭勤一手堪堪摸到她的臀部，突然金風自腦後飛來。

鄭勤一凜，急忙閃退。

他的反應很快也很正確。

只不過，對手更快，他遇上了尅星。

閃開了一柄飛刀，第二柄又到，又閃了開去。

第三柄飛刀襲來時，他正好轉身，堪堪閃過，但是背後又有金風之聲傳來，要閃却已經來不及了。

這一柄飛刀是如何來的？

不是一個人發出的，但現場上却沒有另外一個人。

他現在已看到了王飛。

看到王飛之後，他知道今夜要倒楣。

「叭」的一聲，正中後腦，仆倒地上。

鄭勤醒來時，發現自己下身是赤裸的。

剛才是如何被擊倒的？迄未想通。

其實剛才是「合胴刀」，也就是「陰陽刀」法。

兩刀會在一起，出手後受到震動分開，而且方向不同。

一柄正面，一柄斜飛轉了一百八十度。

因此，鄭勤才會發現自他背後飛來一柄。

鄭勤久聞「飛刀王」之名，本未放在心上，現在已知低估了對方，他道：「王飛，希望你手下留情！」

「當然，我一向不恃技傲人。」

「那就放我一馬！把褲子還給我。」

「你這種人似乎不怎麼歡迎褲子。」

「王大俠這話是甚麼意思？」

「因爲脫起來很痲煩費時！」

「王大俠，你是知道，『青苗幫』聲勢浩大……」

「我知道。」

「最好別得罪本幫中人。」

「如果已經得罪了！就只好乾脆多得罪一些。」

「王飛，出鋒頭不是甚麼好事。」

「這道理我也知道，可惜你忘了，由於自己的慾念，毀了別人一生的罪行，現在你可以逃走了，百步外就有褲子。」

鄭勤知道求也沒有用。

他盤算着，如何才能逃出百步以外。

通常飛刀的有效距離爲三十步，這是極限。

他如何能在三十步內不中刀，這一點很不容易。

鄭勤必須跑，沒有妥協之可能。

魏薇能不殺他，已經是命大了。

只不過也許這一手比殺他更毒。

王飛道：「鄭勤，你不會膽怯自絕吧？」

鄭勤道：「不會。」

王飛道：「假如不幸你的那話兒被斬下，你必須記住幾件事！」

「甚麼事？」

「第一，你必須把那斷下的半截帶走，洗淨鹽起來，然後風乾收藏，將來人死了合葬一起，也落個全屍。」

鄭勤不由膽顫心驚。

「第二，削去以後，你要忍痛不使宗筋縮回體內，反之就無救了。不知你是否知道這一切手術？」

鄭勤不出聲，他怕極了。

只不過他也想不通，除非在他奔跑時對方發飛刀殺了他。

王飛道：「跑吧！五步內，本人絕不出手！」

這似乎還不錯，五步後他會出手，鄭勤有了主意。

他長身掠起，正好在第五步的遠近落足。

待王飛射出飛刀時，他再向左邊閃掠。

那知這一套根本不足以對付「飛刀王」的飛刀。他的足尖一點地，剛剛向左竄掠，飛刀居然由左邊迎面飛來。

鄭勤大駭。

所有的飛刀似乎都旁身而過，這又出乎他的意料。

只有一柄很小的，自側面飛來，「颼」地一聲，下體上一涼。

鄭勤低頭一看，那話兒只剩下一半不到了。

鄭勤驚得一呆，趕緊回頭，見王飛兀立不動。似乎沒有再攻擊他的意圖。本來嘛！這東西惹了禍，就讓這東西受罪。

他急忙一手捏住那僅存的小半截，一手取藥。

武林人物身上都有好幾種刀創藥。

當他上了藥時，發現王飛和魏薇已經走了。

鄭勤大恨，這東西本就不够大，居然又斷了三分之二。

他仔細想想，能留他這條命，也該知足了。

這一幕余、燕二人自然也在暗中看到了。

只是他們還未聽出王、魏二人交談的話中之話。

也就是他們談及去整那些大豪們的眞正目的。

余懷芝道：「這一手還眞絕！」

燕翎道：「看來鄭勤當初玷汚魏薇時還不太過份，八成事後表示過，願意負責或者娶她。」

「八成如此。要不魏薇絕不會留他的活口。」

「他們不怕鄭勤報復？」

「鄭勤回去怎麼說？說是他被人家閹了？要不是被別人閹了，自己會閹自己？」

燕翎道：「絕的是，王飛還叫他鹽起來。」

「關於這一點，倒也不是王飛消遣他。」

「眞的有此一說？」

「全屍之說，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即漸漸影响人心。有所謂屍不全無法投胎。果眞如此，陰間的殘廢鬼魂不是會鬼滿爲患了？這全是無稽之談。」

「的確如此！」

余懷芝道：「至於鹽起來之說，也有人說是用油炸的，不論是鹽是炸或風乾，都是爲了易於收藏。」

燕翎道：「那東西割去一半不會死嗎？」

「如果處理妥當就不會死。」

「至少魏薇和王飛的情感不像是假的。」

「的確，而王飛似也不怕她有過『唐瘡』。」

「名醫可以治癒『唐瘡』，八成早已治癒了。」

＊　＊　＊

余、燕二人易了容，可以說十分小心，却仍然不免被「青苗幫」的人發現。

以一級一品的蕭光祖，爲首率領了八個，在山道上攔住了他們。

余、燕二人不由一驚，看來今夜又無法脫身了。

蕭光祖道：「這一次還有人救你們嗎？」

余懷芝道：「你們都是一級一品的對不？」

蕭光祖道：「正是。」

「一級一品的高手也要羣毆嗎？」

「我們可以和你單打獨鬥。」

燕翎道：「八個人和一個人輪流單打獨鬥，那和羣毆又有甚麼分別？」

余懷芝道：「不妨，總比齊上還光明些。」

蕭光祖道：「第一個由我招呼你。」

燕翎道：「其餘的眞能守約不上嗎？」

蕭光祖道：「除非燕姑娘出手相助，我們非動手不可。」

燕翎道：「只要你們遵守諾言，不以多爲勝，我就不出手。」

蕭光祖道：「既然如此，燕姑娘放心！」

燕翎道：「蕭大俠不以爲八個人輪流上太不光明了嗎？」

蕭光祖道：「我們是奉命捉人的，如何才算光明點？」

燕翎道：「以余大哥的身份和聲望來說，連接四個，那已是極限了，請問你們能連續接下幾個？」

蕭光祖被套住，道：「這樣吧，只要接下四個就成。」

「接下四個又如何？」

「蕭某負責全部離開，下次遇上再說。」

「蕭大俠眞能守信？」

「蕭某一言九鼎，如果食言，豬狗不如！」

燕翎道：「蕭大俠發此重誓，亦可信任。」

余懷芝道：「連接四位，只怕也接不下來，但既然已經說定了，在下硬着頭皮也要試試看。」

不過他們也知道，余懷芝就算免强接下了四人，還有四五個，這幾個人不守信，後果又會如何？

余懷芝和蕭光祖動上手。

蕭是一級一品中身手頗高的一個，他用的是刀。

余懷芝自然要用劍。

由二人刀、劍上發出的罡勁，使四周圍觀的人衣衫「卜卜」作響。看來半斤八兩，勢均力敵。

燕翎心中盤算，如何能脫離現場？

圍觀的人以爲，二人要分出勝負，要百招以上。

但是，如果那樣，四個人打完不是要四百多招了？

果眞那樣，余懷芝會被累倒。

四十五六招時，小余施出齊師的一招。

蕭光祖一格，小余又施出二師叔的兩絕招之一。

這樣配搭還眞是管用。

蕭光祖手忙脚亂。小余一劍掃中了他右大腿。

這一劍不太重，却也有一條半尺長的血槽。

蕭一退，一級一品的錢仲亮劍撲上。

大約也未超過五十招。小余靈活配搭招術，又在此人背上劃了一劍，衣破血出，這一劍較深。

第三個出手的是譚子羽，也是一級一品。

他們心知上當，看來四個人統通出手，還是打不倒對方。

燕翎也這麼想，只怕五六個或全都接下也能辦到。

她十分驚奇，懷芝哥有無比的潛力，藏技不露。

譚子羽也沒超過五十五招，腰上被跺了一脚。

由於這一脚跺個正着，比劃中一劍還厲害，已直不起腰來了。

第四個是黃天保。自然也是一級

一品的。

燕翎心中焦急，她幾乎可以猜到，這個也不會超過六十招，但這個一敗，另外五個必然不會守信。

果然，這次只用了四十七八招就把對方的肩頭刺傷。

余懷芝收劍疾退五步，站在燕翎身邊。

四個一級一品的高手輸得沒有話說。

他們既佩服又慚愧，以余懷芝的身手來說，幫主也不過如此，幫主吃過虧，太上幫主不也失過手？

余懷芝抱拳道：「幾位一言九鼎，余某佩服，就此別過。」

二人雙雙離開了現場。

余懷芝以「蟻語蝶音」道：「燕翎，如果他們食言追上來，那就是要齊上，我們自然不成，妳以最快的速度向東北，那兒有一個極密的菓林，出林往南，那兒有十七八個山洞，在一個洞口有松樹的那個裡面等我。」

「哥，你能有把握脫困？」

「當然有把握。」

「哥，我留在你身邊不是更好些？」

「燕翎，妳是知道，妳在我身邊會使我分神的。」

「好吧！如有險阻請長嘯三聲。」

「就這麼決定。」

這工夫那些一級一品高手，你看我我看你。受傷的含羞帶慚，未受傷的也知道，一個個的上還是不成。

要是齊上，那八成行，但誰也不願先出口。

這工夫燕翎回頭一看，對方還在原地沒有動。她道：「哥，他們似乎眞會守信，還沒有動。」

「燕翎，過了那高地，咱們要加快。」

那知到了高地以下，自大石後閃出二人。其中一人正是「青苗幫」幫主。

二人心頭一凜，今天他們是決心不會放過他們的了。

白雲道：「你接本座五十招試試看。」

燕翎道：「他剛剛力戰四大高手，幫主不以爲是乘人之危嗎？」

白雲道：「本座無意乘人之危，只是抓你們這些人，也用不着講甚麼道義。」

余懷芝道：「白雲，有一件事你應該早已知道了。」

「甚麼事？」

「咱們師出同門。」

「不知道。」

「你說謊！你早知咱們是同門師兄弟！」

「知道又如何，你叛了師門，我能認你這個師兄嗎？」

余懷芝道：「你如有是非心，應該知道，『青笛幫』暗地作了些甚麼事？師門在暗中支持此幫作甚麼事？」

白雲道：「姓余的，你還要反抗？」

余懷芝道：「如果別人不插手，就以你我二人的勝負爲準，我輸了，我們二人跟你走，你輸了我就放生！」

白雲冷笑道：「你倒是很大方哪！」

「姓余的本就不吝嗇。」

「就這麼辦！」

「慢着！不管來了多少人，仍以我們二人的打鬥結果爲準。」

「好吧！事實上本座收拾你綽綽有餘。」

兩人撤劍，白雲先攻。

爲了速戰速決，余懷芝以三位師父(包括二師叔)的武功，配合使用。當然，白雲和那些一級一品的人物又不一樣。

三十招後，白雲稍落下風。

只不過小余要在百招內擊敗他或傷了他也很難。

也許是燕翎全神貫注場中打鬥之故，竟被另一高手所逞，快逾閃電，扣住了燕翎的脈門。

這是高手所最最不應該有的疏失。

余、白的打鬥立刻停止。

「不要停止，余大哥，不要管我，你和他繼續打。」

余懷芝道：「白雲，你失信了！」

「本座並沒有叫部下出手。」

「好，那你可以命令叫他放手！」

白雲道：「把她放了吧！」那個部下居然不理會，白雲攤攤手，表示無能爲力。

一幫之主會無法指揮一個部下，這當然不可能。

余懷芝往上一撲，那高手厲聲道：「你一上我就要她停止呼吸，不信你就撲撲看。」

余懷芝立刻打住。

他不能拿燕翎的生命作試驗。

燕翎道：「哥，你怎麼不聽話？他不會殺我，因爲殺了我，就再也沒有甚麼能威脅你的了！」

余懷芝也相信這說法，但他還是不能如此。

余懷芝道：「白雲，你是個小人。」

白雲道：「隨你怎麼說，只有一條路給你走，跟我回去。」

燕翎大聲道：「哥，和他拚，不要管別的事。」

余懷芝突然又出了手。

這次更狂烈，可以說不遺餘力。

幾種絕學相互運用，五十招後，二人仍然平手。

可見二人的功力相若，只是小余的內力和四五個高手一共打了兩三百招，他當然要吃虧多多。

七十招後，白雲稍落下風，但不明顯。

（未完・十五）

活力寶

——醫藥科學家拾數年研究的驕人成果

高級神經細胞的强力滋補强壯劑

適應範圍：用腦過度、失眠健忘、神態倦怠、夜卧多夢。脾腎陽虛、體弱乏力、腰膝痠痛、力不從心。

醫藥學界推崇備至，
功效卓著；
飲譽日本、南亞、歐美，
舉世知名。



純天然製劑
絕無副作用
男女均適合
可長期服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一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